武俠世界

第33年

31

$15.00

編者話

石中蓮先生所著巨型小說「一龍三彩鳳」在今期刋出。故事描述中原武林面臨兩大外敵東方太陽神與西域天池派的欺凌，在一次會武中，中原武林損失慘重，約訂明年的中秋再鬥。白道盟方世雄企圖統率中原武林，强逼倪天龍向己歸投，倪天龍不齒他的行爲，堅持武林黑白兩道團結，故創立黑白教……在第二次三方會武中，殺敗兩大外敵，使中原武林吐氣揚眉……故事情節曲折迂迴，驚心動魄，其中不乏激烈的打鬥場面，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喜讀石中蓮先生著作的朋友，今回不容錯過！

* * *

麥中青先生所著的短篇故事「玄門劫」在今期刋出，短小精幹，値得一讀！

臥龍生先生新作「袁紫烟」由今期起連載刋出，故事內容新穎，文字流暢，名家佳著，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所著「一箭恩仇」。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一龍三彩鳳(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倪天龍自創黑白教，團結中原武林力量，對付外來强敵……石中蓮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圍常州(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五)◀三▶……張龍 46
玄門劫(武俠短篇故事)
難逃三界外 卜數五行中……麥中青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袁紫烟(俠義奇情中篇連載)◀一▶
懷抱救世心願 借重帝王權威……臥龍生 60
白髮神尼(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一▶
惡妞原也溫柔 黑洞暫作洞房……伴霞樓主 66
劍寒脂香(杜一非傳奇故事)
找証人落實眞相 劉夫人言行怪異……西門丁 76
彭城恨(樂天游傳奇故事)
墳前祭奠多情種 揭破冤獄慰芳魂……馬騰 86
雙紅傳(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回贈雪蓮子答謝 指點純陽指療傷……東方玉 99
豆腐大俠(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兩派爭奪贋品 廢帝追尋寶珠……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慾海五壯士(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滿天星劫後醒悟 隨古風投奔龍幫……辛棄疾 111
霧夜快刀(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殺李闖功虧一簣 劫圓圓枉費心機……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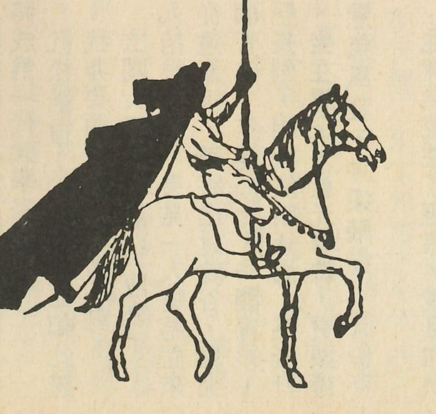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1期
(總號16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龍三彩鳳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天龍神君 黑白道教

夜色消盡，晨光已現，旭日東昇，初春時分，山林野地，呈現一片新生圖景。

眼前一條山路，山路有個峽谷，谷口左側，人影綽綽，刀光劍影，顯然有人在此埋伏，而且人數不少，衆人目光望向山路，分明是等候來人經過，從而加以截擊。

一個蒼老聲音道：「咱們奉方盟主的命令，請倪天龍加入白道盟，方盟主非常看重他，諸位不可視他爲敵。」

一個沙啞聲音道：「玄圓大師，若倪天龍不肯歸附方盟主，咱們將要如何？」

這個蒼老聲音的人，乃是少林高僧玄圓大師。他道：「老衲勸說他。」

那個沙啞聲音道：「他不聽勸呢？」

玄圓大師道：「孔掌門有何高見呢？」

孔掌門道：「捉他見方盟主。」

一個粗豪的聲音道：「孔掌門好大的口氣，就憑崑崙武功，捉得了倪天龍？」

孔掌門大聲道：「張山峯，你敢輕視崑崙的武功！我孔松齡無能捉倪天龍，難道『百變千手』就能捉得他？」

「百變千手」張山峯道：「老夫不敢說能捉倪天龍。」

崑崙掌門孔松齡道：「我沒說憑個人捉得住他。」

一個低沉的聲音插口道：「最好不要動武。」

玄圓大師道：「太眞道長說得是。」

其時日光映照人間，大地一切已然甦醒，峽谷衆人雖然在說話，但只聽見人聲不見人，衆人仍然埋伏等候來人。

太眞道長乃是武當長老，他道：「倪天龍在江湖武林有『天龍神君』美譽，名噪天下，老道與他一別二年，武功定然又進展驚人。」

孔松齡道：「甚麼天龍神君，實是名大於實。」

張山峯道：「據老夫所知，倪天龍武功還實大於名！」

孔松齡道：「你見過他？」

張山峯道：「何止見過，兩年前他曾與老夫論武，咱們力鬥一天一夜，始終不分勝負。現今老夫決非他的對手，他必可勝老夫。」

玄圓大師道：「年前他來見老衲，論武三天，第一天百招後他敗，第二天百招我勝，第三天打鬥三百招，最後他輸一招。這個少年資質聰慧，眞是武學天才。」

太眞道人道：「老道也曾和他論武三天，一勝兩和，這個少年的確是一個武學的奇才。」

孔松齡道：「他是何家何派？師父是誰？」

玄圓大師道：「老衲看不出他的武功是何家何派，聽他相告，他說是無師無派，武功基礎是父母所授，其後武功全憑自學。」

太眞道長道：「老道所指，他以論武來學武功，足遍武林江湖，他眞誠求教，苦心自學，獨創獨研，令人感佩。」

張山峯道：「老夫敢斷定，他必將成爲一代武學宗師。」

孔松齡道：「三位對他如此誇讚，我非要領教他的武功不可。」

玄圓大師道：「倪天龍來了！」

衆人抬眼望去，果見一人騎馬而來，從遠而近，轉眼已近峽谷，馬上是個青年，年過二十，一襲青衫，腰懸長劍，相貌俊朗蕭洒，英挺軒昂，坐在馬上，晨光暉映，更顯得他意氣風發，神采飛揚，脫俗不凡。

他突然拉住了座馬，俊目向峽谷掃望，朗聲道：「天龍神君倪天龍在此，何方好漢英雄？請出來說話。」

峽谷衆人先後現身，縱身飛躍而下，望去約有十數人。

倪天龍突然手按馬背，全身飛起，躍過馬頭，在空中一個轉身，橫斜飄落路側野地，身形輕巧，神情從容，姿態洒脫。

玄圓大師步向野地，含笑合掌道：「倪少俠，兩年不見了，認得老衲麼？」只見他身穿僧袍，年約五十，臉圓身壯，目光祥和。

太眞道長呵呵笑道：「倪少俠，兩年前一別，今故友相逢，不亦樂乎。」看他身穿道袍，年過五十，背插長劍，臉長有鬚，說話平和。

張山峯走前兩步，邊哈哈笑道：「倪天龍，別來無恙，今天正好論武相友。」只見他身大頭小，形如山峯，年已五十，面貌粗長。

倪天龍抱拳爲禮道：「原來是玄圓大師、太眞道長和張老前輩三位，幸會故友，快何如之，這位是……」

孔松齡自我介紹道：「我是崑崙派掌門人孔松齡。」看他身高體瘦，身穿緊身衣服，腰掛一刀，年過中年，額高臉大，雙目發光。

倪天龍道：「早聞崑崙派孔掌門大名，久仰久仰！」

其他十數人，個個年輕健壯，武衣勁裝，身懷兵刃，均是張山峯與孔松齡的弟子。

孔松齡道：「倪天龍，咱們奉武林白道盟主之命，請你歸投方盟主。」

倪天龍「哦」了一聲，眼望玄圓大師、太眞道長和張山峯。

玄圓大師道：「方盟主命令咱

們來，請倪少俠加入白道盟。」

太眞道長道：「方盟主非常看重你，請問……」

張山峯接口道：「倪天龍，你可願意加盟嗎？」

倪天龍朗聲笑道：「方世雄武功蓋世，但領導無方，對武林無貢獻，不配當盟主，非眞正英雄豪傑。我倪某人決不加入白道盟，更不向他歸投。」

孔松齡大聲道：「方盟主是當今武林第一人，武功公認江湖無敵，天下好漢英雄誰不拜服！白道各派甘願向他歸投，號稱泰山北斗的少林、武當兩派，也願意加入白道盟，倪天龍，只有你口出狂言！」

張山峯道：「你說方盟主領導無方，對武林無貢獻，不配當盟主，非眞正英雄豪傑，請問其詳！」

倪天龍道：「當今武林江湖，門派森嚴，各家掃雪，自理瓦霜，且暗鬥明爭，結怨積仇黑白兩道，又分白道盟，立黑道幫，勢如水火，鬥個你死我活，造成武學倒退，高手凋零，今不如昔。方世雄身為盟主，能說領導有方嗎？」

玄圓大師道：「倪少俠所言甚是，祇是武林歷來如是，古今江湖傳統所然，非方盟主之過也。」

倪天龍道：「方世雄應負盟主之責，建樹武林，功獻江湖，聯合團結天下各派，化解黑白積仇，方能無愧盟主之名。然而他只求繼舊傳統，不敢破舊立新，能說對武林有貢獻嗎？」

太眞道長道：「倪少俠所言甚對，不過方盟主確曾有此心，祇是未及實行。」

倪天龍道：「方世雄視黑道為邪惡，當黑道人物為死敵，江湖武林，誰不加入白道就指為敵人，不向他歸投就是對頭。對白道各派，只有號令指命，不服從者就是反對他，反對他者輕則傷重則要死。他當任盟主數年，所言所行可是如此？」

孔松齡道：「自古道正邪不兩立，非友即敵，是敵非友，敵則可殺，方盟主有何不對？」

倪天龍道：「黑道有邪，決非全邪；白道是正，決非全正。是正是邪，不在黑白之道，而在人之言行，黑道之中，不但有不少正人，且有不少英雄好漢。白道之內，不但有很多邪人，且有很多大奸大惡之徒！」

張山峯道：「你所說極是有理。」

倪天龍道：「方世雄私心甚重，胸懷狹窄，不容他人。我倪某人不服其人，更不敬其人。」

一頓又道：「眞正英雄豪傑者，非但武功蓋世，兼備文才武德，俠骨雄風，而且要負起江湖大責，以武林為己任，方世雄他配稱英雄豪傑嗎？」

張山峯問道：「江湖武林，你最敬服的是誰？」

倪天龍答道：「只有一人，武林白道前任盟主司馬雙城大俠，可惜他不幸早逝，武林從此痛失支柱棟樑！」說到後來，不禁仰天長嘆了一聲。

司馬雙城生前英雄蓋世，武功天下無敵。前任盟主，一代大俠，眾人聽倪天龍說他，敬服同感。

倪天龍道：「我中土武林，現今正面對外來兩大強敵，一是東洋太陽會，二是西域天池派。他們乘我高手凋零，武功日退，要來耀武揚威，意圖統治我中土武林，他們攜戰書挑戰，今年中秋之日，在泰山三方會武，現距離中秋不足五個月，我中土武林人等，除各自修武外，全無他法對抗外敵，更無把握不敗求勝，方世雄無能無策，他怎配當武林盟主？」

孔松齡冷笑道：「你有能有策有法？有信心對抗外敵？有把握不敗求勝？說來聽聽。」

倪天龍道：「我中土武學，源遠流長，精神高深，豈是東洋西域可比！他們武功非極強，祇是咱們武功自弱，我中土武林，只要放棄門派，不分黑白二道，統一團結，武不藏私，絕學公開，聯合研究，捨短取長，棄劣存優，去其糟粕，吸其精華，共同創新，我中土武學必能重振揚光，而且必可無敵天下。」

太眞道長道：「武林之世，無人有此說，倪少俠是第一人也。」

玄圓大師道：「倪少俠卓識高見，令人佩服，祇是此事實行極難。」

張山峯道：「確是極難啊，再說外敵將來，要行此事，短期難成。」

孔松齡道：「何止極難，簡直不大可能之事。」

倪天龍道：「推想外敵此來，只是試探，不會是全力侵犯，此事現行雖遲，但還是未晚，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如若有人實行，期以兩年，可能實現。」

孔松齡道：「倪天龍，咱們要回去覆命，請你去見方盟主！」

倪天龍道：「我不見他。」

孔松齡道：「我要動武請你了！」說着，右手抽出鋼刀。

倪天龍道：「好啊，我正要領教崑崙派武功。」左手輕彈，腰劍脫鞘而出，右手揚伸，長劍已然在手，動作瀟洒從容。

孔松齡手握鋼刀，刀光閃閃，刀從上劈下，刀鋒翻抽，改為斜削，刀招未盡，化削為斬，一招三式，接連齊發，刀狠力猛，快速如風

，崑崙派武功，確實非凡。

倪天龍身不動，步未移，長劍輕抖，已然化解刀招，他有意觀察崑崙派武功，佯攻虛招，只是退守。

孔松齡有意顯露絕學，展開崑崙刀法，暗運全身功力，但見刀快如風，光閃如電，招式似雪花飛舞，急雨落洒，倪天龍全身上下左右，全然罩在刀圈之中。

崑崙派武功以乖巧輕快為長，孔松齡是掌門人，武功已盡得精華，他同來的幾個弟子，目睹師父生平絕學，同聲叫好喝采。

倪天龍長劍沉重，劍法拙樸，招式緩慢，如此平凡武功，竟出現如此奇事，但見孔松齡刀招不是全部打空，就是盡擊長劍，不要說難擊中對方身體，就連貼近也無能為力，更有令人吃驚的怪事，刀好像一把鐵，劍就如一把磁，鐵被磁吸，乃隨劍動，劍指揮刀，刀不由主，孔松齡招式散亂，手足慌急，額頭出汗。

倪天龍長嘯一聲，劍法突變，招式飛快，長劍輕巧靈活，劍風帶起劍花，劍尖打出雨點，朵朵點點，不斷不絕。

孔松齡驚駭之餘，努力封守，步法連退，倪天龍一聲淸叱：「撒刀！」，孔松齡刀已脫手，刀飛空中，迅速跌落地上，見他不住喘氣，臉色也慘白，一言不發，退回原位，他的一個弟子走去拾起鋼刀，雙手還給師父。

玄圓大師道：「倪少俠以拙制巧，以實破華，以慢克快，後又以快勝快，武功神奇創新，可喜可賀。」

倪天龍收劍回鞘，微笑道：「大師謬讚，愧不敢當。」

太眞道長道：「倪少俠劍法新，招式活，武功獨創，令貧道眼界大開，前所未見。」

倪天龍道：「晚輩祇是初學，請道長及大師指教！」

張山峯帶笑道：「倪天龍，當年論武咱們勝負未分，老夫再來與你痛痛快快打一場。」

倪天龍含笑道：「論武會友，痛快痛快！」

張山峯左掌右拳，喝一聲「看招！」聲出招至，左掌推出，右拳直打，左步前劃，右腳飛踢，手足四肢招式連環，竟然同時進擊。

倪天龍大聲道：「好身手！」身隨脚走，沉肩滑步，雙手左攻右守。

張山峯左掌化爪，上抓面部，右拳為指，直點咽喉，左脚形劃實鈎，右脚似踢實掃，拳掌指爪，勾劃踢掃，電快風急，虛實難分，千變萬化，他號稱「百變千手」，果然名不虛傳，武功實過於名。

倪天龍步法輕移，左手左右移動，右手上下揮送，招式簡單，平定和靜，在拳風掌影之中，就如閑庭信步，賞月緩行。

五十招過後，突見他身形旋轉飄動，雙手交錯飛舞，忽拳忽掌，忽爪忽指，脚尖上下勾踢，足前左右劃掃，發攻進擊如海浪飛瀑，密密綿綿，不止無斷。

張山峯祇能守退，只有招架之功，已然攻不從心，力不隨意。

倪天龍左脚一記「晨掃門庭」，這是少林派武功，右脚一着「靈蛇捲樹」這是武當派脚法。左掌一招「風雨抹門」這是華山派掌法，掌出變爪「漁翁為網」，這是崑崙招式，右拳一招「松樹迎風」，這是峨嵋派拳法，拳放變指「畫龍點睛」，這是張山峯家傳武學，他將各家各派的武功精華絕學，集結自化，渾然融合，純熟嚴密，隨意從心，在場眾人不禁連聲喝采：「好！好！好！」

張山峯這時感覺氣逆血翻，眼花目眩，連忙雙手抱拳道：「少俠武功神進驚人，老夫認輸佩服了。」

倪天龍拱手答禮道：「多謝張前輩承讓！」

玄圓大師道：「倪少俠以靜制動，以簡克繁，後又以變打變，武功已然廣博成家。」

倪天龍道：「博而不專，雜而未純，晚輩武功距離成家還有很遠。」

太眞道長道：「倪少俠論武自學，竟能盡得各家各派精華，眞令老道敬佩。」

倪天龍道：「晚輩無名師、高人指導，只得以論武求教自學，當年得道長以武當絕學演授，十分銘感。」

太眞道人道：「老道以劍法見長，近年潛修有所微進，願與少俠論武共研。」

倪天龍道：「在下正是求之不得，道長請！」

太眞道長翻手從背後取出佩劍，見倪天龍長劍在手，說聲「老道先發招了！」手起劍抖，嗤嗤連聲，已然刺出五劍，發出五招，他劍法似慢實快，快又不覺得眞快，招式精妙似是極平凡，外表看來散亂不堪，其實是嚴密。劍風豐沛無聲無息，柔勁沉滿而不生風，劍尖劃出個個劍圈，忽大忽小，忽開忽闔。每個劍圈套扣連環，密密綿綿，不停不斷，正是武當劍法優長所在，他已然盡得其派武學精華神妙了！

倪天龍握劍平凡發出，淡淡出招，劍法宛如柳枝輕擺，落雪飛舞，微雨點滴，從容自如，隨意揮洒。他劍尖穿破刺散劍圈，就如汽球碰針而破，又如烟圈遇風而散！

倪天龍和太眞道長在野地中武鬥，在孔松齡衆徒弟與張山峯弟子們看來，平凡無奇，絕不精采，全無刺激，然而孔松齡、張山峯、玄圓大師三位絕學高手名家却感覺到，如畫家目睹藝術精畫，小說家閱讀了精華小說，詩人朗誦優美好詩，音樂家傾聽悅耳樂曲，好酒者斟的美酒，食家在品嚐佳餚……那種味道如痴如醉其樂無窮！

倪天龍劍法忽然一變，斜斜彎彎，招不似招，式不成式，太眞道長怔疑驚愕之際，他已使出獨創「天龍劍法」絕學，一招「天龍吐信」，長劍穿破劍圈，劍尖刺中對方肩頭，忽然抽劍後收。

太眞道長收劍後退，低頭一看，肩部外衣碎破一洞，但皮肉却無傷，他笑道：「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法，以柔制柔，老道敗得口服心服，並謝劍下留情。」

玄圓大師含笑道：「老衲手癢，忍不住也要共研論武，少俠可要休息？」

倪天龍搖搖頭道：「晚輩自學獨研，新創天龍武學，正要請大師指正。」

玄圓大師道：「請少俠進招！」

倪天龍說聲：「得罪！」虛打一招，玄圓大師伸掌直拍，手推而出，對方正要迎擋，化掌爲拳，穿擊手心。

倪天龍手掌一合，套住來拳，玄圓大師化拳爲爪，翻手扣搭腕穴，倪天龍掌開手收，玄圓大師化爪爲指，疾點眼目。

倪天龍沉肩低頭，輕巧閃避，玄圓大師飛起一脚，脚尖點踢下陰。

倪天龍手按對方脚背，借力使力，全身飛彈高空，輕輕飄落開去。玄圓大師這幾個動作連環不斷，招式一氣呵成，幾乎難分先後，倪天龍輕巧閃避，化解不慌不忙，最後飛身縱躍，飄然輕巧，瀟洒悅目。

玄圓大師展開少林武功絕學，拳掌足脚如海浪狂風，勁力剛雄威猛，氣勢十分驚人，倪天龍守多攻少，身輕勁柔，招式巧妙，宛如蜻蜓點水，游魚戲浪，海鷗飛掠，五十招後，他一聲清嘯，展開天龍武學，只見他身形步法飄忽，雙手拳掌變化百出，攻勢如飛瀑激流，狂風暴雨，功力蓄含潮聲雷鳴，勁風揚起泥土，玄圓大師衣衫鼓脹，猛聽「蓬」然有聲，雙方拳掌碰擊，倪天龍後退一步，玄圓大師連退三步，隨即各自分開站立。

玄圓大師笑道：「倪少俠以柔制剛，後又以剛克剛，你勁力不但比老衲深厚，武功更比老衲高！」

倪天龍拱手道：「大師承讓，晚輩甚感慚愧。」

玄圓大師道：「倪少俠，人各有志，你就走吧！」

倪天龍抱拳道：「各位請了，後會有期。」說罷，見他縱身飛躍上了馬背，策騎走過峽谷，迎着朝陽，揚長而去。

* * *

湘江河畔之「湘江樓」，乃湘省最著名的酒樓，倪天龍獨坐自飲，臨窗眺望，江水滔滔，漁船穿梭，兩岸青山綠樹，風光盡顯眼前，他茗酒賞景，悠然自得，其樂無窮。

這時有兩個人上樓來了，在倪天龍旁枱而坐，侍者走來招呼，兩人點叫酒菜，同時眼望倪天龍，因倪天龍背身而坐，兩人欲睹他面貌而不得。

這兩人同是武林人物，年不過三十。一個儒衣長衫，背插雙筆，面貌清秀，風度翩翩，倜儻不羣。

另一人武裝打扮，腰掛長刀，相貌粗豪威武，身材魁梧奇偉，二人酒喝數杯，倪天龍仍坐不動，沒有轉過身來，那偉漢忍不住連聲大咳，果然倪天龍轉過臉來，看兩人一眼，儒服者臉露喜色，抱拳對倪天龍道：「請問，閣下可是倪天龍大俠？」

倪天龍答道：「在下正是倪天龍，兩位有何見教？」

偉漢道：「敬仰『天龍神君』大名，咱倆正要結識，請過來共飲傾談如何？」

倪天龍一笑起身，走過去坐下來，抱拳道：「請教兩位大名！」

儒服者道：「在下姓韋名希凡，」手指偉漢道：「他姓郭名大奇。」

倪天龍「啊」一聲道：「原來是『神筆儒俠』韋希凡和『江湖之獅』郭大奇，兩位俠名如雷貫耳，小弟喜結爲朋，快幸生平！」

「神筆儒俠」韋希凡道：「在下以酒爲敬，敬倪大俠一杯！」

「江湖之獅」郭大奇道：「來來來，咱們先痛飲三大杯再說。」

倪天龍手舉酒杯道：「先飲爲敬，小弟先喝！」說罷一飲而盡。

韋希凡和郭大奇同是杯舉酒乾，倪天龍手提酒壺替二人每杯斟滿，三人又碰杯而飲，先後連喝三杯！

郭大奇道：「咱們一見如故，彼此應以兄弟相稱！」

倪天龍道：「郭兄爽朗痛快，威武奇偉，眞是個英雄好漢。」

韋希凡道：「倪兄弟脫俗英俊，超羣不凡，果是人中之龍。」

倪天龍道：「韋兄風度翩翩，英姿倜儻，確是奇男儒俠。」

郭大奇大笑道：「我是偉漢，你是奇男，他是神君，咱們眞是幸會幸會，哈哈哈！」

倪天龍和韋希凡不禁同笑！

郭大奇道：「倪兄弟出道已經名震江湖，最近連敗崑崙派掌門人孔松齡、『百變千手』張山峯、武當長老太眞道長、少林高僧玄圓大師四位當世高手，更是驚動武林，傳遍天下。」

韋希凡道：「倪兄那種高大深遠識見，咱倆尤其佩服敬仰。」

倪天龍道：「兩位怎知此事？」

郭大奇道：「如今已經傳遍江湖武林，天下皆知此事。」

倪天龍道：「韋兄雙筆力敗崆峒三老，郭兄刀勝天山三魔，小弟早已聽聞，久有結識之心，咱們一見如故，更是相逢恨晚。」

韋希凡道：「倪兄弟那番卓見，咱們甚有同感，而且相投共鳴，今後願隨左右，效力聽命。」

倪天龍忙道：「不敢不敢，小弟無德無能，何配之有？」

郭大奇道：「咱倆對你拜服敬仰，決心跟定倪兄弟了。」

倪天龍道：「兩位打算何去？」

韋希凡道：「正是爲尋你而來。」

郭大奇道：「咱倆聽聞倪兄弟和『武林之虎』余耕農，聯結天下志同道合者共組創教，可有此事？」

倪天龍道：「正有此事。」

韋希凡道：「咱倆正要參加共組創教。」

倪天龍大喜道：「兩位願意參加，正是求之不得，小弟與余耕農兄約定，今午在湘江野林會合，共商創教之事。」

郭大奇喜道：「好極好極，眞是太好了。」

倪、韋、郭三人同是江湖武林後起之秀，精英人物，彼此英雄相惜，結爲朋友，一見如故，相識恨晚，痛飲傾談，歡聲笑語，無限歡欣！

中午時份，倪天龍、韋希凡、郭大奇三人聯袂來到湘江野林，該處四處樹林環繞，中間一片青草野地，有數十人物，或坐或立，笑聲喧語，哄然嘩鬧。一個大漢歡迎三人走來，只見他年約四十，衣服粗舊，貌如鄉農，中等身材，樸實沉穩，這正是『武林之虎』余耕農，他相貌平凡，武功却是驚人，家傳「無形神影拳」縱橫江湖未逢敵手，年初相遇倪天龍，以武交友，劇鬥百招僅敗，二人於是成爲莫逆知己。

倪天龍、余耕農經過一番引見介紹，衆好漢英雄招呼談話，一時間人聲鬧哄，在場衆人物，除了「天龍神君」倪天龍、「神筆儒俠」韋希凡、「江湖之獅」郭大奇、「武林之虎」余耕農外，還有數位有名有聲的英雄好漢，以及他們各人的愛徒弟子。

余耕農主持這個大會，他高聲道：「各位同是好漢英雄，還有年少精英，大家來自武林江湖，爲了共組創教之事，今日聚會在這裡。」

「關於共組創教之抱負目的，請『天龍神君』倪天龍首先發言！」

衆人轟然喝采，熱烈拍掌歡迎倪天龍主持發言。

倪天龍站在人羣中，目光掃過一週，然後朗聲道：「各位爲共組創教而來，就是志同道合者，行俠仗義鋤强扶弱，這是做人的起碼條件，大丈夫脚踏實地，頂天立地，咱們共組創教，就要建立一番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武業，這才不枉英年此生。」

倪天龍言語豪氣衝天，凜然生威，氣概非凡，在場衆人個個肅然起敬，感覺他屹立如山，身形高大，只能仰望，各人齊聲叫好道：「說得好，說得對！」

「倪大俠是大英雄！」

「倪大俠是大豪傑！」

倪天龍待人聲收停，又道：「當今江湖武林，外對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兩大强敵，內分黑白二道，立盟建幫，積恨仇殺，各家各派爲聲名武門，爲爭奪武書絕學打殺，造成武功日退，高手凋零。咱們創教決非敵視白道盟，對抗黑道幫，造成天下三分之局，而是因與白道盟志不同，和黑道幫道不合，目的要挽救江湖，改造武林，重振發揚光大我中土武學，各位可同意小弟所言？」

衆人同聲道：「同意，完全同意！」

倪天龍道：「咱們創教抱負，要化解黑白兩道積仇，各家各派的結恨，實現不分門戶家派，統一黑白武林，四海江湖一家，天下武功絕學公開，結合江湖武林武功優長，共同新創中土武功絕學，對抗東洋西域强敵，各位可贊成小弟之見？」

衆人連聲道：「贊成，絕對贊成！」

韋希凡道：「倪兄弟所言目的，本教同人言聽計從，堅決達到目的。」

余耕農道：「倪兄弟所說抱負，本教同人絕對服從，誓要實現！」

郭大奇道：「我中土武功重振揚光之日，就是東洋西域必敗之時，咱們要拳打太陽會，脚踢天池派，哈哈！」

衆人亦同時大笑了起來！

余耕農道：「咱們共組創教，教名如何稱號？」

衆人你言我語，紛紛提出教名，氣氛熱鬧，有人說「無敵教」，有說「江湖教」、「武林教」、「天地教」等等……

倪天龍最後道：「各位所提教

名，各有所是，當今江湖武林，分黑道幫白道盟，黑白本應同志同道，同屬江湖武林，小弟建議取名黑白教如何？」

衆人大聲叫好，決定名為黑白教。

余耕農道：「黑白教教主之位，請各位提名推舉。」

衆人又異口同聲道：「倪大俠！倪大俠！非倪大俠不足以擔當！」

韋希凡道：「倪兄弟文材武功，高瞻遠矚，胸懷廣闊，氣吞天地，卓見江湖武林第一人，我韋希凡只服他一人。」

郭大奇道：「倪兄弟氣概非凡，雄風蓋世，魄力宏偉，我郭大奇也只服他一人！」

余耕農道：「倪兄弟武功是黑白教之冠，名望所歸，教主之位非他莫屬也。」

衆人熱烈鼓掌，同時向倪天龍禮拜。各人大聲道：「服從教主命令！」

「跟隨教主左右！」

「願為教主效力！」

「遵從教主抱負為目的！」

倪天龍抱拳答禮道：「各位提名推舉小弟，實愧無德無能，余兄、韋兄、郭兄三位出道比小弟早，年歲比小弟長，武功學識更不在小弟之下，本不敢當此教主之位，既然三位謙讓推舉，教主非為名聲，而是負起江湖大責，擔當武林大任，小弟從衆擔當大任大責。」

衆人共組創教，以黑白教為名，倪天龍為教主，韋希凡為中副教主，郭大奇為左副教主，余耕農為右副教主，本教抱負目的崇高深偉，各人興奮激動，頓生英氣雄心。

倪天龍道：「咱們黑白教中人力弱小，今後要廣結天下志同道合者加入本教，本教同人武功雖然與黑道幫對手，但無力對抗白道盟，我不是峨嵋掌門靜音神尼、武當掌門玄玄道長、少林方丈空空神僧三人對手，更非方世雄敵手，今後非要共研武功，苦練武學不可。」

衆人傾聽教主說話，無人出聲。

倪天龍道：「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武功，咱們無人親身目睹，不知高深達到何等境界，但前任武林盟主司馬雙城大俠，生時曾獨身應約，遠赴北境與東洋太陽會之會主和西域天池派掌門人會武，結果重傷歸來，說外敵武功高深不可測。不久司馬雙城大俠因傷去世。中秋之日，我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在泰山會武，我方必敗無疑，咱們只有傾盡全力而為。」說罷，不禁長長嘆氣。

衆人想到會武之日，我方不敵而敗，受辱傷亡，以至可能發生慘重浩劫時，個個為江湖憂心，為武林痛苦。

倪天龍大聲道：「我中土武林，人人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看敵人能奈我何！」

衆人聽教主口氣無畏無懼，不禁振發起英雄之心懷。

余耕農道：「教主，本教如何對付黑道幫呢？」

倪天龍道：「應該聯合，最好和本教統一，這是咱們第一步目標，黑道幫建立是對抗白道盟，他們反對方世雄，很可能同意與本教結盟。」

韋希凡道：「教主高見，恰比三國蜀吳聯盟對抗魏。」

郭大奇道：「教主，本教如何對抗白道盟呢？」

倪天龍道：「本教雖與白道盟志不同，但不可視之為敵，應以團結為重。」

郭大奇道：「但方世雄視本教為敵，那又如何？」

倪天龍道：「爭取白道盟其他人心向本教，至少不反對本教，這是本教第二步目標，對付方世雄，盡可能孤立他。」

余耕農道：「當今武林江湖，黑白二道各家各派，結恨積仇太多太深了，要化解之確是千辛萬難，實現團結聯盟統一，更是天下第一難事，倪教主有何指示？」

倪天龍道：「我中土武林面對外來兩大强敵，這是大敵大仇，重振發揚中土武學，這是大功大事。

「為了創武抗敵，必須團結聯盟統一，武林江湖所有一切敵仇，只是小敵小仇，不論如何艱辛一定要化解，而且是能够化解的。」

韋希凡道：「教主所說極是，咱們共組創教，就是要實現抱負，達到目的。」

倪天龍突然目光射向東南樹林，高聲喝道：「樹上四位朋友，請下來說話。」

衆人詫異怔愕，循聲望向東南，果見四條人影如飛從樹上縱躍而下。

四個人在野地站立，是三男一女。

那女的是個少女，婷婷玉立，在場所有人的目光全被她吸攝，頓時出現一陣出奇的沉靜。

她美如春晨初陽，令人眼耀目眩，她美如秋夜新月，叫人出神定賞，她身穿湖水藍衣裙，腰束白色絲帶，外加銀白披衣，顯得神采英姿，窈窕優美，她神情高傲冰冷，更覺奪目逼人之美。

倪天龍目光被她所吸，不覺心絃震動，暗自讚嘆，好一個絕色美人，他雙目定神，悄聲問余耕農：「她是誰？」

余耕農低聲道：「她是方世雄

之獨女，號稱『神劍飛鳳』方飛鳳。」

倪天龍打量着她左右三個男子，一個束身緊衣，背插大刀，虎背熊腰，身材精壯，面孔英俊，年未過三十，不知他是何人。

另兩人同是中年漢子，倪天龍見過認識，一位身穿長衫，國字面型，手握長鞭，正是華山派掌門陳先法；一位是個道士，面孔尖長，如猴似馬，他是青城派掌門人青觀道士。

倪天龍問余耕農：「那個精壯漢子是誰？」

余耕農道：「他是方世雄首徒，號稱『百勝刀王』胡百刀。」

「神劍飛鳳」方飛鳳美目冷掃在場衆人，最後凝視倪天龍，隨即收回目光，她手指一個正在迷目痴望她的青年，冷傲嬌喝道：「閉上你雙眼！」

那青年從迷痴中驚醒，滿臉通紅，不自覺閉上雙目。

方飛鳳嬌叱道：「本姑娘在場，不准你張開雙目！」

那青年睜開眼睛，看她一眼，慌忙又將雙目緊閉，口中道：「姑娘美如天仙，小人是情不自禁……」

方飛鳳嬌喝道：「閉嘴！」

那青年慌忙停口，不敢再說。

方飛鳳玉手又指另一個正在偷視她的男子，嬌嗔道：「你雙眼賊溜溜看本姑娘，定必邪心邪念，自己打臉！」

這男子欲聽命令，却又不願痛打自己，表情十分慌張惶急。

方飛鳳突然身影閃動，只聽「啪啪」兩聲，這男子臉頰兩邊已然紅腫了一片，見他張開嘴，吐出一口血水連四顆門牙，她手法飛快，倪天龍欲阻擋已來不及了。

方飛鳳縱身回到原位，嗔道：「這是小小懲罰，今後再敢邪目歪眼望視本姑娘，挖去你的眼珠。」

倪天龍指着她怒道：「他心目不正不敬，然而對妳並無侵犯，妳竟然打腫他臉，打落他門牙，簡直刁蠻無理，心狠手辣。」

方飛鳳自出娘胎，父母寵愛，形成刁蠻任性，兼且生性高傲，冰冷對人，從來只有她罵人，無人敢罵她，如今生平第一次聽到倪天龍指罵，氣得玉臉含霜，嬌嗔叱喝道：「你竟敢罵本姑娘？」

倪天龍道：「我何止罵妳，還要為我教中人出口烏氣！」

方飛鳳冷傲道：「哼！你敢！」說罷，就要拔劍殺人，她師兄連忙伸手阻止。

「百勝刀王」胡百刀開口道：「倪天龍，你創立黑白教，與白道為敵，和家師作對，咱們要你同教一齊滅亡。」

華山派掌門陳先法冷笑道：「黑白教人少力弱，燭光螢火，竟敢與日月爭輝，無疑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而已。」

青城派掌門人青觀道人道：「我白道盟人多勢衆，高手如雲，你們竟敢創教對抗，可笑不自量力。方盟主武功蓋世無敵，倪天龍你竟想天下三分，簡直是有眼不識泰山！」

倪天龍道：「四位躲在樹上已久，我有意不覺，黑白教創教的目的，你們已然全聽明白，我不再徒費口舌，本教希望江湖團結，不想武林分裂，願與黑幫白盟和平共處。」

方飛鳳瞪倪天龍一眼道：「家父敬你是個人物，命令玄圓大師、太眞道長、張山峯老英雄，崑崙孔松齡掌門四位去見你，請你歸投白道盟，你非但不歸投，而且公然批評家父，簡直大言不慚，狂妄自大之極！」

倪天龍道：「我批評方世雄，是全為武林江湖請命，我不加入歸投，是因志不同道不合。」

胡百刀大聲道：「你不以我為敵，我要以你為敵，你不和我作對，我却要和你作對！」

陳先法道：「盟幫教幫勢不兩立，你們羽毛未豐，正好斬草除根！」

青觀道士道：「不是友即是敵，就要滅亡，休怪咱們趕盡殺絕！」

方飛鳳道：「倪天龍，你立即解散黑白教，加入白道盟，歸投家父，大家同滅黑道幫，共抗外來强敵如何？」

倪天龍道：「人各有志，只好各行各路便是了。」

胡百刀哼一聲道：「你們不投降，家師聲言，不殺倪天龍不為人，不滅黑白教不姓方，不毁黑道幫不當盟主！」

倪天龍朗聲怒笑道：「你們咄咄逼人，實在欺人太甚，難道我倪天龍會怕？我黑白教好欺嗎？」

方飛鳳一揮玉手，驕聲下令道：「動手！」

青觀道士踏步上前，雙手叉腰，目光環掃道：「你們誰敢應戰？」

余耕農隨聲而出，口中道：「青觀道士，本人要領教青城派武功，你生平絕學『無血摧心掌』。」

青觀道士道：「余耕農，本道也要見識你『無形神影拳』，看你是『武林之虎』，還是『武林之貓』。」

一面說，一面運勁於掌，突地交錯掌出，轉眼之間，左右掌打出五招！

余耕農雙掌更快，只一霎眼之間，左右拳還擊五招，後發先至，拳頭已打到對方頭胸！

好個青觀道士，只見他雙掌翻撥，已然擋開來拳，順勢飛腳前踢，見對方收拳步退，雙掌推進，齊斬咽喉。

余耕農雙拳平推，竟硬撞來掌，聽得「砰」然聲響，兩人硬碰一招，各自收手後退。

余耕農打得性起，使出「無形神影拳」，只聽得拳風呼呼，不見拳招，可知其快，他拳發即收，收放無形，虛收實進，拳影如神，眞如無形神影，故而得名。

青觀道士功力陰柔，掌招無聲無風，但內勁深透，掌打人身，外不見血，而內身傷心摧，故名「無血摧心」，他掌法不及對方拳法快，但拳招蓄含陰柔功，對方拳招受其引制，總是歪斜不準，不能打中身體。

余耕農拳法雖快，但盡皆打空，功勁防身有餘，攻力却不足。

青觀道士功勁雖能牽制拳招，但也無力傷摧對方，且掌法大多防守，很少進攻，是以兩人力鬥一二百招，平手相等，難分勝負。

方飛鳳道：「青觀道長，退下吧！」

青觀道士應聲收掌，走回原位，余耕農同樣身退回位。

陳先法輕步搖身而出，手揮長鞭，神情輕鬆道：「我華山派武功不打無名小卒，自認高手者出來！」

倪天龍低聲問韋希凡和郭大奇：「你們誰出去？」

郭大奇道：「等會我要和胡百刀較量，韋兄你先出去會他。」

韋希凡含笑步出道：「我韋希凡雖有小名，却不算高手，但對付閣下『追風閃電鞭』，自信不敗可勝。」

陳先法哼了一聲道：「閣下號稱甚麼『神筆儒俠』，我看名不副實。」聲落鞭至，呼呼聲響，鞭如靈蛇，交錯打出四招！

韋希凡轉身移步，從容抽出雙筆，眼見來鞭將到，左手筆一絞一捲，已然蕩開來鞭，右手筆嗤然連聲，還擊四招，筆尖點向對方胸口「璇璣」、「華蓋」、「紫宮」、「玉堂」四大穴脈。

陳先法見來筆飛快，不敢怠慢，連忙側身轉步，揮鞭左右上下交錯掃出，韋希凡是當世點穴名家，雙筆專打人身穴脈，筆尖勁快精確，百無一失，故有「神筆」之名。

他儒服翩翩，武功飄然揮洒，筆法如天馬行空，招式似流水行雲，故又有儒俠之稱。

華山派武功本來不俗，尤其陳先法青出於藍，生平絕學「追風閃電鞭」更自負不凡，不料與韋希凡交手不到五十招，已然落下風。

他吸一口氣，手鞭精妙招式盡出：「追風逐電」、「閃電橫空」、「風雨交擊」、「雨打花樹」，舞鞭飛動，其快眞如追風閃電。

韋希凡右手筆一圈一纏，捲住來鞭，左手筆疾點對方頭部「神庭」、「陽白」兩大穴道。

陳先法將頭部後仰，避過來筆，韋希凡筆尖未盡，筆鋒下落，直指對方左胸「天池穴」。

陳先法走步轉身，那知韋希凡筆招未老，筆招斜翻，連刺「京門」、「章門」、「期門」三穴。

陳先法手鞭已被捲翻，不能揮鞭護穴，眼看要身中穴道，於是急忙放手棄鞭，縱身連退五步，驚險避過來筆，但已嚇得汗流浹背，臉色變白。

韋希凡哈哈而笑，右筆一揮一送，喝道：「接鞭！」一條長鞭破空飛去，陳先法伸手去接，不發一言後退而去。

胡百刀踏步上前，手拿大刀，對郭大奇道：「你要和胡某較量，那就快快出來！」

郭大奇吃一驚，他與教主對語聲音低小，胡百刀遠遠站立，竟能聽到他說的話，可知其人功力深厚，非比尋常，他抽出長刀，踏着穩步走了出去。

胡百刀道：「你號稱甚麼『江湖之獅』，胡某看你只是一隻病貓！」

郭大奇道：「你叫甚麼『百勝刀王』，我看你也不過是個虛名空號！」

胡百刀身離郭大奇尚遠，他突然大刀脫手，大刀電射而出，猛向郭大奇飛來。

郭大奇一怔，連忙伸刀迎架，來刀突然轉彎，刀尖划來，郭大奇縱高閃避，來刀倒轉，輕巧的飛回，胡百刀伸手接着，立即挺刀進招，刹那之間，已然發出七招。

胡百刀突然脫手刀攻敵，接刀進招，動作一氣呵成，功勁運用巧妙之極。他這飛刀奇招，大出人意表，連發七招，更是先聲奪人，令人心膽俱震，只看他出手，已然無愧「刀王」之名。

郭大奇深深吸了口氣，只見大刀滚滚而至，舉起長刀砍打，已然化解來刀六招，忽地將刀一抛，長刀離手射向天空，胡百刀怔愕之餘，長刀翻轉俯衝而下，刀尖向他飛射而來，他不避而擋，握刀揮斬長刀，意想把來刀掃落地下，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眼前人影閃動，郭大奇已然接刀在手，同時揮刀進擊，長刀橫斬直劈，逼得胡百刀身退刀守。

郭大奇放刀發招，飛刀擊敵，接刀改打，同時出人意表，動作連環，勁巧力妙。兩人各出奇招，各顯神功，旗鼓相當，不相伯仲，在旁人喝采聲中，打得難分難解，已

過二百招，仍然是未分勝負。

倪天龍道：「兩位再打也是難分高下，還是雙刀停鬥如何？」

郭大奇答應一聲，收刀而退，胡百刀停手回身，步退後走。

倪天龍笑道：「方姑娘，妳我雙方，兩和一勝，我方贏了。」

方飛鳳冷哼一聲，傲然道：「你勝了本姑娘，再說話！」

倪天龍道：「方世雄武功蓋世，他首徒有刀王之稱，他千金有神劍之譽，我正要領教領教方家眞傳武學。」

方飛鳳拔劍在手，玉手輕彈，嗡然有聲，喝道：「快取劍，本姑娘要開殺戒了！」

倪天龍嘆道：「妳我無怨無仇，比武可以，何必殺傷呢？」

方飛鳳嬌叱道：「甚麼你我，你是你，我是我，看招！」青劍抖動，身形飄飛，已然發出七式七招。

倪天龍長劍在手，劍影劍形化成一片光幕，方飛鳳劍招一一刺在光幕之上。他挺劍還擊，劍尖吐光如火，但見一道火光，吐射而出。

方飛鳳武學得自方世雄眞傳，武功招式尤在師兄胡百刀之上，而身法輕巧更勝他一籌。她步法旋轉，只見前後左右盡是她人影身形，眞是如飛鳳眞名，她劍法神奇，一如神劍其譽。她青劍揮舞，劍尖生出光芒，光芒射向光幕，激發出陣陣火花，火花與光芒吞吐交擊，衆人目睹奇觀，個個定眼出神。

倪天龍遇到了最高的對手，不禁激發好勝之心，頓生英雄豪氣，他展開獨創「天龍劍法」，剛柔並舉，巧拙互出，突繁倏簡，華樸相交，輕飄揮洒，變化從心，虛實隨意，忽靜忽動，如亂如散，似空似幻，若有若無，盡將「天龍武學」活、變、創、新四字訣精華發揮得淋漓盡致，達到精妙境界，推向神奇的高峯。

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以及黑白教人目睹教主精武神功，不禁轟然叫好。

胡百刀、陳先法、青觀道士三人，也不覺脫口喝采，方飛鳳身在其中，感覺到對方劍法之精妙神奇，芳心也暗自讚嘆：這人抱負不凡，英雄蓋世，儀表不凡，武功劍法眞不愧「天龍神君」美譽。

倪、方二人激鬥了一百餘招，方飛鳳神劍招式已盡，生平絕學武功盡展，漸覺美目花亂，嬌喘有聲，香汗淋漓，她收劍縱退，玉手一揮，冷喝一聲「走吧！」自先飛躍出林而去。

胡百刀、陳先法、青觀道士三人隨後跟着方飛鳳飛縱而去了。

黑白教共組創教首天，合力抗退強敵，衆人十分興奮，尤其是教主倪天龍初顯精武神功，打敗了白道盟主千金方飛鳳「神劍飛鳳」，衆人更感振奮。

郭大奇笑道：「本教創教首日，旗開得勝，當眞好兆頭！」

韋希凡笑道：「首日初捷，萬事如意，開頭勝利，前程光明。」

倪天龍吩咐衆人，各自在野地而坐，繼續研究教中事務，他坐在中央，抬頭望天，午時已過。

韋希凡道：「本教首項要事，就是尋覓教所之地，安身居所，教主之見呢？」

余耕農道：「此事教主與耕農早已商妥，耕農家莊離此不遠，耕農是家莊之主，屋連數十間，依山而建造，山後田地千畝，果樹萬株，農工家僕近百，足够百人生活居住。」

倪天龍道：「余家莊爲教基地，大家可否同意？」

韋希凡喜道：「當然同意，眞是再好不過之事也。」

郭大奇笑道：「原來右副教主是個大財主，余家莊是個大富之地，咱們生活無憂，正好日夜苦學共研武功。」

倪天龍笑道：「本教幸托右副教主福氣，不然咱們非要靠匪盜爲生不可。」

衆人聞言大笑。

倪天龍又道：「左副教主說起武功，大家先談武學。」

韋希凡道：「請教主指教！」

倪天龍道：「右副教主與青觀道士不分勝負，日後你定要勝他。」

余耕農道：「請教主指正！」

倪天龍道：「你武功過拙缺巧，實有餘而靈有不足，如能巧拙兼有，實靈雙全，必能勝青觀道士。」

余耕農道：「多謝教主指正。」

倪天龍道：「左副教主和胡百刀高下難分，日後你必要勝過他！」

郭大奇道：「請教主指正。」

倪天龍道：「你武功未能化重爲輕，如能舉重若輕，即功勁重而招式輕，必能勝胡百刀一籌。」

郭大奇點頭道：「大奇武功缺點正是如此，多謝教主指正！」

倪天龍又道：「中副教主武功美中不足的就是招式浮而不沉，如能去浮生沉，即可達深高之境界！」

頓了一頓又道：「三位武功各有所長，我都要吸收學習，武學方面我同樣存在缺點，主要是博而未專，雜而不純，正向專純方面痛下苦功。」

韋希凡道：「教主從博而專，化雜而純，這是武學中最高深境界。」

倪天龍道：「我距離武學最高深境界，還是很遠很遠，武學要達最高深境界，除武學廣博，武功專純之外，還要招式隨意而爲，從心揮洒，自然而成，天然而生。」

郭大奇道：「方世雄、少林方丈空空神僧、武當掌門玄玄道長，以及峨嵋掌門靜音神尼四位，也未必達到最高深境界。」

倪天龍道：「他們四位武學功招，至少遠比我高深得多了。」

余耕農道：「教主不曾與他們交過手，怎知不如不及？」

倪天龍道：「『神劍飛鳳』與『百勝刀王』是方世雄千金、首徒，據知二人武功只學得他三四成，他又是白道盟主，武功蓋世名實相副，玄圓大師是空空神僧師弟，所知武功遠在師兄之下，我僅能勝他師弟，可知他武功高深何境，太眞道長是玄玄道長師弟，衆知武功遠不及師兄，我僅能勝他師弟，可見玄玄道長武功高深到何境界。

「靜音神尼曾與玄玄道長交手，我曾親睹難分高下，可想她武功如何高深。」

韋希凡道：「教主，要如何能勝他們？」

倪天龍道：「我要和他們交手後，才能思出制勝之法。」

余耕農道：「教主天生奇材，聰慧過人，武學天才，要勝他們指日可期。」

倪天龍道：「先天三分，後學七分，要勝他們只要苦學潛研，天下無難事，只要敢攀高，必可達高峯。」

衆人聽教主豪邁之言，大有氣吞山河之勢。

衆人中有人道：「請教主指示武學之法。」

倪天龍道：「學武之道，在活在變，敢創立新，如能言行而爲，結合理論實踐，武功必可日進千里。」

衆人提出其他武學問題，倪天龍一一解答指導。

倪天龍道：「方世雄要毀黑道幫，滅黑白教，殺我教衆人，咱們一方面盡快與黑道幫聯合共同對付，另方面盡力爭取白道盟其他人物，這是本教當務之急事。」

韋希凡道：「教主統率本教衆人，明天親去會見黑道幫，教主以爲如何？」

倪天龍點頭道：「此意見甚好，咱們明天就去，你們誰認識黑道幫人？」

余耕農道：「耕農交有舊友是黑道幫人。」

倪天龍急道：「有人來！」手指向西北方向。

倪天龍話落不久，衆人遠望，見一女率領數十人而至，女的走在前頭，其他人左右隨後。

余耕農喜道：「教主，黑道幫正率衆前來，那女的便是幫主『魔劍飛狐』凌飛狐。」

倪天龍大喜道：「黑道幫人來得正好，咱們快起身相迎。」

衆人聽令起立，倪天龍朗聲道：「黑白教歡迎黑道幫光臨！」

爲首那女的嬌聲道：「黑白教今日創教，黑道幫特來慶賀。」

雙方距離不遠，衆人未見那女的年齡相貌，只聽嬌聲清美，蕩人心魄，聞而欲醉，聲音飄來，宛如天音仙韻。

黑道幫人走近，那女的是個姑娘，衆人一見，不禁心蕩意迷，霎時間個個呆若木鷄。

她嬌麗無比，美艷難以形容，身段修長豐盈，極是優美動人，她皮膚雪白如玉，肉色透紅泛脂。

全身黑色衣裙，倍顯成熟神秘，飄然玉立，斜掛佩劍，更顯婀娜多姿，美目有神，滴滴流盼，尤其懾人心魄。

倪天龍耳聽甜音美聲，目見佳人嬌麗美艷，不禁心蕩神痴，他暗忖道：「方飛鳳冷艷絕色，這人艷美絕世，天下美人，唯伊與她。」

「魔劍飛狐」，凌飛狐見黑白教主竟是個俊美青年，是她芳心所想像的人物！她聽聞「天龍神君」武功驚人，英雄蓋世，眞人竟還如此瀟洒脫俗，風儀絕世，神俊不凡，不禁美目凝視，怔然婷立，默然忘我，她見盡天下美男子，從無人能打動她的芳心。

她所見美男子，不是缺乏英雄之氣，就是全無文雅之質，或是英俊而流於粗俗，俊美而帶脂粉氣味。

眼前這個他，俊美英雄，文雅清朗，怎不教她芳心震動！

倪天龍與凌飛狐默然相對，互相呆視，彼此痴望，兩人心醉神迷，失魂飛魄。

一會，她首先發覺，慌忙雙目低垂，已然俏臉透紅，嬌羞無限。他亦隨即驚醒，感覺滿臉烘熱，連忙輕咳一聲，抱拳道：「凌幫主可否引見貴幫各位英雄好漢？」

凌飛狐玉手指向左側一個老漢道：「他是本幫副幫主『綠林鷹王』李天生。」見他鷹目鷹鼻，頰闊臉削，身材特高，手脚特長，腰纏三截棍，年歲已過六十。

凌飛狐玉手又指向右邊一個青年。「他是護幫使者『玉面金鎗』伍浩清。」看他面如冠玉，玉樹臨風，秀美如玉，是個脂粉男兒，他背插雙槍，槍柄全金製造，故稱金槍。

凌飛狐玉手又指三個少女道：「他們是小妹左右手，蘇氏同胞姊妹，江湖人稱『江南三花』。」三朵姊妹花年華十八，樣貌十分相似，祇有身段體態不同，大姊名蘇文秀，二姊蘇玉珠，三妹稱爲蘇小嬌，同是人如其名。

黑道幫幫主與堂主死去不久，尚未有人接任，還有幾個武功不錯而聲名不大，其他都是低級人物。

倪天龍介紹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與對方認識，他道：「凌幫主，本教正有大事與貴幫……」

「玉面金鎗」伍浩清本是名門武家後起之秀，因鍾情凌飛狐而投身黑道幫，奈何襄王有夢，神女無心，然而他不死心，期望有朝能打動美人芳心。此時他一見倪天龍已生妒意，又目睹凌幫主與他竟似一見生情，更加恨不得殺他而後快，他打斷倪天龍的話，怒聲道：「幫主率領本幫衆人而來，是要爲伍、歐香主堂主報被殺之仇！」

倪天龍一怔，愕然望向凌飛狐道：「報被殺之仇？」

凌飛狐道：「倪教主，本幫伍、歐兩位香主堂主，是被貴教韋、郭副教主所殺。」

倪天龍看看韋希凡，又望望郭大奇道：「可有此事？」

韋希凡道：「稟告教主，希凡和大奇兄日前確曾傷殺兩人，一個叫伍仲鴻，一個名叫歐山海。」

「綠林鷹王」李天生喝道：「你們所殺兩人，正是本幫香、堂二主！」

郭大奇道：「咱倆不知伍、歐二人是貴幫香、堂主，再說他們辱姦婦女，濫殺人命，咱倆路見不平，鋤惡除奸！」

伍浩清大怒道：「你胡說八道，無中生有！」

韋希凡道：「凌幫主，伍、歐二人攔途劫人財物，這是黑道慣有所爲，本還可恕，但他倆奪得財物不足，竟圖辱姦婦女，還將婦女的父、夫、兒殺害，咱們路過，目睹不平，動手救人而錯殺貴香、堂主。」

凌飛狐道：「眞有此事？」

郭大奇道：「憑咱倆聲名，怎會胡亂殺人！」

凌飛狐道：「倘眞屬實，伍、歐香、堂主，罪惡難恕。」

伍浩清道：「幫主，只憑單方面言詞，怎可相信？他倆分明是惡人先告狀。」

倪天龍道：「韋、郭副教主，一個在武林有俠名之譽，一個在江湖有英雄之稱，難道甘當小鬼惡人？」

凌飛狐率幫衆此來，以慶賀創教爲名，爲伍、歐堂、香主報仇是實。那知兩人罪行奸惡，韋、郭所言所爲証實全對，報仇之事只能作罷。她對倪天龍一見生情，極不願與他爲敵，和黑白教成仇。

伍浩清見幫主沉思無語，他踏步上前，雙手從身上抽出金槍，大聲道：「黑白教殺害本幫香堂主，此仇非報不可！」話落槍動，雙槍交錯，左手槍「開門見山」，右手槍「白蛇吐信」，猛向倪天龍刺去。

余耕農右拳打出，震歪左手鎗，左手拳風盪開右手槍，同時喝道：「憑你武功，不配與咱們教主交手！」

伍浩清大怒，抖動雙槍，刷刷接連幾招，分刺余耕農上中下三部位，槍嘴如長蛇吐舌，來勢快速凶猛。

余耕農經教主指正武功，拳法拙而生巧，招式實而靈活，「無形神影拳」拙巧靈活，使來果然威力非凡，凌厲無匹，逼得伍浩清只能守避，無力進攻。

五十招過後，余耕農突飛起一脚，踢向伍浩清左手，右手一搭一拉，又奪他右手槍，隨手棄摔地上，伍浩清敗退回位，低頭拾取雙槍。

李天生道：「『武林之虎』果然是名不虛傳，老朽來領教你的『無形神影拳』的武功。」

郭大奇道：「雙方一人打一場，郭某來奉陪。」說罷，取出長刀在手。

李天生從腰間解下三截棍，右手交錯揮舞，呼呼風响，聲勢嚇人，他挺棍從下而上揮去，頭截棍橫擊對方頭部，對方單刀橫擋，突然左手抓住中截棍，尾截棍脫出右手飛點心胸，這招轉交之快速，招式之奇巧，眞不愧是名家高手！

郭大奇經教主指正武功後，長刀盡量化重爲輕，功勁含蓄而放，餘而未盡，招式矯捷輕靈，刀法展開更是得心應手，快意暢順！

可是李天生的武功亦非比尋常，郭大奇使出生平絕學，打鬥一百多招，僅能險勝一招。

李天生抱拳道：「郭副教主武功非凡，老朽佩服佩服！」

郭大奇敬重李天生，連忙抱拳答禮道：「多謝李老英雄承讓！在下險勝一招，祇是僥倖而已。」

凌飛狐輕移玉步，手握佩劍，輕聲道：「聽說倪教主武功驚人，小妹也想領教數招。」

倪天龍道：「素仰『魔劍飛狐』聲名，天龍也想見識凌幫主劍法。」說罷，抽出長劍，劍尖着地，雙手按劍柄等她發招。

凌飛狐正要發招，忽地一條人影從樹上飛躍下來，立在她身側，羣雄一看，一個男子長衫飄飄，年約三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他向凌飛狐揖拜道：「在下史華武，拜見凌姑娘。」

余耕農對倪天龍道：「這人是『黑道霸王』，武功『魔指鬼爪』驚震

武林。」

凌飛狐沉聲蹙眉道：「原來是史公子，你迢迢跟來，意欲何爲？」

「黑道霸王」史華武道：「自洛陽一見姑娘，驚爲天仙化人，在下情難自禁，尤其姑娘噗嗤一笑，更是情心傾倒，魂飛魄去，在下迢迢追來欲尋回魂魄！」

羣雄聽他當衆剖白情心，同感意外。

凌飛狐嗔道：「在洛陽那天，見你呆視本姑娘，落魄失魂，一時難忍而笑，你完全誤解了……」

史華武道：「在下深知單戀無結果，苦戀亦無濟於事，只望……」

凌飛狐道：「花落流水，意非流水，心向大海，請史公子明白！」她有意無意瞟向倪天龍一眼，暗示表明：他只是流水，你正是大海了。

史華武道：「在下只是泥濁流水，姑娘是新落嬌花，不敢作非份奢想，祇望能拜倒裙下，爲姑娘效命。」

凌飛狐道：「你願意加入黑道幫？」

史華武點頭道：「在下投身貴幫，每天聽見姑娘一個輕笑，一句軟語，一聲嬌音，此心已滿足。」

伍浩清大怒道：「哼！憑你這隻癩蝦蟆，休想……」

語聲未完，突見人影閃動，即聽「啪」一聲響，伍浩清嘴角流血，呆在當地，史華武出手打人，飛身回位，只是刹那間之事，武功驚人可見。

史華武道：「在下願代姑娘與倪教主交手，請姑娘移步。」

韋希凡道：「本人韋希凡欲先見識閣下武功。」他隨聲走出來。

史華武道：「『神筆儒俠』出手，史某人自當奉陪！」

韋希凡雙筆在手，左手筆虛發一招，右手筆封守全身，有意見識對方武功。

史華武左手指連點，嗤嗤嗤，直取「通谷」、「石關」、「中注」三道穴脈，右手成爪，連擊對方雙目面門，點穴快準，爪擊兇狠，正是絕學武功中的「魔指鬼爪」。

韋希凡喜逢敵手，全力展開武學，他的武功自經教主指點斧正，盡去浮意，勁蓄功沉，招式輕靈如天馬行空，輕巧似流水行雲，筆法兼有山嶽之靜，松柏之穩。

史華武使出「魔指鬼爪」，但見他指法如魔，變化奇異，手爪如鬼似魅，無形無影，森然恐怖。

兩人全力搏鬥，雙筆飛舞，指爪飛動，快近二百招，仍然難分勝負，韋希凡一聲長嘯，雙筆連環點打，進擊七招。

史華武一聲大喝，左指右爪，還擊七招。韋希凡筆尖亂點，分刺對方「日月」、「太乙」、「天泉」、「大巨」，「氣穴」五大穴道，史華武指爪尖連出，分擊對方「乳根」、「乳中」、「中府」、「天溪」、「天池」五處穴道。

二人勢均力敵，又激鬥了一百回合，最後韋希凡連出險招，史華武身中兩招輕傷而敗。

黑道幫連敗三陣，最後幫主凌飛狐出場，倪天龍握劍應戰。

凌飛狐武功爲黑道之首，在江湖武林與「神劍飛鳳」聲同名齊，劍法各有千秋，她有「魔」之譽，劍法奇妙如魔，變化莫測，招式虛幻縱飄，匪夷所思，她手劍忽如雪花，倏似雨點，突如電射，突似閃光，無常無定，出人意想，她身形亂穿飛舞，步法倒轉旋動，無規無則，大異常人。

倪天龍有意試考自己武功，能否從博而專，化雜而純，招式隨意而爲，從心揮洒，能否達到自然而生，天然而成。

他功勁化行手臂，劍法簡單，招式極少，只見他上一劍，下一劍，左一劍，右一劍，中一劍五招五式，不變不化，循環復始，可是極之奇怪，他第一次五招五式，盡將凌飛狐百劍千招化解，第二次五招五式，她竟然只守不攻，第三次五招五式，她已然負敗。

羣雄感覺驚異奇怪，莫明其妙，就連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史華武、李天生、伍浩清等名家高手也不明所以，只見她敗他勝。只有凌飛狐感受瞭然明白，他劍法只有五招五式，但每招每式，方向不同，攻守亦不同，虛實也不同，力度更是不同，勁力也不例外。劍尖實包含百招千式，她只覺得手中劍全無主動只有被動，只感到對方劍尖盡向自己全身點到，令她心驚膽震，魄散魂飛。

倪天龍初展天龍新學，雖未達到最高深境界，但已至專純高峯，內心興奮無限。

凌飛狐收劍道：「倪教主武功驚世駭俗，小妹十分佩服，伍、歐香、堂主之事，就此了結。」

伍浩清道：「幫主，本幫有仇不報，有何面目見人了？」

李天生道：「伍、歐兩位堂、香主罪行奸惡，死不足惜，韋、郭副教主鋤奸除惡，何仇之有也？」

伍浩清道：「但他倆畢竟是本幫香、堂主……」

凌飛狐道：「伍、歐二人竟做出如此醜事，這是本幫最大的恥辱，韋、郭副教主不殺，本幫主也不容他們活着，有辱本幫聲譽。」

伍浩清這時也不敢再說話了。

倪天龍道：「凌幫主和李副幫

主是非分明，深明大義，令人感佩！」

李天生道：「倪教主精武神功，三位副教主武功拔萃不凡，老朽佩服之極，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就此別過。」

倪天龍連忙道：「請暫慢走，本教有要緊大事與貴幫商談。」

凌飛狐道：「要緊大事？」

倪天龍道：「白道盟主方世雄要毀貴幫，滅本教，凌幫主可知道麼？」

凌飛狐頷首道：「本幫建立之日，方世雄早有此心，祇是還未有行動。」

倪天龍道：「他現已開始行動，他的千金『神劍飛鳳』方飛鳳及其首徒『百勝刀王』胡百刀剛來對付本教，日後必毀貴幫、滅本教。」

凌飛狐道：「方世雄視黑道人物爲仇敵，向來見而殺害，黑道爲求生存，建立本幫對抗，本幫力弱難敵，但視死如歸，無所畏懼。」

倪天龍道：「與其坐而待斃，何不教、幫聯合對抗他？」

凌飛狐喜道：「倪教主所言要緊大事，就是此事？」

倪天龍道：「正是此事。」

凌飛狐道：「小妹向來不滿方世雄所作所爲，對他排除黑道，分裂武林，私統江湖尤其反感，是以建立本幫，不惜以卵擊石，也要爲黑道出口恨氣，倪教主教、幫聯合之高見，正合小妹心意。」她回首向李天生：「副教主，你可同意？」

李天生道：「方世雄自居正道，自恃忠義，視黑道爲邪道，視咱們爲奸惡，全是他媽的狗屁，教、幫聯合抗敵，老朽完全同意。」

韋希凡道：「李副幫主快人快語，英雄英雄。」

郭大奇道：「李老英雄，咱們聯合對抗方世雄，捨命碰他一碰，雖死也是痛快的。」

李天生道：「郭副教主說得好，咱們這塊瓦，偏偏要碰他媽的臭玉。」

倪天龍將創教抱負目的，再向凌飛狐及李天生等衆人說明，黑道幫知道黑白教抱負遠大，目的崇高，個個口服心服。

凌飛狐雙目掃向黑道幫衆人，高聲道：「黑道幫從現在起解散，歸投加入黑白教，聯合共同對抗方世雄，有人不願意者可立即自去退出！」

黑道幫衆人個個願意跟隨正副幫主，歸投加入黑白教，無人想退出。

伍浩清從幫主的眼色情態，已知她對倪天龍一見生情，自己追求肯定絕望，又見倪天龍神俊非凡，自感萬難打倒這個情敵，頓覺完全死心，黑道幫歸投黑白教，自己就是倪天龍的屬下，他妒恨之心如何能解？委屈之氣怎能消？他大聲道：「本人不願意加入黑白教，決定退出。」他向凌飛狐又道：「幫主，在下就此別過。」說完，轉身走了！

凌飛狐望向史華武道：「史公子，你呢？」

史華武道：「在下追隨姑娘左右，倪教主是英雄豪傑，我願意歸投加入黑白教！」

倪天龍想不到教、幫聯合竟如此順利，不禁喜不自勝，歡聲道：「凌幫主，李副幫主……」

凌飛狐道：「從現在起，小妹不是幫主，他也非副幫主，小妹與他同是教主下屬。」

倪天龍道：「這如何敢當……」

李天生道：「教主，除你之外，誰配當教主？」

黑白教得到黑道幫歸投加入，聲勢大增，人力倍加，尤其多了凌飛狐、史華武、李天生這三大高手，更是如虎添翼。羣雄聯合一教，個個歡天喜地，樂聲笑語，響遍林野。

黑白教重新安排名位，教主倪天龍，總副教主凌飛狐，中副教主韋希凡，左副教主郭大奇，右副教主余耕農，護教右使李天生，護教左使史華武，教目蘇氏三姊妹。

其時已是黃昏，夕陽西沉，暮色來臨。倪天龍下令去余家莊，余耕農帶頭領先，倪天龍與凌飛狐並肩而行，羣雄浩蕩隨後。

余家莊離湘林野地不遠，不一會已到，余家莊果然是依山而建，房屋毗連，紅墻綠瓦，樹木遮天，山青林綠，面向湘江，風景清秀幽雅宜人。

余耕農家有母、妻、子女，父已去世。羣雄走進大廳，教主副教主護使各按位而坐，教目下屬衆人分坐天井空地。

教幫合一　白盟作梗

余耕農吩咐準備酒菜，羣雄吃喝歡談，十分暢快，飯飽酒足，各人分房安寢！

倪天龍獨自出房，走到花園散步，月色當空，清風吹來，花香滿園，夜蟲鳴叫，氣氛怡靜安寧！

他來到湖畔池邊，佇然而立，想到教、幫聯合對抗方世雄，雖力不能敵，但可自保，心甚安然。

正在沉思之際，忽聽池水「咚」一聲，水中泛起漣漪，轉頭一望，凌飛狐含笑停立在身側，她這時全身白色衣裙，輕風拂衣，飄然玉立，月色映照下，顯得新麗、清艷、嬌美。

凌飛狐嫣然道：「你在想甚麼？」

倪天龍道：「在想教中事，總副教……」

凌飛狐柔聲道：「現在祇有你我，你叫小妹名字好麼？」

倪天龍道：「這……好吧，飛狐，妳還未寢。」

凌飛狐瞟他一眼道：「小妹睡不着，出來花園散步。」

倪天龍道：「飛狐，妳父母安在？」

凌飛狐道：「小妹出身黑道，父母是黑道首領人物，去年先後去世。」

倪天龍道：「妳武功劍法，是父母所傳？」

凌飛狐點頭道：「你如此年輕，武功却驚世駭俗，眞了不起。」

倪天龍道：「妳這樣年輕貌美，武功又拔萃不凡，更是了不起啦。」

凌飛狐嬌笑道：「你說小妹貌美，可比得上『神劍飛鳳』麼？」

倪天龍道：「她是個絕色美人，但僅是天下第二美人！」

凌飛狐美眸凝視道：「誰是天下第一美人呢？」

倪天龍道：「除了『魔劍飛狐』凌飛狐外，誰配這個美譽？」

凌飛狐芳心大喜，嬌臉泛紅，美目含情，輕柔的道：「教主如此讚譽，小妹可不敢受了。」

倪天龍道：「妳要我叫妳名字，我也不要你稱我教主。」

凌飛狐嬌羞低頭，聲音輕柔道：「天龍。」

「天龍」兩字送入倪天龍耳中，遍傳他身體內，心裡猶如灌滿蜜糖，全身又如痛飲醇酒，感覺飄飄然若醉，他怔然注視她，痴迷望着她，竟呆然定立。

凌飛狐芳心突突亂跳，粉臉一陣烘熱，見他呆痴迷醉，不禁噗嗤而笑，倪天龍醉醒過來，情不自禁握着她的手，她更嬌羞若醉，玉手任他握了一會，然後輕輕掙脫，柔情地道：「天龍，夜已深，晚安。」說完，飛快走回房中去。

倪天龍目送她走去，怔呆很久，這才回房去睡覺。

翌日，黑白教羣雄聚集大廳，倪天龍傳令吩咐，每人每天除學武外，男要外出幫農工耕種，飼養家禽牲畜，女要幫助女僕織布縫衣，料理家務。

羣雄在余家莊，日子過得十分快活，教中人在教主教導之下，武功每日飛進，倪天龍吸收各人武功優點，又研創不少獨招新式。

倪天龍與凌飛狐日夜相對，形影不離，情濃如酒，愛甜似蜜，迷戀日深，二人相互依偎，異性互吸，肌膚碰接，呼吸可聞，氣味惑誘，更是情不能禁……

韋希凡見教主總副教主爲情分心，爲愛思戀，提議兩人成親。

這天正是倪天龍與凌飛狐成親大喜之日，余家莊喜氣洋洋，羣雄歡天喜地，新娘新郎更是喜不自勝，教中人猜拳鬥酒，大吃大喝，韋希凡等人戲鬧新房，直至三更深夜，這才各自回房休息。

新房燭光照映，新娘新郎相坐而對，兩手互握，口中無語，目傳情話，心甜情醉，歡快之極。

凌飛狐美目偸窺愛郎夫君，見他俊朗英美，神采奪人，滿臉盡是歡笑喜色，芳心暗忖道：「嫁得如此神俊夫君，奴復何憾！」

倪天龍注視愛妻夫人，看她俏臉含羞，更增嬌美麗艷，美目帶醉，甜聲蜜語，倍增迷人，不禁親她香唇，無限柔情道：「天龍娶得天下第一美人爲妻，天何寵我也！」說完輕摟嬌軀，她閉目投懷送抱，兩人遂身爲一體，心連一條。

* * *

黑白教探子回報，白道盟三大高手少林方丈空空神僧、武當掌門玄玄道長、峨嵋掌門靜音神尼率衆而來。

倪天龍聞報，率領羣雄步出余家莊，在空地上站立而候。

迎面走來七人，爲首第一人是「神劍飛鳳」方飛鳳；第二人是少林方丈空空神僧，他身穿僧袍，相貌威嚴，體格雄健，望去七十有餘；第三人是武當掌門玄玄道長，他身穿道袍，背插精鋼長劍，臉上無鬚，清雅飄逸，看來不過七十；第四人是峨嵋掌門人靜音神尼，她年約五十，身穿白袍，手提拂塵，打扮純淨無塵，慈眉善目，相貌祥和；第五人是少林高僧玄圓大師；第六人是武當太眞道人；第七人是「百變千手」張山峯。

方飛鳳見倪天龍身旁有一個美艷姑娘，向她厲看一眼，冷傲道：「妳就是『魔劍飛狐』凌飛狐？」

凌飛狐見方飛鳳貌美不下自己，知她是「神劍飛鳳」方飛鳳，她道：「小妹正是凌飛狐。」

方飛鳳道：「妳果眞歸投黑白教倪天龍了？」

凌飛狐道：「正是。」

韋希凡道：「她是本教總副教，又是教主夫人！」

方飛鳳臉色突變，飛快轉過身去，美目望天，定然無語，忽然回首凝視倪天龍冷然道：「你是最近成親？她是你的夫人？」

倪天龍點頭道：「她正是我的夫人。」

方飛鳳低哼了一聲，冷傲厲看倪天龍一眼，背身轉首過去。

倪天龍道：「玄圓大師、太眞道長、張老英雄，你們好！」

玄圓大師道：「你好！」

太眞道長道：「倪少俠，你現在是黑白教主，老道應叫倪教主。」

張山峯道：「倪教主，你創教爲主，其志高遠啊！」

倪天龍道：「諸位遠道而來，請進大廳喝茶坐談。」

空空神僧宏聲道：「倪天龍，老僧等人奉方盟主之命，親來捉拿你。」

倪天龍道：「請問神僧，爲何捉拿我？」

空空神僧道：「你不肯歸投方盟主，不願加盟我方，老僧就要捉拿你了。」

倪天龍道：「人各有志，神僧必深明其理大義。」

空空神僧道：「我中土武林外對强敵，須衆志成城，你個人之志要服從衆人之志。」

倪天龍道：「我之志即本教之志，又是江湖武林衆人之志。」

空空神僧道：「武林有黑白正邪之分，江湖存善惡忠奸之別，兩者實難共存，不能兩立，你應明智抉擇。」

倪天龍道：「本教決非黑邪惡奸，貴盟也非全是白正善忠，至少貴盟主私心大於公心，個人之志多於衆人之志。」

空空神僧道：「方盟主之志現實可行，你之志狂想萬難實現。」

倪天龍道：「其志乃爲江湖武林，必得衆心，衆心統一，必能實現。」

空空神僧又道：「你之志得衆心，還是方盟主之志得衆心？」

倪天龍道：「貴盟主只是以武功壓衆心，非眞志得衆心，我之志全爲江湖武林，本教創教目的，日後必得衆心。」

空空神僧道：「方盟主之志，同是爲江湖武林。」

倪天龍道：「是與不是，從他言行所爲可見之，神僧認爲貴盟主之志現實可行，將他所行各事，讓衆人評說，看誰之志正確，誰能實現其志，誰是眞正爲江湖武林。」

玄玄道長插口道：「倪天龍，你創教聯幫，分明是對抗白道盟！」

倪天龍道：「教幫聯合，但求生存自保。我創教抱負目的，全是爲挽救江湖武林，黑白統一，不分家派，重振發揚中土武學。」

玄玄道長道：「好自大之志，好狂妄之抱負目的，你想當任江湖之主，企圖要領導武林？」

倪天龍道：「領導之主，有能者當任之，恕我直言，貴盟主不配！」

玄玄道長道：「方盟主武功蓋世，當今江湖武林，天下無人能敵。」

倪天龍道：「領導之主，除武功蓋世之外，還要兼備武德武能，有武德而無武能，何配之有？」

玄玄道長冷笑道：「聽你口氣，你武德武能能勝方盟主？」

倪天龍道：「當今江湖武林，比我更有武德武能者不少，但我自信勝方世雄。」

玄玄道長道：「你武功遠不及方盟主，還比不上神僧神尼和老道。」

倪天龍道：「武學之道，高深無窮無盡，境界無邊無極，我武功今日不敵，還有明天，總有一日可敵。」

玄玄道長道：「你大言不慚，老道不信你此生能敵方盟主！」

靜音神尼見倪天龍生得神俊，已生好感，又聽他所言，接口讚道：「倪教主英雄蓋世，其志非凡，抱負遠大，目的高偉，老尼心佩！」

倪天龍連忙道：「神尼誇讚，愧不敢當。」

靜音神尼道：「你眞自信其志可達，抱負目的可以實現？」

倪天龍道：「我確有此信心，還望神尼出手相助！」

靜音神尼微笑道：「老尼身屬白道盟，怎可助你，不過不會與你爲敵就是。」

倪天龍道：「多謝神尼！」

靜音神尼嘆氣道：「盟教不可殘殺，求同存異，和平共存，這是老尼最大的心願。」

倪天龍道：「神尼仁善愛心，我十分感激敬佩！」

靜音神尼道：「聽說你武功不俗，但未見識，老尼要和你交手論武。」

倪天龍道：「請神尼指教。」

方飛鳳一直背轉着身，呆望無言，這時忽道：「神尼請暫別出手，晚輩先打一場。」她目向凌飛狐道：「本姑娘要見識妳魔劍的武功如何。」

凌飛狐道：「小妹正要領教妳的神劍武功又如何。」

方飛鳳抽劍在手，抖劍嗤嗤連聲，突向凌飛狐頭部、咽喉、心胸就刺，招式狠辣，刺中必死無疑。

凌飛狐尚未拔劍在手，對方已經發招，連忙側身閃避，同時手握佩劍，嗔道：「方飛鳳，小妹和妳無怨無仇，爲何要命殺人？」

方飛鳳嗔怒道：「邪魔妖狐，人人可誅！」說話之間，又連出五招，每招致命即死。

凌飛狐嬌喝道：「妳出口傷人，看招！」揮劍進攻，迎擊五招。

方飛鳳不閃不避，不守不擋，挺劍亂打，招招進攻，竟要對方非死不可。

兩人一個劍法如神，一個劍法如魔，各展武學，打得兇險異常，

竟是性命生死激鬥，在場各人個個看得心驚膽戰。

方飛鳳不顧性命急攻快打，凌飛狐大多防守，甚少攻擊，因而漸處下風。

方飛鳳上風得勢，攻打更兇狠，進攻更毒辣，全是危險招式，凌飛狐嬌叱一聲，劍法盡變，以攻對攻，以招還招，竟同是兩敗俱傷的劇戰。

倪天龍目睹，心膽俱震，連忙挺劍飛身，縱躍兩人之中，揮劍阻擋分開二人，同時道：「方姑娘，妳倆劍法武功各有千秋，就此罷手如何？」

方飛鳳聽而不聞，揮劍又向凌飛狐刺打，倪天龍對凌飛狐道：「飛狐，退下。」凌飛狐收劍後退。

方飛鳳嬌喝道：「凌飛狐，總有一日要妳死在我手上！」

凌飛狐冷笑一聲，沒有說話。

方飛鳳見倪天龍出來，伸劍向他狂刺亂打，招式兇狠毒辣，對方來劍全然不理，竟要同歸於盡。

倪天龍慌忙收劍身走，連退十步，方飛鳳低聲向他道：「倪天龍，我恨你！」她揮劍向一枝樹斬去，只聽「克察」一聲，樹枝應劍而落。厲視倪天龍一眼，嬌軀輕擺，已然如飛去了。

倪天龍驚訝莫明，心想道：「她爲何恨我？眞叫人費解？此女非但刁蠻任性，而且心狠手辣。」

靜音神尼步出，手提拂塵，平和道：「倪教主，老尼想見識你的武功。」

韋希凡走了出來，向倪天龍道：「教主，可否讓希凡先打一場？」

倪天龍點頭道：「你便向神尼論武求教。」

韋希凡恭敬道：「請神尼指教。」

靜音神尼道：「你就是『神筆儒俠』韋希凡？」

韋希凡道：「正是晚輩。」

靜音神尼道：「你先進招吧！」

韋希凡拔出雙筆，左筆一招「飛蛾撲火」點擊「俠白」穴，右筆一招「鳥巢取卵」，點刺「天樞」穴，筆尖進迫對方，忽然雙筆交錯，變爲左筆打「天樞」穴，右筆取「俠白」穴，招式奇巧，變化精妙，他武功經過多日研學創新，倍加高深。

靜音神尼讚道：「好筆法！」身形閃動，拂塵散開，打出一招，招化十二式，分點韋希凡十二大穴。

韋希凡只見拂塵如千百根銀針刺來，盡是自己全身十二大穴，驚駭同時，急忙收筆回守，對方招式接連又至，雙筆揮舞，全力抵擋十招，第十一招已無能招架，但覺手臂一陣痳酸，收筆躍落地下！

韋希凡那想交手十招，已然筆脫而敗，如非靜音神尼手下留情，自己不死即傷，不由慚愧道：「多謝神尼不傷不殺，晚輩甚感神尼神功，晚輩拜服，又自慚羞愧矣！」

靜音神尼含笑道：「你能接老尼十招，已然武功非凡，應該驕傲才是，何說慚愧之有？」

倪天龍那料靜音神尼武功如此高深，韋希凡一等一高手，竟十招即負，內心暗自震驚，口中道：「神尼神功，令人嘆服，天龍請教幾招。」

靜音神尼道：「你發招吧！」

倪天龍全神貫注，心意集中，手中之劍，先中一劍，左一劍，右一劍，上一劍，下一劍，五招五式連環發出，吞吐收放一氣呵成，正是「天龍五招式」專純劍法。

靜音神尼但見劍光籠罩而來，密密綿綿，劍尖跟影隨形，盡指向自己全身要害部位，不禁脫口讚嘆道：「聽說你武功驚世駭俗，果然名不虛傳。」她吸一口氣，使出峨嵋武功絕學，一支拂塵忽開忽閤，倏聚倏散，突柔突剛，變化莫測，拂掃成招，手動爲式，指點擊刺，隨從心意而生，自然天然而成，已達高深境界了。

倪天龍專純劍法「天龍五招式」本來神妙無比，精巧絕倫，無奈靜音神尼武學比他還高，功勁比他還深，他每招每式，不是被她功勁震開，就是讓她拂塵盪歪，始終難打中她身軀，一百招後，他劍法已難從心，招式不能隨意，對方拂塵突然飛舞閃動，化成千百根銀針，不絕吐放刺來，他只能閃過防守。再過五十招，自覺不敵，收劍認敗。

靜音神尼嘆道：「你武功比老尼想像中要高深，今日僅能勝你，日後終非你的對手。」

倪天龍轉首道：「天龍願向道長求教武功！」

玄玄道長傲視江湖武林，然而目睹倪天龍武功，其高深程度大出他意料之外，不敢再存輕視之心，他手握精鋼劍，抖動吐放吞收，劍尖在空中劃出一個個劍圈，每個劍圈各自旋轉飛舞，突然齊向倪天龍當頭罩下。

倪天龍抖劍嗤嗤連點，劍尖刺破對方劍圈，正是他打敗太眞道人劍招，不料玄玄道長劍圈源源不斷而來，他刺破一個，即有三個緊接，他穿破三個，又有六個隨至，劍圈越來越多，破之不盡，逼得他手急劍忙，眼花目眩。

倪天龍定神沉氣，中出一劍，上下一劍，左右一劍，還是五招五式，但使來輕描淡寫，漫不經意，揮洒由心，這是以柔制柔劍法，當日打敗太眞道人的劍式，不想玄玄道長劍法開始輕柔，隨而風生有聲，再而劍風呼呼，劍聲雷雷，功勁沉雄威猛，那裡是陰柔劍法？竟然

是陽剛武功！

倪天龍陰柔劍法全然被玄玄道長陽剛劍法所克制。

倪天龍柔不能克剛，反被玄玄道長以剛制柔！

倪天龍道：「道長化柔爲剛，以剛勝柔，武功高深登峯造極，天龍嘆服。」

玄玄道長道：「你武功剛柔並存，劍法專純，已達高深境界，日後老道非要大進不能敵你。」

倪天龍將劍插在地上，抱拳向空空神僧道：「天龍請神僧指教武功！」

空空神僧爲人剛烈自負，但見倪天龍武功果然驚世駭俗，當然不敢大意，口唸「阿彌陀佛」，雙手合掌平推「石破天驚」，掌招夾帶勁風打來，風聲如雷，地上塵土揚飛，其勢威猛，當眞是石破天驚！

倪天龍左手拍出一掌，掌含陰柔功勁，右手借力引力，將對方剛陽掌風引開去，可是祗能引開大半，小半猛然打來，把他衣衫一角掃破，與此同時，急忙閃身躲避陰柔掌風，只聽一聲巨响，轉首望去，一棵大樹中掌風倒下。

倪天龍見柔不敵剛，決心剛對剛，他猛吸一口氣，凝聚功勁手臂，大喝一聲，雙掌打出，掌風如怒潮暴浪，聲勢嚇人。

不料空空神僧功勁忽如大海深沉，陰柔如水，無聲無息，消失無形，他驚駭之際，一股陰柔掌風已滾滾襲來。

倪天龍反掌飛身，避過來掌，他功勁不敵，決以招式對抗，他雙手拳掌交錯，中一招，左一招，右一招，上一招，下一招又是使出「天龍五招式」，暗藏百招千式，向空空神僧打去！

空空神僧喝采道：「好武功！」展開少林武功絕學，但見他雙手拳掌，忽化剛爲柔，倏化柔爲剛，剛柔並濟交擊，其剛如狂風暴雨，怒潮吼浪，其柔若江水瀉流，綿綿無絕，又似海洋深沉，吸收無滿。

如非對手是倪天龍，又若非他新創「天龍五招式」武功絕學，早已敗負下來了。

兩人一個是後起優秀精英，一位是前輩高人宗師，各展生平所學，各盡全力所能，激鬥了一百回合，還是勝負難分。

空空神僧不論武功、功勁、拳掌、招式，均勝倪天龍一籌，是以前者既能以剛勝剛，以柔克柔，又能以柔勝剛，以剛制柔。

後者終於不敵，只好收劍身退而敗。

倪天龍道：「神僧化剛爲柔，化柔爲剛，剛柔隨意由心，武功已達化境，天龍敬服。」

空空神僧道：「當今江湖武林後起人物，你武功算是第一人，老僧愛惜武學英才，不願傷害你，你隨老僧去見方盟主。」

倪天龍道：「請恕天龍不能從命，神僧休要見怪！」

空空神僧怒道：「難道你要老僧用强麼？」

倪天龍道：「本教不敵貴盟，但尚能自保。」

空空神僧道：「你想以人多羣鬥？」

倪天龍道：「這是無法之法。」

空空神僧道：「你以爲人多，咱們就不能捉拿你麼？」

倪天龍道：「神僧捉拿天龍不難，但難全斃本教百人，請神僧三思！」

玄圓大師插口道：「師兄，他是師弟朋友，請不可用强。」

玄玄道長道：「方盟主有令，本要毀滅黑白教，捉拿倪天龍，如今祗請他去見方盟主，已然手下容情。」

太眞道長接口道：「師兄，他是師弟新友，請看在師弟面上，放他一次。」

張山峯又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神僧、道友、神尼，咱們就此履命去吧！」

靜音神尼道：「倪教主是個學武奇才，咱們要爲江湖武林造福，神僧、道長，咱們走吧。」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向來對靜音神尼生敬，聽她如此說，只得作罷。

白道盟三大高手等人，同時走了。

倪天龍目送白道盟人物走去，坐地閉目沉思，凌飛狐以爲他受傷，欲啓口問他，他向她擺手，示意她不可說話。

黑白教羣雄不敢出聲，各人沉默無語，約過半個時辰，他方睜開雙目。

凌飛狐關懷道：「你怎麼啦？」

倪天龍道：「我在回憶與三大高手比武經過，重思他們各人武功絕學。」

余耕農道：「教主，少林武功以陽剛爲長，武當武學原是陰柔爲優，何以神僧能化剛爲柔，道長能化柔爲剛？」

倪天龍道：「武功達高深化境，就能剛柔從心隨意。」

凌飛狐道：「方世雄武功尤在三大高手之上，可以想像他已達最高深境界。」

郭大奇道：「三大高手武功，比大哥想像還要高深？」

李天生道：「如非親眼目睹，眞難相信教主還不敵他們。」

倪天龍道：「武功之學，一山比一山高，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永無止境。」

韋希凡道：「教主，日後你能勝三大高手麼？」

史華武道：「華武相信教主定能勝他們的。」

倪天龍道：「在理論方面，我已思出制勝三人之法。」

凌飛狐喜道：「是甚麼方法？」

倪天龍道：「後發制人。」

韋希凡道：「從來只有先發制人，先下手為强，教主何以反其意而行？」

倪天龍道：「後發制人有武學最高深哲理，要知人無論武功如何高深化境，武功如何神妙精巧，招式之中，攻守之間，收放之時，必有破綻，祇是破綻多與少，高手雖有破綻，但是甚少，而且一現即消，對手甚難窺見，雖見亦難擊之。」

羣雄恭聽教主論武，個個沉默入神，無限回味，大開武境眼界。

倪天龍又道：「後發制人就是敵先發我後發，窺破綻而擊之，我在實踐方面，要鍛練目窺破綻，更要苦練擊中破綻。」

羣雄聽說教主已有制勝三大高手之法，各人大喜振奮。

羣雄回到余家莊，吃過飯後，各自回房休息。

倪天龍、凌飛狐在房中相對坐談，她道：「天龍，你可知道方飛鳳何以要殺死咱們倆？」

倪天龍道：「她視本教為敵，當然要殺害咱們。」

凌飛狐搖首道：「這非主要原因。」

倪天龍道：「還有其他主要原因？」

凌飛狐道：「她妒我，恨你！」

倪天龍愕然道：「她妒恨咱倆？」

凌飛狐笑道：「她妒我是你的妻子，恨你娶我為妻！」

倪天龍怔然道：「你是說……」

凌飛狐道：「她對你鍾情，你不感到麼？」

倪天龍搖首道：「不會吧，她見我只有兩次，話不過幾句，不可能……」

凌飛狐嬌笑道：「咱倆僅第一次相見……如今不是成了夫妻？」

倪天龍笑道：「咱倆一見生情……」

凌飛狐嬌羞啐他道：「誰對你一見生情的呢？」

倪天龍道：「是我對妳一見生情。」

凌飛狐道：「她對你也一見生情。」

倪天龍道：「我對她是無心無意。」

凌飛狐哼了一聲道：「誰知道你是不是眞的？」

倪天龍認眞道：「怎會不眞，我娶妳就是最好的證明。」

凌飛狐推他道：「誰要你認眞。」

倪天龍笑了笑道：「對妳怎能不認眞？」

凌飛狐撒嬌道：「不准你認眞。」

倪天龍捉住她玉手道：「對她不能認眞，對妳感情要認眞。」

凌飛狐噗嗤笑道：「她對你可認眞得很呢！」

倪天龍道：「我與她站在敵對地位，她父親派她來殺我，不信她對我眞會生情，全是妳個人猜測而已。」

凌飛狐道：「不是猜想，而是感覺，也不止是感覺，還有事實可以證明。」

倪天龍道：「還有事實證明？」

凌飛狐道：「韋中副教主說出我是你妻子，我見她臉色突變，她殺我不惜兩敗俱傷，殺你不顧生死，要和你同歸於盡，我還見她對你說話……」

倪天龍道：「她說恨我。」

凌飛狐道：「我說她妒我恨你，有沒有錯？」

倪天龍道：「我以為她刁蠻任性，心狠手辣。」

凌飛狐道：「她對自己同時心狠手辣，你還不明白？」

倪天龍道：「我已有明月，不理會滿天繁星了。」

凌飛狐笑道：「她可以是星，也是月啊！」

倪天龍道：「在我心目中，她是星，妳是月。」

凌飛狐玉手輕輕的打他道：「你口甜舌滑，我不聽。」

倪天龍見愛妻神情美態，蜜語甜言，輕嗔愛嬌，嫣笑嫵媚，無限動人，忍不住摟抱入懷索吻。

這天，韋希凡飛步來報，說白道盟主方世雄親身前來。

倪天龍率衆出莊，列陣立站，他吩咐羣雄，他不敵即羣鬥，務求自保，羣雄聽敵首親來，個個心跳緊張。

白道盟數十人拱護盟主方世雄，黑壓壓浩蕩而來，人陣威嚴，氣勢逼人，方世雄身材高瘦，內穿勁裝，外披肩衣，雙目電射，不怒而威，嘴上留鬚，威風凜凜，神氣奪人，令人一見生畏！

他左邊跟隨「神劍飛鳳」方飛鳳、「百勝刀王」胡百刀、崑崙掌門孔松齡、華山派掌門陳先法，近日加入白道盟「玉面金鎗」伍浩清。

右面跟隨着少林方丈空空神僧、武當掌門玄玄道長、峨嵋靜音神尼、少林玄圓大師、武當太眞道長、「百變千手」張山峯。

後面還有白道盟各家各派，有名有聲衆多人物，精銳全出，顯然要殺倪天龍，毀滅黑白教！

方世雄正想下毒手時，傳來一聲暴喝。

方世雄手指倪天龍，聲音高傲道：「你就是倪天龍？」

方世雄注目打量倪天龍，點頭道：「你果然是個人物，倪天龍，你向本盟主投降，饒你不死！」

倪天龍道：「你我同屬江湖武林，彼此無深仇大恨，何以要殺我？」

方世雄冷哼道：「廢話少說，本盟主最後一句話：你投不投降？」

倪天龍傲然的道：「我倪天龍寧死也不降的。」

正在此時，忽聽「啪啪」聲響，原來史華武飛身撲向伍浩清，伸手向他臉上打去，怒喝道：「你投盟靠敵，非痛打不可！」說罷，舉手又打。

又是「啪啪」連聲，史華武眼前人影閃動，臉已然紅腫一片，口中一甜，哇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方世雄出手打人，奇快無比，史華武這等名家高手，不要說擋避，竟然未看清來人。

方世雄喝道：「本盟人物你竟敢打，再受本盟主一掌！」說完右手打出，史華武分明目見來掌，立即手擋身動，但不知何解，心胸竟中掌身倒，整個人飛出丈餘外。

韋希凡、郭大奇、余耕農、李天生四人不約而同出手相救，筆、刀、棍、拳齊向方世雄全身撲去，只聽得「哎唷」痛苦呻吟聲，筆、刀、棍齊飛向天空，韋、郭、余、李四人身上均中掌，各人口中吐出鮮血！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余耕農、李天生五人，是當代江湖一等高手，武林一流名家，方世雄揮手之下，竟連傷五人，其人武功，當眞匪夷所思，莫測高深。

方世雄冷笑道：「就憑你們這些粗淺功夫，竟敢與本盟主對抗，簡直有眼不識泰山！」

倪天龍已知方世雄武功蓋世，當今武林中無人能敵，現時眼見目睹，此人武功之高深，已然達到高峯化境。

方世雄手指倪天龍，怒喝道：「你大言不慚，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更敢侮辱本盟主人格，不殺你實難消我心頭中的氣恨！」

倪天龍握劍在手，不聲不答，全神貫注對抗方世雄。

方世雄道：「聽說你武功不俗，劍法非凡，本盟主以劍與你交手，叫你死得心服口服！」說罷，伸指向愛女劍鞘一彈，劍應聲脫鞘而出，他左手一抄，已然接劍在手，手法從容洒脫，巧妙如魔術！

方世雄道：「本盟主讓你五招，發招吧！」

倪天龍凝聚功勁於手臂，挺劍

中出一劍，左發一劍，右打一劍，上進一劍，下擊一劍，五招五式，正是「天龍五招式」劍法。

方世雄見倪天龍劍法專純，劍招自然天然，從心隨意，劍尖虛實不露，方向隱藏，攻守難測，武學已達高深境界，心暗激賞，不敢輕視大意，收斂心神，暗運功勁，挺劍中出一劍，上下一劍，左右一劍，五招五式，竟然與倪天龍一模一樣！

方世雄所使劍招與倪天龍相同，但威力大小高下立見，他劍夾風雷，劍聲風聲令人震耳欲聾，除了幾位武學名家高手之外，其他人個個兩手掩耳，方能減輕難受耳震。

他劍風狂吹飛揚，叫人近者身倒，在場各人連退十步，方能定身站立！

方世雄劍聲越來越響，就如轟雷霹靂，劍風越來越大，震蕩得倪天龍的劍東歪西斜，他外衣片片碎飛，情景使人驚心動魄，令人生畏恐懼！

兩人打鬥五十回合，方世雄猛然大喝一聲道：「撒劍！」

倪天龍手劍脫飛，在場衆人驚叫聲中，方世雄左掌推出，眼見倪天龍要中掌身倒。

凌飛狐、方飛鳳同時飛出，一個以身體護擋倪天龍，驚呼：「天龍！」一個將嬌軀遮擋於世雄來拳，驚叫：「爹爹手下留情！」

方世雄喝道：「鳳兒讓開，爲父非要殺他不可！」

方飛鳳跺足撒嬌道：「爹，女兒不許你殺他！」

方世雄詫異道：「何解？」

方飛鳳道：「他與咱們無大恨深仇，何必殺他。」

方世雄道：「此人現在不殺，必然後患無窮！」

方飛鳳道：「難道不可以……」

方世雄道：「日後能敗爲父之人，必是他！」

方飛鳳道：「爹爹武功蓋世，他怎麼能敵得過你呢？」

方世雄道：「他年輕，爲父年老，他潛力未盡，爲父已見其功高峯，時光利他不利爲父，如今不殺他，日後必殺爲父。」

方飛鳳看着倪天龍，急道：「你說日後不殺我父。」

倪天龍道：「他與我個人之間無怨無仇，祇是其志不同，何必你死我活。」

方飛鳳喜道：「爹爹，你不殺他，他會向你歸投。」

倪天龍道：「方姑娘相救，我心甚感，不過，我寧死不會向妳父親投降的。」

方世雄道：「當今武林江湖，天下英雄唯他與爲父，天無二日，一山難藏二虎，我他雙雄不能並存！」

方飛鳳急慌道：「爹爹，請看在女兒面上，饒他一命！」

方世雄眼望女兒道：「他和妳非親非故，相反的是敵對，怎可能助他？」

方飛鳳粉臉一紅，忙道：「神僧、道長、神尼三位均說，他是個學武英才，殺死他是武林損失，爹爹應爲江湖造福！」

方世雄哼了一聲道：「他創黑白教對抗爲父，現在不斬草除根，日後必春風吹又生……」

方飛鳳跺足道：「爹爹……」

方世雄道：「有他無爲父，有爲父無他，鳳兒讓開！」他左手挾制女兒，右手劍一抖，就要向倪天龍刺去。

突然天空飄來一個聲音：「方盟主高抬貴手！」聲至人到，一個白衣人影從天而降，飛了下來。

一個白衣美人從天飛來，在場所有人目光向她凝視，有人目定口呆，有人內心狂跳，有人怔然若痴，有人似中魔迷，有人如在幻夢中，年輕男女，個個不約而同竟向她跪拜。

她年華三十，白衣飄飄，如仙若神，身貌儀容，比凌飛狐、方飛鳳兩人相加還要美。天下人間，除仙女女神，那有如此美極美人呢？

凌飛狐、方飛鳳目視眼前美人，感覺黯然失色，心想：「天下第一美人，除她外，誰能配？」凌飛狐輕推倪天龍道：「你封我天下第一美人稱號，要讓給她了！」

倪天龍感嘆道：「美人稱號說俗了她，她是天上仙女女神！」

方世雄棄劍抱拳，向她恭敬行禮道：「世雄向司馬夫人請安！」

衆人聽言，原來她是武林前任盟主司馬雙城夫人，江湖號稱「仙劍女神」白飄烟。

司馬雙城去世後，白飄烟從此隱居不出，年輕一輩武人都不知其人，只有少數幾個曾聽她聲名，然而無人見過她，當年江湖武林五大青年高手追求過她，包括司馬雙城、方世雄等人物。五人爲爭美交手多次，彼此互妒不和，論武功，司馬雙城、方世雄不相伯仲，論人貌交情，司馬雙城爲五人之冠，她終於下嫁了他。她年輕英華，武功超凡，人美如仙女女神，又是司馬雙城夫人，是以江湖武林所有人對她甚爲崇敬。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音神尼等高手前輩，均向司馬雙城夫人問好。

倪天龍率領衆人向她行禮道：「黑白教教主倪天龍，連同本教教中人向司馬夫人請安！」

司馬夫人答禮道：「倪教主禮重！」聲音清美，令人如飲甘泉。

方世雄道：「司馬夫人出來，世雄大喜意外，請問有何吩咐？」

司馬夫人道：「你現在爲白道盟主，吩咐可不敢當，小婦人想你高抬貴手，不可殺害倪教主。」

方世雄道：「司馬夫人要求，世雄本不敢違，不過他……」

司馬夫人道：「你們言談打鬥，小婦人已聽見明白。方盟主，外敵當前，中秋日三方會武，轉眼即至，倪教主武功爲當今拔萃人物，正好與你我及神僧、道長、神尼等共同對抗強敵，你如殺他等於斬斷手臂，削弱我中土武林實力，請三思而後行！」

方世雄道：「他創教對抗本盟，分裂江湖武林，同是削弱我中土武林實力。」

倪天龍道：「眞正分裂江湖武林者，正是閣下你自己。」

方世雄大怒道：「你胡說八道，無中生有，是非不辨。」

司馬夫人道：「當今江湖武林多他一人，正是如虎添翼，爲禍爲福全在你殺他與否。」

方世雄道：「自古道，先安內然後對外，內患未除，如何能全力對抗外敵？」

司馬夫人道：「對於你個人私心觀點而言，他可能是個禍患，但在江湖武林來說，他會有造福貢獻。」

方世雄不悅道：「世雄難明不解，司馬夫人何以偏護他？」

司馬夫人道：「小婦人決非偏護他，而是爲江湖武林進言，你如認爲是個人之見，請神僧、道長、神尼三人來評說，小婦人所言之理是否屬實？」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對望了一眼，同看方世雄，沒有出聲，靜音神尼開口道：「司馬夫人所說道理屬實，老尼完全同意。」

方世雄怒目瞪視靜音神尼道：「靜音神尼，你反對本盟主？」

靜音神尼道：「老尼不敢，祇是不同意你所言。」

司馬夫人道：「方盟主，小婦人有幾句逆耳之言，你可願意聽？」

方世雄道：「司馬夫人請說。」

司馬夫人道：「你是白道盟主，武功蓋世無敵，應要造福江湖，貢獻武林，方不負你的聲名，我中土武林正受兩大強敵挑戰，你可否不從個人出發，不以私心爲中心，應看江湖武林大局……」

方世雄臉上變色，大聲道：「司馬夫人教訓世雄？」

司馬夫人道：「小婦人不敢，忠言逆耳，苦口良藥，請你自決！」

方世雄道：「世雄看在司馬夫人貴面上，這次暫饒他，不過聲言，只是一次！」說完，舉手一揮，命令道：「回去！」

方世雄首先走了，方飛鳳回眸向倪天龍一瞟，跟隨其父而去。

神僧、道長、神尼三人，以及白道盟衆人隨後而去。

倪天龍抱拳行禮道：「多謝司馬夫人相救。」

司馬夫人道：「倪教主，小婦人深知方世雄爲人，他不殺你決不罷休，今後請多小心。」

倪天龍道：「司馬夫人關心，天龍內心銘感！」

司馬夫人道：「望你加倍苦研武功，來日共同對抗外敵，日後能力敵方世雄。」說完，身影閃動，已然如飛而去。

司馬夫人來去匆匆，倪天龍心生惆悵。

凌飛狐道：「司馬夫人來救，她眞是觀音菩薩，救苦救難。」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余耕農、李天生五人雖曾吐血，但因方世雄出手不重，體內祇是輕傷，各人經過靜坐調息治療之後，又服下內傷靈丹，已然身體無損害了。

黑白教羣雄險逃過方世雄之手，現在還在心寒膽震，教主逢凶化吉，死中求活，各人如今還在冒汗心驚。

韋希凡道：「教主，方世雄武功，可是達到最高深境界？」

倪天龍道：「雖非最高深，但已達到高峯化境。」

凌飛狐道：「他武功可有破綻？」

倪天龍道：「他武功還有破綻，但一閃即逝，我幾乎不見。」

郭大奇道：「教主可想出一個制勝破他之法？」

倪天龍道：「當世不論任何人，就是高人宗師，武功必有破綻，必存缺點，必有弱點，方世雄破綻難擊，但可窺其缺弱而擊之，在理論方面而言，我想出制破他之法，就是以弱勝強，但實踐能否達到理想所求，在於我武功達至何深何高，要臻達功勁深、武招高，就可以制破勝他了。」

凌飛狐回到房中，對倪天龍道：「方飛鳳對你鍾情，你現在可相信？」

倪天龍道：「妳是說她阻父救我？」

凌飛狐道：「還不夠証明？」

倪天龍說：「妳聽她說，她救我理由和司馬夫人一樣。」

凌飛狐道：「她如非對你鍾情，她決不會救你，她怎能與司馬夫人相提並論？」

倪天龍道：「妳可是在呷醋？」

凌飛狐啐他道：「誰呷醋，不過這證明我說得對，同時你不可對她用情……」

倪天龍含笑道：「我情全給了妳，何有餘情給她？」

凌飛狐道：「多謝你，我的夫郎君。」

倪天龍捉住她摟在懷中，帶笑道：「我妻要言謝，要妳香唇親爲夫嘴。」

凌飛狐嬌羞道：「你壞，我不依，那像教主英雄。」

倪天龍道：「我是個不像教主之教主，又是個英雄難過美人關的英雄。」

凌飛狐道：「有件事要告訴妳。」

倪天龍道：「何事？請說。」

凌飛狐道：「韋中副教主、郭左副教主、史左護使三人的大喜之事。」

倪天龍道：「大喜之事？」

凌飛狐道：「他們三人鍾情教目三姊妹。」

倪天龍道：「當眞，何以我不知？」

凌飛狐伸玉指點他的額頭道：「你呀！武事天才，教事精明，私事糊塗，本教除你外，無人不知。」

倪天龍問道：「她們對三人如何？」

凌飛狐道：「芳心暗許。」

倪天龍道：「誰配誰？」

凌飛狐道：「文秀配中副教主，玉珠配左副教主，小嬌配史左護使。」

倪天龍道：「咱倆主辦他們聯婚成親，可好？」

凌飛狐道：「明天開始主辦這件大喜事。」

倪天龍凌飛狐主辦，韋希凡與蘇文秀，郭大奇與蘇玉珠，史華武與蘇小嬌三對成親，一番喜慶熱鬧，不必細說。

以弱勝强　後發制人

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中秋之日在泰山會武。

距離此日只有數天，倪天龍吩咐余耕農留在莊中主持教事，他率領凌飛狐、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一行赴泰山。

湘省湘江到魯省泰山，要多日行程，倪天龍等人馬行舟載，不日臨近魯境，在魯鎮客店，意外碰見少林空空神僧、玄圓大師、武當玄玄道長、太眞道人、靜音神尼、張山峯六人，原來他們相約聯袂赴泰山，方世雄早已率先在泰山主辦會武要事。

倪天龍邀請六人同枱吃過早飯，然後聯袂赴泰山。黑白教各人棄馬不騎，和六人一同步行。

空空神僧道：「倪天龍，別後多日，武功想必加深倍進。」

倪天龍道：「微有寸進。」

玄玄道長道：「你料與老道交手，現需要多少招才能勝你？」

倪天龍道：「天龍很想再向三位論武求教，可是大敵當前，咱們日後再交手吧。」

空空神僧道：「聽你口氣，你似自信可敵不敗？」

倪天龍道：「不瞞神僧，天龍確實自信可敵不敗。」

玄玄道長訝然道：「你眞能可敵不敗？只是小別多日，老道不信你武功如此神進。」

倪天龍道：「請恕天龍狂妄。」

空空神僧問道：「咱們再打一場，如何？」

玄玄道長道：「這裡是野地，正好論武交手。」

倪天龍道：「咱們正要留全力對付外敵，日後大有機會論武研功。」

靜音神尼想見識倪天龍武功神進，她道：「倪教主，咱們論武研功，點到即止，非但無損，反而共同增進受益。」

倪天龍道：「神尼所言，天龍定必聽從。」

雙方羣雄停步，各自分開站立，倪天龍取劍在手，他道：「三位誰先指教？」

靜音神尼道：「老尼打第一場。」

倪天龍凝神推劍，恭敬道：「請神尼出招！」

靜音神尼手抖拂塵，拂毛散開，每根一個穴位，分向倪天龍全身上下左右襲來。

倪天龍全神貫注，已然目見對方招式破綻，手則隨眼飛動，劍尖吐出，正是靜音神尼破綻所在。

靜音神尼大吃一驚，拂塵回收，身形微側，拂塵從旁推出進招，分襲要害穴脈。

倪天龍目跟拂塵而動，對方出手進招，又見破綻，劍尖隨即刺去。

靜音神尼不禁打個冷噤，感覺倪天龍劍尖如魔如鬼，盡向自己破綻擊刺，對方全神料知自己武招，她騰身疾退，隨即突前進招，抖動拂塵，一口氣連發十二招。

靜音神尼這十二招快如閃電，倪天龍只能目見對方六個破綻，長劍吐放，齊向六個破綻點去。

靜音神尼感覺倪天龍來劍，盡是點向自己破綻所在，臉上不由變白，冷汗湧出，身避步閃，拂掃守擋，祇能躲過對方五劍招，第六個破綻被點而中。

倪天龍招中即收，劍尖划破了外衣而無傷及皮肉。

靜音神尼那料到自己會敗，而且敗得如此狼狽，她生平除敗給方

世雄外，這是第二次敗負。她敗而不喪，更爲倪天龍勝而喜，祝賀道：「倪教主武功神進，老尼敗得佩服。」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同感震驚，兩人那想到倪天龍武功神進如此，別後不到一個月，竟能打敗神尼，這種武學天才，天下僅有。

玄玄道長手握精鋼劍，向倪天龍道：「老道領教你的精武神功。」

倪天龍道：「請道長進招。」

玄玄道長精鋼劍吐出，劍尖帶起劍圈，一個個向倪天龍當頭罩下來。

倪天龍不理會劍圈，目注他發劍出招，果然對方破綻已見，長劍連點，向破綻點刺。

玄玄道長見倪天龍和神尼交手，知他還招厲害，是以連發數劍只是虛招，待對方還招，精鋼劍一收，一放，打出三招，每招全是實招。

倪天龍目光一瞥，對方三招之中，前兩招破綻一現即消，後一招破綻明顯，劍隨心意發動，劍尖指向這個破綻。

玄玄道長心寒膽駭，感覺對方來劍是自己劍招破綻所在，他精鋼劍回收，擋開來劍，劍尖順勢挺進，手揮抖動，連打出七招，三招虛招，四招實招。

倪天龍冷靜鎮定，目睹虛招不理，窺見實招破綻，揮劍即刺。

玄玄道長心驚膽震，回劍防擋，肩頭仍然中劍輕傷，連忙縱躍後退而立，臉上忽紅忽白，神情驚疑不定，他道：「你近日得到武書秘學絕技？」

倪天龍道：「天龍武學，全是自學獨研，潛思創新的。」

玄玄道長嘆道：「老道完全心服。」

空空神僧是當世武學宗師大家，從神尼道長所敗，知道天龍武功神精所在，於是還招反擊。

他出場與倪天龍交手，不先出手發招，只是防守閃避，任由對方進攻。

倪天龍武功「後發制人」神精所在，是：敵不動，我不動，敵先動，我後動，後發先至，進則虛，還則實，窺破綻而擊之。

空空神僧首先忍耐不住，出手發招，先是虛招試探，繼後實招連發，手足並用，左拳右掌，一口氣打出十二招！

倪天龍目注空空神僧來招而動，同時，連見對方五個破綻，雙手拳掌進擊五招。

空空神僧運動全力攻擊，雙手揮擋，方能震開倪天龍來招，但已然險象橫生，狼狽萬分。他不敢再出手發招了，又是防守閃避，間中打出虛招。

這時雙方虛招游鬥，兩人既比武功，又比智謀，更比忍力耐性，五十回合後，還是空空神僧不能忍耐，大喝一聲，連發實招，雙足連環踢出六招，雙手拳掌打出十二招，先後共十八招！

倪天龍武功「後發制人」絕學，最厲害所在是：對方發招越多，破綻越多，功勁越猛，破綻越大，空空神僧足、手打出十八招，倪天龍眼見十個破綻，雙手隨即點打進襲十個破綻的弱點。

空空神僧力能抵擋倪天龍八招，最後兩個破綻中招，雖他功力深厚，加上對方功勁未盡全力，他中拳掌而無傷，但已是慘敗了！

空空神僧心灰意冷，傲氣全消，黯然道：「你精武神功，老僧不敵敗了！」

黑白教各人見教主只半個月，竟連敗當世三大高手，不禁雀躍振奮。

靜音神尼道：「倪教主這身精武神功，正好對抗外來强敵！」

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雖然一個剛烈自負，一個目空江湖傲視武林，然而心胸並非狹窄，他倆敗而不怒，在行途中與倪天龍有說有笑，論武研功，十分投契。

倪天龍、神僧、老道、神尼等人物，到達泰山頂峯，只見天台四週黑壓壓，盡是人頭身影，不下五六百人，站立下坐，各佔其半，雜亂聲浪，震動山峯。

泰山頂峯天台，天然而生，空地廣闊，地生青草，只有四週石柱是人工所成。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會武，就在天台空地交手。

天台北方，橫掛一幅絲綢橫布，斗大字寫上：「三方會武」四個大字。

北、東、西三方各擺放十數張木椅，現時是空無人坐。

白道盟主方世雄步出天台中央，只見他屹立如山，神威凜凜，顧盼自豪，四週頓時响起人聲掌聲，他伸手連揮，示意人羣止聲，然後道：「今天，我中土武林面臨榮辱生死關頭，方某人、司馬夫人、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音神尼，倪天龍六人，誓爲聲譽而戰，保衛聲譽而死！」四週人羣又响起了人聲掌聲。

方世雄又道：「請司馬夫人、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音神尼、倪天龍五位入座。」

在四週震天的掌聲人聲中，五人先後步出，在北方各自坐下，方世雄坐在爲首中央，有人飛步奔來稟報，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分從東西路上山，四週人羣聞言，議論之聲响遍山峯。

正在此時，東西方傳來陣陣怪

聲長笑，各方飛來三條人影，一閃即至，身形之快，非筆墨所能形容。

六個人站立空地，東方三個胖而矮，手足短小，相貌十分相似，所不同者分別在年紀。

西方三個高而瘦，年分青、壯年，身形大小相仿，但模樣衣裝各不同，一個是蒙古人，一個是吐蕃人，另一個是碧眼高鼻，一望而知是北方外國異族人物。

方世雄向三矮者道：「三位可是東洋太陽會人物？」

年輕矮者冷傲道：「明知故問，多餘的廢話。」

三個矮者相貌言語，與中土的人物較接近相同。

方世雄道：「請問三位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壯年矮者眼望天空道：「咱們是三兄弟，田大郎、田二郎、田三郎，同是太陽會會主徒弟。」

方世雄道：「令師何以不來？」

中年矮者田大郎怪聲大笑，高傲道：「咱們師父說，中土武林乃爛泥散沙，無須他親來，咱們三兄弟力足有餘。」

方世雄心中大怒，但沒有發作出來，他轉過身去，眼望三個高大者道：「三位西域天池派高人，請道出尊姓大名！」

年輕高者蒙古人，口音生硬說道：「我們三人，同是天池派掌門弟子。」

壯年吐蕃人用華語道：「我叫布拉格。」指着年輕那個道：「他叫木浩特，是我師弟。」又指壯年高大者道：「他叫古刹夫是我們的大師兄！」

方世雄道：「貴派掌門人爲何不來？」

中年高大者古刹夫怪笑道：「我派掌門人說：『中土武林武功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招式全贏，打鬥全輸。』我們三師兄弟，可以橫掃中土武林，打得你們落花流水。」

古刹夫自說自笑，兩個師弟同聲怪笑，東方三個矮者同時拍掌大笑。

四週中土武林人物見六人目空一切，高傲無視，已然怒氣沖天，更聽他們出言輕蔑中土武林，侮辱中土武林，人羣個個破口大駡，噓聲叱喝！

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今次同約有備而來，兩方會主掌門沒有親來，但來者全是會、派中一等一的高手，更是英年當行之人物，估計已能穩勝無敗。

當年兩方曾向中土武林挑戰，由於當時不知中土武功高深，是以定約在北境地方，三方各派一人會武，中土武林前任盟主司馬雙城赴約應戰，力敗重傷而歸，兩方明知中土武功實力，近年得知中土武林武功日退，高手凋零，是以兩方各派三人親來挑戰，深知此次足踏中土而來，必能橫掃中土武林。

田大郎笑對天池派三師兄弟道：「三位兄弟，咱們比賽論勝如何？」

古刹夫道：「如何論勝？咱們比武交手？」

田大郎道：「你我雙方，今次是向中土武林挑戰而來，咱們日後另約會武，我說比賽論勝，是看誰方殺人最多，誰方就是得勝。」

古刹夫道：「很好很好！我們各顯武功，讓中土武林人士開開眼界吧！」

靜音神尼起座步出，怒聲道：「你們一方侮辱我中土武林爛泥散沙，一方輕視我中土武功中看不中用，老尼首先應戰，那一位先出來動手？」

太陽會田三郎道：「我打第一場！」

田大郎、田二郎在東面木椅坐了下來，古刹夫師兄弟步向西方，也各自坐了下來。

田氏三兄弟同是腰掛長刀，田三郎抽出長刀，刀又長又大，名叫東洋刀，他傲然道：「老尼姑，看妳這把年紀，讓妳先打我。」

靜音神尼聽他口出無禮，狂言滿口，心中氣怒，抖動拂塵，拂毛筆直，分向對方大穴死脈點去！

田三郎冷笑一聲，身形逼進，雙手握刀，猛然橫劈，刀招劈打拂掃，刀式切斬腰身，力大勢兇，鋒銳不可擋。

靜音神尼不敢擋架，飛身躍高躲避，他翻手拖刀，從下往上猛抖，她腰身一扭一伸，已然斜飛出去，他踏步進攻，挺刀交錯揮動，刷刷刷，一連六刀，刀招猛兇無比，惡毒狠辣！

靜音神尼出手已處被動下風，她一連幾步退後，消解對方東洋長刀來勢，突然全身飛高，足上頭下，拂塵散開，當空罩襲下來！

田三郎揮刀舞動，刀鋒削斬拂塵，只聽「絲絲絲」聲響，拂毛根根碎斷，靜音神尼手中只是一段木棍。

靜音神尼提木棍進擊，直取田三郎咽喉，他舉刀迎擋，木棍斷開爲二。

靜音神尼雙手一抄，接住兩截木棍，隨即甩出，兩截木棍便如飛擊向田三郎雙目。

田三郎沉身低頭，避過雙截木棍，同時刀招連出，交錯向靜音神尼全身上下揮斬！

靜音神尼手無拂塵，雙手空空，她不慌不忙，使出空手入白刃的武功，向田三郎奪刀點穴，拳打掌

擊。

田三郎大喝聲中，東洋刀拖割揮斬，一口氣連打出二三十招，刀法神威厲害，刀招惡毒狠辣，靜音神尼一個閃避不及，肩臂中刀，鮮血湧流。

靜音神尼突起右腳，踢飛東洋刀，田三郎左手抄接，竟然捉住來足，她左腳飛踢，他右手抄接，又捉住來足，她雙腳被捉，急忙一挺腰身，雙手成指，取點對方雙目！

田三郎將頭後仰，雙手仍然捉住對方雙腳，猛力向右外拉，竟要硬生生撕開靜音神尼！

靜音神尼雙手化掌，齊斬田三郎頭頸，他避無可避，眼看他要中掌頭斷，她雙腳被撕開兩段，出現兩敗俱傷慘劇。

說時遲那時快，在這電光火石，千鈞一髮之際，他放開雙腳，雙手往下迎抵，硬碰對方來掌，同時左腳飛出，猛踢她心胸。

靜音神尼躲避不及，心胸已中一腳，全身飛跌倒地，口中狂噴鮮血，身體抖動幾下，竟然閉目氣絕。

四週人羣目睹驚心動魄生死搏鬥，個個心生恐慌，一時無人敢出聲，全場死寂。

靜音神尼是中土武林當世三大高手之一，竟當場命喪在田三郎手上，太陽會武功之高強，已然可見。

太陽會武功惡毒狠辣，武招簡單實用，東洋刀祇有交錯揮斬，削劈劃砍，却招招厲害、要命！

西域天池三師兄弟，蒙古人木浩特起身出來，笑道：「太陽會武功果然厲害高強，我也要殺一人給三位看看。」

田三郎拾回東洋刀，滿臉得意走回座位而坐下！

玄玄道長手提精鋼劍，步出來道：「老道會會天池派武功！」

木浩特從腰間取出兵刃，原來是一柄勾劍，劍身彎曲，劍嘴開叉爲三尖，中尖鋒銳，左右兩尖勾捲，模樣甚是怪奇，他傲然道：「老道士，先請你出手！」

玄玄道長也不客氣，虛打出一劍，木浩特突倒立全身，腳上頭下，左手撐地，右手勾劍擋住來劍，上面雙腳交錯猛向對方頭部扭絞！

玄玄道長後退幾步，避過來腳，木浩特緊逼而進，雙腳連環踢出，玄玄道長揮劍橫斬對方雙腳，木浩特雙腳下縮，翻身而立，勾劍進刺，直取下陰。

木浩特這種邪異奇怪武功，中土武林無人曾見，羣雄同感震驚，頓時響起一陣哄喧人聲。

玄玄道長抖動精鋼長劍，打出一個個劍圈，當空向對方罩來，木浩特冷笑了一聲，他揮舞勾劍，向劍圈交錯划出去，劍圈隨即消散，勾劍左尖勾住精鋼劍，玄玄道長大驚，急忙回手收劍，同時運功勁將勾劍吸過來，木浩特不收而放，並且加勁將勾劍推來。

玄玄道長本想手奪來劍，但勾劍來勢兇猛，連忙將精鋼劍向右猛揮，一心要震脫勾劍，誰知木浩特同樣將勾劍往同方向猛送，同時身隨劍動，連人帶劍飛去，衝力反把精鋼劍帶去。

玄玄道長想要奪回精鋼劍，但已來不及，木浩特勾劍揮動，精鋼劍竟然折斷。

玄玄道長猛吸一口氣，大喝一聲，雙掌運足功勁打去。木浩特左掌拍來，兩股掌風衝激發出「蓬」然聲響，各自閃身後退。

木浩特左掌吐放，又拍出一掌，玄玄道長雙掌推打，雙方手掌硬碰，又是「蓬」一聲響，木浩特右手勾劍突然脫手飛出，直向對方心胸刺來，玄玄道長雙掌被對方左掌吸住，一時抽收不開，身體閃避不及，心胸已然中劍，痛叫一聲跌倒在地上，只見他心胸鮮血湧出，轉眼已然身亡。

天台四週人羣，響起了一陣驚叫聲與怒駡聲，聲語久久不止。

木浩特得意洋洋，目瞧太陽會三兄弟道：「我天池派武功如何？」

田大郎點頭道：「果然厲害，果然厲害。」

田二郎提東洋刀而出，向北方道：「你們，誰敢與我決一死戰？」

空空神僧步出，雙手拿一串佛珠，這是他獨有的武器，唸珠是玄鐵精鋼煉成，可擋刀劍，他與人交手甚少用武器，多少年來還是第一次。

田二郎橫刀定立，輕笑道：「老和尚，看你一把年紀，我就讓你一招吧。」

空空神僧說聲「阿彌陀佛」，右手一揮，鐵唸珠當空向對方套來，田二郎東洋刀挺擧，硬砍唸珠，空空神僧將唸珠交錯揮動，已然纏住來刀，順勢猛力斜摔，想要把來刀打飛。

田二郎突將刀脫手甩飛，大出空空神僧意料，右手拿不住唸珠，東洋刀與唸珠同時脫手飛去。

田二郎雙手成拳，打出兩拳，空空神僧同是雙手化拳，拳出兩招，四拳兩手撞激，只聽「砰」然巨響，雙方身退半步。

田二郎雙拳化掌，猛拍打出，空空神僧同樣雙拳成掌，直推過來，四掌硬碰，「啪」聲一响，田二郎雙手化掌爲指，猛向對方掌心點去，空空神僧變指不及，化拳又太遲，雙手已被點中，只見他掌心各自冒出一條血絲！

田二郎得勢不饒人，他雙手拳

掌連環打出，空空神僧雙手受傷，不敢硬碰，左右閃避，躲開來招，田二郎拳掌交錯，呼呼聲响，一口氣打出二十招。

空空神僧避閃了十八招，最後兩招躲閃不及，只得雙手硬碰相撞，但聽「砰啪」連聲，他雙手隨即折斷。

田二郎揮動拳掌，閃電拍擊一招，空空神僧身中四招，口中狂噴鮮血，倒地而死。

太陽會與天池派武功，一方惡狠毒辣，一方邪怪奇異，兩方厲害高強相同，尤其相同的是：出手動武，勝敗轉眼決定，生死立見。

中土武林一方連敗三場，而且在一時辰之內，當世三大高手先後死亡，四週中土羣雄親眼目睹，個個心寒膽裂，無不驚慌恐懼。

倪天龍自始至終全神貫注三方生死搏鬥，對於強敵兩方武功招武，已然見知。他握劍步出，朗聲道：「我來與你們比武交手，誰出來？」

天池派吐蕃人布拉格走了出來，冷笑道：「年輕人，你太年輕了，絕不是我們的對手，還是退下去吧！」

倪天龍道：「我指名向你挑戰，你敢不敢應戰？」

布拉格怒道：「你不怕死，我就成全你。」

倪天龍故意激怒對方，冷笑道：「你年紀比我大，我就讓你一招吧！」

布拉格怒聲怪叫，取出兵刃，同是一把勾劍，他勾劍向對方頭部、頸部揮來，倪天龍沉步矮身，輕易避過勾劍，布拉格抖劍斜削，倪天龍身子斜側，從容閃開。

布拉格抖劍揮勾長劍，倪天龍知勾劍厲害，不敢與勾劍鋒尖擊碰，長劍貼住對方劍背，劍鋒滑刺對方手腕，布拉格突然全身倒地，揮舞勾劍滾來。

倪天龍對於這類似中土「地堂刀」武功，向側一閃，已然化解來招，那知布拉格突然飛身彈起，圍繞倪天龍上下左右旋轉，而且越轉越快，越旋越速，旁人看來，只見一團形影，不見人身。

倪天龍明知對方這古怪武功，目的是令人頭昏目眩，乘機出劍進擊，他抖劍上下左右揮動，全身立定不動，任由敵人旋轉，布拉格旋至對方身後，挺劍就刺。

倪天龍早已料知，他突然全身躍飛，一個倒轉縱到對方身後，伸劍刺去。

布拉格那裡想到倪天龍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招，當下不敢大意輕敵，使出西域天池派武功絕技，只見他劍法邪怪奇異，武招變化百出，出人意料，不可思議。

倪天龍對付西域天池派武功，想出一個抗敵之法，就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他全然不理對方的邪怪奇異，對於來招武功，虛式視若無睹，實招劍擋身走，他展開了「天龍五招式」劍法，中出一劍，左右一劍，上下一劍，既能護身防守，又能攻敵進擊，已然立於不敗之地，由於布拉格武功劍法邪怪奇異，倪天龍一時難窺敵方破綻而擊之，更難見對方缺點所在，因而不能勝敵。

布拉格邪怪奇異的武功劍法，對於倪天龍全然失效，無奈他何，難傷他身，是以兩人激鬥了一百回合，仍然難分勝負。

古刹夫喝道：「布拉格，你暫且先退回來吧！」

布拉格聞聲聽令，收劍身退，回位而坐！

中土武功迎戰四場，三敗一和，羣雄目睹倪天龍力戰不敗，同感振奮，不約而同吶喊助威，喝采叫好，掌聲轟雷歡迎他回座。

倪天龍對司馬夫人道：「司馬夫人，聽聞妳學成武林絕世輕功『天縱飄行』，只要不讓敵人近身纏鬥，憑妳這身輕功足可不敗。」

倪天龍言含兩意，一方面讚她輕功身法，另方面暗示對付敵人之方法，司馬夫人當然明白，她道：「倪教主點出抗敵之法，小婦人感激。」

倪天龍道：「在下不敢，不敢！」

太陽會大師兄田大郎出場，他威風凜凜，目光向北方掃來，大聲說：「你們，誰出來送死？」

司馬夫人提劍走了出來，白衣飄飄，如仙若神，田大郎目呆口定，驚讚道：「世間竟有如此美人，美人兒，我不忍殺妳，妳退下吧！」

司馬夫人嬌叱道：「廢話少說，進招吧！」

田大郎雙眼賊溜溜向她身上上下注視，笑嘻嘻道：「妳這張臉太美，讓我摸一摸。」說着，伸手摸來。

司馬夫人揮劍斬去，田太郎連忙縮手，但劍來得太快，他手雖收得快，指尖仍被斬中，鮮血直冒，他氣得哇哇怪叫，揮動東洋刀，從上而下向她劈來！

司馬夫人展開劍法，只見她劍法隨意從心，自由揮洒，劍招天然而生，自然而成，劍術果眞如仙比方飛鳳、凌飛狐高深一籌，同時使出「天縱飄行」絕世輕功身法，只見她步法左右前後走動，身形上下凌空飛舞，確眞是如天縱飄行，其姿態之美妙，步法之神奇，身形之輕飄，眞如仙女女神。

田大郎不論功勁、武招、刀法，都遠在兩個弟弟之上，武功更比司馬夫人更高深、更強，她決難打敗他，但他遇着她這獨步千古「天縱飄行」，當眞無可奈何。他多次欺身進逼發招，想近身纏打，但總是難近她身，連她衣衫也沾不着，因此，兩人打鬥了一百多招，不分勝負，平手和局，各自收步退身。

中土四週羣雄衆聲向司馬夫人喝采叫好，响起轟雷掌聲歡迎她。

天池派古刹夫出場，他右手同時一把勾劍，左手指方世雄道：「聽說你是中土武林第一人，武功蓋世無敵，我要見識見識。」

方世雄起座而出，他手上的寶劍精光四射，多年以來，他今日第一次使用。

他走出場，四週人羣頓時人聲哄動，中土武林一方，三敗二和，這是最後一場第六場，他勝敗生死，關係中土武林榮辱聲譽，是以羣雄個個心跳緊張，心情沉重。

方世雄道：「你是客，我是主，讓你先發招。」

古刹夫一個旋轉，全身滚動，突然打出一劍，刺向對方心胸。

方世雄揮劍挺進，劍貼勾劍，順勢斜削，叮噹一聲，勾劍左尖應聲而落，古刹夫一驚，知對方是柄寶刃，連忙收劍。

方世雄寶劍翻捲，同是斜削，勾劍右尖又折斷。古刹夫勾劍三尖，只剩有中央一尖。

古刹夫勾劍被削斷，並不慌急，他運功勁揮勾劍，方世雄舉劍抵擋，只聽叮噹連聲，雙劍碰撞，火花四射，方世雄以爲勾劍必斷，望去非但完好無缺，反而震得自己手腕一陣酸痲，敵方功勁之深厚，令他暗中震驚。

古刹夫初遇勁敵，當下使出天池派武功絕學劍法，只見他武功之邪，劍法之怪，招式之奇，步法之異，簡直匪夷所思。

他兩個師弟的武功，已然是邪怪驚人，奇異無比，而他更是邪怪奇異，他忽然倒立旋轉，步法橫空穿竄，身法上下亂動，令人眼花目眩，頭昏心亂。他劍法招式，倏忽斜横，突而曲折，突然彎曲，在場羣雄前所未見，中土武學全然所無。

方世雄心神專一，眼神貫注，展開他生平絕學，獨步江湖武林的「風雷劍法」，只見他劍出像火光，劍招若閃電，劍氣似飛瀑，劍聲如風雷，風响如雷鳴，震山撼谷，四週觀戰羣雄耳聾心跳，痛苦難受，個個或以雙手掩耳，或以布物塞耳。

泰山天台中央空地，方世雄古刹夫二人身影交錯，劍光飛舞，各展生平所學，打得石破天驚，天昏地暗，日月變色。

在激鬥中，方世雄突左掌指出，古刹夫左拳還打，拳掌相撞，各不相讓。

方世雄左腳飛踢，古刹夫左腳迎擋，足腳相碰，各自退後。

古刹夫右腳勾劌，踢向對方右腕，方世雄閃避微慢，竟然右腕中腳，寶劍脫手飛去。

古刹夫大喜之際，方世雄突飛起左腳，古刹夫向右閃，方世雄右掌突從左足下打出，這掌突然而發，出人意外，古刹夫躲避不及，手擋劍擊已遲，心胸中掌，騰身後退。

方世雄有意右手中腳劍脫，故行險着，果然制敵而勝，打中了古刹夫一掌。

中土羣雄見方世雄打勝，頓時响起震動山谷之拍掌聲與歡呼聲，久久不停止。

古刹夫心胸中掌，雖然蓄聚功勁心胸，並無受傷吐血，但內裡仍然一陣翻騰，久久說不出話來。

經過了一陣調息，才能開口道：「你僥倖勝我一招，全是用計行險，勝之不武。」

方世雄冷笑道：「你我勝敗已憑武功決定，何用多說！」

田大郎道：「我方兩勝一和，天池派一勝一和，你們中土武林一勝兩和三敗，而且三人死亡，這是我們兩方勝，你們敗！」

古刹夫道：「你們中土武林精銳盡出，我們兩方只是三人而來，優劣強弱已然明朗。」

田大郎道：「今日三方會武，暫且結束，日後我會會主、天池派掌門，聯袂親來中土，橫掃你們中土武林！」

古刹夫道：「日後我們兩方盡出精銳，非要把你們打得落花流水不可！」

田大郎道：「我們兩方會主掌門，日後親來中土，要領導你們中土武林，統治你們江湖！」

古刹夫道：「三位田兄，我們各自回去，就此別過，他日再來中土。」說完，他向兩個師兄弟招呼，三條人影閃動，朝西方飛奔下山而去了。

田大郎對兩個弟弟揮手，三兄弟施展輕功，向東方縱躍下山而去。

*　*　*

天台空地，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音神尼三具屍體在眼前，四週羣雄個個嘆息落淚，黯然神傷。

方世雄吩咐徒弟將三位屍首埋葬，地點在天台北方附近。

方世雄高聲道：「今日三方會武，我方代表各人盡力而戰，僥倖不負各位期望，司馬夫人、倪天龍不敗能和，方某人險勝一場，幸能保衛中土武林聲譽。」

羣雄熱烈拍掌，响起一陣歡呼！

方世雄道：「空空神僧、玄玄道長、靜音神尼，三位爲中土武林聲譽而死，我們表示敬悼，大家請起立，向他們禮拜致敬！」

四週羣雄個個肅立，面向北方，目朝新墳，三拜致敬。

方世雄大聲道：「强敵兩方今次各三人而來，我方已然戰敗人亡，日後敵方會主、掌門精銳全出，我們必難抗敵，爲保衛中土武林，我方首先必要團結一致，然後再謀抗敵之法。」

羣雄目視耳聽，無人出聲說話。

方世雄續道：「我方中土武林，正面臨榮辱生死關頭，竟有人要將江湖武林分裂，圖把天下二分，創教聯幫對抗白道盟，並與方某人敵對，此人正是『天龍神君』黑白教主倪天龍。」

方世雄利用江湖武林羣雄齊集泰山機會，說服天下英雄好漢歸心向他，參加他所領導的白道盟，企望當衆除去倪天龍，達到毀滅黑白教的目的。

倪天龍不急忙出聲說話，靜聽方世雄發言。

方世雄又道：「我方某人決不容許倪天龍天下二分，分裂江湖武林，諸位以爲如何？」

白道盟人物齊聲附和，黑道人物衆聲反對，各家各派人物大多無聲無言，表示中立。

方世雄道：「我方某人爲江湖武林造福，不想殺害倪天龍，不願毀滅黑白教，只要他肯歸投，使黑白教參加白道盟，各位，請聽倪天龍有何話說？」

倪天龍步出中央，朗聲道：

「倪天龍之志，黑白教抱負目的，已然傳遍江湖武林，各位已有聽聞。方盟主與我志不同，是以不向他歸投，不參加白道盟，方盟主認爲白道盟是正，黑道是邪，白道人物是善，黑道人物是惡，我以爲黑白同道，其道是正是邪，不在道，而在人，其人是善是惡，不但聽其言而要觀其行。

「方盟主所說團結統一，就是先安內然後對外，所謂先安內然後對外，實在是排除異己，殺害他人，要黑道人物向他投降，各家各派人物對他服從，天下好漢英雄歸他領導，江湖武林全在他一人統治之下，對於反對他、不滿他、不敬他的人視爲敵人。

「我倪天龍，主張不分家派，黑白同道，江湖團結，武林統一，天下一家。諸位請評評方盟主與我，誰是眞正分裂武林江湖，誰眞正造成天下二分？誰之志、抱負，目的是眞正造福、改造、挽救中土武林？」

倪天龍這番話，黑道人物喝采歡呼，中立人物出聲叫好，白道盟人物無聲無言，但不少人同感他所言甚有情理。

方世雄眼見四週羣雄反應，內心暗自吃驚，而且大出意外，他吃驚的是：除黑道人物支持倪天龍外，各家各派中立人物，竟然偏向倪天龍方面；他所意外的是，除白道盟人物擁護他之外，竟還有衆多人物不支持他，不心向他，不歸投他。他聽倪天龍一番話後，倍覺怒恨交加。他所怒的是，倪天龍一語中的說破他心望謀想。

他所恨的是，倪天龍一針見血刺破他自私爲人，他眞想出手殺害倪天龍，但爲要爭取人心，只好强自壓抑下來。

在場江湖武林羣雄，白道盟人物擁護方世雄，黑道人物支持倪天龍，各門各派大多數人表示中立，場內人聲雜亂，哄鬧喧嘩。

司馬夫人道：「各位，請聽小婦人一言。」她說話聲不高，聲音不大，然而壓蓋羣雄聲音，四週每人清晰可聞，可知其內功深厚。

羣雄聽見司馬夫人說話，個個肅然生敬，靜穆傾聽。

司馬夫人道：「方盟主與倪教主其志不同，各有擁者，天下二分，已成定局。小婦人建議，白道盟和黑白教，各行各志，求同存異，和平共處，諸位以爲如何？」

羣雄衆口齊聲，表示同意，方世雄計謀落空，無可奈何，怒瞪倪天龍一眼，冷哼一聲，他大聲道：「今日三方會武，現在結束！」說完，即轉身而去。

司馬夫人恐防方世雄暗害倪天龍，遂向他道：「倪教主，小婦人與你們一同下山如何？」

倪天龍知她心意，恭敬道：「天龍求之不得。」

倪天龍領同凌飛狐、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下山，並向司馬夫人引見介紹。

司馬夫人拉着凌飛狐，並肩走在最後，她美目凝視着她道：「倪夫人，妳好美啊！」

凌飛狐笑道：「司馬夫人，妳美如天仙女神，小妹是凡人俗女，怎能及得妳萬一？」

司馬夫人嫣然道：「比起妳，小婦人已老了！」

凌飛狐道：「小妹今年二十，妳最多二十五。」

司馬夫人道：「不！小婦人已三十了。」

凌飛狐道：「小妹如在三十那年，有妳如此年輕，可眞開心了。」

司馬夫人握住凌飛狐玉手道：「妳人美，嘴又甜。」

凌飛狐對司馬夫人敬如仙女女神，以爲高不可攀，那知道她爲人如此隨和，不由喜悅道：「司馬夫人，小妹叫妳姊姊，好麼？」

司馬夫人含笑道：「我以後叫妳小妹吧！」

凌飛狐高興得握了司馬夫人玉手，親熱道：「姊姊，我的好姊姊！」

下山後，凌飛狐邀請司馬夫人到余家莊，她因有事要辦，表示改日再來訪她。

司馬夫人白衣飄飄，一個人離去了。

* * *

倪天龍等人回到湘江山林，沿路步行歸去，走返余家莊，衆人向前遙望，眼裡景物觸目驚心，只見余家莊屋毀房倒，墻破瓦碎，樹枯枝折，焦乾花葉滿地，可想而知這裡經過火燒，所有一切屋物盡毀了！

倪天龍第一個飛步縱去，沿余家莊巡視一週，發現屋內物件盡毀，空無一人，他高聲叫道：「余耕農，余耕農，右副教主，右副教主！」只聽山谷回音，四野無人應聲。

六人淚湧雙目，悲痛定呆，郭大奇痛哭失聲道：「教主，本教已盡被破毀。」

凌飛狐咽聲道：「右副教主及其家人婢僕、中副教主夫人、左副教主夫人、左護教夫人，以及本教之徒，恐怕已全部死亡！」

李天生悲憤道：「本教有百多人，已然無一人存生？」

史華武懣恨道：「是誰要毀本教？誰殺害本教之徒？」

韋希凡帶淚道：「教主，是否方世雄所爲？」

倪天龍含淚道：「一定是他指使所爲！」他伸手向一棵樹拍去，樹枝應聲折倒了。又道：「我經驗不足，想不到方世雄會派人偷襲本教，我萬分內疚！」

韋希凡道：「教主不要自疚，任誰亦難預料，方世雄乃白道盟主，竟會做出如此卑鄙行爲！」

郭大奇憤恨道：「咱們立即去找方世雄復仇。」

李天生大聲道：「對，咱們馬上去找方世雄爲教友復仇！」

史華武道：「咱們現在立刻動身就去。」

韋希凡搖頭道：「咱們無憑無據，更無活口，他死口不認，怎能奈何他？」

倪天龍出道以來，當黑白教主後，第一次遭遇突然慘變，一時眞不知何去何從。

他壓住悲傷感情，開始冷靜思想應付之法。他向李天生道：「右護教，你去四週巡查，看是否有傷亡之人。」又對史華武道：「左護教，你往附近山林人家打探，是否有人知道此事？」又吩咐郭大奇道：「左副教主，你到屋內外細心找尋看看可有證物？」

李、史、郭三人聽令而去，各自執行任務。

凌飛狐道：「我教有百多人，又有右副教主主持，這裡又是余家莊，除方世雄外，誰能偷襲本教，暗害教中人？」

倪天龍道：「方世雄在泰山三方會武後，就想毀滅咱們，因爲有司馬夫人在，所以不敢動手。」

韋希凡道：「他乘咱們六人赴泰山，派人來暗襲本教，此計何其毒也！」

郭、李、史三人先後回來，相同結果，一無所獲。

倪天龍率領五人步上山峯，站立山崖，下望余家莊，目睹屋破房毀，墻倒樹枯，空洞慘然，各人想到敵我雙方，所發生的那場死亡打鬥，更感悲痛不禁落淚。

郭大奇痛恨的道：「方世雄眞是心狠手辣的……」

突然山下傳來一聲冷笑，飄來一個聲音道：「自古道無毒不丈夫，方某人何止要毀滅邪教，現在還要追殺你們六人！」

倪天龍道：「方世雄來了！」

方世雄人隨聲至，他身後跟來愛女方飛鳳、首徒胡百刀，還有玉面金槍伍浩清、華山掌門陳先法、青城派掌門青觀道士，崑崙派掌門孔松齡。

倪天龍目視方世雄，憤然道：「你乃白道盟之主，竟做出如此卑鄙無耻之事，還有何面何顏？」

方世雄冷笑道：「對你黑道邪教，難道還講甚麼仁義道德？」

韋希凡道：「教主，在泰山當日，不見伍浩清、陳先法、青觀道士、孔松齡四人，我教中人必是他們四人所殺！」

陳先法哈哈大笑道：「你說得對，你們教毀人亡正是咱們四人所爲。」

郭大奇暴喝一聲，舉刀猛向陳先法砍去！

倪天龍命令道：「打！」他挺劍刺向方世雄。

凌飛狐鬥方飛鳳，韋希凡打胡百刀，史華武力敵伍浩清、孔松齡兩人，李天生鬥青觀道士。

山崖之上，但聽刀劍叮噹，拳掌呼呼，斥喝叫聲，只見十三個人影，交錯旋走，左右奔動，上下飛縱。雙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生死存亡激鬥。

倪天龍武功雖難敵方世雄，但他拚命力鬥，捨生死戰，方世雄一時未能殺他。

凌飛狐、方飛鳳兩人武功相等

，難分高下，打個平分春色。

韋希凡武功勝胡百刀一籌，後者已然處於下風，快要負敗。

史華武以一敵二，猶佔主動上風，然而未能擊斃伍浩清、孔松齡二人。

郭大奇功力遠勝陳先法，後者已是險象橫生，性命亡危。

李天生武功比青觀道士高深，後者負敗已成局。

郭大奇首先打勝，他大刀一揮，陳先法中刀身亡。繼而李天生擊斃青觀道士，再後史華武左手取伍浩清首級，右手拿孔松齡人頭。

胡百刀全力抵擋，敗而未死，凌、方二女仍然難分勝負，倪天龍身處下風，力敵方世雄這個萬惡梟雄。

這時，方世雄目見己方七死其四，首徒胡百刀快要不敵，只有方飛鳳穩打穩紮，應付自如，當下運足功勁，手劍並用，使出絕學殺招，劍出「狂風落葉」，打脫對方長劍，左手「雷電追雲」，掌拍對方心胸。

倪天龍避擋不及，心胸中掌，口吐鮮血，重傷而倒。

方世雄身形閃動，出拳打中韋希凡，解救胡百刀險厄，韋希凡中拳而倒。

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三人聯手鬥方世雄，只見他劍手揮動，三人全部中招而倒。

方世雄伸指連點，點中凌飛狐三個穴道，她身手不能動！

方世雄道：「妖狐魔女，妳如肯接受一個條件，方某人饒妳不死！」

凌飛狐閉目不視，無言無語，神態自若。

方世雄道：「妳當衆聲言，離開倪天龍，與他斬斷夫妻關係，妳可活命，快說話！」

凌飛狐美目張開，含笑道：「我是倪天龍妻子，雖死是生，我離開愛夫郎君，雖生是死。」

方世雄冷笑一聲，左手揮拍，凌飛狐整個人飛去，跌落山崖之下，只聽她叫出「天龍」！兩字，已然聲斷人消！

方世雄眼望山崖，哈哈大笑，回頭一看，只見胡百刀坐地閉目運功調息，却不見愛女方飛鳳，目光投去，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四人躺倒地上，竟不見倪天龍！

方世雄叫道：「鳳兒？妳在何處？」

胡百刀眼開身起，問道：「師父，師妹在哪裡？」

方世雄道：「你不見師妹走去哪裡？」

胡百刀搖搖頭道：「徒兒正在運功調息……」

方世雄又問道：「倪天龍人呢？」

胡百刀驚詫地說：「他分明重傷倒地……」

方世雄道：「鳳兒擄走倪天龍，分頭快追！」說罷，步身飛躍，人影閃動，已在山下！

胡百刀朝另方面走去，他暗戀師妹多年，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但對她仍然痴心一片，此時發覺師妹救走倪天龍，他內心怒恨交加，他誓言要殺死倪天龍，以報奪愛之恨。

方飛鳳對倪天龍一見鍾情，自知他與凌飛狐成親，她芳心盡碎，美夢幻滅。然而，她對他情深難禁，每日思戀他，又怨恨他。

他父親此來殺害倪天龍，她隨來暗中相救。倪天龍不敵傷重倒地，她乘人不覺，背他就走。

她一口氣奔下山，拐彎向樹林而走，來到樹林隱蔽地方，放下倪天龍，見他暈迷不醒，驚急萬分，取出丸丹，餵他服食。

她解開他上衣，見他心胸有個瘀黑掌印，現狀恐怖，不禁驚叫，忙伸玉手在他心胸撫揉，但瘀黑掌印不消。

經過一個時辰，倪天龍醒來，睜眼一見是方飛鳳，忙道：「我夫人呢？還有他們幾個？」

方飛鳳哼聲道：「我不顧一切救你，你不感謝一聲，本姑娘偏不說。」

倪天龍怒目瞪她，她慢聲道：「妳夫人，還有那四個，全被我爹殺死啦！」

倪天龍淚湧滿眼，戰聲道：「妳……此話可眞？」

方飛鳳道：「如非我救你，你已死在我爹劍下。」

愛妻逝世，戰友命斃，倪天龍悲痛難禁，失聲痛哭，他回憶新婚燕爾，嬌妻濃情蜜意，天龍更傷悲欲絕，痛不欲生，他欲站起，却軟弱無力跌倒，他忽開口吐出鮮血來！

方飛鳳慌忙扶住他，戰聲道：「你！你怎麼樣呀……」

倪天龍道：「誰要妳來救我？」

方飛鳳道：「你不要我相救，我偏要救你！」

倪天龍說道：「妳父殺我妻，斃我友，此仇此恨，不殺妳父，誓不爲人！」

方飛鳳道：「你武功不及我爹爹，目前還是暫隱練功，期諸異日……」

倪天龍冷哼一聲，閉目運功，以內功療治內傷。

方飛鳳長長嘆氣道：「天既生倪天龍，爲何又生方世雄？」

倪天龍無語。

方飛鳳道：「此非養傷之所，我爹快追來，我扶你另找安全之地方。」

倪天龍道：「誰要妳關心，妳自己走吧！」

方飛鳳嗔道：「你不想我關心，我偏要關心，你要我走，我偏不走。」

方飛鳳叛父相救，眞情盡露，倪天龍自感出言斥喝，亦屬不該，他張目感激望她，不禁長長嘆氣，柔聲道：「方姑娘，這又何必呢？」

方飛鳳輕聲道：「在你心目中，只有一個凌飛狐？」

倪天龍道：「妳對我的心，我甚是感激。在我心中，只有愛我妻子一人！」

方飛鳳道：「天下人間，難道除她外，無一美人？」

倪天龍道：「如論美貌，司馬夫人第一，妳貌比我妻美，然而我與我妻此生有情緣。」

方飛鳳耳聽「情緣」二字，不禁嘆氣道：「倪公子，小妹問你一句話，望你實答。」

倪天龍道：「妳說吧！」

方飛鳳低聲道：「你第一次見我，當眞全無印象？」

倪天龍道：「妳美貌絕色，我怎能不心動？祇是妳乃方世雄之女……」

方飛鳳吟沉道：「要是小妹非他女兒呢？」

倪天龍道：「妳相信情緣麼？異性之間除情外，還要有緣。」

方飛鳳道：「你與小妹無情緣？」

倪天龍道：「有緣無情徒然空嘆，有情無緣更無可奈何！」

方飛鳳低首沉思，嘆氣不語。

倪天龍道：「方姑娘……」

方飛鳳道：「倪公子，只要你心中有我，小妹芳心已足。」

倪天龍道：「妳還是走吧！」

方飛鳳道：「我背你走。」

倪天龍道：「如此妳就攙扶我吧，我還能行走。」

方飛鳳手扶倪天龍，二人慢步而行，走出樹林，朝小路而去，突然跳出一人，正是胡百刀！

胡百刀眼見倪天龍與方飛鳳如此親密，怒恨交加，舉刀就劈！

方飛鳳挺劍嬌喝道：「師兄，住手！」

胡百刀大叫道：「師妹走開，我要殺他。」

方飛鳳道：「有我在，你敢殺他！」

胡百刀眼望師妹怒氣道：「師妹！妳……」

方飛鳳道：「我不准你殺他！」

胡百刀怒恨道：「我一定要殺他！」話落刀至，倪天龍氣力全無，避無可避。

只聽「叮噹」一聲，方飛鳳抽劍擋架，同時出劍發招，胡百刀被逼後退。

胡百刀怒極道：「師妹，妳不讓開，請恕師兄無禮！」挺刀進擊。

方飛鳳揮劍迎擋，師兄妹於是展開激戰。

胡百刀雖有殺倪天龍之心，但他武功不如師妹，心中怒恨之下，他只攻不守，只進不退，只擊不避。

方飛鳳護救倪天龍，却無傷師兄之心意，他不顧一切的猛攻猛打，她左閃右避，漸現不敵。

突然人影飛至，白衣飄飄，來者是司馬夫人。

倪天龍道：「司馬夫人？」

方飛鳳大喜道：「司馬夫人，妳來得正好，快救倪公子，我爹正要追殺他。」

司馬夫人伸出玉手，托起倪天龍就走，如飛奔去。

方飛鳳嬌喝道：「師兄，你還不快停手！」

胡百刀道：「師妹，倪天龍是你爹心腹之敵，妳竟暗中救他，妳對得起師父？」

方飛鳳道：「我不讓爹殺他！」

胡百刀道：「我知道妳對他……」

方飛鳳道：「不准你說他！」

胡百刀道：「我說自己行麼？師妹，我對妳……」

方飛鳳忙道：「我不聽，我不要聽。」

胡百刀轉身而去，突見師父飛奔而來，他忙叫道：「師父！」

方世雄大聲道：「倪天龍人呢？」

胡百刀道：「師妹救走他，弟子追殺時，師妹竟與我動武，司馬夫人乘機救他走了！」

方世雄怒道：「她又來多管閒事，倪天龍兩次大難不死，眞是令人氣憤！」

方飛鳳道：「爹！你放過他吧！」

方世雄冷哼一聲，目瞪女兒，厲聲道：「爲父問妳，妳爲何一再與我作對？」

方飛鳳不語，背過身去。

胡百刀道：「師妹鍾情倪天龍！」

方世雄怒道：「他是爲父的大敵人，我不准妳愛他。」

方飛鳳跺足嬌嗔道：「爹！」

方世雄道：「不准妳再說。」

方飛鳳心氣臉冷，飛身走了。

胡百刀道：「師父，如何處置韋希凡他們四個人？」

方飛雄道：「爲師掌傷他們，諒其性命難保，走吧！不要管他們。」

* * *

司馬夫人隱居之所，位於湘江蓮花山峯。蓮花山形狀如蓮花，且滿山遍地蓮花，故而得名，她獨身居住之地，是山峯洞天石室，洞室內冬暖夏涼，空氣流通，日光映照。

洞室外山青峯秀，林樹遍野，遠見湘江，風景極是秀麗優雅。

司馬夫人攙扶倪天龍上山，讓床給他躺，餵他服食治傷丹丸，每日以內功助他治療，經過數日，他氣力恢復，但由於方世雄出掌無情，內傷極重，仍是走動不得，更未能消去胸部瘀血掌印。

司馬夫人不避男女，不嫌污髒，每天服侍倪天龍梳洗換衣，親手餵他吃喝。

倪天龍內心感動，說道：「司馬夫人，救命恩德，天龍此生難忘！」

司馬夫人道：「你身負江湖大任，武林安危，小婦人救你全爲江湖武林。」

倪天龍道：「妳是天仙女神，怎能服侍凡夫俗子！」

司馬夫人笑道：「你說小婦人是天仙女神？」

倪天龍道：「妳美如天仙女神，天下人間哪有如此美人？」

司馬夫人臉上飛紅，微笑道：「可是這個天仙女神，每日都要吃飯的。」

倪天龍笑道：「還幸妳要吃飯，否則，怎會與我這個凡夫俗子在一起？」

司馬夫人笑道：「凡夫俗子要向天仙女神跪拜呢！」

倪天龍眞是向她跪拜，司馬夫人阻止他，忙道：「小婦人說笑，你怎可以當眞的？」

倪天龍道：「每日向妳跪拜，我也心甘情願的。」

司馬夫人道：「你今年幾歲？」

倪天龍道：「二十五。」

司馬夫人道：「我大你五年，咱們姊弟相稱如何？」

倪天龍道：「姊姊，好姊姊，請受小弟禮拜。」他向她三行禮拜。

司馬夫人道：「你俊朗嘴甜，難怪凌飛狐、方飛鳳也爲你鍾情傾心。」

倪天龍回視司馬夫人道：「姊姊，妳不說年歲，弟弟以爲妳與飛狐年歲相若呢。」

司馬夫人道：「你去休息吧！姊姊做飯給你吃吧。」說完，嬌軀轉去，走出洞室。

匆匆兩月，倪天龍內傷經過靈藥、人、功細心療治，身體康復得七七八八，祇有心胸瘀血掌印還未消除而已。

此兩月間，二人感情親密，論武研功，說天談地，更是相投知心。

倪天龍心胸瘀血掌印，需要司馬夫人以內功相助，再加以運功自療，方能消除。

夜晚，洞室燭光柔和，兩人對面而坐，他赤裸上身，運功治療，她左手與他右手相貼，右手按印他心胸運功助他。

倪天龍上身冒汗，司馬夫人臉上出汗，只見他心胸瘀血掌印，漸漸減少，慢慢消散，眼看再過一個時辰，就能全消而好了。

司馬夫人嬌臉透紅，香汗直流，燭光照映，極是美艷嬌麗，倪天龍眼見，不禁心動情醉，呆然迷痴，脫聲道：「姊姊妳太美麗了！」

司馬夫人突然見倪天龍注視她，嬌羞無限，情態若醉，美眸瞥望，一張俊美面孔極是引人，美目細見赤裸上身，芳心突然跳動，呼吸之間，嗅到充滿男性氣息，一顆心更是突突的亂跳。

倪天龍聽她呼吸可聞，嬌喘有聲，心胸起伏波動，極是誘惑，她體香氣味傳來，令他情動心蕩，滿臉通紅道：「姊姊，我……」

司馬夫人同時情難自禁，嬌喘道：「弟弟！」

倪天龍道：「姊姊，快走開……」

司馬夫人情心皆醉，全身嬌軟，低聲道：「我……我走不動。」

倪天龍道：「妳再不走，我要侵犯妳啦！」

司馬夫人聲音輕微如絲道：「你……你要姊姊麼？」

倪天龍道：「我要！但我不能毀妳清白之名……」

司馬夫人美目凝視倪天龍，眼睛如水若火。

倪天龍捉住司馬夫人的玉手，她嬌嚶一聲，嬌軀軟倒在他懷中，美目閉緊，香唇微張，天龍雙手摟抱她，激情親她，兩人身體雙雙倒下去……

晨鳥鳴叫，催醒倪天龍，他張開雙目，美人在抱，她香睡正甜，昨夜風流，如夢似幻，溫馨尤在，他不禁托起她的頭，柔情的親親她。

司馬夫人甦醒過來，羞得粉臉藏埋在他懷中裡。

倪天龍親柔熱情地道：「姊姊，好姊姊！」

司馬夫人不聲不語，却在他懷中輕笑。

倪天龍道：「姊姊，我對不起妳。」

司馬夫人仰首道：「從今日起，我不再是司馬夫人，此後回復白飄烟之名。」

倪天龍道：「姊姊，我已毀妳清譽名節。」

白飄烟道：「要清名何用？姊

姊青春還在，你後悔麼？」

倪天龍道：「此話怎說？」

白飄烟道：「姊姊大你五歲。」

倪天龍道：「此更好更美，妳是我好姊姊，祇是……妳願意嫁我麼？」

白飄烟美目凝視他道：「你眞的想娶我麼？」

倪天龍道：「如妳不願意的話，我也不敢奢望。」

白飄烟輕聲道：「我願意！」

倪天龍道：「姊姊，夫人……」

白飄烟噗嗤笑道：「你叫姊姊，還是叫夫人？」

倪天龍笑道：「我以爲就稱妳飄烟好不好？」

倪天龍道：「我以後也叫你天龍吧！」

倪天龍道：「飄烟。」

白飄烟忽然問道：「你愛飛狐妹妹有多深？」

倪天龍道：「飛狐，她是我最深愛的一個嬌妻。」

白飄烟道：「我呢？」

倪天龍道：「妳是我最深愛的夫人。」

白飄烟美目瞪他道：「方飛鳳呢？」

倪天龍道：「我與她無情緣……」

白飄烟道：「我倆尚未正式成親，你不可稱我夫人。」

倪天龍擁抱白飄烟，嬉笑向她耳語，她粉臉通紅，輕柔搥他，他親她香唇。

倪天龍身體康復，他日夜苦研武功。

白飄烟道：「你如何能勝方世雄？」

倪天龍道：「在武學理論上，我已有制他之法，就是：以弱勝强。」

白飄烟喜道：「以弱勝强？」

倪天龍道：「方世雄絕學武功是『風雷劍法』，劍功有風雷威力，此是他之强，然而强者易竭，正如剛者易折道理相同，他功勁威力越强，越易枯竭，必不能耐久，因而氣力很快消盡。」

白飄烟道：「你如何才能達到理論所求？」

倪天龍道：「我如有高深內功，抵受他百招，百招之後，我便能穩握勝券。」

白飄烟轉身走去，回來手拿本書，遞給倪天龍道：「此本『陰陽大法』，乃先夫集內外功大成，一生的武學心血結晶，可惜，他修成時已經傷逝。」

倪天龍翻閱『陰陽大法』，不禁大喜道：「我學成『陰陽大法』，必能勝方世雄。」

＊　＊　＊

泰山天台四週，雲集武林江湖好漢英雄，以及各家各派人物，原來此日，方世雄登任武林盟主。

方世雄步出天台中央，微露歡容，神態威嚴，電目掃望四週，人羣歡呼拍掌。他大聲道：「今日武林江湖，形勢大好，黑白教已毀，白道盟主亦不存，黑白二道，從此統合而一，方某人今日登任武林盟主，領導江湖，坐鎭武林，共享太平。」

四週人聲掌聲响起，有人歡呼叫好，有人不滿反對，有人噓聲大叫，場面哄鬧雜亂。

方世雄冷傲道：「武林盟主之位，武林第一者可坐，當今天下，武林江湖無人能與方某人比，有不滿者，請出來與方某人比劃。」

突然天外傳來一個聲音道：「我來與你見個高下。」

兩個人影如飛飄落天台中央，一個如神龍天君，一個若天仙女神，這二人正是倪天龍和白飄烟。

人羣歡呼聲與拍掌聲，震動四週山谷叢林之間。

方世雄冷哼道：「倪天龍，你兩次是我掌下游魂，今日此來，決不再有第三次，你來爭奪武林盟主之位，方某人正好當天下武林人面前殺你。」

倪天龍怒聲道：「你乘我六人赴泰山會武，暗中偷襲我教重地，殺我教中百位教友，就連婦孺亦斬盡殺絕，你向以正義自居，又是白道盟主，竟然做出如此卑鄙無恥行爲，人性良心何存？」

四週人羣聽言，嘩然噓叫，不少人出口大罵。

方世雄怒道：「你簡直胡說八道，含血噴人。」

倪天龍道：「泰山三方會武後，你還追來趕盡殺絕，你殺我愛妻，斃我教友。方世雄，我今日此來，就是要發你人面獸心的僞君子行爲。」

方世雄道：「多言無益，你如能殺敗方某人，方某人當衆誓言，從此歸隱不出，退出江湖。」說罷，抽出寶劍，發招進擊，抖動之間，已然打出了十二招。

倪天龍目光一瞥，已見對方一個破綻，隨即挺劍刺去，劍到中途，對方破綻一閃即逝。

方世雄劍招轉變，劍尖所指，正是對方劍招破綻。

倪天龍劍招破綻同時一閃即逝，他劍隨招變，又向對方招式刺去。

二人的交手，快如閃電，劍法精妙，招式神奇，看得在場人羣目定口呆，全神貫注場中激烈打鬥。

方世雄斥喝聲中，使出生平絕學武功「風雷劍法」，四週人羣又聽到風雷聲响震山撼谷，威勢嚇人，確是武林難得一見的龍爭虎鬥，風

雲變色的精采決鬥。

倪天龍展開「天龍劍法」，五招五式，平淡簡單，暗含千招百式，他劍法專純，天然而生，招式心意合一，自然而發，武功已達出神入化登峯造極之境。

方世雄與倪天龍二人武功，一個蓋世無敵，一個驚世駭俗，爲爭武林天下第一名位，此場龍爭虎鬥，實是武林百年來罕見。

放眼戰場，祇見方世雄劍聲如雷，劍法如風，劍招如雨，劍式如浪，不絕不停向對方轟擊猛打。

倪天龍則如輕舟浮沉，任由風吹浪打，又若游魚戲水，海鷗戲浪，視雷風雨浪作等閒。

一百回合後，方世雄心中暗驚，他萬想不到對方過了百招還未露敗象，相反自己優勢已失，漸露下風，而且氣力漸弱，功力消竭。

倪天龍後發制人，以弱勝强，劍尖乘虛而入，劍中對方肩胸。

方世雄手劍落地，身軀欲倒，臉色灰白，冷汗如水，鮮血冒湧。

一個女子聲音驚叫道：「倪公子，手下留情，」聲落人到，方飛鳳落到場中，扶住方世雄，胡百刀隨後而至，用巾爲師父包紮傷口。

倪天龍道：「方世雄，你殺我愛妻，斃我教友多人，此仇此恨……」

方飛鳳道：「倪公子，外敵是大敵大仇，你可有此說？」

倪天龍道：「我確有此說。」

方飛鳳道：「然則你與我爹爹之敵仇，祇是小仇小敵而已，應可化解，你可曾說過？」

倪天龍道：「我也曾有此說，好吧！爲了江湖武林，共對外來强敵；方姑娘妳有救我之恩，今日放過妳爹一命，以報姑娘救命之恩！」

方世雄沉聲道：「鳳兒，咱們走。」語畢，垂頭離開，胡百刀拾回寶劍，手扶師父同去，方飛鳳深情凝視倪天龍，幽嘆含淚道：「倪公子，小妹走了，後會何期？」說完轉身奔去，隨着他爹去向走了。

三方會武　吐氣揚眉

白飄烟走到天台中央，開聲道：「倪天龍擊敗方世雄，成爲武林盟主，統領武林江湖，有誰不服？」連說三聲，無人反對與不服。

白飄烟道：「現在宣告，武林盟主是倪天龍。」

四週人羣喝采歡聲雷動，熱烈鼓掌，突地四個人影飛落，同聲叫道：「教主。」

倪天龍望去，四人竟是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驚喜道：「你們沒有死？」

韋希凡道：「咱們四人受傷倒地，天幸玄圓大師、太眞道人乘方世雄去追殺教主時，暗中相救咱們回去。」

郭大奇道：「咱們同在少林寺內居住養傷，託兩位大師道長打聽，得知司馬夫人救了你，萬分歡慰。」

史華武道：「咱們得知方世雄今日在泰山宣告登任武林盟主，故特來觀看。」

李天生道：「咱們預知教主今日必來，而且必能打敗方世雄。」

郭大奇道：「教主果然打敗方世雄，武功天下第一，痛快痛快，哈哈……」

白飄烟含笑道：「四位安然無恙，可喜可賀！」

韋希凡拜揖道：「感謝司馬夫人相救咱們教主。」

白飄烟微笑作答。

接着，白飄烟大聲道：「請倪盟主講話。」

倪天龍待掌聲停止，朗聲道：「承蒙各位推舉倪某人當任盟主，天龍不再謙遜推讓，從今負起江湖大任，擔當武林大責。」

羣雄轟然歡呼。

此時，天空忽然飛來信鴿，掉下一物，轉頭回飛而去。

人羣目睹，引起一陣哄動，韋希凡拾起信物交給倪天龍，拆開附有一紙，倪天龍閱後，道：「東洋太陽會與西域天池派聯盟飛鴿傳書，訂約今年中秋日，在泰山與我決戰。」

人羣議論聲雜，响遍四週。

倪天龍道：「當前我中土武林首要大事，有兩件必需要做：第一，我中土武林面對外來大敵大仇，我要安內對外，化解武林黑白的仇怨，家派的深仇。第二，我中土武林爲對抗外來强敵，要黑白合一，不分宗派，統一團結，共同研究武功，絕學公開，秘技不私藏，如能如此，藉以重振發揚光大我中土武學，便可戰無不勝，我方必可抗退外敵。」

人羣轟然叫好。

白飄烟又道：「大家可同意倪盟主所言？願意遵從而行，實現天下武林江湖一家嗎？」

人羣齊聲道：「我們願意與倪盟主共護中原武林，抵抗外敵。」

西方一人大聲道：「老夫是劍門派掌門人，我派與崑崙派仇恨太深，不能化解，只能武力解決。」

北方一人大聲道：「我是崑崙派新任掌門人，劍門派乃我派三代仇敵，我派誓言以血還血，以命還命。」

東方一人大聲道：「我叫『白額虎』馬雄，『黑斑豹』吳仲殺我師父，我一定要爲師父報仇。」

南方一人大聲道：「咱正是『黑斑豹』吳仲。馬雄，你師父殺我師兄，一命抵一命，公平合理。」

白飄烟道：「你們所有敵仇，全是小仇小敵，方世雄殺倪盟主愛妻，毀他教地，斃他教友百餘人，他爲武林江湖，不殺方世雄，你們要以倪盟主作榜樣，請大家以團結聯合爲重。」

衆人聽畢，不再出聲。

倪天龍道：「黑白之敵，宗派之仇，私人之怨，我請『神筆儒俠』韋希凡公正化解，大家可同意？」

白飄烟道：「韋儒俠當公正化解人，乃最合適之人選。」

北方一人大聲道：「老夫是天山派掌門人，老夫反對武不藏私，絕學公開，我派有本武功絕學秘笈，乃師祖心血結晶，我派人如習成學全，就能天下無敵，老夫聲言……不願意獻出我派秘笈絕學。」

西方一人大聲道：「老漢是崆峒派掌門人，老漢也反對共同研武，我派武功，獨步武林，傲視江湖，只要閉門獨研，就能擊敗外敵。」

倪天龍道：「兩位反對共同研武，貴派不願絕技公開，武不藏私，天龍不能勉强，我有個請求，兩位可否來對打一場，讓天下人一開眼界？」

天山、崆峒派兩位掌門人，同時飛縱落地，隨即對打起來，兩派武功，果然不俗，兩人功力，已是一流高手，五十回合後，兩人打和而退。

倪天龍道：「兩位對打武功，我學得兩招，天龍向兩位請教，並向各位獻醜。」言罷，他縱身躍起，在空中一個轉身，頭下脚上，飛飄落地，雙手向下按拍，再一個翻身，頭上脚下站在地上，他身輕如烟，動作洒脫，姿態美妙，正是天山派武功「天鷹捕兎」，地上兩個掌印深陷一尺，功力高得驚人，人羣轟然的叫好。

倪天龍將劍脫手，劍向前飛去，他全身躍高，飄落而下，劍突轉彎回來，眼看刺中他身軀，他伸足在劍鋒輕點，全身再飛起，同時伸手一挾，將劍挾住在手，人飄然站在地上。這招演來快準精妙，正是崆峒派「烏鴉啄食」，人羣均轟然喝采。

倪天龍演學「天鷹捕兎」與「烏雅啄食」兩招武功，無論功勁招式威力，比兩派掌門人高深何止十倍。

倪天龍道：「我演學兩招，在於說明，絕學武功，共同研學必比獨自研學來得好，共同研學武功，必比一人一家一派研學功效更强。

「各人各家各派武功，各有優長，各有缺短，只有絕學公開，武不藏私，共同研習，中土武學方能重振光大。」

東方一人道：「老衲是少林玄圓和尚，老衲完全贊成倪天龍所言，願意將少林派武學公開。」

南方另一人道：「老道是武當太眞道長，老道亦贊同倪盟主所說，我武當派願意武不藏私。」

倪天龍道：「兩位大師道長鼎力支持，天龍就此拜謝。」

北方一人道：「老夫是『百變千手』張山峯，請問盟主，如何共研武功？參加者要何等資格？」

倪天龍答道：「各家各派掌門人，以及江湖武林名家，均有資格參加，集居之地就在泰山，時間十日後開始。今日散會後，各人回去辦好私事，然後同來泰山共研武功，大家有何意見。」

白飄烟道：「大家如無意見，今日之會暫行結束。」

四週人羣紛紛下山，各自回去。

倪天龍邀請少林玄圓大師、武當太眞道長、「百變千手」張山峯三位去對酒言談。

泰山峯頂，原有多幢房舍，倪天龍等人正好在此居住，作爲武林盟主集會之地。

酒菜擺開，倪天龍、白飄烟、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玄圓大師、太眞道長、張山峯等九人圍桌喝酒歡談。

郭大奇道：「教主……」

韋希凡道：「你還不改稱盟主？」

郭大奇笑道：「教主當任盟主，咱們甚麼中副教主、左右副教主、左右護教、統統取消不要啦！」

李天生笑道：「取消不要更好，咱們從此不再是魔教中人物啦。」

史華武笑道：「黑白教之名亦不再要啦！」

韋希凡舉起酒杯道：「咱們恭賀教主當任盟主，大家痛飲一杯！」

衆人舉杯喝酒。

倪天龍道：「兩位大師道長救護他們四人，天龍敬酒以謝！」

衆人舉杯再飲。

史華武舉杯道：「盟主得司馬夫人相救，咱們敬酒以謝。」

白飄烟含笑舉杯小飲。

張山峯道：「倪盟主武功蓋世，乃武林江湖之福。」

玄圓大師道：「武林江湖有倪盟主領導，我中土武學重振發揚光大指日可現。」

太眞道長道：「我中土武功有倪盟主在，外來强敵何懼之有？」

倪天龍道：「三位美讚，實在愧煞天龍了。」

郭大奇道：「來來來，我們痛快喝酒，不醉不休。」說畢，舉杯飲乾。

李天生道：「今日大喜日子，咱們非醉不休。」

韋希凡道：「咱們大難不死，此是一喜，咱們死裡逃生此是二喜，敎主當任武林盟主，此是三喜。」

史華武道：「喜上加喜，眞個是大喜日子也。」

倪天龍含笑道：「我還有一喜，在我更是大喜。」

李天生道：「盟主還有何喜？」

倪天龍目視白飄烟，笑道：「你們以後不要稱她司馬夫人。」

白飄烟粉臉泛紅，含羞垂首。

韋希凡道：「盟主與她……」

倪天龍道：「我倆相愛，我想今晚與白姑娘成親。」

韋希凡笑道：「此事眞是大喜，希凡即去爲盟主佈設新房，準備你倆成親事務。」說罷，起座而去。

郭大奇笑道：「司馬夫人……不，以後稱做嫂夫人啦。」

史華武笑一笑道：「亦可以叫盟主夫人。」

李天生笑道：「倪夫人更好！」

白飄烟含羞起身走去。

玄圓大師、太眞道長、張山峯三人同聲向倪天龍祝賀恭喜。

倪天龍與白飄烟跪拜天地，禮儀簡潔隆重，衆人恭送倪天龍夫婦進入新房，戲鬧新房一番，一雙新人飮過喜酒，衆人退出各自回去休息。

倪天龍擁白飄烟入懷，親她粉臉道：「飄烟。」

白飄烟伸玉指點他臉頰，嬌嗔道：「事前不告訴一聲，就當衆說今晚成親，羞死人啦。」

倪天龍親她香唇道：「妳嬌羞更美，爲夫要欣賞妳之嬌羞美。」

白飄烟伸玉手搥倪天龍，他抱她走進羅帳。

* * *

天下各家各派掌門人，以及武林江湖高手人物，聚會泰山共同研武，在倪天龍指導之下，每人武功日進驚人，各人更對盟主嘆服及敬佩不已。

各人各家各派，同時獻出武功絕學，尤其泰山北斗少林武當兩派，武功源遠流長，精博高深，貢獻最大。

倪天龍博學各家各派武功，吸其精華，去其糟粕，捨短取長，溶滙集成，共研創新。

倪天龍道：「我中土武功，優長何在？大家請說。」

韋希凡道：「源遠流長，精博高深，此乃我中土武功優長所在。」

倪天龍道：「此優長是正面，反面是過於博雜，要博而能專，雜而能純，方是眞正優長也。」

玄圓大師道：「專純二字，一語中的，一針見血，我中土武學正是不夠專純。」

倪天龍道：「我中土武功短缺又在何處？」

郭大奇答道：「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

倪天龍點點頭道：「說得好，外敵亦會如此批評，這正是我中土武功短缺所在。」

史華武道：「請問盟主，這應如何改革？」

倪天龍道：「五個字：實、活、變、新、精。所謂實即實用，活即活用，變即變化，新即創新，精即精華。」

太眞道長道：「此五字訣，正是我中土武學指南明燈。」

倪天龍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咱們還要研究外敵武功。」

韋希凡道：「太陽會武功，簡單實用，招式狠辣；天池派武功，邪怪奇異，出人意表。」

倪天龍道：「還有呢？」

白飄烟道：「西方武功的特長，就是：快速靈活。」

倪天龍點頭道：「說得對，他們武功，最厲害的正是快速靈活！」

李天生道：「盟主，我方如何才能制勝？」

郭大奇道：「要比他們更快速靈活。」

在座衆人，無人發言。

倪天龍道：「我們的方法是：空手對武器。」

郭大奇道：「敵人有刀劍，空手豈非自取短弱？」

史華武道：「盟主意思，是否空手入白刃？」

倪天龍道：「我所說的比空手入白刃更高深，但原理相同。」頓了一頓，又道：「武器鋒利，血肉空手不能硬碰，此是武器强，空手弱；把空手進擊的時間縮短，空間活動更少，因而利便快速靈活，此是空手優勝過武器。練武人內功修練高深境界時能生出指勁手風，換言之，豎指可以成劍，插手便能成刀，指勁成劍氣，手掌變刀鋒，這比空手入白刃功力强而有勁，此是勝敵人之法也。」

羣雄聞言大喜，個個無限興奮，全神貫注傾聽盟主談論武功，對於中秋三方會武大決戰，更具必勝信心。

此日，倪天龍當衆演武，他命韋希凡握劍平舉，他一運內勁，伸指點去，劍應指而斷，他再命韋希凡手握另一劍直舉，他運勁手掌橫

斬，劍應掌而折斷。

衆人鼓掌歡呼。

倪天龍伸出手掌，又命韋希凡握刀舉劈，刀離手約寸及反彈開去，韋希凡運勁全力再劈，刀未至倪天龍手，他連人同刀震彈身倒。

衆人轟然喝采。

倪天龍微笑道：「此乃新研練武功。」

白飄烟道：「這是甚麼武功？」

倪天龍道：「指劍手刀！」

* * *

中秋此日，中土武林、東洋太陽會、西域天池派，三方在泰山決戰！

太陽會與天池派此來，精銳盡傾而出，兩方會主掌門親來，志在必勝！

天台四週，盡是人頭身影，人羣鼓掌吶喊，爲我方助威。

中央北方，倪天龍、白飄烟、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六人在座，代表中土武林出戰。

西方爲首一人，高大如猩熊，鼻高眼碧，頭髮金黃，正是天池派掌門史特奇，同來者是他三個徒弟古利夫、布拉格、木浩特。

東面爲首之人，肥矮如豬，頭臉手身渾圓，正是太陽會會主古野林，隨來者有他三個徒弟田氏三兄弟。

倪天龍起身朗聲道：「三方會戰，現在開始！」

西方走出一人，是古利夫，手執勾劍，耀武揚威，操生硬華語道：「你們，誰出來與我決戰？」

韋希凡走了出來，手拿雙筆，神態從容道：「我來應戰。」

古利夫掉頭轉身回去，韋希凡正詫愕間，忽地勾劍橫斜揮刺，此招突然打來，當眞邪怪奇異，出人意外。

韋希凡武功年來突飛猛進，目前已成爲中土武林絕頂高手人物。只見他不避不閃，不退反進，左筆擋架勾劍，右筆點打對方頭臉「白陽」、「印堂」、「山根」三大穴脈。

古利夫頭仰身倒，勾劍撑地，雙脚飛出，勾踢韋希凡臉，右手伸探，下取陰部。此人身體手脚猶如彈弓，翻轉倒跳隨從心意，已達匪夷所思境地。

韋希凡不受對方邪怪奇異所惑，他左筆上中下亂點，對方揮劍架擋，他右手筆左中右亂打，對方滾倒避閃，他一個縱躍，全身飛起，雙筆交叉向下點打，正是生平絕招「天馬行空」！

古利夫猛揮勾劍護守，手足同時發招進擊，突然對方人影不見，雙筆却還在空中交叉飛旋，他正驚愕間，腰肚「氣穴」、「石門」二穴一陣劇痛，他大叫一聲，痛暈倒地。

原來韋希凡身在空中，脫手甩筆，人翻飛落地，左掌右掌打出，擊中古利夫腰肚穴脈，韋希凡一擊即中，正是他絕招殺手「流水行雲」絕學。

第一仗中土武林勝！四週人羣轟然歡呼，熱烈鼓掌歡迎韋希凡回座。

東方一人出，是田大郎，手拿東洋刀，昂首挺胸站立中央。

白飄烟飄然而出，提劍婷立。

田大郎一見又是她，笑嘻嘻道：「美人兒，又是妳，上次我捨不得傷害妳，今次我要活捉妳啦！嘻嘻……」

白飄烟不聲不言，挺劍刺出，一招「白蛇吐信」，直取田大郎咽喉。

田大郎舉刀速擋，左手橫抄，欲橫腰手抱白飄烟。

白飄烟閃身微慢，田大郎手抱她腰，大喜之間，她右手甩送，劍脫手下墮，劍鋒斬中他手，只聽慘叫連聲，他左手已斷，鮮血直冒湧而出。

白飄烟憤怒田大郎輕薄，有意讓他抱腰，甩劍打出奇招，果然斬斷對方左手。

田大郎痛怒交集，他暴喝怪叫，揮長刀交叉猛向對方亂劈狂斬！

白飄烟施展獨步武林輕功「天縱飄行」，在田大郎上下前後左右飛旋，田大郎難近她身，千百刀招盡皆打空，她時而出劍進擊，時又發招刺打，田大郎攻打徒然，又不能不防身，當眞進退兩難，無可奈何。

田大郎苦痛難當，再加怒火焚心，又被白飄烟絕頂輕功弄得頭昏目眩，兇性大發，脫手甩刀擋開來劍，大吼一聲，猛向白飄烟撲去！

白飄烟不忍殺田大郎，見他瘋狂撲來，她凌空翻飛，飄落他身後，左手點拍，打中他背後一個暈穴，他中穴暈倒！

第二仗中土又勝，四週人羣風雷般掌聲歡迎白飄烟回座。

太陽會會主古野林，目睹自己大弟子斷手暈倒，吩咐兩個徒弟攙扶田大郎回去！他如一個圓球滾動而出。大怒道：「你們誰出來，快快來送死！」

倪天龍氣定神閒，漫步而出。

古野林見對方空手無刀，問道：「你爲何不帶武器？」

倪天龍伸高兩手道：「我雙手正是武器。」

古野林大聲道：「你分明看不起本會主！」

倪天龍道：「非也，我最厲害的武器，正是這雙手。」

古野林道：「你自己找死，看招！」舉刀就劈！

倪天龍伸指點彈，指含劍氣射出！

古野林感覺一陣震彈，長刀幾乎脫手飛甩，大驚之餘，運勁拿住長刀，脫口道：「你手指……」

倪天龍道：「此乃我中土絕學武功指劍。」

古野林一聲大喝，舉刀交叉又向倪天龍揮斬，連環揮出十二刀，刀刀分向對方全身上中下進擊。

古野林手中長刀，快如閃電，快若追風，在場羣雄目睹如此快速招式，不禁有點為倪天龍擔心。

倪天龍讚道：「好快速的刀法！」於是立即伸指成劍，直取對方雙目，中刺打喉咽。

古野林刀出招至，劈斬頭頸，雙方搶攻進擊，同時快如閃電，互相擋架防守，同時又各自閃避。

古野林打得性起，長刀狂舞，狂攻猛打，力大威猛，聲勢嚇人。

倪天龍一聲長嘯，指劍亂飛，速如閃電流星。

倪天龍揮指點打，十指成劍，十劍同出，指劍發出風聲，劍風生出劍氣，全將對方籠罩在劍氣之下，他以指破刃，以劍刺刀！

古野林這時力不從心，刀不隨意，氣喘如牛，滿頭冒汗，拚盡人刀合一，用盡全身氣力撲向對方，圖作最後一擊。

倪天龍猛吸一口氣，兩指凝聚功勁，劍氣夾風電射而出。

古野林突然長刀飛去，身步後倒，當堂一愕，呆了一呆，頹然道：「閣下武功高强，本會認輸了！」言罷，回身向弟子揮手，大跨步的飛奔下山而去了。

第三仗中土武林再勝，四週人羣歡呼喝采，衆聲齊口叫嚷：「指劍，指劍，指劍！」

倪天龍朗聲道：「天池派掌門人請出來，我再向貴派挑戰。」

史特奇手拿勾劍走出，有如一頭巨大猩熊，他一聲吼叫，聲震山谷！

史特奇道：「你還有氣力再戰？」

倪天龍點頭道：「有點，有勞關注，本盟主自問有向貴派挑戰之能，請發招！」

史特奇伸推勾劍，突然往上橫捲，忽又向下直劃，似打非打，似招非招，看來不是武功對打，而是魔術表演。

倪天龍手掌推伸，硬碰勾劍，手掌夾帶功勁刀鋒！

史特奇聽得嗡然有聲，勾劍似與武器激撞，自己連人帶劍被震退數步，失聲道：「你手掌……」

倪天龍道：「此乃我中土絕學武功中之手刀也！」

史特奇怪叫連聲，抖動勾劍，連環打出，他只見對方目注勾劍，左手擒抓，右足飛踢，他猛然一個翻身，左脚剷掃，同在此時，頭向前撞，張開口咬，他人雖如猩熊，但身手全無笨拙。他武功不止邪怪奇異，出人意表，而且招式靈活無比，剎那間，竟能劍、足、頭、手、口、同時襲擊對方！

但天龍這時手刀揮舞，上中下劈，左中右斬，手刀發招，招進式變，比對方更靈活！

倪天龍之手刀發出風雷聲響，震耳欲聾，風雷夾帶刀鋒，震彈得勾劍東歪西斜，他以空手鬥武器，以手刀制勾劍。

引得史特奇一聲吼叫，手中勾劍運足生平功勁，猛向倪天龍飛擲射去。

倪天龍深吸一口氣，右手刀凝聚功勁，猛向前推拍……

只聽得啪然聲響，勾劍應聲而斷，祇見史特奇步身蹌踉而退，鮮血從口中吐出。

史特奇頹然道：「盟主功力高絕，本門佩服認輸，後會有期！」話畢，揮手招呼門人，轉身下山而去。

三方中秋決戰，中土武林全勝，四週人羣轟然歡呼，人聲掌聲響遍山谷，久長不斷不止。

倪天龍一人力戰兩派掌門人，雖然得全勝，然而功勁亦已消竭不堪，氣力亦盡，他坐立不動，閉目運功調息。

突然飛來五個人影，縱落天台中央。為首一人，竟是方世雄，第二個是胡百刀，另三人不知身份姓名。

四週人羣一陣哄動。

倪天龍張開雙目，怔詫注視來者。

方世雄冷笑道：「倪盟主，方某人此來，再與你一決生死！」劍隨聲至，發招突擊！

方世雄上次戰敗，聲言隱居不出，然而他企圖領導江湖武林，雄霸天下野心不死，圖謀武林盟主名位慾望未滅。他親訪三位隱居絕頂高人，助他伺機重出，再向倪天龍挑戰。

方世雄的所謂三位高手，乃當年武林江湖五大高手之三，與方世雄、司馬雙城齊名，同是白飄烟的追求者。

司馬雙城奪得美人歸，三人情場失敗，從此隱居退出武林。此次復出江湖，全力協助方世雄，以報當年所愛被奪之恨。

中秋三方決戰之日，方世雄領同大弟子胡百刀與三位高人，早來泰山暗處隱伏，他知道女兒鍾情倪天龍，已將方飛鳳困禁起來。

他心中有陰謀，等待倪天龍力戰外來强敵後，乘他功勁消竭，然後現身出來，坐收漁人之利。

倪天龍調息未畢，功勁未復原，力氣未調勻，只能防守閃避，任由方世雄攻打！

突然人影飛落，阻擋方世雄，護救倪天龍，來者正是方飛鳳。

方飛鳳被困禁室內，幸得其心腹婢女釋放，她飛奔而來，正見父親乘倪天龍戰疲後向倪天龍下毒手，所以不顧一切現身護救。

方世雄大聲道：「鳳兒，妳快快給我走開！」

方飛鳳道：「爹爹不要動武！」

方世雄怒喝道：「妳屢次破壞為父大事……」

方飛鳳道：「爹乘人之危，古語有云：勝之不武。」

方世雄大怒道：「妳一再逆叛為父，由現在起我們父女從此一刀兩斷！」

方飛鳳哭道：「爹！」

方世雄厲聲道：「妳快走開。」

方飛鳳毅然道：「女兒不走！」

方世雄咬咬牙，打出一掌，擊中方飛鳳，方飛鳳慘聲嬌呼，身軀飛開丈外，暈倒地上！

白飄烟飛至，嗔道：「方世雄，你還有何顏面見天下英雄？」

方世雄冷哼道：「妳改嫁倪天龍，已汚清名，更有負司馬雙城，又是方某人之敵，饒妳不得！」挺劍攻打，要取白飄烟性命！

白飄烟挺身維護倪天龍，舉劍與方世雄搏鬥。

李天生縱躍而出，手握三截棍，向胡百刀纏打。

方世雄請來三位高手，第一人長相不凡，號名「無敵鐵棍」黃風。第二人外表威武，號名「霹靂轟雷」馬飛。第三人才貌出衆，號名「鷹爪王」王鷹。三人年齡約四十左右，武功難分高下。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三人飛身而出，分與對手交戰。

韋希凡對黃風。

郭大奇對馬飛。

史華武對王鷹。

倪天龍快步走去，扶起方飛鳳，見她美目緊閉，昏迷未醒，伸手在她身上穴脈按拍，她隨即醒來，張開美目，一見倪天龍正在扶抱自己，一時悲喜交集，苦甜難分，嬌呼：「倪公子！」撲倒他懷中痛哭起來。

倪天龍輕輕拍着她肩頭，慰問道：「方姑娘，妳傷勢如何？」

方飛鳳哭泣道：「心胸疼痛，氣力不調。」

倪天龍道：「妳為救我而受傷，天龍心中很是難過。」

方飛鳳啞聲道：「我向來得父親疼愛，不想他竟如此無情，還說父女從此一刀兩斷……」話未說完，又哽咽泣哭！

倪天龍嘆道：「妳一再救護我，和妳父親……唉，天龍深感愧疚。」

方飛鳳道：「倪公子心中有我，我心中已經滿足了。」

倪天龍長長嘆了一聲，道：「妳何必為我如此……」

方飛鳳幽嘆道：「公子與司馬夫人已成親？」

倪天龍點點頭道：「天龍愧感負妳！」

方飛鳳道：「小妹有一言，請公子坦白相告。」

倪天龍道：「妳請說吧！」

方飛鳳道：「公子對小妹，可有點情心？」

倪天龍道：「有情無緣，空嘆無可奈何。」

方飛鳳閉目道：「小妹有一要求。」

倪天龍道：「我必答應於妳，是何要求？」

方飛鳳紅着臉輕聲道：「公子親一親我！」

倪天龍投目四望，無人注視他倆，他輕柔的親一親她香唇。

方飛鳳低聲道：「小妹身在公子懷中，就是此刻死去，也是心甘情願。」

倪天龍激情擁抱着方飛鳳，柔情道：「飛鳳！」

方世雄出手不輕，方飛鳳雖無生命之危，但身受重傷，日內難好。

此時，戰場上激鬥更烈，雙方正在展開羣鬥血戰。

白飄烟力鬥方世雄。她年來功力大進，功勁雖還不及對方，但是身懷「天縱飄行」絕世輕功，可以應付自如。

李天生與胡百刀，武功不相伯仲，一時難分高下。

韋希凡與黃風，正在各展絕學拚搏，黃風號稱「無敵鐵棍」，他一枝鐵棍闖蕩江湖，二十多年來，除司馬雙城與方世雄外，可說未逢敵手，無數武林高手敗在他手下，他此次重出江湖，初逢勁敵，又在天下羣雄衆目睽睽之下，更加展出生平絕學。

韋希凡戰勝天池派古剎夫，初顯他高深驚人絕學武功，現在對手雖然武功高强，雖一時未能取勝，但求不敗，穩打穩紮。

郭大奇與馬飛，戰得驚心動魄，前者力大威猛，勇不可擋，後者亦威力驚人，他號稱「霹靂轟雷」，武功超羣，眞有其稱號之威力，看他左掌如霹靂，右掌如轟雷，掌拳打出，夾帶轟雷的氣勢。

史華武與王鷹，對打兇險萬分，雙方一個有「魔指鬼爪」駭人絕功，一個有「魔爪王」稱號，二人指擊爪抓，拳打掌劈，招式毒辣要命，竟是生死搏鬥。

人羣目睹場中生死惡鬥，個個膽戰心驚，冷汗直冒，四週無人發

言，只有兵刃「叮噹」撞擊聲响，以及場中斥喝之聲。

場中龍爭虎鬥，最先受傷的是胡百刀，他被李天生一棍打中額頭，血流如注，仍與對方揮刃撲擊。

黃風漸處下風，韋希凡眼看就快可以戰勝對方。

馬飛亦微露敗象，郭大奇力勁反勝對方，雖佔上風，但强手當前，亦不敢輕視大意。

王鷹騰身後退，史華武連環進擊。

白飄烟內力不及方世雄，開始漸處下風。

這時，方世雄電目投射，瞥見愛女倒在倪天龍懷中，心中大怒，頓生毒計。

他左掌連拍，逼迫白飄烟施展「天縱飄行」飛躍開去。他突然飛縱撲向倪天龍，劍掌齊出打去。

白飄烟驚叫嬌呼：「天龍！」飛身護救已來不及了！

方世雄突然偸襲，劍掌從後發至，倪天龍全無防備，體內調息又未復原，眼看他要命喪劍掌之下。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股勁風及時阻擋劍掌，人影飛閃而落，方世雄一看，只見一人全身黑衣，黑紗蒙面，身段窈窕婀娜，來者是個女子。

黑衣女子不聲無言，挺劍直刺方世雄。

方世雄揮劍擋架，怒喝道：「妳是何人？」

黑衣女子冷哼一聲，不發一言，握劍攻打方世雄。

方世雄大聲道：「方某人先殺妳，後殺他！」他劍出一招「風逐浮雲」，正是風雷劍法中的劍招。

黑衣女出劍發招，同是「風逐浮雲」，竟然是風雷劍法中的劍招。

方世雄一愕道：「妳是誰？」

黑衣女又是冷哼一聲，沒有說話。

方世雄再握劍打出，招式名「雷鳴降雨」。

黑衣女子劍尖下發，招式同是「雷鳴降雨」。

方世雄大驚道：「誰傳授妳風雷劍法？」

黑衣女子長劍揮抖，連環打出三招，亦是風雷劍法中的劍招。

方世雄閃身連退，臉色疾變，戰聲道：「萬師叔與妳是何關係？」

黑衣女沉聲道：「我是他的女弟子。」

方世雄顫聲道：「他……他老人家未死？」

黑衣女冷聲道：「我是來要你性命，為師父報仇！」

方世雄師父去世前，原將風雷劍法傳給師弟萬剛，方世雄為要獨得劍譜，下毒暗害師叔，萬剛喝了口湯，便疑心湯中放有毒藥，即將碗湯倒掉。

方世雄入房，揮劍刺殺師叔，萬剛武功遠勝方世雄，但因喝了口湯，藥毒發作，負傷穿窗而逃去。

* * *

黑衣女子與方世雄，雙方同樣展開風雷劍法，各自想找機會斃殺對方！

場中羣雄混戰，此時勝敗已分，方世雄請來三位高手，先後負敗受傷，他大弟子胡百刀，已重傷暈死地上。

場中混戰停止，只有方世雄與黑衣女子還在作生死血戰。

黑衣女子武功驚世駭俗，她力戰方世雄，竟佔上風。

方世雄內心驚駭交加，全身冷汗直冒，他一向自信修練風雷劍法已達高峯仙境，招式十全十美，全無缺點短弱，然而，同是風雷劍法，黑衣女子比他更精妙神奇，功勁亦不下於他，更令他驚駭的是：她所出招式，如鬼若魔，全是他缺點所在，盡向他致命的部位攻擊而來。

突聞黑衣女子一聲嬌叱，聽見方世雄慘叫連聲，身中三劍，倒地斃命。

方飛鳳嬌呼：「爹爹！」起身奔來，撲倒父親屍身大哭！

白飄烟過來，扶起方飛鳳，輕拍她肩膀。

黃風、馬飛、王鷹三人，低首垂臉，同時轉身而去。

黑衣女子突向倪天龍飛撲過來，伸指閃電連點，倪天龍中穴難動，她挾起他便如飛奔去。

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四人，目睹盟主突被黑衣女子擄去，怔愕驚詫，一時呆立當地。

白飄烟發現，飛奔追去，已然不見了黑衣女子踪影。

武林盟主被人擄去，四週人羣哄鬧喧嘩不止。

方飛鳳道：「白姊姊，倪公子有否性命之危？」

白飄烟道：「那黑衣女子與天龍未知有否仇恨？」

韋希凡道：「黑衣女子究竟是誰？她是何人？」

郭大奇道：「她擄去盟主，意欲何為？目的何在？」

史華武道：「盟主與她，是敵抑或是友？」

李天生道：「她武功高强，黑衣蒙面，斃殺方世雄，擄去盟主，眞是個神秘奇女子。」

白飄烟道：「她及時相救天龍，又是方世雄仇敵，她似無傷害天龍心意。」

韋希凡點頭道：「嫂夫人所言甚是，盟主似非她的敵人。」

方飛鳳道：「她何以擄去倪公

子？」

羣雄相顧對望，無人言答。

白飄烟握方飛鳳手，溫柔道：「妳一身受重傷，妳在我處小住，我以武功助妳療傷。」

方飛鳳感激，目注白飄烟，喚道：「白姊姊！」

再說黑衣女子挾抱倪天龍飛奔，她走進山谷後，進入一個洞內，將他放在地上。

倪天龍中穴手脚不能動，雙目注視她，開口道：「請問，妳何以擄我來此？」

黑衣女子沉聲道：「我有話問你。」

倪天龍道：「有話請說！」

黑衣女子道：「你心愛方飛鳳嗎？」

倪天龍道：「此說何意？」

黑衣女子道：「是我問你。」

倪天龍道：「我與她無情緣。」

黑衣女子道：「你抱她，又親她，此非情？」

倪天龍臉紅道：「我是不忍逆她的要求。」

黑衣女子道：「妳與司馬夫人是否已成為夫婦？」

倪天龍點點頭。

黑衣女子道：「你第一位夫人，可是凌飛狐？」

倪天龍道：「妳似知我甚詳細，妳是誰？」

黑衣女子嗔道：「現在不准你問，只准你答話。」

倪天龍雙目凝注她。

黑衣女子道：「不准你注視我。」

倪天龍收回目光。

黑衣女子道：「凌飛狐人今何在？」

倪天龍長嘆一聲道：「她已被方世雄斃殺了。」

黑衣女子道：「你有否想她？」

倪天龍道：「她是我結髮妻室，又是我第一個心愛夫人。」

黑衣女子道：「你既心愛她，何以又再娶？」

倪天龍道：「這……」

黑衣女子道：「她屍骨未寒，你已續娶，你對她變心負情！」

倪天龍道：「我……」

黑衣女子幽嘆道：「自古多情男子，總是萬難專一！」

倪天龍道：「我如何稱呼妳？」

黑衣女子道：「不要你稱呼。」

倪天龍道：「妳要將我如何？」

黑衣女子道：「你有負凌飛狐，我代她懲罰你！」

倪天龍道：「妳是飛狐的朋友？」

黑衣女子道：「正是。」

倪天龍道：「妳如何懲罰我？」

黑衣女子道：「要你在此一月，每日面壁思她！」

倪天龍道：「那麼，妳呢？」

黑衣女子道：「此洞是我居所之地。」

倪天龍道：「我在泰山居住多月，何以從不見妳？」

黑衣女子道：「我來此不過兩個月。」

倪天龍道：「妳可否除下面紗，讓我一睹紅顏？」

黑衣女道：「我生來貌醜，不以眞面目見人的。」

倪天龍與黑衣女說話，暗中運功打開穴道，此時穴道已解開，他乘她不備，突然跳起身，伸手除下她臉上的黑紗，黑衣女子一聲嬌呼。

黑衣女子嬌麗美貌，天姿絕色，正是倪天龍髮妻，「魔劍飛狐」凌飛狐。

倪天龍大喜，驚叫道：「飛狐……」

凌飛狐美目瞪他一眼，轉身過去。

倪天龍驚喜道：「妳沒有死？」

凌飛狐嗔怨道：「我人未死，但心已死。」

倪天龍上前捉住她玉手，她摔開他。倪天龍道：「飛狐，為夫是否在夢中見妳？」

凌飛狐道：「你在地府中見我，我是個女鬼。」

倪天龍道：「妳是人是鬼，我同樣喜出望外。」

他再捉握她玉手，她不再掙脫。他道：「飛狐，妳如何死而復生？」

凌飛狐道：「我被方世雄一掌擊落崖下，大幸跌落山谷底稻草堆中，有一老人救起我，他在山谷中獨居，他治好我的傷，且收我為徒，師父名萬剛，正是方世雄的師叔，師父被方世雄毒殺劍傷，逃來此山谷養傷隱居，他體傷雖愈，但左手右脚殘廢，他傳授我風雷劍法，要我為他報仇。」

倪天龍道：「這是你不幸中大幸，學成獨步武林風雷劍法。」

凌飛狐道：「你失去髮妻，却娶得天下第一美人，更是艷福無雙哩。」

倪天龍手按她香肩，說道：「妳是我元配髮妻，又是我第一個心愛夫人，我倆經歷生死，今日相逢，此是我天下第一艷福。」

凌飛狐道：「你此話眞心？」

倪天龍道：「天日可證我心！」

凌飛狐轉過身來，美目凝視倪天龍不瞬。

倪天龍擁抱她，柔情道：「飛狐！」

凌飛狐嬌嚶一聲，嬌軀軟倒倪天龍懷裡，他動情的親她……

* * *

白飄烟思念倪天龍，一夜無寢

，在房中窗戶望天，旭日未升，她走出山峯中去，漫步徘徊。

一雙男女從遠處走來，白飄烟遙望，驚喜奔去，男女者正是倪天龍與凌飛狐。

白飄烟嬌嗔道：「天龍！」撲倒愛夫懷中喜極而泣。

倪天龍道：「飄烟，妳猜她是誰？」

白飄烟抬目望去，眼前美人，身穿黑衣裙，容貌美艷嬌麗，驚喜道：「是飛狐妹妹。」

凌飛狐擁抱白飄烟道：「姊姊。」

四個人影奔來，是韋希凡、郭大奇、史華武、李天生四人。

四人喜見盟主歸來，又見凌飛狐死而復生，更是喜上加喜，他們擁着倪天龍回屋，備設酒菜慶祝。

白飄烟手拉凌飛狐進入閨房，二人親熱傾談。

白飄烟道：「此刻妹妹回來，姊姊要走了。」

凌飛狐道：「何解？」

白飄烟道：「天龍與妳重會，姊姊應該退出。」

凌飛狐道：「姊姊，妳與天龍正式成親，同是他的夫人。」

白飄烟道：「妳是他的髮妻，你倆元配一雙，姊姊不能加入。」

凌飛狐緊握白飄烟的手，懇求道：「姊姊不能走，妳我情同姊妹，兩女可侍一夫。」

白飄烟道：「妹妹既如此說，姊姊順從妳心意便是。」

凌飛狐道：「姊姊比妹子年齡長，妳排第一，妹排第二。」

白飄烟道：「不！妳與天龍成親在先……」

凌飛狐道：「妳是姊姊，我是妹妹，我倆名份已定。」

白飄烟雙手擁抱着凌飛狐，激情道：「妹妹，我的好妹妹。」

凌飛狐道：「方飛鳳人何在？」

白飄烟道：「她在別房養傷。」

凌飛狐道：「她體傷如何？」

白飄烟道：「她體傷不重，日內可復原。」

凌飛狐道：「她一再救護天龍，眞情感人。」

白飄烟道：「她幼失慈母，如今父又去世，現只一人。」

凌飛狐道：「我倆請她留此同住。」

白飄烟道：「她對天龍一往情深，姊姊想……」

凌飛狐道：「想她成爲倪天龍第三夫人？」

白飄烟道：「妹妹可願意？」

凌飛狐笑道：「天龍艷福齊天，我倆的夫君是個天下情種，咱倆作主讓她倆成親吧。」

倪天龍走進來，聞知此事，一時不聲無語。

凌飛狐玉手推他道：「你喜出望外，忘記說話啦？」

倪天龍嘻笑道：「天龍娶三美爲妻，眞是享盡天下艷福！」

白飄烟手推倪天龍道：「你快去告知飛鳳妹妹。」

倪天龍步入方飛鳳閨房，她正在卧床望天，一見他進回來，不禁驚喜嬌喚道：「倪公子……」

倪天龍坐在床邊，握她玉手道：「妳心胸還痛麼？」

方飛鳳道：「還有小痛。」

倪天龍道：「妳躺下休息。」

方飛鳳道：「那個黑衣女……」

倪天龍道：「妳猜她是誰？」

方飛鳳反問道：「她會是誰？」

倪天龍道：「她正是我髮妻飛狐哩！」

方飛鳳喜道：「她沒有死？」

倪天龍道：「幸得妳萬剛師叔祖將她救活過來。」

方飛鳳傷嘆道：「我爹爹……」

倪天龍道：「人既已死，不要再說他了。」

方飛鳳道：「倪公子……」

倪天龍道：「我倆今後以名字相稱。」

方飛鳳輕聲道：「天龍！」

倪天龍含笑道：「妳傷好後，還要改稱我夫君呢！」

方飛鳳不禁粉臉泛紅，怔詫的道：「你是說……」

倪天龍摟着她的肩道：「兩位夫人准許我娶妳爲第三夫人，飛鳳，妳可願意嫁給我？」

方飛鳳無限嬌羞，突然投懷送抱，在倪天龍懷中嬌笑。

倪天龍擁抱着方飛鳳，吻着她的香唇親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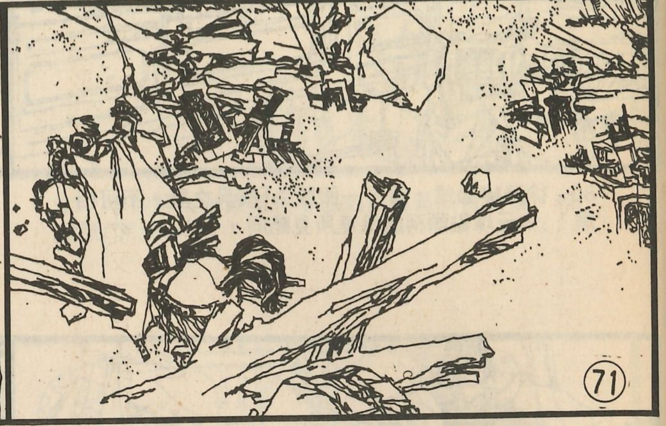
從此三鳳伴神龍，成爲武林佳話。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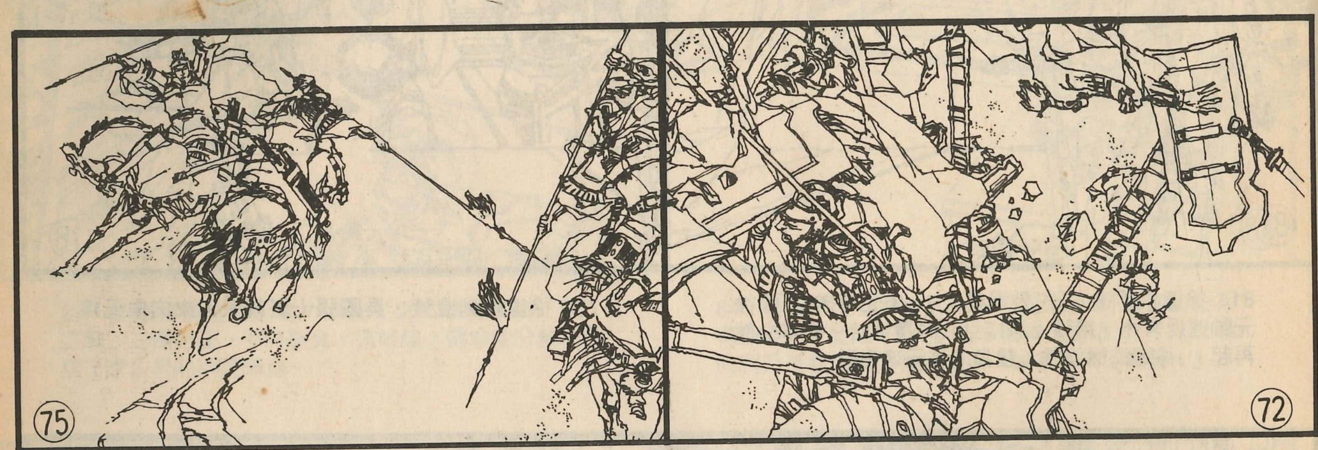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五

圍常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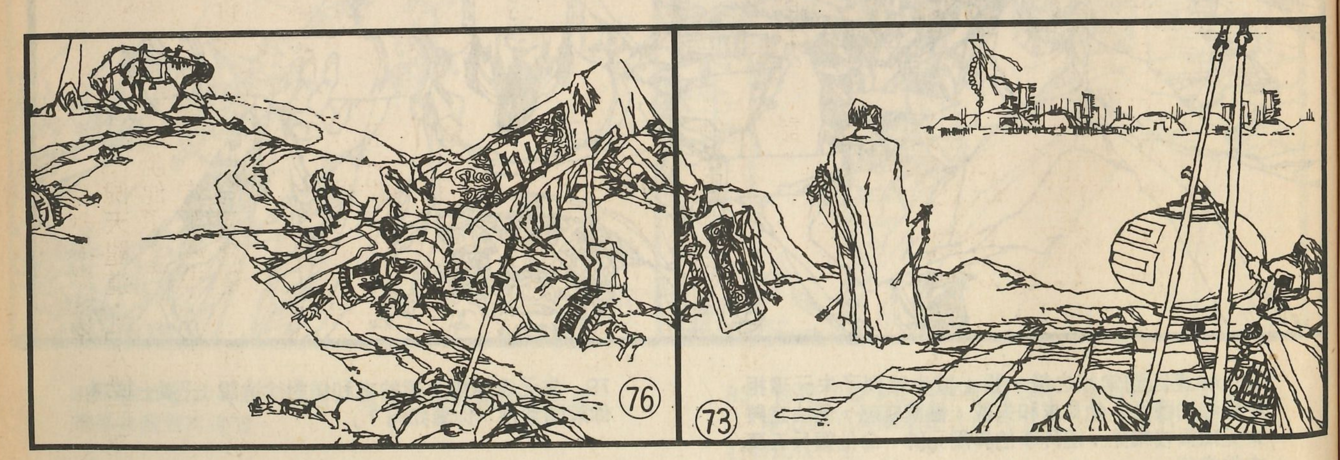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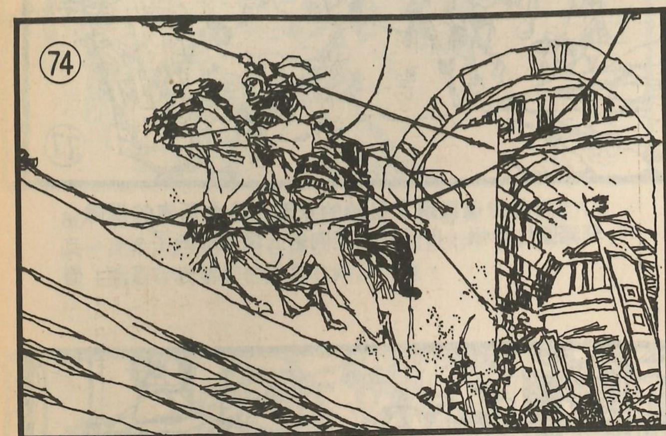
71　徐達扶起常遇春、湯和。士兵清掃了戰場。徐達見常州城裡的呂珍久無動靜，便命令常遇春佯攻，試探呂珍部署。



72　次日清晨，常遇春從南、北、西三面發起進攻，故意放鬆了東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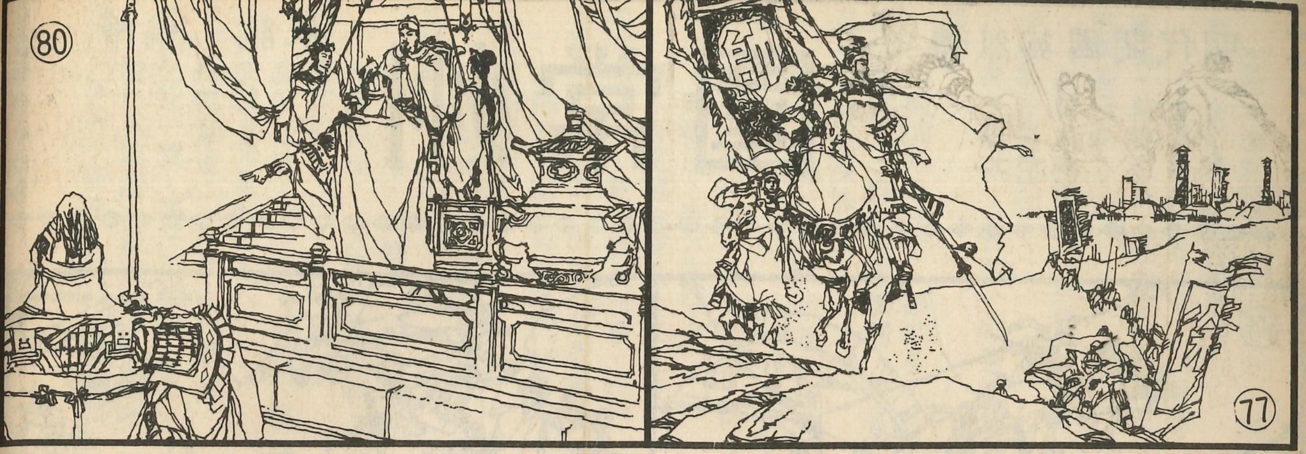
73　呂珍一看，只有東門的士兵在睡大覺，心裡不由暗暗高興道：「天助我也，多好的機會呀！」



74　呂珍率領士兵，乘虛從東門衝殺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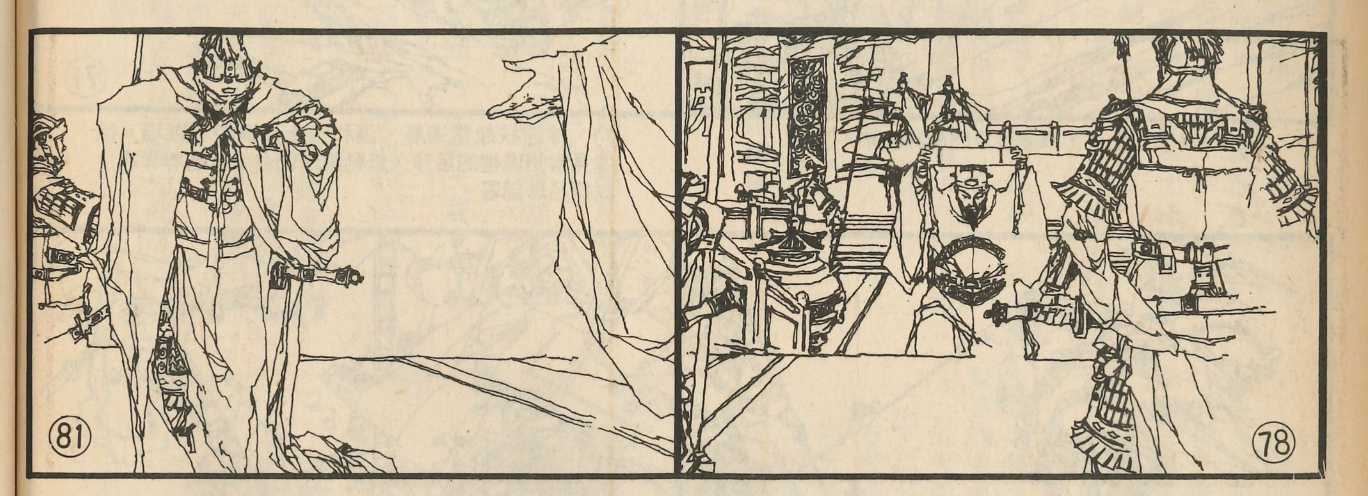
75　呂珍衝到城外，突然殺聲震天，左有常遇春，右有趙德勝，兩邊夾攻而來。

76　呂珍損兵折將倒下一大片，只得隻身逃回城裡，閉城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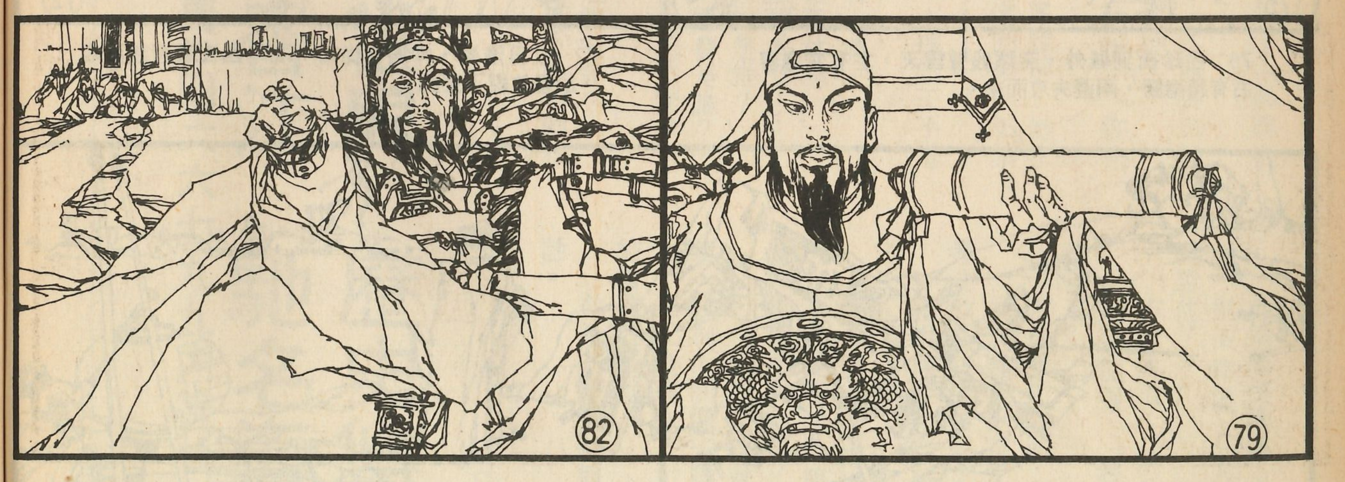
77　就此徐達摸清了呂珍的意圖，命令所有的部隊緊緊圍住常州，自己回金陵向朱元璋述職去了。

80　徐達接過信，看了一眼說：「緩兵之計，不可相信！」朱元璋點頭稱讚徐達所見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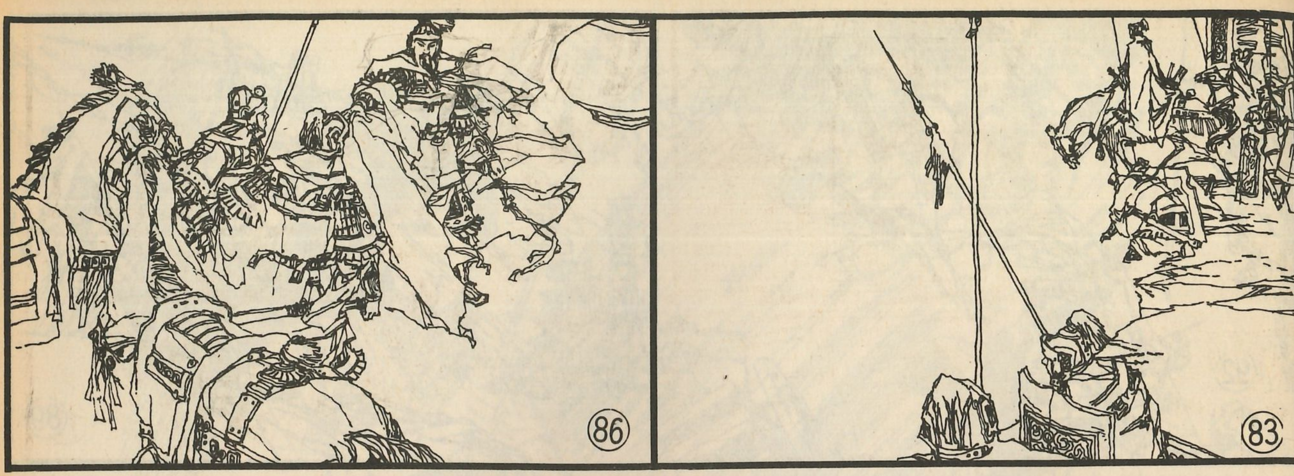
78　徐達剛到金陵，吳國張士誠就派人來向朱元璋求和。

81　徐達拱手道：「主公過獎了！」朱元璋道：「煩徐元帥速返常州，待張士誠接到我的覆信時，戰事必然再起。」徐達二話沒說，起身向朱元璋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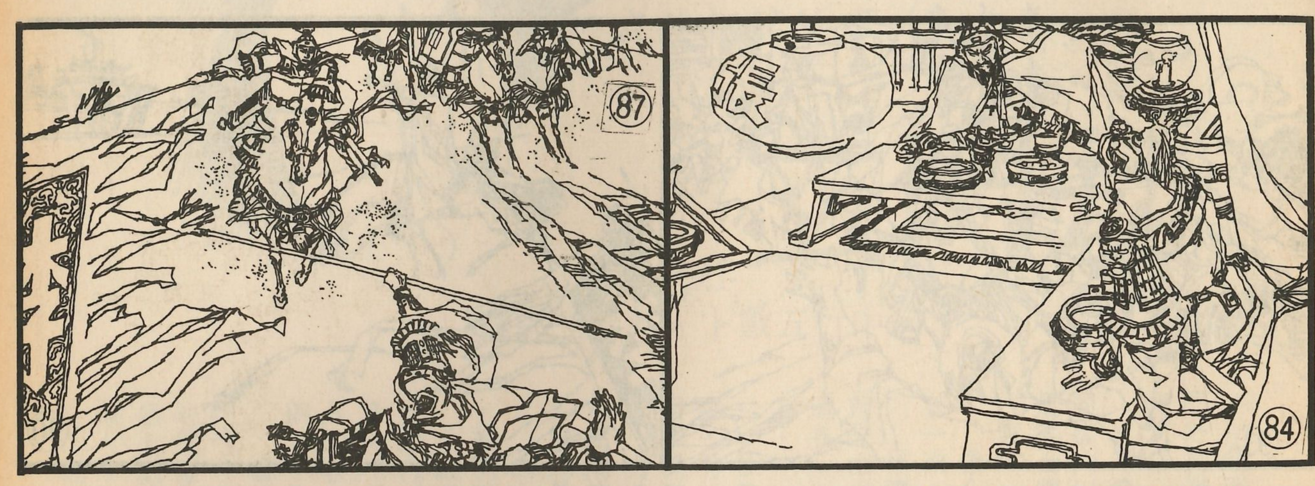
79　朱元璋揚揚手裡的求和信對徐達說：「張士誠請你解圍常州，你看如何？」

82　徐達回到常州之後，張士誠也收到了朱元璋拒絕講和的覆信，他見求和失敗，惱羞成怒，便決定與朱元璋兵戎相見，遂拜李伯昇為元帥，命他領兵五萬來救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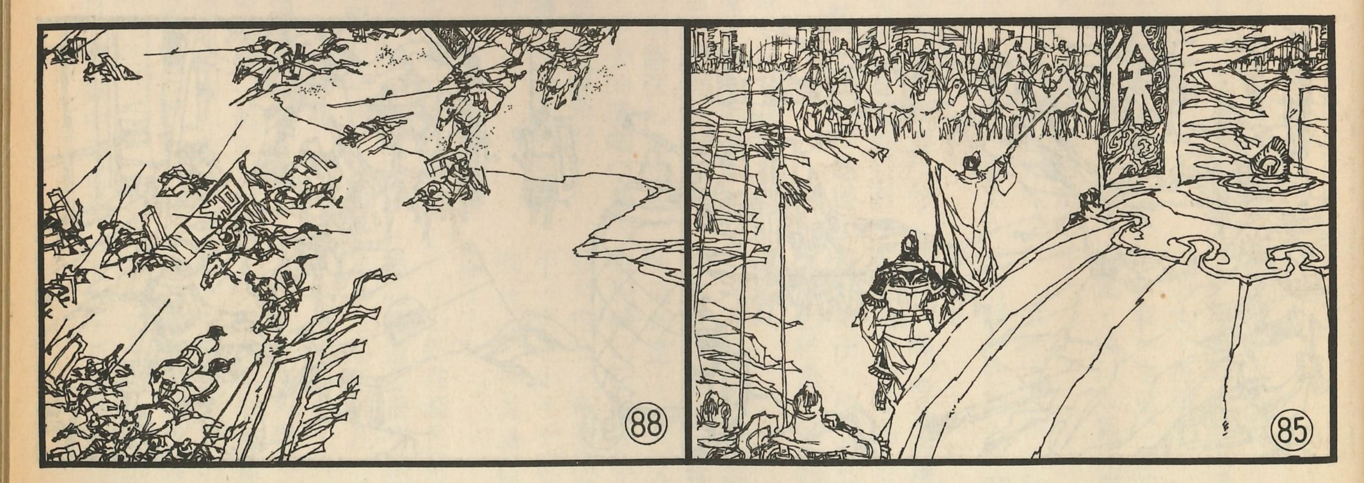
83　李伯昇來到距常州不遠的古槐灘安營紮寨，布置戰鬥計劃。

86　將領們七嘴八舌向徐達獻策。徐達命常遇春領兵一萬抄近路到牛塘谷埋伏；趙德勝去劫李伯昇的老營；鄧愈等攻擊李伯昇左右兩翼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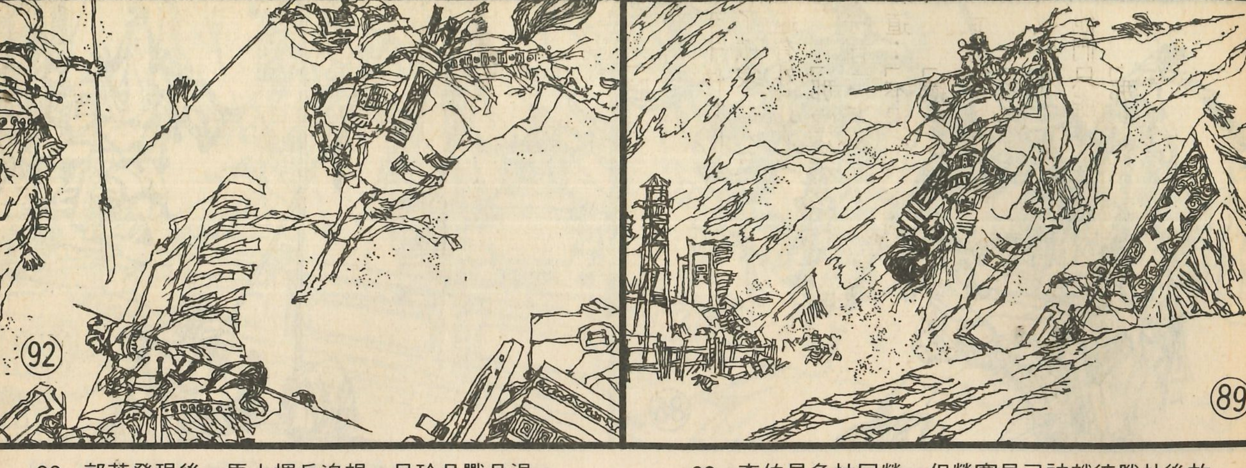
84　張士信見到李伯昇十分羞愧地說：「徐達的士兵勇敢頑強，我軍不及也。」李伯昇搖頭道：「不！此戰失利乃是我們將帥指揮有誤，讓我來同他較量！」

87　各路將領領命走後，徐達從東面殺將出來。雙方戰了三個時辰，不分勝負。這時候，鄧愈便分兵衝垮了李伯昇的兩翼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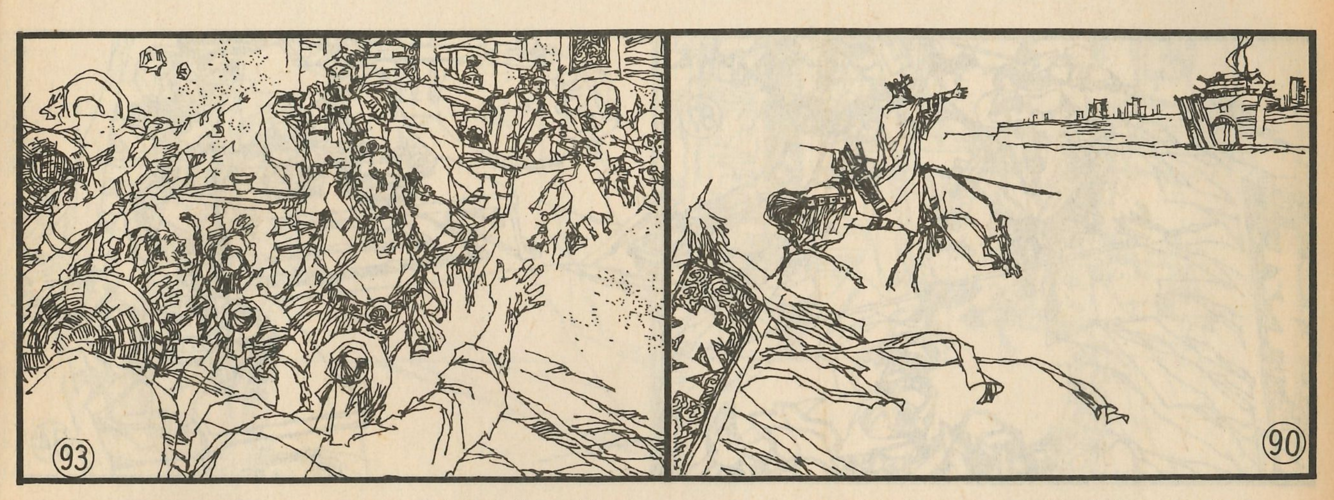
85　徐達知道李伯昇是吳國名將，便告誡手下將領：「李伯昇乃吳國重臣，用兵有方，大家須齊心協力打好此仗。」

88　吳兵頓時大亂。徐達一馬當先衝向敵陣，一直把吳兵趕到古槐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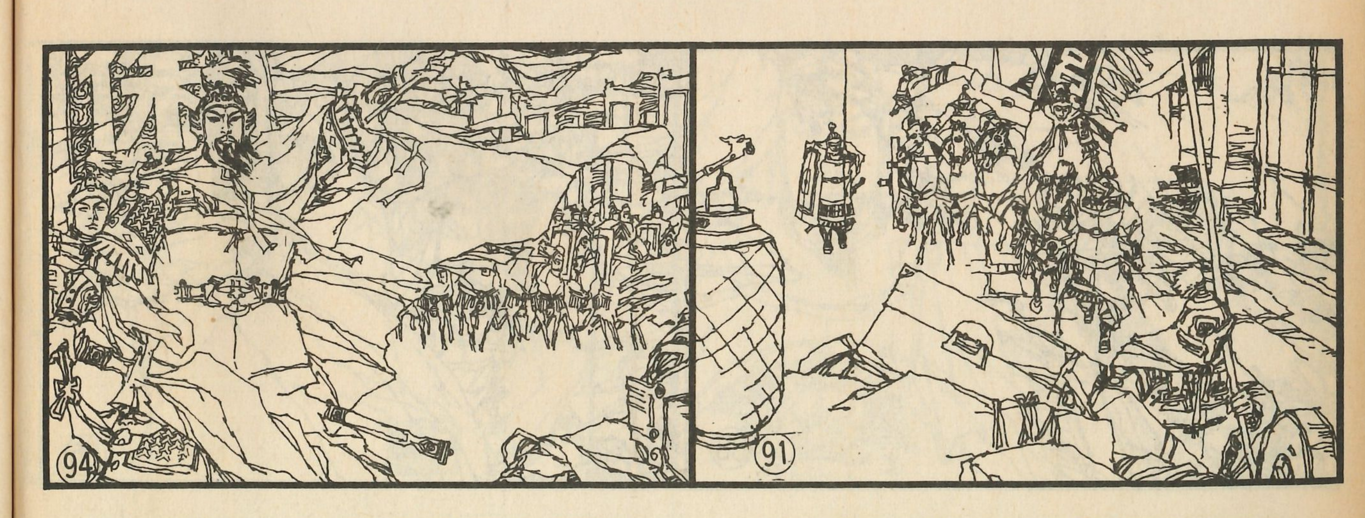
89　李伯昇急忙回營，但營寨早已被趙德勝劫後放火燒了。李伯昇望着熊熊烈火長嘆一聲：「徐達眞乃神人也。」

92　郭英發現後，馬上揮兵追趕。呂珍且戰且退，竟抄小路向姑蘇方向逃去。



90　李伯昇望着常州，捶胸頓足，惋惜萬分地自言自語道：「呂將軍，你好自爲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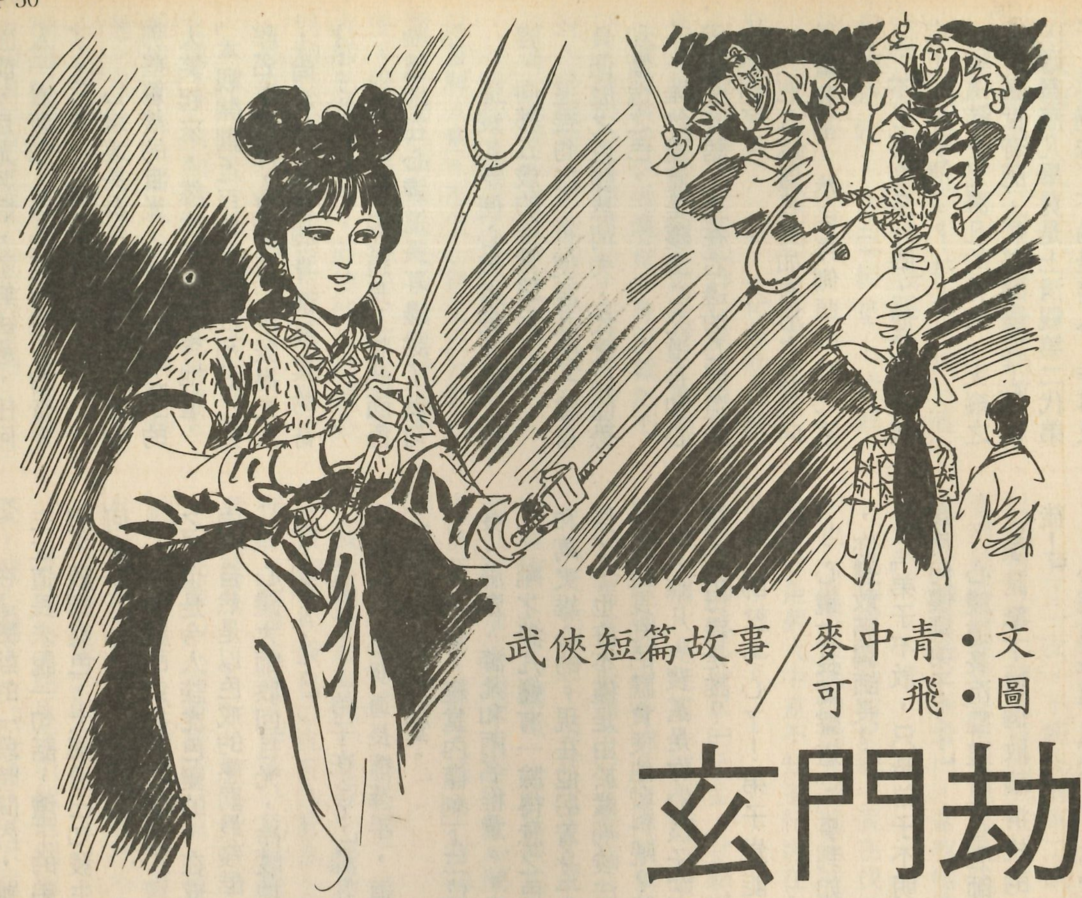
93　至此，這個兩兵相持了五月之久的古城——常州，終於被徐達攻克了。百姓歡欣鼓舞，大開城門迎接朱元璋的軍隊進城。



91　此時，常州城裡的呂珍思量常州實在守不住了，便趁着朦朧的月色，棄城而逃。

94　徐達進城後一面出榜安民，開倉放糧，賑濟百姓；一面休整部隊，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本段完）



武俠短篇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玄門劫

難逃三界外　卜數五行中

今天是個大日子，上清觀門裡門外打掃得乾乾淨淨，而天才濛濛亮。

上清觀的道士，就像茅山道士同樣的出名，理由祇有兩個，一個是道士們修爲有素，二是技擊自成一家。

像今天這種日子，每隔十年才有一次。

早齋後，鐘鼓齊鳴，經堂門外首先由本觀住持心鏡道長師弟心明道長，和一名護法，魚貫走進經堂。

經堂爲住持或心明道長講經之處，有一小壇，壇上有三個蒲團，壇下橫列三排蒲團，每排十個，現在心明道長和那一名護法心亮坐在左右兩個蒲團上，中央的蒲團空着，自然是留給心鏡住持道長的。

二十餘名小道士列隊進入經堂，按次序坐上蒲團。

經堂中很靜，一抹陽光自窗頂上射入。坐在壇上的心明和心亮道長，相視頷首微笑，表示在這不平凡的日子裡，他們的心情十分明朗。

當住持心鏡道長出現在經堂大門外，左右兩手各牽着一個五六歲的稚童，身後緊隨着滌塵和滌凡兩名大弟子時，經堂中人都站了起來。

而且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這兩個稚童身上去。

每隔五年，上清觀收容三五名小道士，每隔十年，由大弟子或護法負責，物色二至四名資質佳絕的稚童，授以本觀絕學，作爲俗家弟子。

這樣增添新人的方式，可以使上清觀的後繼人才輩出，永遠享譽武林。

一陣「無量壽佛」之後，心鏡道長坐在正中蒲團上，滌塵和滌凡二名大弟子，侍立在三道長左右兩側，兩名稚重，站在壇下三排蒲團之前。

經堂內寂靜無聲片刻，心鏡道長撫髯頌聲「無量壽佛」，然後對心明道長道：「愚兄今年特派心亮師弟和滌凡四出物色人選，愚兄本來頗爲擔心，惟恐所找之人，資質平平，誤了十年一度收徒之典，想不到他們甚具慧眼，不負我所望……」

心亮和滌凡精神爲之一振，因爲心鏡道長很少褒獎門人子弟，尤其是二弟子滌凡，長眉微剔，由這年輕俊逸的道士外型看來機伶聰明，而且也有點傲氣。

難怪兩個稚童深得心鏡道長鍾愛。僅是那不俗的外型就佔了便宜，六歲的那個猿臂蜂腰，相貌已經不俗了，而五歲那個却更使人憐愛有加，長眉星目，睛如點漆，隆準

豐頤，而且在這些岸然道貌的師長面前，目光炯炯，了無怯意，任何人一看便知，這是萬中選一的奇才了。

心鏡道長游目四望左右，看着那些驚羨的目光，忍不住「呵呵」的大笑起來，然後神采飛揚地道：「本觀開創近百年，遠近知名，技擊名重武林，但要進一步發揚光大，尚有待這幾個身懷異稟的奇才……」

這時護法心亮道長，忽然面色凝重地在心鏡道長耳邊說了幾句話。

這幾句話使心鏡道長收斂了笑容，向那五歲的稚童望去。

這幾句話，也使滌凡的一臉自負倨傲之色驟然消失，代之以惶恐和慚愧之色。

雖然這僅是護法心亮道長和心鏡道長耳語，坐在右邊的心明道長也聽到了。

三人六道目光如有形之物射向稚童裴基，然後再側頭向滌凡望去。

不必再看多一眼，他們已經確定了一件事情了。

這孩子是滌凡的骨血，天縱之才，曠世奇葩，刹那間變成了孽種，因爲滌凡畢竟是上清觀第二代弟子，在過去，不論是作人、作事及武技方面，都是百數十名弟子之模樣。

在這微妙的一段時間內，雖然三位道長未說一句話，壇下的弟子們，觀顏察色，大部份已知發生了何事。

上清觀的武技天下聞名，清規之嚴也是令人談虎色變的，在戒律中，自然是以色戒的懲罰最殘酷。

心鏡大師收回目光，冷峻地叫道：「滌凡……」

「弟子……弟子在……」滌凡繞到壇前，心明道長揮揮手，道：「其餘弟子退出經堂。」

不一會，經堂內僅剩下三位道長、滌塵、滌凡和兩名稚童。

剛才滌凡還有一臉得意之色，和萬丈雄心的。現在他躬着身子發抖了，也許不僅是由於嚴刑峻法，主要是良知的譴責使他發抖吧？

「滌凡，裴基是你的孩子吧？孩子的母親是誰？」

「師父多心了！弟子豈能做出……」

心鏡道長厲聲道：「事到如此，你還敢瞞騙師長？」

「弟子不敢，只是弟子不明師尊爲何懷疑弟子……」

心鏡道長沉聲道：「心亮師弟，煩請拏下這個敗壞清規的孽徒！」

心亮道長道：「滌凡，事實俱在，你還是認罪了吧！師叔也好爲你開脫……」

滌凡道：「師叔關注之情，徒兒銘感五內，但弟子並無犯清規，叫弟子……」

心亮道長面色一寒，道：「滌塵。」

「弟子在。」滌塵閃身而出。

心亮道長冷聲道：「給我拏下！」

「弟子遵命！」滌塵身爲大弟子，但爲人老誠，對這位師弟平日極爲友善，他低聲道：「師弟，你是聰明人，勿再違抗師命，以免罪孽更加深重，如師弟確有冤枉，事後不妨向師尊申訴……」

滌凡抬頭看了滌塵一眼，他那炯炯的目光中蘊含着令人戰慄的色彩，只可惜三位師長坐在側面未曾看到。

「師弟，請三思……」

滌凡悶聲不响，縱身掠向經堂大門，滌塵距門較近，迎面攔住，那知滌凡已無退路，他似乎知道不逃走祇有死路一條了。

當然，他要走也不能空手一去了之，剛才不過是誘敵之計，使大家的注意移向經堂大門口，這時突然彈回，挾起稚童裴基，一鶴冲天，拔起兩丈左右，貼在經堂天窗上。

此刻三位道長，如要把他截住或者以物襲擊，滌凡是逃不掉的，他是佔了稚童裴基的便宜。

也可以說是他有意利用稚童——他的兒子裴基，故意在拔身時把裴基擋住他的下盤。

在三位道長的叱喝聲中，滌凡推開天窗，人影消失了。

三位道長拂袖而起，心鏡道長道：「本住持平日失察，居然未看出滌凡這孽徒心術不正，我三人必須逮回此徒，以清門規……」

於是，三人分三路追出，今天的確是個大日子，十年才有一次。

* * *

天才黑，小茅屋中還沒有亮燈。

屋中除了黑暗，還充塞着悲愁、危機和絕望。

一對青年男女相對而坐，女的懷中倚着一個稚童。

「媽，爲甚麼爹不能有孩子？」這孩子很聰明，很快就抓住了不幸事件的核心。

「裴基，小孩子不要問這些，你還不懂。」女的抱緊裴基，像是生怕被人搶去似的。

「媽，爲甚麼我不能有爹？他們爲甚麼要殺爹？」看來孩子不問出個名堂來，是不肯罷休似的。

青年人漠然道：「因爲爹是個道士……」

裴基居然沒有反問道士就不能有孩子嗎？足見他的理解力是很高的。

晚風很大，茅屋頂上，發出「啾啾」聲。

屋中靜了一會，滌凡喟然道：「心蘭，我害了妳……」

心蘭道：「不！紀遠，我一直沒有怪你，其實當初我跟你離家出走的時候，你已經是上清觀的……」

「本來找我們的人只有一撥，現在又增加了一撥，」紀遠就是滌凡的俗家名字，他和裴心蘭青梅竹馬長大，由於紀遠家裡很窮，他的父親爲裴家作過僕役，身份截然不同，他們的情感再好，在裴大中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不久，紀遠一怒而入上清觀作了道士。

自作了道士，由於他天資好，又善解人意，不但心鏡道長另眼相看，即使心明和心亮道長也特別厚愛，因此，滌凡所學的，非但超乎大師兄滌塵之上，即使他的師叔心明和心亮，要想在百招之內制服他，恐也不易爲也。

本來滌凡一心向道，不作非份之想了，那知裴心蘭半年後特地去看他，這一看就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在滌凡來說，自不免有感於心蘭對己的情有獨鍾，而裴心蘭當然也知道紀遠作道士也是爲了她。

年輕人要做一件事不需要多作考慮，就在當天晚上，他們做了幾乎任何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來。

有了一次，不能沒有第二次，以後每月裴心蘭總要設法來一次，直到她的腹部穿任何衣服都無法隱瞞時，她被她父親看出，當夜她逃出家門。

她知道，她的父親一直在找她，也一直不放過和她有過關係的紀遠，只是裴大中並不知道紀遠在上清觀作了道士。

一個武林世家的千金，甘願過這種生活，是紀遠永遠不能忘的，他本想把他的愛子送入上清觀學藝，結果馬上就被護法心亮看穿。

「現在想想，這件事本來就有點冒險。」裴心蘭道：「因爲裴基太像你了，怎會看不出來？」心蘭自怨自艾地道：「都怪我了，當初我不該出這主意的。」

「這不能怪妳。」紀遠道：「前年我對妳說出有關上清觀十年選徒一次的事，我自己也有此意念，按理說，我該知道這件事一旦弄糟的嚴重後果……」

夫妻二人同時嘆了口氣，裴基道：「爹，娘，不要怕那些老道，外公不是很厲害嗎？我們去找外公，老道們不敢去的。」

這些孩子話反而引起他們的隱憂，裴心蘭道：「紀遠，今天我到山洞去汲水，有個長着山羊鬍子的老人很注意我，我覺得那個人有點面善，可能是我爹派出來的線眼……」

「很有可能。」紀遠漠然的道：「妳爹明知我們已是夫妻，仍然追殺不休，證明他不惜任何代價要抹煞一項事實，那就是他的女兒並沒有嫁給一個窮小子……」

「不，是窮道士。」

「窮小子！」紀遠道：「最早他就嫌我窮，而且出身微賤，至於說嫁給一個窮道士，那是更不可能的事，他根本不予承認，如今我師父追殺我，却是爲了上清觀在武林及宗教方面的清譽，身爲門徒，我沒有話說，如果不是爲了孩子和妳，我甘願接受上清觀的嚴峻法規處置。」

「不！紀遠，我們走吧！天下無絕人之路……」裴心蘭道。

「砰！」一聲，茅屋門被一推而開，上清觀護法心亮道長，背負長劍，站在門外，道：「滌凡，馬上跟師叔回去，也許你還有一綫生機……」

「不！」紀遠在逃亡中就換了便裝，現在怎麼看都不像一個道士，他斷然道：「弟子與裴基之母自幼在一起，情非泛泛，雖未同生，但願同死，師叔如能高抬貴手，放我一條生路，弟子自然銘感五中，如果礙於職責，不便循私，弟子只好認命，只不過弟子不能任人宰割的。」

「孽徒，你事到如今還執迷不悟！」心亮道長道：「難道一定要貧道動手？」

紀遠道：「除非師叔能保證他們母子的安全……」

心亮道長道：「觀主有命，和你觸犯清規有關人等，一律帶回上清觀聽候發落。」

「既然如此……」紀遠冷峻的道：「只要弟子三寸氣在，絕對不容任何人動她們母子一根汗毛。」

「無量壽佛，」心亮道長撤下寶劍，道：「這就不能怪師叔無容人之量了。」

裴心蘭拉着裴基跪下，悲聲道：「道長，據紀遠說，您老過去很喜歡他，而這件事又咎不在他，全是小女子的錯，道長何不大發慈悲放他一馬？」

心亮道長道：「貧道身爲護法，豈能如此循私？」

裴心蘭道：「小女子願跟隨道長回觀，請道長放了他父子，貴觀主任何重罰，小女子都願意接受。」

心亮道長道：「不必多言，快跟貧道回去，要不……」

紀遠冷笑道：「心蘭，妳這是多餘的，他就是告發我的人，又豈能寬恕辦理？」

「不錯！」心亮道長道：「如果你還承認是上清觀的人，就必須勸你女人帶着孩子一道走，那後果你大概也可以猜到，如果你現在不再承認是上清觀的人，你要自衛。」

紀遠道：「如果懲罰由我一個人擔當，我願跟你回去，聽師叔口氣，以及過去的經驗，似乎不論弟子是否認罪回觀，他們母子都不能倖免一死……」

心亮道長頌了一聲「無量壽佛」，沒有出聲，上清觀爲武林中人所仰慕，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以嚴刑峻法維持觀規的。

紀遠摸摸愛子的頭，對裴心蘭道：「帶着孩子走吧！如果我不在妳們身邊，也許回到妳娘家比較安全些。」

「不！」裴心蘭道：「紀遠，我知道你並不願我回娘家去，而我也不願意此時此刻向爹屈服，如果是命運註定，咱們就死在一起……」

她伸手取下墻上的雙叉。

「千萬不可！」紀遠按住她雙手，道：「妳已有身孕，不宜拚鬥，爲了孩子着想，妳該聽話。」

裴心蘭道：「大人犯罪，自應由大人擔當，但上清觀的作風，我死也不服！」

「這也是我無路可走的原因，我絕對無意作一個叛徒，是他們這些岸然道貌的出家人逼出來的。」

「所以我不走。」裴心蘭道：「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些。」

心亮道長已進茅屋內，紀遠狂攻三劍，把心亮逼出門外，低聲道：「有機會，妳就帶着裴基投奔妳師傅……」

心亮道長被逼出門外，十分惱火，紀遠已跟出來。

學武要上好資質，也和讀書要悟性高是同一道理，心亮道長除了比紀遠年長二十歲之外，幾乎樣樣都未必比他高些，這是因爲紀遠聰明，一學就會，而且能推陳出新，觸類旁通。

當然，心鏡道長和心明道長所教的，也比其他弟子多，尤其是心明道長，幾乎是傾盡所授。

二人動手不久，裴心蘭就看出，即使他贏了心亮道長，也未必全贏，如果自己助拳反而阻礙他的出手，也就退下。

「快走吧！心蘭，妳要相信我，我不會輸的，去找妳師父吧！也只有她老人家才是妳的倚靠。妳在這裡，反而使我有後顧之憂……」

裴心蘭也知道這一點，但她還不打算走。

心亮道長雖然修養比紀遠好些，但是還沒到六根清淨的地步，只是被晚輩逼出門外，動手二三十招，對方毫無敗象，有攻有守，不免有氣。

他明知不該生氣，却是由不得人。

本來心亮道長的經驗及火候比紀遠高一籌，二三百招之後，可以擊敗他，心情一浮躁，這點優勢也就扯平了。

「心蘭，」紀遠沉聲道：「告訴妳，妳馬上走，我有七八成的勝算，隨後也許不久就能追上妳母子……如果不走……妳我送上兩條命，是罪有應得，我們對得起裴基嗎？」

裴心蘭不出聲，淚水直流，也不敢去擦，那是怕孩子看到。這幾年來，她一直有負疚的心情，當初要是她不去找紀遠，紀遠到目前爲止，還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出家人，這次紀遠冒險帶孩子去上清觀，他是聰明人，並非不知是危險的，而是愛子心切，希望裴基能成大器，如果由於她們母子在此，使他顧慮太多而招致不幸後果，她太對不起紀遠了。

「心蘭……妳當眞要使我唯一的希望也斷絕了嗎？」紀遠現在，攻守進退，果然還應付得有餘。

「紀遠，我……聽你的……我和孩子先走……你要快來。」

「一定，心蘭，越快越好……」

「我們這就走……」

「心蘭，如果妳在半途……不幸遇到師叔心明道長……千萬別反抗，說不定還有一綫生機，如果遇上師父心鏡道長……妳反不反抗是沒有分別了……」

「你師父那麼狠毒？」

「知師莫若徒……心蘭一路小心……」

紀遠自淚眼中向他們母子二人望去，影子愈來愈模糊了，淚水終於流下滿面。

但是，自裴心蘭母子二人一走，心亮道長的攻勢突然猛烈起來，其實，心蘭母子走與不走，對紀遠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心亮道長的功力是次於心鏡道長，所以才被選爲護法，剛才他故意藏技，和紀遠打個平手不分上下。是對裴心蘭有所顧及。

「原來師叔藏了幾手……」紀遠覺得壓力愈來愈大。

「不錯。第一，貧道剛才犯了武家大忌，心躁氣浮，而我對裴心蘭也有點顧忌……」

「師叔放心，她雖也會武，却因有孕在身，不便搏殺。」

心亮道長道：「我豈怕她本人，而是看她的鴛鴦雙叉，乃是昔年曾經震動武林的『胭脂判』羅寒秋的兵刃……」

「我倒沒有聽說過這號人物？」

心亮道長道：「那是因爲你一直未涉足江湖，甚至未出過觀門，孤陋寡聞吧了。」

「聽口氣你是怕『胭脂判』了？」

「貧道與她是河水不犯井水，何必怕她？但倒退二十年，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對她也要忍讓三分……」

紀遠道：「所以你是有意放她一馬？以免開罪『胭脂判』羅寒秋……」

心亮道長不再出聲，一劍緊似一劍，看來心亮道長這位護法，在利害關係之下，他的原則也可能有所改變。這也是紀遠死而不能瞑目的原因。

紀遠的長衫被挑破了三五處，他格開一劍道：「如果師叔不去追她們母子，我馬上束手就擒。」

心亮微一沉吟道：「師叔是奉住持之命，無法容情……」

「出家人以慈悲爲懷，我犯了上清觀的清規，這與她們母子何干？」紀遠厲聲道：「即使心蘭也該負責，但孩子何辜？」

心亮道長冷笑道：「這些話你何不直接去問觀主？」

「哼，其實我知道你的心意，這次你我各負責物色一個稚童，十年後武技即可大成，而屆時觀主已老邁，你才不過五十多歲，到那時候，你有了班底的本錢，不愁坐不上觀主的寶座……」

「住口！」心亮盛怒，也許這些話正中他的要害，攻勢更加緊迫起來。

夜更深，山風更大，心亮道長與紀遠的力搏也漸漸接近尾聲了……

＊　＊　＊

山路崎嶇，夜霧迷濛，風停了，除了裴心蘭母子的步履聲，原野上一片死寂。

「娘！妳太累了，停下來休息一會吧！」

「不！裴基，我們要快走，我們要聽你爹的話。」

「娘！如果那些道士都不講理，孩兒願意陪你死，那樣活着太沒意思了。」還不到六歲的孩子，說出這種話，作母親的聽起來就更加難過了。

「裴基，走吧！我們要盡快趕到……」

一聲「無量壽佛」，山溝中鑽出一個高大的身影，裴心蘭膽戰心驚，並非她貪生怕死，而是爲了這孩子。

裴基似乎也豁了出去，往裴心蘭身前一站，大聲道：「來人可是二師祖？」

「正是，孩子！」心明道長喟然嘆道：「生不逢辰，其奈命何？請跟貧道回上清觀去吧！」

裴基道：「二師祖，你忍心見死不救？」

「裴基，你何出此言？」心明道長道：「有貧道在此，誰敢殺害你母子？」

「這……」其實心明道長不忍心打誑語，欺騙一個六歲不到的孩童，這件事他實在爲難，在未遇上他們母子之前，曾暗暗禱告，不要讓他遇上，既然遇上，又不能背叛師兄的命令，當然也不想放棄自己的原則。

「觀主一定要殺我娘和我，二師祖還要把我們抓回去嗎？」

心明道長道：「家有家規，國有國法，本觀開創百餘年，戒律森嚴，上行下效，令出如山，誰敢故違……」

「既然這樣……」裴心蘭一時情急，忘了紀遠叮囑的話，伸手去撤鴛鴦雙叉，但聰明過人的裴基連忙抓住母親的手道：「二師叔祖，如果我母子跪下求你，你能放過我們母子嗎？」

心明道長閉目沉吟道：「裴基，師叔祖我……」

裴基一扯裴心蘭，二人跪下來，裴基道：「師叔祖，除了我的父母，我從沒有給人跪過，將來也不會，除非我的師父……」

心明道長內心一陣激動，抓他母子二人回去，本就不忍，尤其是這個聰明絕頂的孩子，如今想想，似也無此必要。

「師叔祖，你要是不放我們，就在這裡殺了我們，我們不去上清觀，在那裡死，我們會更痛苦……」

心明道長愕然道：「裴基，爲甚麼死在上清觀你們會更痛苦？」

裴基道：「和尙廟和道士觀都是做好事的地方，那地方本來不該殺人，因爲道士們將來都想成仙得道的，在不該殺人的地方被殺，不是表示我母子是世上最壞的人，那表示上清觀的人不是好的……」裴心蘭扯了他一下，話就打住了。

心明道長默然良久，突然伸手一讓，道：「女施主，快帶孩子走吧！」

裴心蘭大出意料，驚喜交集，道：「道長不殺之恩，日後必報……」

「女施主，請留步，貧道有件事請施主考慮……」

「道長請吩咐。」

「聽說令師是『胭脂判』羅寒秋，人所共知，令師嫉惡如仇，却性如烈火，施主此去如果投奔令師，會引起一場殺劫……」

裴心蘭道：「道長所說正是家師，但請放心，小女子不會幸災樂禍，惹事生非，但有一點我要聲明，如果紀遠被殺，我不敢保證家師會不動肝火。」

心明道長道：「對於維護本門

戒律，一向極嚴，以滌凡來說，如他未殘害本觀追捕他的門人，被捉回後，自不能再與施主見面，殘一肢，苦役五年……」

裴心蘭愕然道：「道長何必瞞騙我這女流之輩呢？」

心明道長肅然道：「貧道說的句句實話，不知施主為何以為貧道說謊？」

裴心蘭忽然有不祥之兆，道：「道長，聽心亮道長的口氣，非但紀遠捉回去萬無生理，連我母子也在斬草除根之列……」

心明道長微吃一驚道：「施主，請問妳在何處遇到心亮師弟的？」

裴心蘭道：「就是今夜的二更天，在野狠谷的小茅屋中。」

心明道長面色驟變，道：「施主請把當時情形簡略說明一下。」

裴心蘭說了，心明道長道：「施主請速去令師處，也許貧道還能及時趕到野狠谷去，令師處仍請施主小心應對……」

「小女子一定照辦，希望道長能阻止一場殺劫，」裴心蘭仍重語氣道：「眞正能消弭一場浩劫的，不是小女子而是心明道長……」

心明道長已如大鳥凌空，越過山溝，消失夜霧之中。

* * *

十年一次的大日子剛過，今天又是一個大日子。

今天正午，「脂胭判」羅寒秋單獨來到了上清觀，當心鏡道長迎接時，大出意料而失聲。

在心鏡道長來說，萬料不到由於滌凡的事，會再和這位高手扯上瓜葛。

當然，心鏡道長以上清觀主身份，並非忌憚羅寒秋，而是另有原因。所以他執禮甚恭，道：「羅施主久違了，不知施主枉駕本觀，有何見教？」

羅寒秋已是四十餘歲的人，豐姿尤在，只是那種冷艷令人不敢逼視，她目注天空，冷冷地道：「令師弟心亮、心明二人返觀來沒有？」

心鏡道長道：「他們回來與否，乃本觀私務，實無欺騙羅施主之必要，羅施主何不請進觀少坐？」

「那就不必了，我要在這裡等一個人，弄清楚一件事之後，再決定是否進入上清觀的大門。」羅寒秋道：「不過我可以先透露一點，讓你心裡有數，如果我決定進入上清觀的大門，那就表示進去殺人，除非那些該死的人送出來領死，如果沒必要殺人，我不想進入這個大門。」

心鏡道長自然猜到是為滌凡的事，却眞的不知道裴心蘭是羅寒秋的弟子，他哂然道：「不知羅施主等待何人？」

「小徒裴心蘭。」

「令徒裴心蘭和本觀又有甚麼關係？」

羅寒秋冷漠地道：「但願沒有關係，只可惜，已經有了關連，小徒心蘭，就是裴基的生母……」

「啊……」心鏡道長倏然變色，而這件事的發生，又使他有無限的今昔之感。如果倒退二十年發生了這件事……

「無量壽佛」心鏡道長道：「貧道除了對令徒寄予無限同情外，實無善後良策……」

「羅施主請聽貧道一言，滌凡以上清觀弟子身份，擅自破戒，居然養妻生子五年之久，且敢帶其子入觀矇混他人，欺騙師長，膽大妄為，以本觀律令，繩之於法，誰曰不宜，羅施主此來問罪，請問是以何立場……」

羅寒秋道：「試問貴觀觀律，滌凡應治何罪？」

「如未抗拒追捕者，應殘一肢，苦役五年，與外界之孽緣自應一刀兩斷。」

「如果滌凡已被殺死？」

心鏡道長道：「設如滌凡未向追捕者力搏，不可能發生此事，如果他是因畏罪不敢回觀而力搏，以他的聰明及成就，貧道二位師弟任何一人，要想制服他而不使受傷，恐不可能之……」

羅寒秋截道：「廢話少說，如果他被殺死了呢？」

心鏡道長對這種態度，雖感不悅，却因過去之事，只好忍下，他斷然道：「貧道以為無此可能。」

羅寒秋道：「萬一有此可能呢？」

「如果滌凡死於貧道二位師弟任何一位之手，羅施主可以照妳剛才所說的話去做？不進此大門則已，進入此門就必須殺人。」心鏡道長冷冷道：「當然，上清觀的人恐怕沒有一個人等着被人殺死而不反抗的，因為滌凡破戒，固然罪不應死，如因追捕時全力反抗因而失手將其殺死，只能算是追捕者的過錯，本觀自會治其過失之罪，而滌凡之死，却也罪有應得，無法兩全。」

羅寒秋冷笑不語，雙方僵在上清觀大門之外，直到午時末，觀前山坡下出現了人影。

裴心蘭與裴基合乘一馬，另外牽着一匹，這匹馬馱了一具屍體。

羅寒秋和心鏡道長都是目力過人，老遠就已看出馬上屍體正是換了便裝的滌凡，裴心蘭眼泛紅腫，裴基面色冷漠。

心鏡道長首先迎上，看過滌凡屍體上的劍傷，已知道師弟心亮所為，心鏡經驗豐富，悟性也高，却

想不出師弟殺死滌凡的理由，他只能猜測，是滌凡一時情急，出言不遜，或者先行出手犯上所致。

心鏡道長道：「裴施主，滌凡身上劍傷，顯係本觀常用劍法，已無疑問，請問施主在何處找到滌凡的屍體？」

裴心蘭道：「野狠谷小女子數年來所住的茅屋中。」

「施主去時，可曾見到貧道師弟心亮及心明？」

「沒有。」裴心蘭悲聲道：「看來，上清觀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陰詐狡猾之輩。」

心鏡道長怫然不悅的道：「施主請慎言，切莫誹謗本觀……」

裴心蘭嘶聲道：「小女子有鐵的證據，證明上清觀的人口是心非，首鼠兩端。」

「心蘭，」羅寒秋道：「凡事必先佔用理字，不可出言不遜。」

「師傅，他們的確是說了不算的人……」於是，裴心蘭說了前夜心亮道人到小茅屋中的一言一行，以及半途上又遇見心明道長向她保證的事。既然心明道長說過，滌凡罪不致死，最多殘一肢，苦役五年，為何心亮道長却又聲明絕無生理之望，連裴心蘭母子也捉回去處置？而且滌凡身中三劍，每劍都中要害？

在裴心蘭來說，不能不懷疑心明道長當時在欺騙她，甚至於以為心明道長與心亮道長事先已有默契，根本不打算讓滌凡活着回去。

羅寒秋冷峻地道：「心鏡，這件事你弄清了嗎？」

心鏡道長道：「此事錯在貧道師弟心亮，待他返觀，貧道當以……」

羅寒秋冷笑道：「他們暫時不會回來，由此看來，以上清觀的戒律之嚴，若無你授意，心亮不會明知故犯，殺死罪不應死的弟子。」

心鏡道長道：「貧道剛才說過的話，仍然算數，但有一言奉勸，羅施主昔年就名滿江湖，貧道那時以俗家身份和羅施主印證武功，且示傾慕之情，羅施主聲言，若能勝妳一招半式，可以考慮，結果貧道在三百餘招後，以半招承讓，施主一怒而去……」

羅寒秋輕蔑的一笑道：「心鏡，事情並非如此單純吧？虧你還敢重提此事，昔年在黃山較技，你以伸縮的劍取巧，贏了我半招，須知三尺三寸長的劍身，突然長了三五寸，誰也無法提防，你贏得卑鄙，我敗得心痛，本來這段往事，我已不再計較，那知你心術未改，雖是貴為一觀之主，享譽武林，却仍保持你那陰詐狠毒的作風。」

心鏡道長面有訕色，昔年他所用之劍，劍身的確可以伸縮自如，在當時是慕她艷名，求勝心切，却未想到手段不光明，弄巧反拙。

心鏡道長知道不能善了，瘡疤被揭，他有點掛不住，況且，他之出家，也可以說是因羅寒秋而起。

試問世上有幾個人是為了出家而出家？而不是受了重大的刺激，或者混個「三飽一倒」而出家的？

日正當中，雙方兵刃已撤出，羅寒秋用的就是鴛鴦雙叉，比裴心蘭那一對大一號，心鏡的青銅劍也不是凡鐵。

羅寒秋先攻上，雙叉短而險，配合怪異身法，常能攻入劍幕之內，這些年來，心無旁騖，她的進境比心鏡要大得多。

原因單純，心鏡是一觀之主，上清觀等於他的事業，加上虛名之累，與各派交際往還，即使未荒廢武功，却不如羅寒秋之專注勤練。

更重要的是，上清觀在武林中聲譽日隆，久而久之，連上清觀的人，似也不能確知他們的武技到底高到何種程度？

不能知己，焉能知彼？這是最危險的事。

雙方的攻守一直很平均，百十招過去，不要說旁觀者不知誰能勝此一仗，就連當事人也都不敢高估自己的勝算。

心鏡道長所忌憚的是羅寒秋的身法，經常欺近，事實上短兵刃必須返身相搏，她的身法近似小巧。

而羅寒秋暫時不敢太接近，也顧慮他那柄劍，是否仍會伸縮？

如果仍能伸縮，只要一按劍柄上的暗紐，劍身就會突然伸長三五寸。

用這種劍的，在適當時機時按紐，可以使對方有效的閃避變為無效。

心鏡道長並不願拚下去，他希望師弟心明或心亮回來，事情就可以解決了。當然，他難以想像，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善罷了。

應該是某人事先所料定的，雙方都小心應戰，一旦滌凡被殺，羅寒秋可以到上清觀內殺人，而羅寒秋只要向馬背上的屍首看一眼，或者看看愛徒母子，她的信心就更加堅定起來。

他們之間本不該有點情感，但是，昔年沒有把情感處理好，沒有控制好的情感，正如洪水一樣。

他恨她，使他進入空門，儘管他已貴為觀主。

她也恨他，以不光明的手法，使她二十年前在妙齡時遁隱，年華老去，而且俠名因半招之失而受挫。

他以為勝她的唯一可能是持久之力，她認為，只要某種方式試出，他所用的劍是否能伸縮之後，勝

負之決定就很簡單了。

紅日偏西，數百招過去後，二人都還未見倦容時，羅寒秋也許想速戰速決，一招用老，一個踉蹌，正是心鏡一式「笑指天南」施出之時，劍尖距離她的左脅不足五寸。

如果他的劍可以伸縮，就在這招上即可決定勝負，但是，他沒有利用這機會，也可能這柄劍根本無法伸縮。

羅寒秋心中有數，雙叉在夕陽下閃出光芒，攻勢凌厲了起來。

誰都相信，這場惡鬥即將有結果了。

在一聲厲叱和大喝聲中，先是羅寒秋突出奇招，接着是心鏡以奇招迎上。

羅羅秋的判斷也許錯誤，心鏡的長劍突然暴長五寸，貫入羅寒秋的肩膊中。

而羅寒秋的左叉，正好掃中了心鏡的咽喉，整個頸部已斷了一半。

羅寒秋推倒心鏡的屍體，滌塵等人奔了上來，而裘心蘭也悲呼着奔了上來。

終於，羅寒秋也坐在地上，繼而倒下……

看來晚輩比長輩的修養好得多，滌塵這邊乍見師父死得如此之慘，除了悲傷，並未倚仗人多而衝向裘心蘭，而裘心蘭對心鏡仍用伸縮長劍傷人，雖極為不齒，也並無置詞，只是流着淚，抱起羅寒秋的屍體，放在馬背之上。

兩匹馬各有一具屍體，屍體上洒着金黃色的夕陽，母子二人淌着淚走下山坡。

上清觀不久響起喪鐘，這又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觀主仙遊，百年才有一次。

* * *

這鎮太小，唯一的一家飲食店也很少有生意上門，像今天這二位食客，叫了四個菜，吃了五七十個大包子，其中一個還吃了兩壺酒，估計結賬下來，要五七兩銀子，平常三天才能做五七兩銀子的生意。

「師兄，人類一生窮通，總是離不開命運，此番回去，師弟我是兇多吉少，師兄也許有好兆頭。」

「心亮，說了半天，我總是不知道你的用意，這次師弟和我們分頭追趕滌凡，本應拿回交師兄按律治罪，可是師弟你却殺了他……」

「不錯，師弟一時失手，因為滌凡的身手並不比我差多少，我要是不全力以赴，說不定會傷在他的劍下。」

心明道長慨然道：「這件事的確難辦，不過我有點懷疑，滌凡身上三個劍傷，都是要害，如果師弟是自衛，一劍就夠了，何須三劍？就怕這一點回去無法交代。」

「二師兄，你放心，大師兄應該體諒的。」他為心明斟了一杯酒道：「二師兄，來一杯吧！」

「師弟，出觀就破戒，我不喜歡你這種作風。」

「並不是師弟我藐視上清觀的清規戒律，而是小弟心情太壞，師兄，無論如何，陪小弟乾了這一杯。」

心明道長勉為其難的乾了一杯，不久結帳出了小鎮。

在山道上走了不久，心亮道：「師兄，我的頭有點痛。」

「奇怪，我也有此感覺，」心明道長道：「不會是很少喝酒的緣故吧？」

二人坐在山石上，可以俯瞰山下。

心亮道：「師兄，會不會是那間小店在酒菜中作了手腳……」

心明道：「按理說是不會的，一來那掌柜看來老誠。二來，一般人都知道出家人身無長物，可是……師弟……我的頭愈來愈痛……」

「我也是……師兄……我們回去找他算賬……也許他有解藥……」

心明道：「如果眞的中了毒，回去恐怕已經來不及了，師弟，我們運功逼逼看？」

二人就在深山裡的地方上打坐，面向山壁，約盞茶工夫，心亮呻吟着道：「師兄……我恐怕不成了……」

心明道：「師弟……再忍耐些……待功力行開之後，然後找大夫去……」

又過了一會，心亮瞇着眼睛偷看了心明一眼，又哼了起來，道：「師兄……我……我支持不了……」

伸手放在心明肩胛上。

心明側眼望過去，心亮目露殺機，嘴角泛着殘酷的微笑，心明道：「師弟，其實愚兄現在比你更痛苦！內腑絞痛，如同刀割……」

心亮放在心明肩上的一掌驟然吐力，心明驚呼着滾下山下深壑去，再也未聽到任何的聲音。

心亮一躍而起，冷笑道：「師兄退隱或者死去，不一定輪到我，因為你畢竟是我的師兄，就算師兄指定由我掌門，那也要二三十年之後，誰能等那麼久……」

人心難測，出家人也不例外。

「自從我獲悉滌凡在外面有了女人，又因深得師兄的寵愛，獲益漸多，我就開始考慮一個問題，設想到他果然妙想天開，把那小孽種帶入上清觀，使我的計劃提早實現……」

心亮望着山下的深壑，深深的呼了口氣，在過去，他一直認為大師兄事業心重，二師兄有點小聰明

，凡事不願多出頭，因此，護法一職便落在他身上。

護法是住持身份以下最高的職位，但心明一點也不在意。

心亮得意地笑着：「眞正的妙計，開始在看到裘心蘭的那雙叉的時候，提起『胭脂判』那個不知？借刀殺人，總比自己動手省事得多……」

心亮離開了山坡深壑邊緣，心情太好了，深夜的原野上，不時迴蕩着他的笑聲。

像他這種警覺性極高的人，僅是因為計劃即將全部實現，得意而有點忘形，居然連身後有個人影釘梢也未發覺。

* * *

今天，對上清觀來說，又是個大日子。

觀門緊閉，喪鐘之聲遠播，這是心鏡道長仙遊的第五天傍晚。

門庭依舊、上清觀內的人事全非，現在一切觀務，暫由第三代大弟子滌塵掌管。

晚齋開始，自經堂的閣樓上下瞰，全觀景物歷歷在目，而且觀外三五里內如有人上山，也逃不過這閣樓中的人監視。

「師父，你老人家的傷怕不宜用力吧？」

「不妨，在目前對付心鏡那種高手，固然心餘力絀，次一流的為師這點傷還不礙事。」

閣樓有三個人，那是「胭脂判」羅寒秋和裘心蘭母子。

裘心蘭道：「可是心明和心亮也是上清觀的第二代好手？」

「不錯，但他們較之心鏡，即使用功，還差五七年的火候……」

「師父，依徒兒猜測，心亮和心明可能合謀，利用師父與心鏡力拚，他們坐收漁人之利，以便回來接收上清觀。」

羅寒秋道：「妳猜對了一半，利用心鏡與為師火併，借刀殺人，或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然而，回來接收的不會是兩個。」

「師父是說只有心明或心亮一人回來？」

「不錯。」

「另一個人莫非已被……」

「對了，親生骨肉手足，尚能互相殘殺，同門師兄弟，在利之所趨下，甚麼事做不出來的？」

裘心蘭道：「師父，如果祇有一個人回來，徒兒猜想，十之八九是心亮。」

「不！」小裘基突然大搖其頭，道：「娘！回來的也許不是心亮……」

「不是心亮？」裘心蘭道：「裘基，要是打賭，你恐怕要輸定了。」

「還是不打賭好，」羅寒秋摸摸裘基的頭喟然道：「當初你們為甚麼不把這孩子送給我？却送到上清觀？」

「徒兒和他都以為……」裘心蘭含淚道：「我們的結合，恐不為師父的諒解。」

「不諒解是必然的。」羅寒秋道：「但是，只要我看到了這孩子，也就無所謂諒不諒解了！任何不幸發生之後，差不多都會覺得這不幸是不該發生的。」

裘心蘭道：「師父，徒兒總是擔心，您的傷勢未愈，即使對付一個心亮或心明，也會使傷勢惡化，所以徒兒想……」

「難得妳有這份孝心，」羅寒秋道：「只要妳能靈活運用為師前夜教妳的一招，妳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是妳要記住，一招絕學，並非在任何時候施出都能當者披靡，仍須在有利時機之下，也就是仍要看對方是攻是守，而對方當時施出是何招為定。」

裘心蘭道：「徒兒自信已很熟練。」

「那麼我問妳，在對方施出太極的『攬雀尾』，或少林的『野馬分鬃』以及其他門派的『犀牛望月』和『攔江截斗』的招式時，那些招式最適合為師教妳那一招……」

裘心蘭心思靈巧，幾乎不假思索道：「『攬雀尾』或『野馬分鬃』，當然還有很多適合施用此招的機會。」

羅寒秋點點頭道：「妳可以應付了，本來為師以妳身懷孕四個月為由，禁止妳動武，其實這不是理由，主要是怕妳這些年來荒廢功夫……」

「師父，二三里外，來了一個人。」

羅寒秋道：「不錯，而且是個中年道士。」

裘心蘭道：「那必是心亮這個道士了，心明未回，我就想不通。」

羅寒秋冷聲道：「我說過他們二人只能有一個人回來，走，我們到觀外去……」

三人下了閣樓，道士們用膳未畢，而且在邊吃邊談，因為這些道士都是平輩，有一小道士道：「師兄，二位師叔到現在還不回來，他們如果不回來呢？」

滌塵肅然道：「二位師叔一定會回來，你們不必多慮。」

小道士道：「二位師叔至今未回，說不定在路上遇上了羅寒秋的門下……」

滌塵道：「羅施主已死，她只有一位門下，即裘施主，依師兄我估計，二位師叔單獨對付她，即使不勝，也能立於不敗之地。」

另一小道士道：「二位師叔不

知那一位殺死滌凡師兄的，也許他們畏罪不敢回觀……」

「胡說！」滌塵沉聲道：「上清觀乃是武林中正大門派，豈會發生這等事……」

「師兄，萬一二位師叔不回來，誰來住持此觀？」

滌塵道：「二位師叔一定回來，最少會有一位回來。」

「如果二位師叔都回來，誰有資格住持本觀？」

滌塵道：「這是長輩的事，我等不便妄測誤論。」

「如果二位師叔只有一位回來，師兄以為那一位會回來？」

滌塵脫口而出，道：「也許是心亮師叔……」說出之後，自己先愣了一下，但在墻外的羅寒秋却搖搖頭，三人出了上清觀，她摸摸裴基的頭道：「滌塵不如裴基，我也以為回來的不是心亮，小裴基，你能說出心亮不能回來的理由嗎？」

裴基道：「上清觀的第二代，都想作觀主，但是，能回來當觀主的人，一定是殺過人却沒有人知道的人，既然爹是被心亮殺死的，回來的人一定不是心亮……」

裴心蘭驚奇道：「裴基，這是為甚麼？」

「因為回來這個比心亮聰明些。」

羅寒秋抱着裴基親熱地道：「小裴基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好在一會兒就可以證明。」

當裴心蘭單獨迎上那人，而羅寒秋和裴基藏在巨石之後時，裴基道：「師祖，我知道妳為甚麼要這樣？」

「孩子，說說看。」

「您要試這個人是不是該殺？」

羅寒秋摟住小裴基，太聰明的孩子是否會尅他父母呢？這連羅寒秋都無法回答。

「是你……是你……果然是你……」裴心蘭看清了來人，心頭大為震動，孩子太聰明，反而悲喜交集。

「無量壽佛，」心明道長微愣道：「裴施主，何出此言？」

裴心蘭道：「上清觀的第二代都死了！只剩下你一個人？」

「是的，劫數難逃，可是天意……」

裴心蘭道：「與你競爭的人死光了，大敵也死了，此番回來，上清觀的寶座，你可以穩坐……」

「裴施主不可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

裴心蘭厲聲道：「試問心亮賊道是怎麼死的？你以為我不知道？」

其實她是眞不知道，只是心明作賊心虛，以為她看到了，現在，上清觀的第二代只剩下他一個，「胭脂判」大敵已除，他還怕甚麼呢？甚至於即使裴心蘭不主動問罪，心明也可能順手除去她。

心明傲然一笑，道：「裴施主，就算妳知道了又如何？大師兄逝去，師弟心亮違背門規，我有責任代掌門人清理門戶，局外人豈非多管閒事？」

裴心蘭冷峻地道：「我只問妳，那天深夜，我們母子在半途中遇到了你，你知道滌凡會被心亮殺死？」

心明道：「知道。」

「你趕到野狼谷時，滌凡有沒有死？」

心明曖昧地一笑，道：「滌凡已中了一劍，傷勢很重，但我沒有阻止，因為一旦我作了住持，像滌凡那種聰明而却又不守清規的人，對我的威脅太大了。」

「原來你比心亮更陰險更毒，」裴心蘭道：「你是如何弄死心亮的？」

「說出來很簡單，這叫着『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心明道長道：「心亮想在酒中弄手脚，我洞悉其奸，却詐作中毒，結果他把我推下深壑，他以為我中毒必死，絕無生理，可是我在谷中繞道而行，在前途等他，在一條棧道上，我用一塊石，由上推下，不要說他，即使神仙也無法倖免……」

「夠了，心明，僅是這些，你已經是死有餘辜了。」

「裴施主，只可惜令師死了，如果我是妳，就不會來此……」

雙叉對長劍，都是只許勝不許敗，心明想到得意處，正好上清觀傳來鐘聲，不禁喜上眉梢，才不過十來招，裴心蘭在頽勢中突然變招，一叉格劍，另一叉又插中了心明的咽喉。

心明頸上先是一條血線，接着血流如注。心明雙目暴瞪，望着自巨岩後走出的羅寒秋和裴基，現在他該是死而無憾了吧！

上清觀唯一失察的是，心鏡和羅寒秋先後倒下，一個是眞死，另一個是假亡，以便證實自己的想法，誘陰謀者返觀接收。

師、徒、孫三代離開現場時，夜風中隱隱又傳來了上清觀的鐘聲，而且耳際迴盪着滌塵的話：上清觀乃是武林正大門派，豈能做出那種事……

然而，在滌塵回答小師弟的話時，却不假思索地：如果二位師叔只有一位回來，回來的必是三師叔心亮……

由此來判定滌塵的為人，再加上那句「上清觀乃是武林正大門派」的話，正如裴心蘭悲怒時所說的一句話：上清觀沒有一個好人，都是些陰詐狠毒之輩……

(完)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懷抱救世心願　借重帝王權威

袁紫烟緩步走出了「青蓮洞」，迎着凜烈的寒風，登上了終南山的峯頂。

大雪封羣山，銀裝裹玉峯，舉步難留足，不見寸草生，好一個冷凄的寒夜。

但這裏高出雲層，視界清明。

袁紫烟盤膝坐下，仰望着夜空星辰。

這是師父傳授她的術法之一，由星象變化中，默察出天下的興亡氣數。

所以，每月之中，總有兩三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她就登上峯頂，坐在雪地上，夜觀星象。

這種生活，袁紫烟已經過了七年。

少女情懷無處寄，數着星兒戲。

今夜，羣星依然燦爛，閃爍着亮麗的光芒。袁紫烟的臉上泛現出了微微笑意。

美麗的笑靨，如花盛放。

可惜，風雪不懂少女心。

是的，袁紫烟已在這裏住了十五個寒暑，寂寞的十五年。

三年前，師父留下了一張簡柬，飄然而去，袁紫烟的生活就更為孤單、寂寞了。

但她的靈智已開，技藝和術法也在寂寞的生活中突飛猛進。

突然間，袁紫烟的笑靨僵住了，顰起秀眉兒，凝注夜空。

夜空中衝起了一道王氣，直犯紫微、太微、天市、三垣星宿。

變化太快了，這不是自然的天道循環運行。

袁紫烟內心中激起了劇烈的波動。

甚麼人？步罡行法，干擾天機，使亂象早呈，人間很快又將淪入劫殺的苦難。

我已練成了一身本領，難道就不能阻止這一場人間的苦難，使萬民蒼生多幾年養息生機？

這是一件大大的功德啊！

我要撲滅那升起的王氣，熄去那燎原的星火！

鎮不住心猿意馬，袁紫烟決心拋棄求證仙道的大業，投入紅塵，為天下黎民一盡心力。

天下治亂的大權握在帝王手中。

帝王居住在長安的宮廷中。

袁紫烟計劃要投入宮廷，接近帝王，借重帝王的權勢，幫助她消除亂源。

於是，袁紫烟離開了修練十五年的終南山。

她是個充滿靈慧的人，也遇上最好的師父，十五年清淨無塵的修練已將達窺破玄機之境，因一念動心，就決然拋棄。

因為她還是一個人，一個美麗

絕世、而又寂寞的紅粉佳人。

* * *

隋煬帝大業四年，天下的亂象已萌，但隋宮的淫樂依舊。

朝來酒醒慵無力，夜伴笙歌到天明。

歷史上最會享受女色的皇帝，隋煬帝大概是排名第一了。

他追逐新愛，不長期專寵一人，遍施雨露，讓後宮百花競艷，連蕭皇后那樣美麗、又富心機的女人也無法找出一個妒忌的對象，只好披髮自薦，和衆多的佳麗、貴妃爭寵了。

隋煬帝爭奪政權的手段非常冷酷，弒父篡位，殺兄霸嫂，泯滅人性，乖違倫常。

但隋煬帝對待女人却異常溫柔。

他從不用强迫的方法，逼使美女就範，而是想盡各種討取美女歡心的辦法，使她們甘薦枕蓆，求取燕好，不計較帝王的尊嚴。

他具有相當的才情，也有非常溫柔的手段，他能爲一個死去的宮女流淚，也敢抱起一個自悲紅顏多薄命、顏色難入君王眼、含恨自縊的妃子的屍體。他愛色，也憐才，雖然情如煙雲隨風去，消逝得很快，但他追求愛情的率性却是歷代君王中無人能及。

隋煬帝對女人的懷柔多情，使包括皇后在內的衆夫人，無不想盡辦法，爲他推薦美人，以固寵幸。

隋朝後宮多嬌，也冠於歷代王朝，隋煬帝眞是個享盡人間艷福的風流皇帝。

* * *

袁紫烟很輕易的混入了隋宮，換上了嬪女的衣服，也常常出現在隋煬帝的面前，擔任伺酒的工作，但三個月過去了，隋煬帝竟沒有注意到她。

她是個嬌艷如花的美女，但隋宮的美女太多了，滿園花開，花人眼，一室幽香，香不聞。

袁紫烟有點氣忿，妾本人間嬌驕女，芙蓉爲骨水爲神，怎竟未入君王眼，閒置三月不相聞。

但她又擔心這個風流的皇帝一旦眞的找上了她，要如何去擺脫他的糾纏？十五年修練的靈氣，二十年玉潔冰清的身子，難道眞要被他享用了不成？

袁紫烟不甘心付出重大的犧牲，就開始仔細的觀察，希望能找出一個既可保清白、又邀帝寵的辦法。

她不敢冒險以術法干犯帝王，那會使後果易生不測之變，畢竟還要他統帥萬民、治理天下。

袁紫烟只希望得到掃平亂源的大權，可以力挽狂瀾，阻止一場血流成河的劫難，而功成身退時，可以還我本來面目，重回終南山去，追求她的仙道大業。

可惜，她失望了。

她發覺淫亂、多情的隋煬帝，還有點好大喜功的缺點，自恃才情，輕淡朝政，却又手握權柄不放。

他能讓各地告急的奏章積案盈尺，不予及時批閱，却不願冷落一下新歡舊愛。

對戰功赫赫的名將、高瞻遠矚的能臣，只要稍忤聖意，就立刻下旨處死。

滿朝文武，誰敢再多言賈禍？

其實，就算還有不怕死的忠臣良將拚着血濺丹墀，但也無法見到皇帝。

隋煬帝已經兩個月未入朝了。森嚴的宮禁，使求見的大臣常在午門外候旨終日，也無法得到覲見。

隋煬帝呢？

懷抱玉人，兩情繾綣，國家大事，且放一邊。

女色、美酒已是隋煬帝全部生活的重心。

這樣的皇帝，就算擁有能征慣戰的百萬大軍，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將軍，有經綸滿腹，胸懷錦繡的治世能臣，又能如何呢？隋煬帝刻忮、殺戮的生性，已經使他們兢兢業業，力求自保，唯唯諾諾，噤若寒蟬，能臣良將全都心灰意冷了，奸佞、讒臣却活躍於帝王的身邊。

他們察顏觀色，揣摸帝意，極盡阿諛，以討歡心，那管得天下百姓的水深火熱，災黎遍野。

這樣的皇帝治國，國家不亡幾稀了。

袁紫烟終於發覺了，事實和理想竟有着如此大的距離，空有一腔報國的熱誠，拯救萬民的心願，面對着掌國的帝王，却沒有宣之於口的機會。

氣餒了，袁紫烟興起了不如歸去、還我本來的念頭。

這一夜，她又觀天象，發覺東北王氣西南來，已逼近長安所在。

袁紫烟大大的吃驚了，怎生來得如此之快，我既然到了長安，豈能眞的空入寶山，袖手不管？

難道已有身俱道法的人滲入了內宮，潛伏在帝王的身側，像我袁紫烟一樣？

是的，我能想到的，別人也能想到。

但，此人是誰呢？

是他還是她？

袁紫烟打消了歸去的念頭，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隋煬帝雖然荒淫無道，但絕不是一個糊塗無能的人。

這中間必然另有隱情。

事實上，袁紫烟心理上受到的

另一種衝擊，也是促使她留下來的一個原因。

長安的繁華景色，內宮中鶯燕鬥艷爭寵的紛擾，早已隱隱的滲入了她平靜的內心，不覺間生出了百花齊放爭顏色，三千佳麗誰多嬌的好勝之念。

畢竟她只是個二十歲的姑娘啊！自信自負才色，不遑多讓，如何能忍受隋煬帝對她的冷落？

袁紫烟留心觀察之下，發覺隋宮中的警衛表面上蝶飛花舞，只見宮女穿梭而行，不見有禁衛走動。

但眞正的戒備却是森嚴的，那些巡行於宮牆之外的武士，個個年輕精壯，不但受過嚴格的訓練，而且都有着相當造詣的武功。

那些禁軍領班更不乏傑出的人物。

袁紫烟不知道這批守衛皇宮的禁衛軍有多少人馬。

但他們是天下最精銳的軍士。

如果戍守長安的兵馬也是這樣精良的軍士，那眞是天下無敵的一支大軍。

能訓練出這麼一批精良的軍馬，絕不是一個庸碌無才的將領。

袁紫烟很想見見統率這批宮衛禁軍的首領是個甚麼樣人物，可惜入宮已三月之久，竟然未見他出現在皇上身側。

不知是隋煬帝宮禁森嚴，未得宣召不能入宮呢？還是他不願擅入這齊集天下美女的宮廷？袁紫烟入宮三個月了，發覺能在宮中走動的男人，只有太監，保護宮廷的禁衛軍也只是守衛在宮牆之外，這千百美女集居的後宮竟也是男人的禁地。

這是一個殘忍的禁令，千百美女只能面對着一個男人，連想冒死偷嚐一下禁果的機會，也被防微杜漸得點滴不漏。

袁紫烟也開始留心到軍國大事，很快的發覺了有幾道十萬火急的奏章，被棄置在御書房的龍案上。

隋煬帝已兩月不朝，竟然連御書房也未到過。

袁紫烟偷進入了御書房，拆閱幾道火急的奏章。

果然，都是請求賑濟，旱澇災情，提調軍兵，進行撫剿匪亂的緊急大事。

隋煬帝似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

是的，星火已燃，燎原的火勢已然爲期不遠了。

袁紫烟開始了多方面的觀察，發覺隋煬帝最近的精神也有些恍惚了。

練武有成、精於保養的隋煬帝，雖然縱情酒色，但却有着善自珍攝的本領，怎會一下子垮了下來。

袁紫烟突然想到了一個人，袁寶兒。

那是太原留守李淵晉獻給皇上的一個美女，也是隋煬帝近日的新寵。

這種事常常發生，本不足怪，在衆夫人的爭寵之下，竟以搜羅美女奉獻，三五天就會有一位新美女奉侍帝王，各院夫人借此新寵以固舊愛。

但袁寶兒似是改變了這種情勢。

原本不留心隋煬帝風流韻事的袁紫烟，也不得不改變了，開始暗中查訪。

果然，很快的發覺了一個驚人的內幕。

隋煬帝雨露普施的行爲似未改變，輪流在各院夫人處留宿，但五更之前必會離開，悄然的趕往「瓊花院」。

那正是袁寶兒住的地方，似是已到了非卿不歡的境界。

袁紫烟身懷無上奇術和絕世武功，但却沒有處理這種事情的經驗，尤其是這種男女間情愛糾纏。

發覺了危機所在，但袁紫烟仍然是束手無策。

這日，隋煬帝和蕭皇后飲宴於顯仁宮中，這本是每月一次的定例，是皇上和皇后單獨相處的時光，隋煬帝雖然風流，但對蕭皇后一直保持了相當的尊重，這一天的宴會，十二院正式列名的夫人都不能參加。

但蕭皇后却表現了泱泱風度，邀請了十二院的夫人全部與會，袁紫烟是奉命伺酒的女官。

十二院夫人，各帶着兩個院中最美的宮女，盛粧而來，希望爭取到隋煬帝的青睞，多一次的留宿寵幸。

美酒佳餚的歡宴，也是競艷爭寵的鬥爭。

袁紫烟原希望能借此機會，仔細觀察一下袁寶兒，可惜她竟未受到蕭后的邀請。

因爲，瓊花院的袁寶兒還未正式被册封爲夫人。

十二院各俱姿色的夫人，二十四個美麗的宮女，再加上風華正盛的蕭皇后，和袁紫烟率領的一批伺酒女嬪，無一不是由各地徵選而來的美人，北地胭脂，南國佳麗，聚集在一堂之上，全都打起精神，擺出了無限風情，討好這個風流皇帝，看得人眼都花了。

但隋煬帝似是沒有快樂的感覺。

蕭皇后發覺了，也想起了瓊花院的袁寶兒，那個討人喜愛的小美人。

於是，暗差女官，去請袁寶兒。

果然是對症之藥，袁寶兒嬌俏

的身影才一出現顯仁宮中，隋煬帝立刻笑了，舉起手中的酒杯，敬向蕭皇后道：「知朕者，御妻也！」

蕭皇后微微一笑道：「寶兒可人，妾對她亦有着眷戀難捨的感覺。」

話雖說得婉轉，但心中却有着不安的感覺，隋煬帝博施的愛情觀，似已有漸集於袁寶兒一身的傾向。

十二院夫人也都有着危機臨頭之感，對帝王，她們早已有非我獨屬的認識，只求能常沾雨露，保住一院夫人之位就滿足了，但如果三千寵愛集一身，那就門前冷落車馬稀，從此難見君王面了。

心中雖有無限驚妬，但仍然得裝出一臉笑意。

袁寶兒緩步行來，只對隋煬帝微微一笑，却轉對蕭皇后走了過去，拜伏於地，道：「妾婢叩見娘娘千歲！」

蕭皇后一把扶起，笑道：「不用多禮。」

袁寶兒目光四顧，福了一福，道：「見過衆家姐姐，寶兒少不更事，有甚麼失禮之處，還望諸位姐姐指教。」

隋煬帝哈哈一笑道：「寶兒，諸位夫人、妃子都是朕的愛卿，朕之所愛，即衆卿所愛也。」

話說得很明白了，再不知趣，那就是自討苦吃了。

十二院夫人全都站起來，舉起酒杯，向着袁寶兒道：「寶妹妹天姿國色，我見猶憐，來，我們大家敬你一杯。」

隋煬帝急急把面前的酒杯遞給袁寶兒。

冷眼旁觀的袁紫烟，只看得暗暗歎息一聲，忖道：「她們都是冠絕羣芳的美女，才色兼備，却全活在一個男人陰影之下，既可悲，又可憐。」

隋煬帝不待袁寶兒喝乾杯中之酒，已把袁寶兒抱入懷中，笑道：「寶兒年幼，不能喝酒，朕代她喝了。」取過寶兒手中酒杯，一飲而盡。

愛戀之深，已難自己。

袁紫烟凝神望去，發覺了這個盈盈十五的小佳人，全身的肌膚，都泛着桃花一般的顏色，臉上帶着嬌稚的微笑，充滿着彈性的肌肉，散發出一種醉人如酒的誘惑，亦不禁爲之心動。

世上怎會有如此完美的尤物？集嬌、媚、色、妖於一身。

勿怪隋煬帝對她迷戀日深。

她進宮一月，隋煬帝連設在內宮的御書房，也未去一次，能抽出的時間，都和她膩在一塊兒了。

袁寶兒輕輕拉開了隋煬帝緊抱柳腰的雙手，帶着三分嬌羞，道：「皇上，寵壞寶兒了。」

隋煬帝笑道：「朕歷經天下顏色，論風華御妻第一，十二院夫人，亦春蘭、秋菊，各極其美，妃子、才人個個多嬌，但如論嬌媚可人，就非寶兒莫屬了。」

袁紫烟暗道：我那裏不如別人？哼！眞是有眼不識金山玉。

「皇上，國事爲重啊！」袁寶兒嬌甜的聲音幽幽動人的說道：「皇后、妾婢和衆位夫人姐姐，都希望國基永固，皇上萬壽無疆。」

隋煬帝沉默了一陣，道：「世無百歲英雄，萬壽千年的仙道之學，朕也不去想它，能得衆卿家這等絕色美人，使朕活得十分快活，軍國大事，自有百官爲朕分勞，朕如事必親躬，豈不要冷落了衆位卿家？」

眞是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亡國之君。

袁寶兒忽然笑了，笑得百媚橫生，羅袖揮動，伸出了纖纖玉指，握住了隋煬帝的右手，一股浮動的香氣撲向了隋煬帝。

袁紫烟也嗅到了，竟也心神一蕩。

她修爲深厚，立刻感覺到這種香味不是女人身上的體香，而是一種精心調配的異香，引人慾念，勾人魂魄。

果然，隋煬帝忍不住了，不管皇后在側，嬪妃環伺，竟把袁寶兒擁入懷中，站起了身子，大有迫不及待之感。

好霸道的香氣。

袁紫烟心生警惕，閉住呼吸，運氣排出了吸入肺腑的香味，神志頓復清明。

轉頭看去，只見蕭皇后和十二夫人，個個紅暈雙頰，痴痴的望着袁寶兒。

女人尚且如此，隋煬帝就更不用說了。

這時，一個身穿紅袍、手中捧着奏章的年輕官員，衝開攔阻的太監，快步走了進來，一膝跪地道：「兵部侍郎兼宮衛總領宇文成都叩見皇上。」

「好大的膽子！」隋煬帝大感不悅，道：「恃寵生驕，擅闖後宮，不怕朕殺了你麼？」

「皇上恕罪，成都冒死驚駕，實因國事緊急，不敢延誤，伏乞吾皇垂察！」

袁寶兒身上散發出的奇香，配合她嬌媚之態，已勾起隋煬帝的慾火，燒紅了他的雙頰，那裏還有心聽聞國事，冷冷的說道：「有事明日早朝再奏！」

他拖着袁寶兒，向前走去。

「皇上，已三個月未上朝了。」

隋煬帝置若罔聞，頭也未回一下。

袁紫烟暗暗歎息一聲，再也忍不下了。羅袖輕拂，冷風四起，掃過了蕭皇后和十二夫人，也掃過了隋煬帝。

蕭皇后和衆夫人盡復常態，也逐走了隋煬帝焚身慾火，一下子冷靜下來，放開了袁寶兒，回頭說道：「成都……」

「臣在。」

「你說有緊急國事，是甚麼事啊？」隋煬帝似是由迷醉中清醒過來。

袁紫烟一直留心着袁寶兒，看到她臉上閃掠過一抹訝異的神色，但很快恢復平靜，妖媚之態亦已然消失，一個清雅莊重的小姑娘靜靜的站在那裏。

這才是眞正的袁寶兒，一個清麗絕俗的小佳人。

袁紫烟暗暗吃驚，忖道：這個美麗的小尤物啊！能如此控制着神態、表情，瞬息間千變萬化，術法之精，實非等閒。

她究竟是甚麼人呢？

「皇上，九江、晉安、馬邑、曹州、河間、南陽，亂民嘯聚，不下數十萬，各地州府，多被攻陷，」宇文成都侃侃而談，道：「烽火之下，民不聊生，再不提調大軍，能將撫剿，恐將野火燎原。」

「有這等事，朕設百官，任州府，各有專司，爲甚麼不能爲朕分憂，早日弭平亂源呢？」

「這……成都不敢說。」

「說吧！朕恕你無罪。」

「皇上天威，調動兵馬，動支庫銀的權力全握於皇上之手。」宇文成都道：「沒有皇上的諭旨，百官都無能爲力！」

隋煬帝似是很滿意君權的威望，一手握天下的治亂、萬民的生死，笑一笑，道：「如此大事，怎不早一些呈上奏章呢？」

「皇上，十二道緊急奏章都積壓在御書房龍案之上。」

「嗯！」隋煬帝想到積壓到高達數尺的呈閱奏章，不禁生出煩惱，微微一皺眉頭，道：「六部公卿、諫議大夫，怎不面奏於朕呢？」

「皇上已三月未朝。」

「朕有三個月未上朝了麼？」

「是！就是設在宮內的御書房，皇上也有一個月未去過了！」宇文成都意氣風發的說：「公卿大夫，求覲見面聖者，不下十餘人，只是宮禁森嚴，未得宣召，不能入覲，鵠候竟日，臣得皇上恩賜，兼任宮衛總領，得有出入宮門之便，才有冒死面聖的機會，耿耿此心，請恕臣犯駕直言之罪！」

「成都，起來吧！」

「謝主隆恩！」宇文成都緩緩站起，垂首而立。

四週都是絕色美女，他不敢看，恐爲美色所誘，失去了君臣禮儀。

但衆宮女却沒有放過看他的機會，蕭皇后和十二院夫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打量。

袁紫烟也看了。

他是個很英俊出色的男人，身材高佻，五官端正，但最令女人動心的，是那種威武的氣勢，給人一種躍馬中原，過關斬將的英雄氣概。

袁紫烟也發覺了他們君臣有着深厚的互信認知，彼此相許的情義。

隋煬帝仰望着萬里無雲的碧空，歎息一聲，道：「江山如畫，後宮多嬌，成都，只怕朕很難得到這兩全之美。」

言下之意，似是對自己縱情酒色的淫樂生活，早已心中有數，很可能因而斷送了美好的江山。

隋煬帝是極有才情的人，不是昏庸無知，而是明知故犯。

他追求的是一個粉紅、艷麗的人生，不惜以帝王的基業作爲賭注，古往今來的帝王中，大概也只有隋煬帝一個人如此作爲了。

「皇上，臣以身心許帝王，聚訓了五百名豪壯的勇士，都有着視死如歸的氣概，十位禁宮副統領，更有萬夫不當之能。」宇文成都又道：「大隋朝帝基牢固，能將衆多，只要皇上一道諭旨頒下，大軍出動，不難一鼓掃平六路烽烟。」

「說得好，成都！」隋煬帝拍着宇文成都的肩膀，笑道：「你教場奪魁，一日間連敗了七十二位好漢，朕有你這樣一員虎將，何愁六路烽烟不平，就由你統帥大軍，掃平亂匪，朕封你兵馬大元帥，節制天下兵馬，克日出師，得勝歸來，就在這顯仁宮中設筵爲你接風，朕將盡出宮中美女，爲你祝賀。」

這樣一個善於用人的皇帝，你能說他昏庸麼？

「臣遵旨！」

「皇上，大才小用了！」袁紫烟突然開了口，道：「眞正的危急在京師，把宇文將軍這樣的勇武之士，遣差於外，使禁宮空虛，如何能對付侵犯皇宮的强敵，保護皇上的安全呢？」

她已經忍耐太久，天象的急速變化，袁寶兒的驚人術法，已顯示出危機逼在眉睫。

「甚麼？」隋煬帝有點訝異，忿怒的說：「甚麼人敢犯皇宮，危言聳聽，惑亂人心，驚嚇了朕的衆位美人，殺……」

目光轉注到袁紫烟的身上，突然住口，「殺無赦」再也說不下去了。

袁紫烟的美麗，是那種飄然出塵，靈氣逼人之美，具有仙女之姿

，天人之間之雅麗。

隋宮多嬌，盡收天下顏色，但隋煬帝却從未見過這樣與衆不同的美麗。

「你是……」

「嬪女袁紫烟。」

「噢！入宮多久了，朕怎麼從未見過？」隋煬帝完全忘記了追問危言聳聽的事，全部精神都用在凝注袁紫烟的身上，道：「一向在那座宮院當差？」

袁紫烟的四週，似是浮動着一層雲氣，隋煬帝很想看個清楚，却是總難如願，有如看霧中之花，朦朧中的美人，給人一種無法捉摸的感覺。

隋煬帝兩度抬起手來，揉搓自己的眼睛。

「入宮三個月了，」袁紫烟淡淡的笑道：「一向奉派在皇上身側伺酒。」

「朕之過也，朕之過也！」隋煬帝用力的拍打着自己的腦袋，用自諡表達出內心的懊惱。

每日的追逐打雁，竟不知天鵝在側。

這似乎是比他聽到六處匪亂的報告，更令他不能原諒自己的昏庸，充分表現出他追逐美色的淫亂天性。

這樣一個皇帝，怎麼能不亡國呢？

但歪打也有正着時，隋煬帝追求美女的熱衷，延續了他八年的王朝基業。

宇文成都也發覺了袁紫烟的出塵之美，眞是天上人間一佳人，但他不敢多看，很快就垂下頭去。

袁寶兒已看出隋煬帝被袁紫烟另一種清雅之美所吸引，心中甚感吃驚，入宮一月，竟未能發覺後宮之中有這麼一位靈慧絕世的高人，實在是太大意了。

原本要誘使隋煬帝表現出匯集寵愛於一身，讓蕭皇后和十二院夫人心生妒恨，她的目的，已難達成，這一仗敗得很慘。

「皇上！」袁寶兒微笑如花的道：「妾婢告退了。」

「好，好，寶妃果然可人，」隋煬帝笑道：「朕重重有賞。」

擺明了一副喜見新人忘舊人的姿態。

「多謝皇上，」袁寶兒嬌笑依然，看不出一點妬忌的神色，接道：「紫烟姐姐，好好的照顧皇上啊！」

柔柔細語中，帶着一陣香風，飄然而去。

「妾婢恭送寶妃娘娘。」袁紫烟緩緩向下跪去，心中也十分震驚袁寶兒的應變能力。

不論袁紫烟是否願意，但袁寶兒已是住入「瓊花院」的妃子身份。一隻手伸了過來，挽起了袁紫烟。

是隋煬帝，借機會緊緊的握住了袁紫烟纖巧的玉手。

袁紫烟沒有掙脫，也不能掙脫，誰敢拒絕帝王吃豆腐呢？

事實上，隋煬帝是幫了袁紫烟一個大忙，她根本不願跪下去，只是借長裙掩遮，盤收了雙腿，擺出個下跪的姿勢，皇上伸手一拉，也就借勢站起身子。

隋煬帝近在咫尺，並未發覺。

上百隻的美女眼睛也未發覺。

那是很高明的武功技藝，硬把一雙修長的玉腿盤收得不見破綻。

但袁寶兒看到了。

她正回過頭來，想表現一下謙遜的禮貌，準備拉攏這個靈慧的美女了。

但却發覺了袁紫烟全身在空中虛浮着，似是心中早已存有一種敵意，不禁大大一震，却仍能不忘掩飾，揮手一笑，道：「姐姐請起，小妹當受不住。」遙遙一禮，才轉身而去。

袁紫烟的舉動也沒有瞞過宇文成都。

他是個身負絕頂武功的高手，耳目靈敏，洞察細微。

但這個發現，使得宇文成都心中震動極了，他夜巡內宮，已發覺袁寶兒是個身懷奇技的人物，只是袁寶兒正獲隋煬帝的寵愛，不敢貿然下令調查，只能在暗中留心。

現在，又冒出了一個袁紫烟來，她入宮已三月，自己却全無察覺，比起袁寶兒，似是更爲可怕了。

宇文成都不相信這是偶然的巧合，她們明艷照人，身懷術法，天下無處不可去得。世間美男子，有誰能逃得過她們撒下的擄獲情網，但却混入深宮，故意接近帝王，置身於天下權力核心，必有圖謀，而且，絕不是爲追求私人的奢華、享樂而來。

想得心憂如焚，不禁長歎出聲。

「成都，不要歎氣，咱們到御書房去，朕要和你研商一下撫剿六路亂匪的國事。」

清醒時的隋煬帝，實在是個知人善任的精明帝王。

「是是是！臣在候駕。」宇文成都恢復了鎮靜。

「紫烟，一起來吧！」隋煬帝挽住了袁紫烟的右手，舉步向前走去。

蕭皇后和十二院夫人沒有阻止，也未隨行。

她們目睹了袁寶兒的嬌嬈，已知春情輸人三分媚。

再看了袁紫烟的雅麗，又覺姿色遜人一段香。

（未完·一）

白髮神尼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惡妞原也溫柔　黑洞暫作洞房

飄飄蕩蕩，身子像在雲端飄飄蕩蕩。

這是天上？還是在人間？

他睜開眼來了，眼前一片黑暗，像是在茫茫的黑夜裡，腦子裡也一片茫然。

他睜開眼，只是茫然地睜開眼來而已，甚麼都記不得，只不過仍然能記得他是誰：陳淵。

他是陳淵，武當弟子，初出道，枯木道人的徒兒。

這可眞是在雲端？爲何飄飄蕩蕩？

好冷，不禁又咬緊了牙兒，打了個冷顫，可就更清醒了，啊呀！不是蕩悠悠，像被人從雲端拋落下來，嚇得他着了慌，本能地兩手亂抓！

他觸到了甚麼？看不見，但眞是觸到了甚麼，就像落水遇溺的人一樣慌忙，一把抱住！

緊緊地、死命地抱住，啊呀！啪的一聲脆生生響，臉上火辣辣的，竟被人掌摑了一個嘴巴子！

原來抱住的是一個溫暖的身體，被那人重重打了一個嘴巴子。

倒把他打醒了，啊呀，慌忙放開手，慌忙縮身，那料後腦轟一聲響，重重地撞在甚麼堅硬的東西上，痛得他眼前亂冒金星。

他怎會不慌忙，雖然看不見，眞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他一旦記憶恢復，感覺也恢復了，那被他緊抱着的身軀，不僅溫暖，而且好不柔軟，分明是個女子的嬌軀。

可不是個女子，只聽那女子啐了一口，顯然也看不見他，話聲惶急帶怒，說道：「你敢再……再碰我一下，我……殺了你……」

啊呀！他不但記憶完全恢復了，而且，從話聲中，辨出那女子是誰了！

竟會是火辣辣、美艷艷的洪天嬌，這個惡妞！

分不出是喜還是驚，他竟把這兇霸霸的惡妞抱滿懷。

他沒招惹她，也沒冒犯過她，尚且被她刺傷了左臂，被她磨折，把他扔出老遠，跌得他半死，何況……啊呀！何況把她抱滿懷。

嚇得他顧不得疼痛，臉上雖然火辣辣的，後腦撞得他更痛得發昏，但仍脚亂手忙，慌忙挪開身子。

但沒有動靜，這天嬌姑娘輕功卓絕，若然向他撲來，豈會有聲響。但眞的沒有動靜，也許太黑暗了，誰也看不見對方。

陳淵心安了些，天嬌姑娘果然仍在原處，只聽她喝問道：

「你……你是誰？」

「是我啊！」陳淵一掌貼着地面，原來他一直坐在冰冷的地上，甚至把她抱滿懷，暴退身，後腦撞在牆上，以及挪開身子，一直是坐在

地上。

原來他不是從雲端跌落下來，不過是那大和尚把他挾在脅下，在雪地裡飛馳，本已感到窒息了，再加上迎面撲打而來的雪花塞滿了口鼻，那還能呼吸，在他失去知覺之前，唯一能感覺，能記憶的，是那大和尚把他擲落地上，是以他的知覺未復，模模糊糊間便像從飄飄蕩蕩的雲端跌落下來。

也許那地上的冰冷，令他漸漸清醒了，也只不過坐了起來。

這惡妞兒必然又要發惡，又要磨折他了，那知他惶急，竟沒聲息，黑暗之中，對面不見人，令他反而更惶恐，對他來說，即使只是一會兒的死寂，也成了無限長久！

啊！不料揑了一把汗，那天嬌姑娘竟然發出一聲歡呼。

不，只是半聲，那陳淵也才吐了半口氣，那歡呼之聲未落，已成了冷冷地一哼，說：「轉背就不見了你，只道你這賊小子又逃啦，原來在這裡。」

現在，他理已直，氣也壯起來了，只要不是惱了他適才把她抱滿懷，他便不怕她了，那腰兒也就直了起來，說道：「妳妳……眞不講理，我已找出殺朱姑娘爹的兇手，爲甚麼仍當我是賊小子？我又爲甚要逃走？」

「哼！」天嬌姑娘的聲音仍然冷冷的，說道：「還說不是逃走，轉背就不見了你。」

陳淵苦着臉，嘆了口氣，道：「說出來，眞丟人，我被一個大和尚一把抓住了，一言不發，把我挾在脅下，後來……後來就失去知覺了，適才……才剛醒過來呢，像是……從高高雲端跌落下來，我不知是妳……」

眞令他不明白，這是怎麼啦，已是歡呼之聲，陡然間，變成冷冰冰，而今，那聲調，竟又是酸酸的。

只聽天嬌姑娘酸酸的聲音，哼了一聲，說道：「不知是我？哼！一定以爲是……是她！」

「是……她？」陳淵一怔，說：「我甚麼也看不見，她是誰啊？我甚至不知有人。」

「你說謊，」那聲調不僅酸，而且酸又帶惱，說道：「她人見人愛，千嬌百媚，你說……你雖看不見，但一定……一定時時刻刻都在想着她。」

「啊！」他明白她說的是誰了，也明白她的話聲爲何酸酸的，登時，心中一樂，而且甜甜地，說道：「原來你是說朱梅姑娘。」

「呔！」

陳淵心頭一緊，無端端，不，是突然間她又惱了起來，眞是喜怒無常。

「你還敢說不是說謊，敢說沒時刻在想她，你不是說了出來，承認啦。」

「我沒有，是眞的。」陳淵說得挺認眞，那聲調自是誠懇的，說道：「再說，你也說得不對，你可不許惱，不許發惡，我說一句眞話兒……」

天嬌姑娘啐了一聲，說：「你敢不說眞話兒，我……宰了你。」

陳淵嘆了口氣，道：「說一句眞話兒，你不兇霸，眞而又眞，比起朱姑娘來，你更是百媚千嬌，更是人見人愛，好吧，我把眞心話兒說出來，你猜，我一見到你，就想到甚麼？想到玫瑰花兒……」

黑暗之中，雖然看不見，但聽到她啐了一口，謝天謝地，他眞想笑，幸是黑暗之中她也看不到他，否則必然瞞不了她，惱了，一定又會發起惡來。

雖然他說的也是眞話兒，但天地良心，可不是一見她就想到玫瑰花兒，而是當他知道，她竟連夜去替他偷盜療傷聖藥之後，驀然間，才發覺她也眞可愛，艷麗得像一朵玫瑰花兒。只不過，一想到那麼多刺，就不由他不心下寒了起來。

却是聽得她啐了一口，心下登時有了主意，道：「那麼，你想想，嶺上的臘梅雖然吐幽香，但是否那玫瑰花兒更百媚千嬌，更艷麗得人見人愛。」

「啊，當眞……」

可是百煉精鋼，化作繞指柔了？敢情她聲調低柔起來，也那麼甜甜的，只聽她說道：「當眞，師傅也是這麼說的，啊呀！你……你做甚麼？」

是陳淵痛得呻吟了一聲，原來他想站起來，竟忘了左臂有傷，被那大和尚大半天的折騰，雖未迸裂，不再流出血來，却也被牽動，一時忘了，以左掌貼地，那知一用勁，登時劇痛起來。

他沒站起來，倒頹然跌坐下來，靠在墻上。

陡然間，冷冷的香風撲面，看不見，却感到她挨近身來了，一隻輕輕柔柔的手，伸過來了，摸着他的臉兒，他聽得出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低低的，輕輕的呀了一聲，她那手兒也更輕柔，而且停在他臉上，不動了。

却是先前只感到臉上有些痳木，陳淵這時才感到臉上的疼痛來，而且，火辣辣的，不會是打腫了吧？

他又如何會感覺不到，那麼兇惡的妞兒，竟然手兒顫了一下，甚至輕柔了的聲調也有些顫抖，說：「打痛了你麼？誰教你……摟得我那麼緊，我又不知是你，啊……」

一定是她摸出他的臉已腫了，

竟然有些兒着慌，說道：「來，快，躺下來，不能讓血瘀積起來，讓我替你活血。」

竟是不由他分說，扳倒他的身子，讓他躺在她懷中，說：「你忍住點兒，不會痛的，是不是？」

她的手兒，那刺傷他，用劍指嚇他的手，竟會出奇的輕柔，輕輕、輕輕地在他臉上撫摸起來，他怎會痛啊，便是眞痛，也覺不出來了，却是現在，他倒眞像在雲端，飄飄、蕩蕩。

他躺在她溫暖的懷裡，身子怎會飄飄蕩蕩，但他那心兒，確確實實在蕩悠悠。

他忙定了定心兒，敢情要馴服這惡妞，其實一點不難，還容易之極。

這正是他的主意，他要知道，急於要知道的實在太多了，忙道：「當眞，這是那裡啊，我怎麼會在這裡？還有……」

他先已嚇了一跳，幾乎衝口而出，說出朱梅姑娘來，好不容易才哄得她柔順起來，若是她一惱，他已被打腫了的臉兒首先就得遭殃！

他嚇了一跳，身子自然顫動了一下，天嬌姑娘立即停下手來，說：「你……痛麼？」

「不不，」陳淵忙道：「是眞的，我只是……要知道……」

那輕柔的手，又在他臉上撫摸起來，而且，漸漸加重了些，但即使再重些，他又豈會覺得出痛來。

「好！」天嬌姑娘說：「這是在……和尚廟裡，就是那擒你來的，那大和尚的廟裡。」

陳淵奇道：「我又不識那大和尚，和他無寃無仇，他爲甚要擒我來？」

奇怪，他只是奇怪，可不驚駭，因爲，他已記起來了，那和尚只是魯莽些，抓住他的後頸，把他提了起來，此外並未難爲他，倒一連說了幾聲「好小子」。

「還有！」陳淵忍不住，又道：「還有你，難道也被他擒了來？又爲甚也把你也擒了來？」

這可更令他大感不解了，他已記得那和尚曾說，有老尼姑出頭，還怕那兇手能逃得上天去麼？老尼姑，自是說神尼了，那麼，這天嬌姑娘當然也和神尼會合了，怎倒被這大和尚擒來？

想到這裡，他心中也不由一凛，這大和尚簡直像老鷹抓小雞一樣，他那能扎掙得分毫，難道，神尼也不是他的敵手，也怕了他？

天嬌姑娘啐了一口，雖然惱惱的，但顯然並無懼怕之意，說道：「你呀！只道你聰明，原來好蠢，擒了你，又擒我，怎麼還不明白？」

「明白？明白甚麼呀！」

「你呀！」天嬌姑娘更惱了些，說：「你這人，原來沒心肝，我連夜去爲你偷盜那療傷聖藥，你竟然毫不放在心上。」

陳淵啊了一聲，敢情是這麼回事，他心生感激，本能的，不自覺的，不過是表達他的感激之情，盡在不言中，把頭兒在她溫軟的胸上，靠得緊了些。

皇天在上，他眞不是輕薄，只不過言語不能表達他的感激之情，那麼自然靠緊了些，啊呀！是嚇得呆了？還是眞捨不得離開，或者，靈魂兒已飛上了半天？總之，呆住了。

他躺在她懷裡，又何異肉在砧板上，若以爲他輕薄，可有得苦頭吃了，又如何不駭極。

那知，惡妞兒非但不發惡，那隻撫揉的手，倒更輕了些，另一隻摟住他的手却摟得他更緊了。

啊啊！天嬌姑娘的聲調竟也會嬌柔起來，說道：「別怕啊，這大和尚的武功眞是莫測高深，但藥是我偷的，一人作事一人當。」

敢情竟以爲害怕，却是被她摟得更緊了，想把頭從她胸上挪開些，也不行了，既然有了藉口，又爲甚要挪開。

「不！」陳淵把頭埋得更緊了，說：「藥是爲我而盜的，爲甚麼要由你一人承擔，大和尚要殺要剮，我絕不皺一下眉頭。」

天嬌姑娘忽又啐了一口，說道：「怕成這個樣兒，倒誇英雄好漢了。」

竟眞以爲他害怕，雖然眞捨不得，也不由他不昂起頭來，却是爲今之計，首要的是先脫身，道：「多謝姑娘，當眞是妙手回春，被姑娘妳……我不痛啦。」

活血應該推拿，但臉上怎能推拿，只是摸揉而已，如何好意思說得出口來。

天嬌姑娘噗嗤一聲，竟然一聲嬌笑，說：「你不恨我打重了你麼？」

只把個陳淵反倒臊得臉兒更燒了起來，因爲不但被她掌摑得紅了，那一陣心跳，怎不又添紅，因是臊得像燒了起來。

敢情人家姑娘壓根兒就不是替他推拿活血，不過是錯怪、錯打了他，心下生愧，對他輕憐蜜愛而已，是以把他抱在懷中，任由他輕薄，雖然他眞不是有意輕薄。

他明白了，人家姑娘這不過是在告訴他，並沒惱他先前把她抱滿懷，只不過，黑暗中，不知是他而已。忙道：「不不，你若……姑娘，你若喜歡，不妨……這邊臉上，再……摑我一個嘴巴子。」

天嬌姑娘突然狠狠地啐了一口，說：「你倒想，嘿，原來，你仍

是個……壞透了的小子。」

看不見，但聽聲兒，只聽那話兒中的無限嬌羞，就知她的臉兒必然也紅了，已知他適才動了情。

當眞，這天嬌姑娘比朱梅年長些，再不是情竇初開，而是，像那熟透了的朱菓，何況已深情地、痴痴地守了他幾年了，雲裡、霧裡、夢裡，暮暮、朝朝、夜夜和他廝混多年了，天嬌姑娘在破廟中那哀怨的自訴，如何不令他感動！何況，他出現了，竟和神尼對她描述，在夢中見到的，一般無二，是以，他明白，對她來說，已不是初相識了。

她是那麼坦然，那麼自然，把他抱在懷中，沒有一些兒忸怩，簡直是純眞。當朱梅不在身邊，只有他們單獨在一起，又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那情意，便自然地流露出來，那麼自然而然。

原來她不是眞惡，不過是痴情的恨和强烈的妬嫉，當眞是造化弄人，偏會是朱梅先和他相遇，而且救了朱梅的性命，替她……竟替朱梅脫去了衣裳。

一時之間，那陳淵如痴似呆，其實，這天嬌姑娘也一般可愛，而且，她的痴情，如何不更令他感動。

「我我……」

他想說：他眞不是個壞小子，只是……情不自禁，但怎能說得出口，忙改口道：「是我連累你了，我要知道……」

「我知你要知道甚麼，」天嬌姑娘的聲音近了些，那麼，她不是眞當他是壞小子了，因而挨近他身邊來，說道：「咱們說話小聲點兒，休被那大和尚聽了去，來……」

黑暗中，他的手被握住了，陳淵一怔，雖然甚麼都看不見，但她像是極熟悉，只不過走得三兩步，天嬌姑娘道：「來，坐下了。」

陳淵伸手一摸，像是石床，冰冷，床上甚麼也沒有。

天嬌姑娘道：「這是那大和尚面壁的石室，我都告訴了你吧，咱們休想出得去，簡直就是銅墻鐵壁，不不，壓根兒就沒有墻壁，不過是崖石上鑿出來的石洞，出口只有一個……」

陳淵的手仍握在她手中，被她擧了起來，指着頭頂，感覺得出，她伸出了一根指頭兒，說道：「在咱們的頭頂，一個只能容身的小洞，被一塊重逾千斤的大石覆蓋住了。」

寒冬冰雪天，地下石洞已是奇寒，他心下更凉透了，不禁打了個寒顫，道：「豈不是那大和尚若不移開大石，咱們休想出得去，你……倒像，一些兒也不怕？」

「你冷麼？啊，當眞，你沒烤乾衣裳，來……」

她兀自握住他的手，如何感覺不到，她要做甚麼，放開手了，却挨近身來，竟……竟脫去他身上的濕衣。

他們在雪地裡奔馳，衣裳都濕透了，兩個姑娘生起火來，都脫下濕濕的衣裳烤乾了，而他，兩個姑娘便不趕他，他也要躲開去，而後來，一連串的事故發生了，又被大和尚挾在脅下，在雪地上飛馳，他在迎面撲打而來的大雪中暈了過去，直到醒來，如何不是仍穿着濕衣，尤其是外衣，簡直冰凍了。

那知，濕了的外衣脫去，他倒更覺寒冷了，先前還只是心頭一寒，才打了個冷顫，現在，連他的牙兒也捉對兒斯打起來。

顯然，天嬌姑娘遲疑了一下，更挨近了，而且，緊緊地挨着他，啊！不僅摟住他，簡直又把他摟在懷裡。

那就不僅感到她身軀的溫暖了，而且，他的心上也登時溫暖起來。

一片漆黑，只能感到對方的溫暖的呼吸，可是因爲寒冷的緣故？那呼吸也倍覺溫暖，他感覺得出，她也必然感覺得出，呼吸都急促了些。

這倒好，甚麼也看不見，當然都看不見對方的臉紅。

都沒言語，感覺，豈不就是更豐富的言語，在感覺之下，言語就太貧乏了。

又豈僅身心都溫暖了起來，而且，都自然些了，他又如何不心急，說了，道：「你，好像一點兒也不着急，也不怕……那個大和尚？」

「爲甚我要着急？」

這那還是兇霸霸的惡妞兒，敢情一旦溫柔起來，話聲也倍常嬌柔，即使她哼了一聲，也令他覺得嬌俏極了，說道：「從小兒，我就沒怕過大和尚。」

「從小兒？」

陳淵一怔，神尼在九老洞的後山崖下結廬，小時候，她能跑出多遠去，那麼，這廟必在九老洞的近處了。

「從小兒，」天嬌姑娘說：「當我大到能滿山亂跑的時候，一天，我在林中奔跑，和一羣大大小小的猴兒追逐玩耍，忽然，你說奇怪不奇怪，前面沒人，也沒猴兒，竟一頭鑽到那大和尚懷裡，我還沒看清楚，已被他抓住，提了起來，就像老鷹抓小雞一樣……」

「啊！」

陳淵心想：我被大和尚抓住，提了起來，不也就像老鷹抓小雞一樣，何況當年她年紀小。

「我抓他、打他、脚踢他，他

都呵呵笑，才知他和我玩兒，而且，也眞好玩兒，像騰雲駕霧一般，不久，就來到這裡了。」

「這裡！你是說……」

「我是說這廟裡，咱們在萬年寺呀，後來我才知道是萬年寺，以山路計程，雖是三十里，但和尚只不過翻落幾座山嶺，只一會便到了，他不但給我齋餅，竟還收藏着糖菓。」

「我明白了。」陳淵說：「自此以後，你就時常溜來。」

他可想到神尼所說的「高明」，天嬌姑娘必就是得到這大和尚的指點。

「只不過，他不許我告訴師傅，也不讓廟裡的和尚見到我，他說，若被我師傅知道，若被他這廟裡的和尚見到，就再不許我來玩耍了。」

「爲此，他傳授了你絕世的輕功。」

「咦！你怎會曉得？」

「我不過猜想而已。」陳淵說：「若不然，你怎能瞞了這麼多年？」

「那功夫好玩極啦。」天嬌姑娘說：「叫移形換位，練到了家，來不知何來，去不知何去，不怪那日在林中，前面分明沒人，我却一頭撞到他懷裡了，你說多奇妙，我一直瞞着師傅，那倒是眞的，後來，可再不避這廟裡的和尚了。你不知道廟裡有多少和尚，少說有七八十個，我常常溜來，難保有朝不會撞上的，撞上了，他們也休想見得到我，你……笑甚？」

陳淵可不是笑啦，神尼不過是一眼睁，一眼閉而已，她如何能瞞得過她的師傅，否則，她師傅也不會被尊稱爲神尼了，只不明白的是：神尼爲何不說破，而且，分明假裝不知，任由她和這大和尚往來？

「沒……沒甚麼，」陳淵說：「我不過想，妳小時候，一定可愛極了，妳頭上那兩根小辮兒一晃，就無影無踪，必會嚇得那些和尚疑神疑鬼。」

「可不是麼，啊呀！」天嬌姑娘說：「你仍然是個壞小子，壞極啦，你笑人家，師傅一定也像對我描述你一樣，一說就說個不停，準是把我小時候頑皮的事兒都對你說了，我不依。」

「妳只說對了一半兒。」陳淵說。

「只對了……一半兒？」

「還說你……美得像天仙一樣，可愛極啦。」

說千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那倒是眞的，倒是他，才越更覺到她美若天仙，不，天仙怎能像她一樣，美得更嬌艷如花。

她又是怎麼啦，說他是壞極了的小子，倒把他摟得緊了些，但突然，摟住他的手又鬆了下來，難道她眞是喜怒反覆無常？

她說了，話聲也有些酸酸的，說：「師傅一定，也對你說了朱梅姑娘，一定……一定對你說了更多更多，你瞞不了我。」

「說了，如何沒有。」陳淵登時明白了，說：「說妳們都一般兒美若天仙，只不過，說妳更多些，難道妳不是更頑皮，自然也就有更多可說的了，自然也更活潑，更可愛了，啊呀……好……冷。」

果然，鬆開的手，又把他摟得緊了，其實，他早已不覺得冷了，但又溫暖起來，自然也是眞的。

忽聽她……她竟然也會嘆息，嘆了口氣，說：「但爲甚麼，你首先遇到的，竟會是朱梅姑娘，而且……」

陳淵着了慌，怕她再又說起脫去衣衫的事來，忙道：「說下去啊，這就不怪了，不怪你一點兒也不怕那大和尚，當眞，我被大和尚擒了來，那以後的事，一些兒也不知道，朱梅姑娘報了仇沒有，妳那神尼師傅，怎會突然現身出來，那大和尚說，有了神尼出頭，還怕他們飛上天麼？」

「不是突然現身出來。」天嬌姑娘道：「原來，昨日早上我們一上路，師傅就一直跟着我們，只不過我們不知罷了。」

「啊！」

石室太黑了，倒也不怕她見到，他的眉頭緊皺了起來，那麼，神尼見到他受盡折磨，受盡委屈，爲何却不現身阻止？也許，神尼早知天嬌姑娘不會傷害他的，否則，也不會任由她把他押解上路，任由她用劍指嚇他了。

即使是他，現在明白過來，她不過是太痴情，心生妬嫉，由妬嫉而惱怒，他不也是不再恨她，反而被她的嫉性感動了麼？

何況，現下正被她摟在溫暖的懷裡。

但願黑暗永恒，永不見光明，眞不知道，若然光明來臨，她還會不會把他摟在懷中，用她溫暖的身體，來溫暖他的身體。

那石室實在嚴寒極了，峨嵋山高，高處已不勝寒了，何況寒冬冰雪天，又在地底下加上他衣衫濕透了，如何不像在冰窟裡。

但初時，他剛醒過來時，倒是眞冷得發抖的，却也因此，天嬌姑娘竟忘了人家是武當弟子，枯木道人的入室弟子，內家功夫深厚，只不過眞氣運行得才幾個周天，他已暖過來了，何況，在她溫暖的懷中這麼久。

若是她知道，會不會惱他，必然又會說他是壞透了的小子啦。

不行，忙不迭把凝聚的眞氣散了，登時又感到那石窟中的嚴寒，登時，似假還眞，又打了個抖顫。

啊呀，眞是喜怒無常，變幻莫測，天嬌姑娘啐了一口，猛可裡一推，脆生生一聲响，又一個嘴巴子，重重地摑在他臉上，不僅摑得他火辣辣痛，而且從她溫暖的懷中滾落到冰冷的地上。

正想，牙兒若再捉對兒廝打，她必然把他摟得更緊些了，那知竟是不能，倒被她重重的打了個嘴巴子。

「你……爲甚打我？嗳唷！」

又啐了一口，雖然看不見，但也可知她的臉兒紅得更嬌艷了，既然是含嗔帶羞，他怎會怕。

「原來你眞壞，爲甚散了眞氣？」

陳淵眞嚇了一跳，忘了人家是神尼的弟子，更得過「高明」指點，他散了眞氣，如何能瞞得過她。

但一見天嬌姑娘含嗔帶羞，不過是嬌嗔，立即呻吟起來，何況地上眞是冰冷，奇寒徹骨，不是，也不用裝假，那牙兒是眞而又眞地，捉對兒廝打起來。

黑暗中，一隻手兒伸手來了，抓住他的胳膊，拉了他起來，說道：「瞧你……還敢不敢裝假，還不給我坐好了，我……又……又打痛了你麼？」

可不是他也才覺出痛來，原來她也才覺出，這一個嘴巴子，又打在他腫了的臉上。

原來，人家姑娘不過是眞情的流露，就像今日他傷口迸裂流血一樣，立即毫不避諱，若不是她打腫了他的臉，又若不是他脫去了冰凍的濕衣，石窟中是眞嚴寒徹骨，怎會把他抱在懷裡。

那還敢裝假了，他才坐起來，她又摟他在懷了，說道：「還不趕快運行眞氣，再借我的熱力，你這貼身的衣裳還不太濕，很快就會乾了，你就不會那麼冷了，你若敢再……」

「再不敢了。」

「好吧。」天嬌姑娘說，沒一些忸怩：「且饒過你這遭兒。」

眞是情深更天眞，不知何謂避諱，當眞，當她妬嫉起來，成了個兇霸霸的惡妞，不也是眞情的流露，那無常的喜怒，不過是她太坦誠純眞，不會裝假，也不會矯揉造作，並非矯情。

那麼，當她成了個惡妞，發起惡來，不也可愛，不也更感人麼！

只有一樁，就是在她面前，裝假不得，現在，他才明白了，爲甚他一旦發起怒來，惡妞兒登時不發惡了，因爲那也是眞情。

她的手，那隻兩番摑過他嘴巴的手，又溫柔起來，又輕柔地在他的腫臉上撫揉起來。

不痛了，又溫暖了的陳淵，說：「妳還沒告訴我，妳怎會也被大和尚擒了來？難道你沒和你師傅在一道兒？」

他更想知道朱梅姑娘現在何處，但那敢提朱梅姑娘的名兒，不料天嬌姑娘道：「你騙不了我，你更想知道朱梅妹妹在那裡，是不是？」

那敢否認，陳淵道：「你們總是出雙入對，形影不離。」

「好，我告訴你，她走了，此刻少說已在百里處了，敢情平時連一隻螞蟻也不敢踏死的，也會有紅了眼的時候，她殺了那個總兵，再要殺那河洛劍客時，却被師傅阻止了，師傅說：不行，他是武當門下，殺了他，死無對證，如何向武當交代，說不得了，且把他押上武當，不怕他那老道師傅，不交由你處置，那時再殺他替你爹報仇不遲。」

「原來如此。」陳淵道：「怎麼妳不同去？」

天嬌姑娘突然嗳呀一聲，說：「我明白了。」

不是驚訝，那一聲嗳呀，竟會喜帶羞，說道：「原來師傅早已知道，大和尚把你擒了來，說：只有我才能救得了你。我我……竟不明白，師傅那麼喜歡你，那麼關心你，怎麼知你被大和尚擒了來，她不着急，倒……笑，師傅眞笑了，雖然忍住了，沒笑出聲來，但瞞不了我。

「我還以爲……以爲……這萬年寺從小兒我就溜來玩耍，再沒比我更熟悉的了，嗳呀……」

又是一聲嗳呀！分明怔了一下，才又說道：「我眞蠢，大和尚不許我對師傅說，只道神不知，鬼不覺，原來……原來師傅早知道了，我……想起來了，我溜去萬年寺玩耍，一去就是老半天，初時回去，還提心吊膽，生怕師傅責問，那知，師傅從沒責問過我，原來，早知我去了何處。」

「也許，因爲……」陳淵說：「神尼是佛菩薩呀，而且，我知道，也看得出來，妳師傅愛你們，眞是到了溺愛的程度。」

「不，」天嬌姑娘說：「我可不是說師傅不愛我們，但師傅却連問也不問一句，好像不知我離開過一樣，原來，師傅早知道我是去萬年寺了，不然，怎知我熟悉。

「我一聽說大和尚把你擒了來，就知我偷藥的事發作了，心裡一急，立即奔來，現在才想起來，師傅她……爲甚笑？」

陳淵心中一動，但又不明白，他又怎會明白，既然連天嬌姑娘也不明白，道：「那麼，倒是你送上門來的了。」

「我就知大和尚必是把你囚在這石窟裡，因爲，我對這石窟，再熟悉不過了。」

「好極了，那麼，妳一定知道如何出得這石窟。」

他看不見，但知她一定搖了搖頭，說道：「那還是多年前了，那時，我還只得十歲，有一天，他把我關進這石窟裡，我又冷又害怕，但任我如何哭喊，他也不放我出去，直到我暈厥了，醒來却已在他的禪床上，不但渾身暖和，而且舒適無比，想了又想，才明白大和尚不是惱我頑皮，而是助我修練內功，後來我更知道，原來是助我伐毛洗髓，每被他關進來一次，功力便增進了不少，原來大和尚的金剛不壞身，就是在這石窟裡練的。」

「啊！」

想到大和尚雖然魯莽些，眞不像對他有惡意，更無歹意，何況，不是一再說他是好小子麼？

那麼，難道把他關進來，也不是惡意？

天嬌姑娘繼續說道：「我已告訴過你了，除了能把頭頂的千斤大石移開，休想出得去。我已猜到大和尚把你關在這石窟裡了，那知，當我進來那大石却沒封住洞口，我喚了幾聲，那時你暈厥了，沒有應聲，因見無人，便落下來瞧，那知……」

「妳一落下，洞口立即封閉了。」

天嬌姑娘點了點頭，道：「正是如此，再不會是別人，別人也沒這大的神力，能擧得起那千斤大石。」

「妳，一點兒也不怕？不躭心他不放咱們出去？他不是惱了妳，偷了他療傷的聖藥麼？當眞是聖藥，我臂上那麼長、那麼深的傷口……」

多輕柔，又多緊啊，她更緊的摟住了他。

「是眞的，不但一點兒也不痛了，雖然看不見，但我知道，一定已合口生肌，而且連眞氣運行也無礙了，是眞的，眞沒騙你！」

「你，一點兒也不恨我？」

「不，」陳淵說：「初時，我是說當時，倒眞有些惱的！但妳爲我連夜跑到這裡來，盜聖藥，又爲我療傷，我就知妳不是有心的了，何況，若不是我武功差勁，妳怎能傷得了我，只怨我自己武功不濟。」

「我……沒想到，師傅總是讚你，讚你上了天，我啊，有時候就想：見到了，眞要試你一試。不不……」

撫揉他的手，掩在他嘴上了，說：「那知你果然了得，你手無寸鐵，甚至加上朱梅師妹，竟然也奈何你不得，是我太好勝了，不服氣……」

「使出大和尚教妳的絕招來，端的神奇詭絕，是因我對神尼的劍法瞭如指掌，知道妳得過高明指點，我就會小心了。」

她心高氣傲，最是好勝的姑娘，本已心生歉咎的陡然間，竟又好勝起來，啊！可惜看不見，她一定揚了眉兒，杏眼兒又圓睜，別又是一番愛煞人的美姿容，以前，每當惡妞兒發起惡來，眞令人又怕又愛，現在，不用怕，當然只有令他愛煞了。

天嬌姑娘說：「好啊，早晚咱們出去，倒要較量較量。啊呀！」

不僅是天嬌姑娘，連陳淵也跳了起來。

因爲就在那瞬間，一道强光照射下來，都在黑暗中久了，一時那睜得開眼來。

待得睜得開眼，看得清了，才知頭頂洞口的大石移開了，陽光直射而下，令人目爲之眩。

天嬌姑娘一聲歡呼，叫道：「快，快走！跟我來！」

那洞頂離地不過三丈，憑她的輕身功夫，不用塌腰，便可騰身竄出的，那知雙脚却像生了根一樣，竟然拔不起來。

陳淵又何嘗不是，甚至連腰也挫不下去。

他大吃一驚，天嬌姑娘可知是怎麼回事，倏地一伸手，抓着陳淵的胳膊，只一帶，便已擋在陳淵身前，同時，却已看得清楚，不知何時，那石床上竟已盤膝坐着大和尚。

原來只是北邊邛崍一帶才降大雪，南面的峨嵋仍然冬陽高照。

太陽光直射下來，那麼，日正當午，陳淵才知已昏迷了一日夜。

天嬌姑娘退了一步，簡直就在他懷裡了，那石窟能有多大，石床已佔去了一小半，所餘的空間才得丈許，陳淵已是退無可退。

不，她不是怕了大和尚，不過怕大和尚加害陳淵，她反手抓住陳淵的手，捏了一下，示意他別出聲，說道：「大和尚，你不講理，藥是我偷的，一人作事一人當，豈可連累他遭殃，你爲甚把人家也抓回來，趁早兒放了他，否則，我不和你甘休。」

她怎會怕和尚，十年來，更大的禍她也闖過，說她天眞活潑，不如說她是調皮小搗亂更恰當些，任大和尚收藏得多嚴密，任是甚麼珍寶貴重的東西，是吃得的，那更不用說了，她都有本事給他翻出來，有一次，甚至大和尚從緬甸得來的一尊玉佛，當然是價值連城，被她翻出來玩耍不說，而且打爛了，大和尚也不過呵呵一笑。

那麼，她怎會怕大和尚。又若不是大和尚對她說過，那是天下之間，最有奇效的療傷聖藥，她又怎會曉得。

「記住了，」大和尚對她說道：「你這小搗亂，若是割破了手兒，跌斷了腿兒，將來敷上，不出三兩日，妳又可蹦蹦跳跳啦。」

只不過，那倒是眞的，聖藥得來不易，不許她拿去給外人，而且說得好不嚴厲。

故爾，她才偸，連夜偸偸地溜來，不讓大和尚知道，對她來說，他不是外人呀！她痴痴地等，等了幾年，暮暮朝朝，日日夜夜，才等來的人，怎會是外人？只不過，羞死人，說不出口來而已。

她從沒怕過的大和尚，可眞嚇了她一跳，因爲從沒見大和尚這樣憤怒過，往日，只會呵呵笑的一張紅噴噴的臉，從沒見他綳得這麼緊過。

何況，揪她來，把她扔入這奇寒的石窟裡，一關就是整整一夜又半日，可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說她眞是一點兒也不怕，那也不是眞的，因爲，作賊心虛呀！何況，怕和尚大怒之下，傷害陳淵。

若她眞不怕，她也不後退，不擋在陳淵身前了，甚至退無可退，退到了他懷中了！

和尚大怒，一睜眼，登時精芒暴射，喝道：「住嘴！我先收拾了這小子，再和妳這妞兒算帳，滾開！」

從來沒有，大和尚從來沒有這樣大怒過，只因她心中有了他，怕和尚傷害他，不由她不怕，不自覺，更緊的貼在他胸上，攤開了兩臂，叫道：「你要把他……你，大和尚，你敢……」

陳淵感到她的身子顫抖了一下，嘿！男子漢，大丈夫，倒要人家姑娘來爲他擔驚害怕，要一個姑娘來保護他，那還成甚話。

頭兒一揚，眉兒一挑，霍地攬着她的腰兒，天嬌姑娘攤開兩手，護在他身前，那裡防到，竟被他轉過一邊，上了一步，昂然道：「不不！藥是我偸的，而且敷了，化了肉，生了肌，一人作事一人當，不許你難爲她，啊唷！」

是天嬌姑娘嚇壞了，在他臂上狠狠地擰了一把，身子兒一滑，又搶上擋在他身前，本來他也防到她有此一着的，只因臂上一痛，這麼略一分神，便已被她搶到身前了。

天嬌姑娘這番不是攤開雙手，而是反臂把他抱住，驀可裡一退步，用背把他抵在石壁上，令他動彈不得。說，不，是叫道：「他說謊，他是個說謊又蠱惑的壞小子，別信他，先前他就騙過我，又會……裝假……」

那自是說陳淵散了眞氣，假裝冷得發抖那回事兒了，她心裡一急，差點把陳淵賴在她懷裡的那回事兒也說了出來，可知她眞是純眞，心無城府。

大和尚又大喝一聲，說：「好哇！原來還是個壞透了的小子，蠱惑又說謊，竟敢欺騙這妞兒，那更饒他不得了……」

大和尚說着，右臂已抬了起來，石窟之中，那來風，和尚的僧袖却鼓脹起來。

可把天嬌姑娘嚇壞了，她怎會不知道厲害，和尚只要遙空一抓，便能把他連同她抓近身前去，嚇得她大叫一聲。

「不！他說謊，偸藥的是我。你不能傷他，不……不准你傷他！」

大和尚的手停在空中，像是楞住了，說：「這不奇啦，你既說他蠱惑說謊，又騙了你，你怎倒護着這壞透了的小子？」

「我我……我只是說……他說藥是他偸了，不是眞的，才說了謊，大和尚，你是個又蠢又傻的和尚……」

陳淵也嚇了一跳，大和尚正在大怒，她可是找死了，怎倒罵起和尚來，霍地伸臂倏圈，想堵着她的嘴，那知，啊呀！被她張大嘴兒一咬，痛得他慌忙甩開手。

和尚怒喝一聲：「好妞兒，你敢罵我，你倒要說說，我怎麼又蠢又傻了？」

和尚雖然大怒，那寬大的僧袖竟然不鼓風了，臂也低垂了些，陳淵也才心定了些。

天嬌姑娘身子兒一揚，把他抵在石壁上，抵得更緊了，反臂抱着他的臂也下沉了，也抱得他更緊了些，他休想再能動彈，惡妞兒又發起惡來，也大聲叫道：「你是個蠢和尚，如何不是又蠢又傻，我問你，除了我，還有誰知道你有那療傷的聖藥？」

「除了妳，再沒人知道啦！」和尚說。

「可不是！」天嬌姑娘道：「你那藥收藏得那麼隱密，除了我，還有人知道沒有？」

「當眞，」和尚說：「除了你，再沒人知我藏在什麼地方！」

「好哇！」天嬌姑娘倒越說越惱，兇霸霸、火辣辣，怒道：「你還敢說不傻不蠢，簡直奇蠢無比，何況他又受了傷，流了那麼多血，他不知道你有療傷聖藥，又不知藏在甚地方，身又受重傷，怎能來偸盗你的聖藥？」

「啊啊……」和尚一時語塞，但陡又說道：「但這壞透了的小子不打自招，親口承認啦。」

「不不！」天嬌姑娘着急起來，

叫道：「他只不過騙了我一遭兒，那麼……那麼一遭兒，你知道嗎？壞是壞了些，可眞不是壞透了的小子，我也不許你說他是壞透了的小子。」

「啊啊！」可不再是語塞了，怎麼，和尚倒像忍住笑，說：「那麼，他說謊，是爲了替妳頂罪了，對妳情深愛更深，情眞意更眞了，是不是？」

那溫暖又明亮的冬陽照射下來，照射在她身上，他如何會看不見，她連脖子也紅啦。

「噯呀！」天嬌姑娘叫道：「你不但是個蠢和尚、傻和尚，而且，還是不正經的和尚。」

「那麼，他不是對妳有情又有義，情眞意也眞了，好，且不管你們是誰偸了我的藥，我那聖藥，化了他的肉，生了他的肌，可是眞而又眞了。他既然對妳無情無義，說謊又蠱惑，雖然只是那麼一遭兒，總也是騙了妳，那就好了，妳讓開……」

「你！」天嬌姑娘叫道：「你要把他……怎樣，你……」

「我把他砍成八大塊。」和尚道：「放在爐裡燒煉，我那藥就會還原了……」

「你敢……」

慌了，天嬌姑娘頭兒一揚一挫，湊近他身邊，低聲急道：「快！我一鬆手，有我擋住，你趕快跑。」

隨大聲叫道：「你敢碰倒他一根毫毛兒，我和你拚啦！」

她手一鬆，立即跨前一步，那知陳淵更快，却不是騰身，抓住她的胳膊，向後一拋旋，兩人立即換了個位兒，倒成了陳淵在前了，昂然道：「和尚，我們不是你的對手，誰教我敷了你的藥呢，要殺要剮，我若皺一下眉頭兒，那就不是好漢子，却不許你難爲她！」

「不不！」天嬌姑娘眞沒想到，陳淵抓住她的胳膊，像鐵箍一樣，任她如何扭，又踢又打，就是脫不了身，大叫道：「賊和尚，你這該死的和尚，藥是我偸的，與他何關，你敢……敢難爲他！」

和尚怒道：「既然他無情無義，又蠱惑，又說謊，又……騙了妳……」

「不不，他有情又有義，你不但又傻又蠢，而且還是瞎了眼的和尚，你難道瞧不見，他情眞意也眞……」

「但他，這壞小子騙了妳。」

「他沒有，只是……只不過是……」

「是甚麼呀？」

「不過是賴在我懷裡，想我把他……把他摟得更緊些……噯呀！原來，你才是個壞死了的和尚。」

原來，那和尚再也忍不住了，嘴一咧，紅噴噴的臉上，出現了笑容，但登時又綳緊了，瞪圓了一雙大眼，說：「可糊塗死我啦……」

又氣、又急、又怒的天嬌姑娘，跺着脚兒，叫道：「沒錯兒，你不但又傻又蠢，還是個又瞎眼，又糊塗死了的和尚。」

和尚直搔頭，竟搔起他壓根兒就沒髮的禿頭來，說：「你們那個說的是眞，那個又說謊呀，你，妞兒，你眞相信他對你有情有義？」

「他，有情又有義。」天嬌姑娘顧不得害臊了，大叫道：「除非你瞎了眼，眞糊塗死啦，死和尚才會見不到。」

大和尚不但直搔頭，而且直搖頭，說：「但妳說過，他說謊、他蠱惑，他是個壞小子。」

「不不！」急得要哭，她叫道：「他不但有情又有義，而且多情又多義，死和尚，你是個該死的和尚，你究竟要怎麼才相信。」

「要我相信，要我饒過你們，要我不把他砍成八大塊，那也不難，」和尚說：「他即刻就娶了你，即刻，就在我面前成親。」

不哭、不叫，不但聲音沒了，天嬌姑娘去了那裡？怎麼一晃眼連人影也不見了？

原來躲在陳淵身後，羞得她大氣也不敢出，快得連和尚也沒見到。

是眞沒見到，還是假裝？和尚東張西望，瞪大了眼睛，從小到大，和尚就慣常這樣逗她玩兒，於是，頑皮的小天嬌，和長大了、成了嬌艷如花的大天嬌，就會格格一聲笑，得意地跳出來。

但這番和尚睜大了眼睛，東望西張，她却沒跳出來。

和尚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豈有留爾到五更，小子，這妞兒逃走啦，那麼，是不願嫁你了，你可怨我不得，小子，可不許皺一下眉頭。」

和尚一抬臂，僧袖登時又起風來，那知人影一晃，天嬌姑娘已擋在陳淵身前，叫道：「你敢，誰說我……不願意？」

張開兩臂，護着陳淵，只退一下身兒，已又在他懷裡了。

「那妳這妞兒爲甚逃？」

「我沒有，」天嬌姑娘跺一下脚兒，臊得連脖子也紅透了，說：「你是個該死的和尚，你明明知道……我願意……」

和尚呵呵大笑，右臂又垂下了，說：「那麼，妳願嫁他，不過是害臊，小子，你呢？」

陳淵早已是心花怒放，瞞得過天嬌姑娘，和尚如何瞞得過他，除非他竟蠢到相信生了肌的藥，眞會從他身上煉得出來。

原來和尚從頭到尾，不過是要他知道，天嬌姑娘對他如何情深愛深，而且要她親口說出來，要促成他們的婚姻，不明白的只是，不知和尚為何如此？忙道：「只是，未曾稟告師傅。」

和尚怒吼一聲，道：「你那老道師傅敢說一個不字，我一舉手，就摧枯拉朽，教他眞成了枯木。好，既然你們都願意，今日冬陽灼灼，宜室宜家，一拜天地……」

天嬌姑娘羞得慌忙縮回手去，原來顧不得羞赧，慌忙扯他衣袖，不知是怕他不聽話，觸怒和尚，還是心急，却那知陳淵也伸出來想扯她衣袖的手碰個正着，却都就勢跪下了，拜了一拜。

只聽和尚又道：「二拜高堂……」

天嬌姑娘一怔，說：「咱們那來高堂呀？」

和尚一瞪眼，說：「我和尚偌大年紀，可作得高堂？」

兩人肩併着肩，忙又向和尚再拜。

「三拜……三拜……」和尚竟又搔起光禿禿的頭來，一時間竟想不起來，陳淵從沒下過山，從沒見人家成過親，也不曉得，急得臉更紅了，道：「是……夫妻交拜，送入……送入……」

和尚呵呵大笑，說：「我記得啦，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妙極啦，這石洞作了你們的新房，當眞名副其實，成了洞房。」

天嬌姑娘慌了，就知和尚又要把他們關在這石窟裡，那知慌忙抬頭，和也抬起頭來的陳淵一樣，都怔住了，只見那大和尚不但笑容滿面，而且淚流滿面。

愕然間，大和尚寬大的僧袖一拂，兩人面前暗得一暗，和尚笑呵呵之聲，已自洞外傳來了。

天嬌姑娘更慌了，叫道：「快……走……」

那知已晚了，眼前一暗，這番可是已伸手不見五指，和尚又把那千斤大石移來，把洞口堵塞了，但忽又現出一綫光明，只不過是移開了一條縫兒。

天嬌姑娘才叫得一聲和尚，早被陳淵伸手過來，把她的嘴堵住了，道：「多謝大師成全，但怎又把我們……」

只聽和尚呵呵笑道：「不出七日，老尼姑自會回來放出你們，天嬌，你聽着，這小子不過為了救她性命，才脫去那妞兒的衣裳，這小子，眞是個好小子，他沒騙妳，你師傅若因此就要他非娶她不可，她也非嫁他不可，如今你兩人寡女孤男，待得那老尼姑回來放出你們，洞房已七日了，看她還有何話可說。」

啊！原來……原來是這回事。又復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但有情人心中，自有眼睛，何用眼見，陳淵感到肩上濡濕起來。

溫柔地摟住她，說：「妳！哭啦？」

「我……不知為甚麼，想……哭。」

他却知道，那是喜極的眼淚，是喜極而泣嗎？像那大和尚，那麼，和尚為何也喜極而泣呢？除非，和尚是她親而又親的親人。

但軟玉溫香已在他懷中，已容納不下那奇詫了。

原來，黑暗也香甜，也許，更香甜。

＊　＊　＊

「你說，你初次遇到這大和尚時，年方十歲？」

「嗯。」她是想點頭的，却不過只在他胸膛上搓揉了一下，甚至連眼兒也睜不開來。

因為她半躺半靠在他懷裡，既然伸手不見五指，又何必睜開眼來，何況她眞的太倦了，而且躺在他懷裡多溫暖啊！

睡吧，陳淵輕柔的摟着她，無限憐惜的。可憐的妞兒啊，應該說可憐的小娘子，先前可眞被大和尚嚇壞了，竟以為大和尚眞要把他砍成八大塊。

他昏迷了整整一天，從午到午，整整一個對時。是否和尚在他身上做了手腳？醒來後，只覺精力倍常充沛，而她，可憐天嬌却不同了，前一夜，連夜跑來為他盜取聖藥，這又被和尚擒來，在這石窟中關了一夜，因不知是他，只知石窟中還有一個男人，雖然看不見，必然一夜也不曾瞌過眼兒，再又經過這一陣的驚恐駭極……

陳淵輕輕地，輕輕柔柔的把懷中的天嬌摟緊了些，想到她的痴心濃情，情眞愛更深，為他捨死忘生，令他如何不感動極又愛極！

何況她多美啊，眞是罕見、無雙絕世的艷麗！

何況是神尼從千千萬萬個姑娘中挑選出來的，為他挑選出來的呀！那朱梅姑娘眞像嶺上獨傲寒霜的寒梅，雖然更溫柔，更清麗出塵，但這天嬌姑娘溫馴起來，不也有她溫柔的時候？就像這一刻，躺在他懷裡的這一刻！

就像這一刻，黑暗不也成了黑甜之鄉。

睡吧，可憐的天嬌，不，應該說，他可憐的親親愛愛的小娘子！雖然想問，要想知道的實在太多了。

不料，啊啊，她嗤的一聲輕笑，坐了起來。

「原來你裝假，不是眞睡！」

（未完‧一）

香脂寒劍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劉夫人言行怪異　找証人落實眞相

上文提要：五毒教文清章被鐵千舟一幫追殺，解釋無效不戰而逃，其屬下死傷不少。鐵千舟仍追殺不捨。白子華遇到凌展雲、杜一非等人。杜一非將凶案前後分析，認為文清章不是眞凶。意識到鐵千舟是在藉故剿滅五毒教以擴展自己勢力。白子華見岳父確實不以殺女仇為重，心灰之餘，唯求援杜一非，請求他代為查究眞正殺手凶手。杜一非亦感到有責任澄清是非，為文清章辯白寃屈，便樂意應承……

文清章頭也不回地道：「文某不是怕你，却不願背着奇寃，終有一天，咱們還有機會見面，屆時文某自當奉陪！」

鐵千舟打了個哈哈。「鐵某又不是三歲小孩，豈會上當？」

文清章見他越追越近，心頭吃驚，抬頭一望，村子外一片空闊，更加難以脫身，無奈便倏地轉向橫奔。「鐵千舟，你到底想替兒子報仇，還是要滅我五毒教？」

「這有何不同？」

「若是為了替兒子報仇，且容我一段時日調查，屆時給你一個眞凶……」

他話未說畢，鐵千舟已經大笑起來。「屆時你隨便抓一個手下充數，老子不是要上當？」

「哼，文某會這般幼稚麼？」文清章反向村子裡奔去，但如此一來，雙方距離又更加拉近，只差兩丈便追上，是故他說罷，猛吸一口氣加速急奔。

鐵千舟冷冷地道：「枉你舌粲蓮花，老子今夜都要將你碎屍萬段。」

「哈哈，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文清章大怒：「鐵千舟，我五毒教一向尊重你們，幾次衝突，咱們都退讓三分，你猶不知足，哼！憑你這副德性，你也能雄霸武林麼？做夢！」

鐵千舟怒極反笑。「衝着你這句話，也不能讓你活過明天。」他緊握鋼刀，準備再追近幾分，便撲前襲其後背，搶佔先機。

文清章自知武功稍遜對方半籌，且對方又人多勢衆，今夜若讓對方追及，後果可想而知，是以不斷尋思脫身之計，一顆腦袋左右轉動，目光一及，見一棟磚屋後面，有人向自己招手，正是楊茂源，他不暇思索，便向那裡奔去。

楊茂源低聲道：「教主，快往前走，老大在前頭接應！」

文清章嗯了一聲，急掠而去，不久果然又見到楊茂林。

「老楊，附近是否還有敵人？」

「黑暗中，看不清楚，屬下也不知道。」楊茂林在前頭帶路，閃進一座茅坑。「教主且在裡面稍候，屬下到前頭探路。」

文清章大口大口地吸着氣，縱然茅坑裡惡臭衝天，也毫不在意。過了一陣，忽聞一陣腳步聲傳來，仔細一聽，却是兩個人，他一顆心又再懸起。

只聽一個人道：「老劉，那裡有座茅廁，說不定文清章就匿在裡面，咱們過去看看！」文清章立即運勁於掌，準備給對方一個突襲。

腳步聲已至茅廁外，突聞楊茂林怪叫一聲：「你倆落單，正好給老子一個機會。」外面那兩個漢子

又大叫起來，轉身向外奔去，文清章趁此機會，由後墻翻了出去，向另一個方向奔去，他急急如喪家之犬，慌不擇路向前急奔，只盼能擺脫鐵千舟之糾纏，此刻他已顧不得楊氏兄弟之生死了。

＊　＊　＊

鐵千舟眼見文清章轉進一棟土屋後面，毫不猶疑急追下去，但至跟前，心頭一動，倏地站住，接着拔空而起，準備越屋而去，說時遲，那時快！但聞風聲颯颯，心知有異，連忙舞刀護住前身，「噹噹」兩聲，鋼刀碰落兩把飛刀，他上升速度稍慢，差點上不去，急切之間，鋼刀敲在屋瓦上，又上升了尺餘，雙脚這才落在屋瓦上。

雖然只是稍爲躭擱了一下，但楊茂林亦已撲了上來，脫手洒出一把毒粉。

鐵千舟心頭又驚又怒，足尖一點，又向前掠去，楊茂林那肯放過他？放足狂追，不斷自後發射暗器，鐵千舟被弄得心頭火起，轉身喝道：「不知死活的傢伙，老子便先送你上西天吧！」

楊茂林身受文清章大恩，早有心以死相報，因此，奮不顧身撲上去，左刀右掌亂攻，鐵千舟見狀，暗暗高興：「你這不是自促早死？」他並不急，窺準機會方反攻一記。如此鬥了三四十招，楊茂林體力稍竭，鐵千舟窺得眞切，倏地一掌擊出，同時鋼刀將對方之單刀擋開。他那一掌挾着飛刀，臨近身時，方收掌發刀。

由於雙方距離甚近，楊茂林閃避不及，被飛刀射個正着，鐵千舟乘勢飛起一腿，將其踢翻，與此同時，只見他身上飛起一片七彩斑爛之毒粉，月光暗淡，又事出突然，待鐵千舟發現，已吸入了少許。

楊茂林倒在屋頂上，嘶聲叫道：「鐵千舟你敢再妄動，毒氣攻心，便休想再活了。」

鐵千舟寧可信其有，不敢信其無，以飛刀射殺了楊茂林，便就地盤膝運功逼毒。

待他「醒」來時，天色已濛濛亮，只見由指尖滴出來之毒液，把磚瓦腐蝕了一個小洞，不由暗呼厲害。他躍下土屋，迎面便見到郝睿遠奔而至。「幫主，你去了何處，屬下等都十分擔心。」

「沒事。」鐵千舟沉聲問道：「文清章呢？」

郝睿降低了聲音：「咱們至今還找不到……」

「眞是飯桶，這麼多人圍守四周，還讓他逃掉，錯過今日，以後尚那有甚麼機會？」鐵千舟稍頓又問：「還有一個姓楊的漢子呢！」

「已被打死了，但他放出毒蝎子來，咬斃了一個兄弟，據活下來之小城子說，他們要去一座茅厠搜索，突然遭楊茂林偷襲，因此估計當時文清章很可能匿在茅坑裡面，事後我得訊趕去，已經鴻飛冥冥！」

鐵千舟邊走邊問：「咱們一共丢了幾個人？」

「莫石和另一個弟兄死在土屋裡，一個死在毒蝎下，另外還有兩個受傷。」

鐵千舟大怒，頓足道：「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傳令下去，任何見到文清章都得採取兩個步驟，一是跟踪追擊，二是報訊，絕不能再讓他有逃生之機。」說着話已走至村外，只見坐騎少了一匹，不問而知必是被文清章偷走！

是次行動，賠了夫人又折兵，鐵千舟窩着一肚子火，跳上馬鞍，喝道：「通知收隊回許昌再作打算！」

＊　＊　＊

杜一非和鳳千千雖然往南追，但走的却不是扈家橋，他倆是在次日中午，才到達扈家橋左首三里的一座小集。

鳳千千道：「一非，咱們進去打尖吧，人不疲馬亦累了。」杜一非因沒有確實消息，自無異議，兩人進小集，只見街頭上，有許多買小吃麵食的小攤，鳳千千喜不自勝。「一非，咱們便在這裡塡飽肚子吧，天天大魚大肉，也吃膩了。」

兩人剛找到一擔賣豬頭肉、鹵蛋的小攤坐下，杜一非無意中轉頭望去，却發覺一個熟悉的人影，他本有過目不忘之能，肯定此人便是自己極欲一晤之文清章。

文清章正好結賬長身，杜一非來不及跟鳳千千打招呼，立即長身而起，橫掠一步，攔着文清章，「教主，想不到在此見到你。」

那中年漢露出驚訝之色，斯斯文文地道：「閣下是誰？區區並不認識，而區區亦不是甚麼教主，你認錯人了！」

杜一非微微笑道：「教主不必遮瞞，在下不會做出對你不利的事來，嗯，杜一非雖無甚麼過人之處，但對認人本領，向來自詡，你我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不過敢言在下沒有認錯人！」

那中年漢子身子一抖，沉吟了一陣方低聲道：「杜一非，你又想多管閑事了！」

「爲朋友解難，乃爲人應有之義，不算多管閑事，今日來認你，主要是在下認定你非殺死鐵千舟之子女的兇手。」杜一非笑口吟吟地問：「在下沒有看錯吧！」

那漢子果然是文清章，他急急如喪家之犬般，逃到此處，本來十分擔心會碰到鐵船幫的人，但此刻

再無顧忌，一把扯住杜一非。「我的爺，你如何有這個本事。」直如他鄉遇知己那麼稱心。

「那當然有原因，不過你也得回答我幾個問題。」

文清章左右環顧一下，低聲道：「此處不是說話之所……我且先到斜對面那爿客棧打尖，你稍後來找我。」杜一非欣然同意，目送他離去，方將經過告訴鳳千千。

鳳千千喜道：「找到他便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咱們快吃吧！」兩人匆匆塡了肚子，便到客棧去找文清章。

文清章有點緊張，見他倆進來，先將頭往外面看了幾眼，然後方將門關上。一屁股坐下來，開門見山地道：「杜老弟，文某聽人傳說，謂你破了幾件案子，想不到你還有這個本領，這次老哥哥眞要求求你了，請你替我洗脫寃名。」

杜一非故意道：「江湖上之傳聞未必準確，小弟那有這個本事？」

文清章急道：「老弟，你別吊我胃口了，你既然知道我不是凶手，當然有辦法証明我清白！」

杜一非道：「其實咱們只有一面之緣，在下對教主之爲人並不了解，認爲你不是兇手，只是以常理推測耳，手頭上不曾掌握到一絲一毫証據。」

「那老弟要甚麼條件？」

「首先在下得先把情況弄清楚，方可言及其他！」

文清章爽快地道：「反正文某不是凶手，正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你有甚麼不清楚的，但問不妨，文某必傾心相告。」

「謝謝教主瞧得起在下。」杜一非沉吟了一下，問道：「鐵千舟子女被害之時，當時你在何處？在貴教總壇？」

文清章嘆了一口氣，道：「若是如此便好辦了，當時文某正在河北，但再次聲明，文某未踏進安陽城六十里之內，如何去殺人？」

鳳千千道：「殺人未必需要自己動手。」

文清章道：「但鐵千舟認定其子是死在毒蝎掌之下，在下去那裡找一個會使毒蝎掌的殺手？」

「正因爲如此，是故你是水洗不清了。」鳳千千故意道：「只要你能找出另一個會使毒蝎掌的人來，否則洗脫不了嫌疑。」

杜一非向她打了個眼色，道：「文教主，其實這件事亦很簡單，只需向鐵千舟說出你去河北貴幹，若又能拿出人証來，相信亦可取信於人。」

文清章臉色一變，久久不發一言，鳳千千道：「莫非教主有難言之隱？」文清章頷首，鳳千千再道：「你不說清楚，咱們如何助你洗脫嫌疑？看來你還未覺自己已至山窮水盡之地步。」

文清章道：「文某亦非怕死之輩，只是不能含寃，替人背黑鍋！何况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誰想陷害我。」

杜一非等了片刻，他見仍未肯回答，只好道：「既然如此，咱們亦愛莫能助，就此告辭，不過有一點在下須再三說清楚，今日你我之間所說的話，絕對守秘，而且不會洩漏你之行踪，教主大可以放心。」他轉首向鳳千千打了個眼色，兩人乃長身而起，將門打開。

剛走了兩步，文清章忽道：「兩位且留步！」

杜一非頭也不回地問道：「教主改變主意？」

文清章猛搓雙掌，道：「兩位可否再讓我考慮一下？」

「那咱們便站在門口等你。」

文清章猛地道：「好，文某便告訴兩位！」杜一非和鳳千千進房之後，將門關上，重新坐下，雙眼望着文清章，文清章吸了一口氣，道：「在下到河北乃是去找丐幫長老魯白板……」

杜一非心頭猛地一跳，蓋魯白板跟鐵千舟有私仇，導致後來，丐幫弟子不能在安陽方圓六十里內行乞，難怪文清章不敢招出實情，蓋如此一來，丐幫將永無寧日矣。

「你跟魯白板是甚麼關係？」

鳳千千到底是女人，比較細心，問道：「你語猶未盡，爲何不一口氣把話說完？」

「還去見了一個……莊穆夫。」

鳳千千問道：「莊穆夫是甚麼人？爲何未聽過？」

「他是鐵千舟大女婿莊良欽的叔叔，此人在江湖上名頭不响，女俠向在西北活動，未曾聽聞過，並不奇怪。」

杜一非插腔道：「奇怪的是你爲何會去找這兩個人！你們交情如何？何事相會？大概不是只爲了叙舊吧！」

文清章道：「不錯，正是爲了叙舊！」他吸了一口氣，續道：「魯白板的生父與文某同宗，因爲家窮，魯白板是老二，其父便將之送給一位姓魯的當兒子，文某本來也不認識他，後來在洛陽牡丹酒樓碰上，他剛好多喝了幾杯酒，稱我『本家』，文某奇怪，姓文的跟姓魯的，風馬牛不相及，如何是本家，請教之後悉知一切，算起來他還是文某之堂兄哩！」

說至此，文清章又吸了一口氣方續道：「自此之後，咱們竟成莫逆，時有來往。丐幫自從上任幫主顧不周突然仙遊，未來得及傳位，引致幾番內鬥，實力大爲削弱，且

四分五裂，魯白板地盤向在安陽一帶，天下第一大幫式微之後，連鐵千舟也不將之放在眼內，魯白板又鬥不過人家，只好過着半退隱之生活，不過，丐幫下面的弟兄，對鐵船幫及鐵千舟却恨得牙癢癢的。」

鳳千千道：「文教主，你是次去找他，當眞只爲了叙舊？若如此爲何不明言？」

「哼，你對鐵千舟還不夠了解，文某若供出魯白板來，保令他及那幫叫化子，休想在河北立足。」

杜一非接問：「文教主跟莊穆夫又有甚麼瓜葛？」

文清章遲疑地道：「彼此均是學武的，互相欽佩，而成爲朋友，並不奇怪。」

杜一非冷笑道：「恐怕事情不是這般簡單。」

文清章急急分辯：「確實如此，兩位若還不信，在下亦無可奈何。」

杜一非再問一句：「教主與莊穆夫相識已有多久？」

文清章道：「計算起來，已有十來年矣！」

杜一非故意再道：「但江湖上似未有此傳聞！」

文清章打了個哈哈。「第一文某及莊兄均不是名人，同時亦都不喜出風頭，閑來交往一下，外人又怎會知道？即使知道亦不會流傳出去！」

杜一非沉吟道：「此案在下已答應白子華調查，因此教主亦不必擔心，在下爲朋友必定全力調查，眞相大白於天下之後，你自然會知道，屆時教主便可重回許昌，相信鐵千舟暫時亦不敢再打貴教主意。」

文清章似乎輕鬆了不少。「既然少俠要調查，在下便放心多了！我對你有信心！」

杜一非長身道：「咱們也該告辭了。」

文清章忽然問道：「若文某有事找你，到何處與你聯絡？」

杜一非道：「在下東奔西跑，沒有個去處……嗯，看來亦無此必要，教主保重，失陪了！」言畢攜同鳳千千離開，兩人上了馬往來路馳去。

進了許昌城，直趨古風客棧，可是張建、凌展雲及白子華已不在，但留下了口訊，他們往北走。鳳千千道：「咱們趕緊走吧！」

「不，且莫急，先到五毒教總壇那裡打探一下，看看他們是否已全部離開。」

兩人到五毒教附近暗中調查，大軍已移動，但仍留下小量的人在看守，原來鐵千舟先杜一非回來，率大軍回河北去了，只留下一個高雲舖統管五毒教總壇之一切，以防教徒們去而復返，鐵船幫得來之地盤又要失去。

兩人放馬急馳，次日傍晚又進入鄭州城，鐵千舟已在日落之前過河了，留在鄭州城的却是沙搏浪，凌展雲三人亦跟着過河了，由於天色已晚，黃河水急，艄公都已休息，杜一非及鳳千千無計可施，只得在鄭州城過夜。

次日一早，兩人匆匆過河，依凌展雲留下來之暗記看來，他們是隨鐵千舟回安陽，鳳千千道：「這倒好辦，又不怕追失，咱們倒不必趕得太急，以免暴露。」

杜一非勒馬道：「但愚兄此時却不想去安陽城，只想去找一個人……」

鳳千千脫口問道：「要找魯白板還是莊穆夫？」

「其實兩人都該找，不過愚兄聽人說魯白板就隱居在太行山南，有個目標，而莊穆夫家在何處却不知道。」

「那天忘記問文清章，眞是該死。」

「他是鐵千舟之親家，只要花點精神打探，還怕查不出來？」杜一非言畢撥馬往西北馳去。不一日便至太行山南，兩人放緩馬匹，邊走邊打聽，最後找到一位老丐，下馬問之。

那老叫化子上下看了他們幾眼，大概覺得不像壞人，乃問道：「你們跟魯長老是甚麼關係？」

杜一非抱拳道：「實不相瞞，咱們並不認識他，只是慕名已久，今日恰好路過山南，因此準備去拜訪他老人家，尚盼指點路徑。」

老叫化道：「老夫也不知他老人家確實住址，你們若想知道，請到焦作那裡，問一個喚馬快的老頭他便知道。」

鳳千千接問：「馬快住在焦作何處？」

「他是山神廟的廟祝，到那裡問一問就清楚。」

兩人謝了老丐，繼續前進，到了焦作下馬問路人，知山神廟在西面，又匆匆趕去。一般山神廟規模均很小，且甚少有廟祝，不過此座山神廟可比一般城隍廟還大。兩人遠遠望到廟宇，見路旁有樹，便把馬拴好，信步走過去。但見廟門緊閉，杜一非便去敲門，裡面竟無人應聲。「請問馬快在否？」

忽然廟宇兩側湧出許多衣衫襤褸的大漢來，見到一對金童玉女似的人兒，怔了一怔，而杜一非也愕然，含笑道：「諸位，請問馬快是否在廟內？」

其中一個大漢反問：「你何事找他？」

杜一非心想自己並無不可告人之目的，乃開門見山地道：「咱們

是想拜訪魯白板魯長老，因得人指點來向他問訊魯長老之住址，諸位可否教我？」

衆大漢神色均是一變，鳳千千是女人比較仔細，發覺其中幾個人雙眼佈滿紅絲，似極度悲憤，乃暗自戒備。

剛才那大漢又問：「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杜一非道：「在下杜一非。」

話音剛落，那些大漢都叫了起來：「好賊子，你們當眞欺人欺到底呀！」

鳳千千見勢色不對，暗中拉一拉杜一非衣袖，大漢們喊一聲打，便圍了上來，鳳千千退了幾步，叱道：「咱們好聲好氣求教，你們意欲何爲？」

「你們殺死魯長老和馬快，居然還敢再上門，眞欺咱們丐幫無人！」

「咱們丐幫雖然今不如昔，但叫化子有叫化子的志氣，今日誓要跟你們拚一拚。」

杜一非和鳳千千大吃一驚，喝道：「誰是兇手？你們有何証據？」可是那些丐幫弟子那容得他倆分辯？刀棍並施，如雨點擊下。

杜一非和鳳千千不願做糊塗鬼，自然得抵擋。杜一非在事情尚未弄清楚之前，不願增添仇恨，乃悄悄提醒鳳千千，盡量不可殺生，可是丐漢們十分悲憤，出手狠辣，更加奮不顧身，饒得杜一非和鳳千千武功遠在他們之上，也難抵擋。

杜一非拉一拉鳳千千，道：「咱們想辦法進廟看看！」忽又提高聲音道：「諸位再不退開，讓咱們把話說清楚，咱們出手便不再留情了。」

丐漢們如瘋似狂地嚷道：「你有種的便連咱們也殺了吧！咱們長老已經與世無爭，你爲何甘心充當鐵船幫走狗，來此行凶？」

鳳千千道：「你們眞是糊塗，若是兇手，咱們今日還來此作甚，若要殺你們，爲何出手留情，至今未傷一人？這分明是凶手嫁禍，諸位居然不審查，便胡亂相信人言，豈不便宜了眞正的凶手？」

「咱們不是聽人傳說，而是杜一非在殺人之後，自己在墻上留字的。」

杜一非大笑。「那眞是荒天下之大謬！假如兇手在墻上寫邊長富，你們也相信人是邊長富殺的麼？」邊長富是丐幫另一位長老。

「放屁，邊長老與魯長老情逾兄弟，他怎會是兇手。」

「咱們只是比喻！杜某再次聲明，我今日剛到此，不可能行凶，亦不是凶手，更不想殺魯長老，相反，咱們還有事要請教他。」杜一非大喝一聲：「諸位且停手，否則咱們要硬闖了。」

爲首那個道：「暫停！」

鳳千千道：「你們帶咱到凶場看看，也許能看出點蛛絲馬跡。」

丐漢們將他倆圍住，低聲商量一片刻，爲首那漢子道：「你倆先將兵刃放下再說。」

鳳千千道：「放屁，兵刃乃是咱們武人之生命，怎可放下，你們再不讓開，咱們便硬闖給你們看看，屆時，若有死傷，可怪不得咱們。」

爲首那人道：「不過，你們若敢再妄動，咱們也有把握拚死殺死你倆！讓開一條路。」剎那間，立即走開兩個人，把廟門打開，爲首那漢子在三名手下拱衛下，在前引路。

鳳千千問道：「閣下如何稱呼？」

「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胡山林是也，爲本幫此地分舵副舵主。」

「馬快是舵主？」

「不錯！」胡山林已引他們進廟，殿堂只供着一尊泥塑山神，香案上放着一口香爐，但地方還頗寬闊，能容四五十人聚合。胡山林推開一扇耳房之門，讓他倆進內：「你們自己看清楚。」

只見房內床上床下，各倒着一具血人，一個年逾花甲；一位看來只有三十歲左右，墻上以血寫着一行字；魯白板暗中與鐵船幫作對，殺！杜一非。

「這些字是你寫的吧！」

杜一非道：「當然不是。」他翻動屍體，只見魯白板身上傷痕纍纍，他看了一會兒，又道：「諸位請看清楚，魯長老身上的傷有刀，有劍也有斧頭。」

「但致命傷是單刀造成的。」

杜一非道：「在下那來的這許多手下助手，誰不知道我素來獨來獨往？鳳姑娘使的又是軟鞭！再說，杜某怎會替鐵船幫出頭？」

「咱們如何知道你與鐵船幫如何勾結？若非你殺的，兇手又是誰？」

鳳千千道：「兇手是誰，那是另外一回事，總之不是咱們殺的，咱們由許昌城趕來貴境，今早方至，而看情況魯長老和馬快，昨夜已遇難，時間上根本不符。」

胡山林冷笑道：「這都是你們片面之詞。」

鳳千千怒道：「認定咱們是兇手，亦是你們片面之詞？瞧瞧，說不定你們之中，有人造反，暗中殺了魯長老，却嫁禍給杜一非。」

「放屁。」胡山林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起來。「咱們對魯長老敬重有加，且忠心耿耿，誰都不可能對他懷有不義之心，你敢再汚辱咱們

，胡某便先與你拚了！」看樣子他倒是極認眞的。

杜一非揮揮手，阻止他倆爭執，「最近你們是否有計劃跟鐵船幫過不去，會否計劃外洩？」

「鐵船幫對咱們丐幫趕盡殺絕，咱們無時無日不欲殺鐵千舟。」

鳳千千道：「如此說來，你們首先該懷疑鐵船幫才對。」

杜一非道：「若是鐵船幫幹的，他會在墻上把鐵船幫也圈進去麼？」

胡山林問道：「不是你倆幹的，也不是鐵船幫幹的，那誰是凶手？」

杜一非道：「在下雖然是無辜被捲進去，但向你保証，一定盡力將之查個水落石出，若眞相大白，必會派人通知你。」一頓又問：「魯長老除了與鐵船幫有深仇大恨之外，尚有甚麼厲害的仇家？他一向隱居在廟內麼？」

「咱們在江湖上混了大半生的，誰會沒有仇家？嗯，這一時也說不清。」胡山林道：「長老住在山上，不過他常來此處找馬舵主，一來大概是靜極無聊，二來馬舵主又是長老之記名弟子。」

「是次魯長老下山已有多久？昨夜是否只有他倆住在此處？」

胡山林道：「魯長老已下山三四天。不錯，昨夜只有他倆住在此處，因爲本幫不希望暴露山神廟是敝幫之新分舵，是故一般弟子均不准在此過夜，今早咱們來後才發現出了事故。」

「第一個發現凶案現場的是誰？」

「便是胡某。」胡少林道：「兩位剛才口口聲聲說有事要來請教魯長老，未知是何事？」

杜一非沉吟了一下方問：「請問最近五毒教教主文清章是否來找過魯長老？」

胡山林道：「是的，他來此住了一夜，次日與魯長老一齊離開，過了幾天，長老才再回廟。」

鳳千千急問：「他倆是一齊離開的？可知去何處？」

「這個胡某倒不知道，事後亦未聞馬舵主提過。」

杜一非抱拳道：「如此咱們先此告辭，日後一有消息，定必回來向胡兄交代一切，不過在下可再聲明一次，貴幫長老及馬舵主，絕非我所殺。」

胡山林沉吟道：「今日胡某且相信你非兇手，但日後尚請回來交代，否則在下亦沒法向手下交代。」

杜一非毅然道：「下次杜某再來，必定眞相大白，說不定咱們人未至，貴幫已知道結果。」胡山林這才輕鬆下來，親自送他倆出廟。

杜一非和鳳千千匆匆上馬，略一揮手，便催馬而去。

馳了一陣，鳳千千見杜一非不作聲，忍不住問道：「一非，你在想甚麼？」

「還有甚麼好想的！其實你心中亦清楚得很。」

「小妹實在想不出，誰會在這節骨眼上嫁禍於你。」

杜一非嘆息道：「也許讓你說對了，是鐵船幫。」稍頓又補充道：「除了鐵船幫之外，愚兄實想不出還有甚麼人有嫌疑。」

鳳千千再問：「這宗案子跟鐵千舟子女被害，是否有關連？」

「目前還沒有証據，証明兩者有關連，但我心中却有個感覺：它似是有關連的。」杜一非道：「若如此，愚兄又想不出道理來。」

「若說有關連，實在太牽强，太湊巧了，你說得不錯，硬說它們有關連，這中間還有甚麼線，將他們拴在一起？實在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杜一非猛吸一口氣道：「是故咱們暫時還是將此擱下，先去調查另一個人。」

「莊穆夫？你知道他的住址？」

「我雖不知道，但肯定他就在此附近，咱們只須問一問，相信不難找到。」

* * *

杜一非之估計不錯，莊穆夫就住在附近四十里外，相對來說，莊家莊比山神廟靠近安陽城多了，但文清章亦無打誑，因爲莊家距離安陽城不止六十里。

莊家莊在輝縣上八里那偏僻地，正在太行山東面山脚，那山莊並不很大，亦無懾人之氣勢，從外表看來，與一般山莊並無甚麼分別。

杜一非和鳳千千抵達時，已是午後，向門公遞上拜帖，過了三盞茶工夫，方打開莊門，出迎的居然是莊艮欽。不過杜一非和鳳千千並不認識他，倒是莊艮欽久聞彼大名，態度甚是恭順。「不知杜大俠駕到，有失遠迎，實乃罪過！」

「不敢當，少莊主，在下是次乃來拜訪令尊的，不知莊主在家否？」

莊艮欽答道：「家父因爲有親戚到訪，是故未克分身，兩位大駕光臨，便是爲了見家父？未知是否急事？」

杜一非恐打草驚蛇，乃道：「不急，只因路過寶地，順便來探望他一下。」莊艮欽欣然引他們進去。那山莊並不大，以一堵高高之土墻圈圍起來，裡面散播着十來棟房舍，莊艮欽引他們到最大的那一棟，莊家山莊江湖氣息並不濃，一路上亦不見兵器架，習練氣力之石擔石鎖等物，看得鳳千千暗暗稱

奇。

莊艮欽似乎料到他們之心事，道：「敝莊純粹是座山莊，家父雖是莊主，只屬一種名譽，除非有外敵來犯，由組織防禦之外，平日並無甚麼權利，而本莊習武的人並不多，只我家還算得上是武林中人。」

說着話已至莊家大廳上，莊艮欽忙着丫環，準備茶水待客，他坐在一側跟杜一非等人閑聊。杜一非突然問道：「杜某在路上聽人說鐵千舟之子女被殺，不知當時你是否也在鐵船幫？」

莊艮欽臉色微微一變：「江湖上之傳說眞快，拙荆妹妹出閣，在下豈有不去之理。」

「聽說至今尚未查出凶手，未知當時在場的還有些甚麼人？」鳳千千快口問道：「小妹的意思是除了鐵家之人及兩位女婿之外，是否還有外人或親戚？」

「那當然有，除了咱們之外，尚有二十多位至親到賀。」莊艮欽道：「不過倒沒有武林中人。」

「鐵家那些親戚都不曾習過武？」

「不是，在下的意思是除了親戚以外，並無武林中人厠身其中，他們只能在大廳飲宴。」

「那些親戚都無可疑麼？中途是否有人離席？」

莊艮欽有點奇怪，道：「其實兇手已經查出來了，便是五毒教教主文清章，兩位不必費心了。」

杜一非接問：「少莊主也認爲文清章是凶手？」

莊艮欽怔了一怔。「鐵家大少爺死在毒蝎掌之下的，難道還有別人？家岳亦已帶人去向五毒教討回公道，莫非兩位在路上不曾聽人提過？」

鳳千千道：「沒有！文清章素來聰明，他那有可能在那時候去殺鐵元乾，而且還用毒蝎掌？」

「聽女俠這樣說，那斷還有許多人幫他說話哩！」

杜一非沉聲道：「少莊主，咱們只是以事論事，事實上天下間沒有那麼蠢的人，文清章若要使用毒蝎掌殺人，他還蒙面作甚？」

莊艮欽不慌不忙地道：「正因爲文清章生性狡猾，說不定他故意這樣做，正要像杜大俠這樣正直的人，都不懷疑他，難道這還不聽明？」

杜一非心頭一跳，忖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有點心思。」當下只好笑笑道：「反正以目前之証據，尚不足証明他是凶手。」

莊艮欽反問：「難道非要文清章親口承認方算水落石出？」

「那又未必！」杜一非道：「在下相信尚有其他方法……嗯，杜某聽人說，文清章在案發時，曾經來過貴莊，可有此事？」

莊艮欽毫不思索地道：「沒有來過，簡直胡說！」

杜一非和鳳千千均是一怔，料不到他否認得這麼乾脆。鳳千千問道：「也許他來時，少莊主正在鐵船幫內，不明底蘊！嗯，文清章跟貴莊常有來往？與令尊是朋友？」

「他跟家父是否認識，小弟倒不清楚，但在下從未在本莊見過他。」

照此看來，文清章若非打誑，那一方才是眞實的？還有一個希望：莊穆夫尚未出現，說不定他可澄清很多細節，爲此案撥開雲霧。

又過了一陣，只見一位中年漢子，衣着樸素，擧止大方，慢慢自內堂走出來，莊艮欽連忙爲他們介紹。「兩位，這位便是家父了，你倆若有疑問，可直接問他。」

杜一非和鳳千千連忙長身：「莊主大名，在下等如雷貫耳，今日得見廬山眞面目，實乃三生有幸。」言畢自我介紹一番。

莊穆夫道：「兩位說話太客氣啦，老夫一向蟄居山間，難登大雅之堂，失迎失迎！」

「莊主客氣，晚輩來得冒昧，有擾清輿，至感歉疚，尚盼見諒！」

莊穆夫大笑：「兩位年紀輕輕，但已名滿江湖，老夫早欲結識，惜時機未至耳，今日東風將兩位吹來寒舍，實乃天賜良緣！請坐！」

三人分主客坐下。「兩位少俠既至，至少也得在寒舍盤桓幾天，讓老夫盡盡地主之誼。」

莊艮欽道：「爹，兩位少俠大駕光臨，似有要事……」

莊穆夫輕哦一聲，問道：「兩位有事但說無妨。」杜一非乃扼要地將適才與莊艮欽說的話，重覆一次。莊穆夫沉吟道：「原來兩位懷疑文清章不是凶手……說實在的，老夫亦覺得文清章的做法很愚蠢，而且他在傷了鐵元乾之後，應該再加上一掌，立即取其性命方合。」

莊艮欽道：「爹，也許他故意要打擊鐵千舟。」

莊穆夫瞪了兒子一眼。「眞是蠢貨！憑五毒教之實力，能與鐵船幫頡頏麼？文清章再傻，也不會爲自己招來滅頂之災。」

鳳千千拊掌道：「莊主果然是一莊之主，見識過人，此亦正是咱們所推想的，因此懷疑凶手另有其人，目的是嫁禍五毒教，使文清章死無葬身之地。」

莊艮欽道：「依女俠之見，重傷鐵元乾的人，並非文清章？」

杜一非道：「還有一點，知道鐵元乾這個人的，並不多，在下想

請問一下，你們是在何處才知道有此一人？」

莊艮欽道：「小弟是娶了他妹妹之後才知道，亦從未見過他倆兄弟，直至是次清宇出閣才見着。」

杜一非微笑道：「連你都未見過鐵元乾，文清章會知道麼？」

莊穆夫道：「這倒未必，蓋一個人若有心要計算另一個人，必對此人盡一切辦法調查，務求先了解其人之一切，假如文清章有心對付鐵千舟，知道鐵元乾其人，倒不奇怪！」

杜一非心頭一動，忖道：「這莊穆夫見識高人一等，不同一般村夫。」當下吸了一口氣，問道：「莊主，晚輩可否再請教你一件事，希望你依實回覆，晚輩則感激不盡。」

莊穆夫微微一怔，道：「少俠有話但問無妨，老夫若然知道的，必盡所知答覆你。」

「謝謝。」杜一非道：「在下聽說文清章最近曾來找過莊主，可有此事？」

莊穆夫身子一震，反問：「你聽誰說的？」

「文清章他本人。」

此話一出，莊氏父子身子又是一震。莊穆夫打了個哈哈，道：「所謂最近，未知是何時？」

「九月十八日左右。」

莊艮欽脫口道：「那不是清宇出嫁之日？」

鳳千千接道：「也是她遇害之期！」

莊穆夫淡淡地道：「他不曾來找過我。」

是次輪到杜一非和鳳千千驚愕了，杜一非道：「那莊主認識他麼？」

「那倒認識，不過只是泛泛之交而已！嗯，老夫已很久未見過他了，據悉他也未曾來過寒舍。」莊穆夫反問：「兩位還有甚麼事要問的？」

「假如莊主說的是眞話，便無甚麼可問的了。」杜一非長身道：「如此咱們也不便再打擾了，請恕晚輩冒昧，告辭了。」

莊艮欽忙道：「兩位慢走，寒舍已備好酒菜，務請吃了飯再走。」杜一非見莊穆夫並無留客之意，堅決要走。

莊穆夫道：「爲父還有點事，艮欽，你替爲父送客。」

莊艮欽帶他倆到大門外，鳳千千忍不住再問：「少莊主，文清章眞的沒來過？」

「在下從未見過他，兩位爲何不信咱，反而相信他？」

杜一非含笑道：「少莊主不必介意，咱們也是順口問一問而已，多謝招待，後會有期。」兩人上馬絕塵而去。

「一非，你相信莊穆夫的話？文清章騙咱們？」

杜一非猛吸一口氣。「這宗案子越來越複雜了，一時之間也分不清誰眞誰假。」

鳳千千斬釘截鐵地道：「但小妹覺得莊穆夫騙咱們！」

天色向晚，杜一非和鳳千千行至一座小鎭前，杜一非道：「咱們就在此打尖吧！」當下進了小鎭，找到一家客棧，賃了兩間毗鄰的上房，然後出去晚膳。

山野小鎭，亦無甚麼好東西吃，倒是吃了一碗紅燒山兔肉，令人印象難忘，兩人返回客棧，一進門便見到店小二迎上來。「客官，有人找你倆。」

鳳千千微微一怔，反問：「誰找咱們？」店小二一側頭，嘴巴一呶，只見牆角坐着一位三十多歲之婦人，雖然粗布荆衣，淡掃蛾眉，但仍難掩其清麗之色，料年輕時必是位美人兒。

那婦人見到他倆，淺淺一笑，盈盈地站了起來。鳳千千對她一見好感，迎前問道：「姐姐是那一位高人，請恕小妹眼拙……」

那婦人未經說話，又笑了一笑，道：「你我雖不會相識，但相信兩位一定很歡迎我光臨。到房裡再說話如何？你們兩個，而我只一人，大概不會擔心吧！」

鳳千千笑道：「像姐姐這種人材，咱們還擔心甚麼？請進。」她在前引路，打開自己之客房。「歡迎姐姐。」婦人也不客氣，首先進房，鳳千千又替她拉椅。「尚未請教姐姐大名？」

婦人道：「賤妾姓劉，外子是莊穆夫。」鳳千千和杜一非同時輕呀一聲，劉夫人笑問道：「兩位很奇怪是麼？其實我比你倆更加奇怪。」

鳳千千和杜一非又是一怔。「夫人何事奇怪？杜某願聞其詳，盼能解茅塞。」

「兩位到寒舍時，恰賤妾到後山去探訪一位親友，是以不曾見着，事後聽犬子說起方知道，兩位不但來拜訪，而且還知道去寒舍的眞正目的。」

婦人侃侃而談，杜一非和鳳千千根本沒有插腔之餘地。劉夫人又笑了一笑方續道：「賤妾來此之目的，只想告訴你倆一件事，九月十七日，文清章曾到寒舍找外子，還住了一夜，次日早上即九月十八日方離開。」

鳳千千霍地站了起來。「夫人所言，句句屬實？」

劉夫人笑容不改。「賤妾騙你們有甚麼好處？我是怕兩位寃枉了好人，才趕來跟你說個明白。至於

外子爲何要騙兩位，賤妾便不知道了。」

杜一非吸了一口氣，問道：「文清章找尊夫有何事？他倆認識很久了？經常來往麼？」

劉夫人道：「他找外子何事，賤妾不知道，因爲男人的事，我從來都不過問。他第一次到寒舍，似是五年前，這些年來，共來了三四趟，至於外子是否有去回訪文教主，賤妾亦不知道。」

鳳千千接問：「文清章跟尊夫很談得來？」

劉夫人又是一笑。「應該還可以吧，否則他怎會來了幾次？」杜一非忽然覺得她笑時，露出媚態，風韻猶存，但看來十分高貴大方，毫無矯揉造作之感。

鳳千千道：「小妹再問你一個問題，少莊主莊艮欽是夫人所出？」

劉夫人再一笑。「外子只娶我一個，艮欽當然是我所出，說起來你該自稱晚輩才對。」言畢又格格地笑了起來，嬌軀微顫，益添魅力。

鳳千千讚嘆道：「看夫人這般年輕，眞教人難以相信你是少莊主之母親。」

「我十五歲嫁給穆夫，十六歲便生艮欽，四十出頭了，還年輕甚麼，別叫人笑掉大牙！」劉夫人言畢長身欲行告辭。

鳳千千忙亦長身，斜跨一步，恰好擋在她身前，問道：「夫人，在下再問一句，文清章眞的到過府上？」

劉夫人笑容一端。「少俠不信我所言，賤妾可以當天發誓。」

「在下相信了，但却想不通莊主爲何要騙咱們？」

「這也是賤妾所不能明白的，其實兩位也不必爲此事煩惱，反正莊家雖然都學武，但實算不得是武林中人。說眞的，咱們跟山野村夫有何分別？」

杜一非道：「在下再問最後一個問題，夫人與咱們素未謀面，更無交情，爲何不辭跋涉跑來告知眞相？」

劉夫人臉色一沉。「難道保持美德，也該受懷疑和奚落？」她伸手輕輕撥開杜一非，大步走出去，頭也不回地丟下兩個字：「告辭！」杜一非以爲她已去遠了，誰知她又走回來，道：「莊家與世無爭，希望兩位以後不要再來打擾。」她目光在杜一非和鳳千千身上飄來飄去。「祝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

杜一非和鳳千千對望一眼，心頭都有點異樣，但又覺得劉夫人莫名其妙。「一非，你說劉夫人是否很漂亮？」

杜一非失笑道：「這問題跟文清章是否有去莊家，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我實在有點懷疑，她眞的是爲了保持美德，跑來更正她丈夫的說法？」

鳳千千對劉夫人極有好感，道：「有可能，但小妹則想不通莊穆夫爲何要騙咱們。」

「有三個原因，一是莊穆夫與文清章感情不好，甚至有心病；二是他爲了討好鐵家，明知鐵千舟志在找藉口，趕殺五毒教，因此故意騙咱們；三是劉夫人才是說謊的。」

鳳千千道：「劉夫人不會是說謊者，說謊的一定是莊穆夫。」稍頓她又問道：「一非，咱們下一步如何調查？」

杜一非輕輕搖頭。「先找到凌展雲再說，也許他那邊已有所收穫。」

鳳千千點點頭。「夜深了，早點休息吧！」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兩人先離店吃早飯，又買了好些乾糧，然後回去結賬，剛上馬走了幾步，便見劉夫人騎着馬，在遠處等着。

杜一非微微一怔，向鳳千千打了個眼色，鳳千千會意，拍馬上前，含笑問道：「劉夫人在等咱們麼？」

「早哇，想不到你倆這麼早便出門，差點等不上。」劉夫人笑容可掬。「昨夜因爲太晚，是以愚姐也在鎭上歇宿。」

鳳千千道：「夫人是否還有甚麼事告訴咱們？」

「嗯，昨夜忘記叮嚀兩位一件事，兩位千萬莫對任何人說及昨夜愚姐來找你們。」劉夫人又加上一句：「否則傳到外子耳中，不好解釋，其實愚姐對兩位說出眞相，只希望世人不要寃枉好人。」

鳳千千脫口道：「夫人對文教主還不錯嘛！」

劉夫人粉臉微微一紅，急忙分辯。「愚姐對他印象並不很好，此人說話不能作準，不過，事實總歸不能歪曲。嗯，這件事與他爲人如何，不能混淆。」

鳳千千道：「這個小妹省得，姐姐放心。」

「江湖上之俠士，一言九鼎，愚姐相信你倆，告辭！」她拉拉馬韁，回首又道：「讓愚姐再一次祝福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言畢絕塵而去。

杜一非拍馬前來，鳳千千將劉夫人的話複述了一遍，杜一非心頭一跳，望着其背影，直至看不到方收回目光，道：「咱們也上路吧！」

* * *

鐵千舟率人返回許昌城，並且立即帶走大部份手下，這消息，凌展雲很快便自白子華口中得悉，他

當機立斷地道：「走，咱們在後面追他們，不過要注意行動，最好不要讓鐵船幫發覺！」

白子華道：「那咱們便易容上路吧！」他取出一些易容藥物來，替凌展雲及張建易容。

張建笑道：「我還是頭一遭弄這種調調兒哩！」

白子華尷尬地笑道：「小弟也是剛學了不久，技巧未熟，十分蹩扭，兩位兄長千萬莫見笑。」

凌展雲易容後，攬鏡一照，笑道：「手法雖然低劣，但最低限度，外人看不出咱們之眞實面目，已有作用。」當下三人匆匆收拾好行裝，策騎出北門，急追而去。

鐵千舟行速不快，三人跟得從容。但次日，忽然發現馬蹄印往西去了，張建輕咦一聲：「他們不是回鄭州！」

凌展雲道：「不管去那裡，咱們跟着就是，記得留下暗記，以便杜一非跟咱們聯絡。」

大軍西行之後，行速加快，凌展雲暗暗稱奇，忖道：「莫非他們要去洛陽？」可是再走十來里路，又發現馬蹄印分成三路，一路仍往西行，一路南下，另一路則北上，

白子華皺眉道：「難道咱們三個亦分成三路跟踪？」

凌展雲略一沉吟道：「說得有理，咱們便分三路跟踪吧，不管如何，三天之後，大家在洛陽城之白馬客棧見面。爲防萬一，大家在路上仍須留下暗記。」

白子華道：「小弟對西面之情況比較熟悉，這一路由我跟踪吧！」張建則南下，凌展雲只好北上。跟了一程，由於坐騎乃佳駟，已遠遠望見前頭之塵頭，他心頭突然一動，決定繞路跑在鐵船幫北路軍之前方。待他過河時，回首一望，鐵船幫的人方到南岸，在等候渡船。

船上只有四個人，除了凌展雲之外，尚有兩個男人、一位村婦，他起初也沒留意，後來則發現村婦不時以眼角瞟着自己，仔細一望，這才發現她臉上亦塗了易容藥，霎時間，心頭一動。「這女人到底是誰，怎地一直留意我？」

小舟在湍急的河水中橫渡，在波湧浪擊之下，儘管舟子操槳技術熟練，小舟仍然顛簸不已。凌展雲又發現那女人一樁不尋常的表現：她竟然坐得穩穩當當的，說明她還是個練家子。

小舟終於停靠在彼岸，由於凌展雲座位靠船尾，他故意慢吞吞地拉着馬上岸，走在最後面，以便暗中監視那女人。不料上了堤岸，却見那女人騎着一匹快馬走遠了。也不知她那匹馬，自何而來。再回首望向大河，鐵船幫已開始渡河。

鐵船幫雄霸黃河下游數年，自然有自己之舟艇，因此數百人一齊下了船，凌展雲連忙上鞍，策馬馳在前面。

馳了兩三里，路旁有條小村，靠大路那裡，長着幾棵大樹，幾個老頭在那裡賣茶水、麵食討生活，凌展雲遂下馬，要了一碗湯麵，慢慢地吃着，等待鐵船幫的人。

不消片刻，耳畔響起一陣轟雷似的馬蹄聲，凌展雲回頭一望，但見鐵船幫的人騎着馬，急馳而來，由於聲勢顯赫，賣食物的老頭們都臉上變色，凌展雲捧起碗筷，站在一旁。

俄頃，人馬已至，凌展雲眼尖，見到郝睿在前率領，但直至最後一個走過，都不見鐵千舟。他心中忖道：「到底是人多，我看不到還是他眞的不在人叢中？假如是後者，那他又去了何處？仍留在河南，暗中追緝文清章？」

鐵船幫的人已去遠，他不及細思，匆匆把麵吃光，丟下銅板，便上馬跟下去，一口氣追了數十里，此處離安陽城已不遠，凌展雲料定他們是返回總舵，是故撥轉馬首，往來路馳去。

第三天靠午，凌展雲便抵達洛陽城，到白馬客棧一問，張建及白子華尚未到，凌展雲便先投宿。午飯後，張建也回來了，雙方交換了意見。

凌展雲先將情況說了。「小弟不見鐵千舟，他是否已南下？」

「南下的人數不多，但看來均是精銳之士，十分驍勇。有個帶頭的，姓公孫，大概是位香主。」

凌展雲問：「他們去何處？」

張建道：「小弟跟至許昌城外，見他們進入一條小村借宿才回來，也不知鐵千舟葫蘆裡賣甚麼藥？」

凌展雲沉吟道：「這分明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他是做給文清章看的，要引他現身。就算文清章不出現，退而求其次，引得五毒教餘孽出來，亦可乘機殲滅之！哼，好深沉的機心！」

張建頷首道：「由此推測，你看不到鐵千舟，極有可能他還留在許昌城內，只是匿藏起來而已，咱們下一步去何處？」

「不管如何，也得等到白子華再說。」凌展雲臉現憂色。「按路程計算，他應該比咱們早到才是，不會出現危險吧！」

張建問道：「你在路上可曾見到其暗記？」凌展雲搖搖頭，張建失望地道：「不好，咱們還是去找一找吧！」

「萬一咱們離開他才到達，不是又要錯過麼？」

（未完·五）

彭城恨

樂天游傳奇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墳前祭奠多情種　揭破冤獄慰芳魂

上文提要：樂天游從秦府救了楚夫人三人，轉到吳姥姥家匿居，樂天游爲了徹底解救楚府的危難，救出楚中雄，先從楚府的家傳寶物——七寶青玉解腕刀，找出秦獨秀和蘇全忠守備的關係，再從侯師爺的口供知道蘇守備受賄，嫁禍楚中雄，爲了得到証據，便潛入衙門盗取銀票收據，事機不密被發覺，由樂天游和蘇守備等人明鬥，唐寧潛入簽押房盗取，樂以爲得手，先回去却不見她回來……

「畜牲，沒用的畜牲！」秦獨秀怒喝。「我怎會生了你這個窩囊的畜牲！」

「秦獨秀，你不是爲了那個東西，連親生兒也不理會吧？」蘇守備顯得有點驚慌。「你別忘了，殺官兵可是大罪的，滿門抄斬的啊！」

秦獨秀突然狂笑起來。「殺一個也是殺，殺兩個也是殺，不在乎殺多你一個。哈哈哈……秦某若是放過你，那才眞是笨蛋，自取滅門之禍。放過你，你會放過秦某？秦某可不是傻瓜！」

「秦獨秀，你好狠毒啊！」蘇守備怒叫連聲。「你想殺人滅口，本官不會讓你如願的。」

「蘇大人，怪只怪你辦事不力，動用了那麼多軍兵，佈置周密，居然連一個樂天游也殺不了，還讓那姓唐的女賊偷了那樣東西，連秦某也被牽連進去，秦某若不殺你，怎能脫身？」

「秦獨秀，俗語有云：虎毒不食兒，你不會惡毒得連親兒的生死也不理會吧？」蘇守備說話時，禁不住退了一步。

「爹！孩兒求求你，不要不顧孩兒的死活啊！」秦寶生聲淚俱下。「孩兒若是……那一個給你繼承香燈？寶城是個白痴，而且是個天閹，孩兒死了，秦家便絕後了！」

秦獨秀臉上的皮肉劇烈地連連搐動，緊咬着牙，握着兵器虎牙棒的手也有點顫抖。

「姓秦的，若你放本官回去，本官發誓，忘了今晚這事，決不將你牽連進去，怎樣？」蘇守備語氣軟下來。

秦獨秀陡地一棒砸在身旁一棵碗口粗的樹身上，「客勒」聲中，那棵樹被砸得折斷下來。「一人死，總比全家抄斬劃算！寶生，別怪爹狠心，你也不忍心看到全家被官府抄斬吧？那時，你仍然不免一死，倒不如犧牲你一個人，救救全家數十口生命！」

「爹，孩兒求求你，別對孩兒那樣狠心啊！」秦寶生號啕大叫，要不是蘇守備一直扣住他肩頭，間接將他扯着，早已軟倒下去。

「殺！」秦獨秀暴喝一聲，揮棒撲向蘇守備。

劉百豪與錢風猶豫了一下，亦撲殺前去。

蘇守備大驚失色，嘶叫道：「秦獨秀，縱使殺了本官，你也脫不了關係！」扯着秦寶生往後急退兩步，手上的短槍自秦寶生的頸上往下滑落，在他的大腿上刺了一下。

秦寶生痛得殺豬般嚎叫起來。

秦獨秀聽到兒子慘叫，不由窒

了一下，但馬上又咬咬牙，揮棒向蘇守備砸去。

蘇守備身子半轉，以手上的秦寶生封擋砸來的虎牙棒。

秦獨秀急不迭收招，他再狠心，也不忍將親生兒擊殺。

就在這刹那間，蘇守備已招架了劉、錢兩人致命的一招，接下來，他乾脆以手上的秦寶生做盾牌，擋架秦、劉、錢三人的攻勢。

秦獨秀雖說狠下心腸不理兒子的死活，畢竟不忍心親手擊殺兒子。劉、錢二人自然亦有所顧忌，動起手來，自不免有點縛手縛脚。因此，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蘇守備。

可是，蘇守備也脫不了身，被秦獨秀三人堵着，無法突圍。

那些壯漢與護院則四下守着，虎視眈眈，就算擺脫得了秦獨秀三人的夾攻，也逃不過那些壯漢和護院的堵截。

蘇守備像瘋了一樣，不但將手上的秦寶生作盾牌，還作兵器使用，人、槍齊施，倒也應付得了秦獨秀三人的攻擊。

奇怪的是，秦寶生沒有半點聲息。原來，他已嚇得暈死過去。

激鬥中，無論秦獨秀三人怎樣小心，總會有時來不及撤招或是變招不及，跟秦寶生的身體相觸，秦獨秀眼見兒子身上傷痕纍纍，血漬斑斑，既心痛又恨怒，終於按捺不住，發狂般猛攻，不再顧慮會親手擊殺兒子。

他終於親手擊殺了兒子，一棒砸在兒子的左胸上。

秦寶生慘叫一聲，左胸塌陷，現出數個血孔，登時了賬。

蘇守備看到秦獨秀一棒擊殺兒子，不由呆了一呆。

劉百豪乘機一劍戳在他的腰側上，他哼了一聲，斜縱一步，險險閃過錢風揮斬向他腰際的長刀。

「哈哈哈……」蘇守備發出一陣狂笑。「秦獨秀，虎毒不食兒，你却連親兒也忍心擊殺，那裏還是人，連畜牲也不如！」

秦獨秀於擊殺兒子的刹那，亦禁不住震驚得呆住，口裏喃喃說了幾句話，沒有人聽到他說甚麼，臉上五官因為抖顫抽搐的關係，扭曲成一堆，驀地，他發瘋般狂吼一聲。「蘇全忠，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為人！」狂舞着虎牙棒，衝撲向蘇守備。

劉、錢兩人也紅了眼，各仗兵刃撲殺前去。

蘇守備心膽俱裂，發出一聲嘶吼，狂亂地揮動手上的短槍及屍體，招架秦獨秀三人的狂攻。

秦獨秀似已失去理智，眼中射出可怕的殺機，不管那是兒子的屍體，狂暴地撲攻蘇守備。

蘇守備手上的屍體很快便只剩下兩條腿及半截身軀，他的身上也多了幾處傷口。

他仍然想逃。

因他不甘心就這樣死了。

他要秦獨秀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狠狠地再應付了兩招，蘇守備大吼一聲，將手上的大半截屍體向秦獨秀擲去，短槍架住錢風的長刀，身形一矮，避過劉百豪的長劍，乘勢斜竄出去。

在他的想像中，秦獨秀必會避開或是接下兒子的屍體，那他就有一刹那的空隙竄逃，那是他唯一有可能逃脫的機會。

可是，他猜想錯了。

秦獨秀眼見兒子的屍體支離破碎，經已恨得理智全失，狂性大發，根本不理會擲過來的是甚麼，心裏只有一個狂暴的念頭，殺了蘇全忠。因此，他毫不猶豫地一棒砸開擲來的殘屍，發出一聲叫人頭皮發痲的狂吼，一棒砸在蘇守備的左腿近股處。

骨折碎裂聲夾着慘叫聲響起，蘇守備才竄躍出的身子重重地摔跌在地上，一條左腿接股處血肉模糊，軟軟的，一看便知道斷了。

「喔」一聲慘叫再起，劉百豪一劍刺入蘇守備的腰脅上，鮮血噴湧出來。

眼看着錢風一刀便要斬落蘇守備的頭上，秦獨秀急喝一聲。「別一刀斬殺他！我要將他千刀萬剮，以洩心頭之恨！」

錢風聞喝驟然收刀，總算來得及。

可是，他却陪上一命。

就在他硬生生收刀的刹那，蘇守備反手一甩，將手上的短槍甩射入錢風的腹腔要害處，大半截槍自錢風的背上斜透出來。

錢風被短槍上的力道帶得往後蹌退一步，睜大一雙驚詫萬分的眼睛，駭然地、不相信地看着腹腔前那小半截槍桿，張大口，却沒有發出聲音，湧噴出一大口血來。

秦獨秀跟劉百豪看着，却被那「意外」弄得愕住。

事實上，他倆都來不及出手解救，因為，那確是太意外了。

錢風終於發出一聲嘶號，噴出一道血箭，倒地身亡。

「我要將你碎屍萬段！」秦獨秀狂暴地吼叫一聲，一棒砸落蘇守備的身上。

蘇守備慘笑道：「殺一個夠本，殺兩個本官已有賺！」

驀地，一道閃光劃破黑暗的夜空，「颯」地激射向秦獨秀。

秦獨秀怎麼也想不到有人向他偷襲，大吃一驚，保命要緊，顧不了洩憤，砸出的虎牙棒亂舞，只聽

鏗的一聲，那道閃光被擊飛開去，但秦獨秀也挨了一掌，歪跌開去。

一條人影飛落蘇守備的身前，堪堪以手上的鋼刀擋架住劉百豪刺向蘇守備的一劍。

火光下，那飛掠落地上的人影赫然是樂天游，被秦獨秀擊飛的兵器乃是一根短矛。

樂天游其實在秦獨秀舉棒之際，便已從牆頭上飛掠過去，眼見來不及飛掠過去阻截秦獨秀擊殺蘇守備，急切間，將手上的短矛疾擲前去，總算阻截了秦獨秀向蘇守備下毒手，並接下劉百豪一劍。

他趕到秦家，便知道秦家發生了事情，却做夢也想不到蘇、秦二人會內鬨。他循着火光找到小院子那裏，剛好看到秦獨秀舉棒欲擊殺蘇守備，立刻出手救援。

他救蘇守備，並不是有意救他，他不過想從蘇守備的口中問出一點內情。

蘇守備沒有叫他失望，他才掠落地上，蘇守備馬上張口大叫。「樂天游，姓唐的丫頭落在秦賊手上，她手上有證據，姓秦的狠子野心，為了脫身，不惜犯上殺本官！樂天游，你一定要將看到的報官，不，上報鎮守使魯大人，方鐵虎已受賄，小心……提防……」

「殺了他兩個！」秦獨秀厲聲吼叫。「誰殺了他們，賞銀百兩！那一個讓他倆逃脫，將他的頭斬下來！」秦獨秀可不是窮咋唬，第一個撲向樂天游。

劉百豪是第二個撲上去。

十數個壯漢和護院發出一聲喊，不要命地湧撲上去，撲殺樂天游。

他們都不想項上首級被斬下來，只有將樂天游殺了。

樂天游施展渾身解數，應付秦、劉兩人及其手下的猛烈撲殺。

俗語有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樂天游擅使槍，不是刀。三十招過後，他已險象環生，雖則有三、四個漢子死傷在他刀下，算一下，仍有十三人，包括秦、劉二人圍攻他。

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無暇兼顧地上的蘇守備，慘叫數聲，蘇守備已被擊殺。

樂天游數度衝突，無法突圍而出。

他的左臂已被秦獨秀的虎牙棒擦出二、三道血痕來，衣袖亦被擦破。

秦獨秀像瘋了一樣，眼中射出駭人的殺機，不要命地攻擊樂天游。

樂天游奮力招架。

驀地，他一個閃避不及，腿上挨了劉百豪一劍，悶哼聲中，幾乎跌倒下去。

「殺呀！」秦獨秀暴喝一聲，一棒當頭砸下。

其他的漢子亦吆喝一聲，刀棍齊施，當頭向樂天游砸下去。

樂天游一屁股跌落下去，舌綻春雷，暴喝一聲。「去！」鋼刀一招雪花蓋頂，硬生生接下那一片砸劈下來的刀棒棍，鏗鏘一陣激響聲中，刀棒棍陡地反震起來，有幾個漢子站不住，一跤仰跌在地。

樂天游就在兵器被反震起來的刹那，衝天直拔起來，速度之快，令到秦獨秀及其手下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直到樂天游自他們的頭上拔起來，才警覺地急急揮動兵器向上斬劈猛砸。

可是，樂天游已經騰拔起丈許高下，脫出了秦獨秀等人的兵刃攻擊範圍之內。

「截住他，一定要截住他！」秦獨秀扯着喉嚨吼叫，將手上的虎牙棒脫手擲向人在空中的樂天游。

「還不將手上的兵器擲殺那賊子！」

劉百豪跟那些護院、壯漢紛紛將手上的兵器擲向樂天游。

樂天游人在空中，手上又沒有兵器，很難以空手接下那麼多擲來的兵器或是封擋，更不易閃避。

凌空一個挪移，很不容易做到的一個動作，險險閃避開最先射來的虎牙棒，跟着眼明手快，一手抄住一根長棍，疾忙圈起一團棍花，鏗鏘聲中，擊落五六件射來的兵器。可是，仍被一件兵器——長劍插在他的背腰側上。

樂天游禁不住發出一聲痛叫，長棍急舞，總算將所有射來的兵器擊落，人也往地上墮落下去。

「將火把擲殺那賊子！」秦獨秀吼叫。

手上擎着火把的漢子應聲將火把向樂天游擲去。

秦、劉二人則疾撲過去，一心要擊殺樂天游。

樂天游是否應付得了，他自己亦沒有把握。

不過，他並不後悔。

身形墮地，長棍急舞，總算將射來的火把擊飛撥開，可是，他手上的長棍亦被秦獨秀雙掌逼住，劉百豪以一招穿雲掌擊向他的背心要害。

他若不棄棍，劉百豪那一掌便會擊在他的背心上，因此，他只好棄棍急閃，同時往腰間摸去。

樂天游雖然棄棍閃避，仍被劉百豪那一掌擦過肩胛，哼叫聲中，斜蹌出半步，同時間，他摸向腰側的左手一抽一揮，寒光飛閃中，血現臂斷，劉百豪發出一聲慘叫。

看清楚，原來樂天游將插在他背腰側上的長劍忍痛猛拔出來，一劍斬下劉百豪一條右臂。

劉百豪痛得幾乎暈死過去。

他做夢也料不到，樂天游用自己的劍，斬下自己一條手臂。

樂天游雖然一劍斬下劉百豪一條手臂，他自己也被秦獨秀一棍掃跌落地。

原來，他棄棍，秦獨秀奪棍，猛掃向他的雙腿，若不是他順勢撲跌下去，他的雙腿肯定會被掃斷。

秦獨秀一棍掃空，立時回棍斜點下去，以棍尾點擊向樂天游的右腰脅部位。

樂天游急滾開去，險險避過秦獨秀那一棍。

秦獨秀咬牙切齒追擊樂天游，長棍驟雨般連續追着樂天游的身形點刺。

那些護院和壯漢吶喊着紛紛向樂天游撲去。

樂天游身子滾過的地上留下一條血路。

那是他腰上的傷口流血弄出來的。

看來，他受的傷不輕。這樣下去，他的身手始終會受到影响，避不過秦獨秀的追擊。

事實上，他已避不過了，幸好他手上還有一把劍，揮舞擋開秦獨秀「點刺」下來的長棍，但四五個漢子已經餓虎撲食一樣，撲落他身上。

樂天游雖則以左掌擊退兩個漢子，仍有三個漢子撲壓在他身上，秦獨秀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棍疾擊向樂天游的太陽穴。

那一棍若是擊中，樂天游必死無疑。

「鏗」一下激响聲，一道電芒飛擊在棍頭上，險險將秦獨秀的長棍擊歪開去。

樂天游適時暴喝一聲，硬是將壓在他身上的三個漢子掀翻，挺躍起來，手中劍一撩，响起兩聲慘叫。兩個被掀翻的漢子被劍掃中，雖不致命喪當場，也受傷不輕，第三個漢子駭得急躍開去。

三條人影流星飛墮般掠落在樂天游的身前及身後，其中一人以手上的利劍接下秦獨秀閃刺向樂天游頸側的長棍(秦獨秀將長棍當作槍使)。

另外兩個人亦殺退其他幾個漢子的撲擊。

「樂叔叔，你受了傷！」說話的赫然是楚慕思。

急忙扶住樂天游的是楚慕遠。

替樂天游擋開長棍的是楚夫人。

楚夫人三人及時趕到，解救了樂天游之厄運，令他有喘口氣的機會。

「慕思姪女，你們怎知樂某在這裏？」樂天游用手捂住傷口，大口喘氣。

「樂叔叔，咱們見你去了大半日，仍未歸來，心焦得很，怕你遇到意外，忍不住四出找尋，找到秦賊這裏，終於發現你，總算來得及時。」說話的是楚慕遠。

楚夫人怒視着秦獨秀，恨不得一劍宰了他。不過，恨歸恨，眼下的情形不是洩恨的時候，脫身要緊，咬咬牙，疾聲道：「思兒、遠兒，護着樂叔叔衝殺出去。」

秦獨秀陡地發出一陣狂笑。

「走？哈哈，既然來了，正好讓秦某將你們一網打盡。哈哈哈，秦某若是讓你們走了，豈不是白費了心機，白死了人？」

話聲未落，接暴喝道：「半個也不能讓他們走脫，要是將他們悉數擒殺，每人賞銀百両，誰讓他們走脫，剝他的皮，抽他的筋，殺！」

其他的護院、大漢互覷一眼，發出一陣吆喝聲，如狠似虎般撲殺上去。

樂天游急對楚夫人三人道：「嫂夫人，快跟兩位姪女離去，樂某替你們擋住秦賊他們，千萬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

楚夫人道：「樂叔叔，要走一起走，妾身怎能自顧先走，如此做比狗還不如！」

樂天游急道：「只要你們走脫，秦賊他們便不敢對楚兄下毒手。嫂夫人，留得青山在啊！」

楚夫人咬牙搖頭。「樂叔叔，不仁不義之事，妾身萬萬不爲。思兒、遠兒，扶着樂叔叔往外衝！」

說話間，她已接下秦獨秀四五招。

楚慕思仗劍前衝，硬是將撲殺上來的漢子殺退。

楚慕遠扶着樂天游跟着走。

楚夫人斷後。母子女三人護着樂天游，拚命往前衝去。

秦獨秀那方面雖然人多，由於除了秦獨秀之外，其他的人手上沒了兵器，赤手空拳之下，那裏阻擋得了楚慕思姐弟的衝殺，他們手上都有利劍。再加上秦獨秀手上的長棍不稱手，施展起來打了個折扣，以至本來不是他敵手的楚夫人在拚命之下，居然應付得了他的攻擊，因而無法阻擋楚夫人他們的衝殺。

眼見楚夫人他們一直往外衝殺出去，秦獨秀怒吼連聲，急得睜眼豎眉，就是阻擋不了楚夫人他們往外衝殺。

樂天游看到楚夫人和子女能夠護着他衝殺出去，不再勉强，跟着往外衝，不時忍痛出手，幫忙擊退不住阻截他們的護院及大漢的撲擊。

楚夫人他們已衝殺到大門前的院子內，只要衝出門外，便不難擺脫秦獨秀及其手下的阻截。

四人奮力往前衝殺。

驀地，大門一下子打開來，自外面湧入一伙人。

那伙人一身公差捕快打扮，才自大門外湧入，立時左右排開，將大門堵起來，爲首一人喝道：「逆賊，逃不了，還不將手上兵器扔掉，束手就縛。」

楚夫人三人及樂天游一眼便認出，那人赫然是總捕頭方鐵虎，禁不住倒抽一口寒氣。

堵在大門前的公差少說也有二十人，其中十人手上居然張弓搭箭。

這陣勢，楚夫人他們看來很難衝殺得出大門外面。

楚夫人三人跟樂天游不得不停下來。

秦獨秀顯然料不到方鐵虎會率領手下捕快趕來，及時阻截住楚夫人他們，愕了一下，高興得放聲大笑起來。「爾等一干逆賊，可說法網難逃，天也不容爾等逃脫。」

樂天游飛快地估量情勢，心念電轉，馬上有了主意。「嫂夫人，快帶兩位姪兒女往裏衝殺，樂某往大門衝去，替你們阻擋住那些公差。」

楚夫人搖頭道：「不，妾身一個人阻截住那些公差，樂叔叔你跟思兒姐弟往回衝，找機會脫身。」

楚慕思道：「不！娘你跟遠弟護着樂叔叔往回衝，女兒擋住那些公差！」

楚慕遠正想開口說話，方鐵虎又喝道：「逆賊，爾等一個也跑不了，本捕頭讓爾等見一個人！」

話聲未落，緊接喝一聲。「還不將楚逆推前來，讓他的妻兒好友瞧瞧。」

門外有人呼應一聲，跟着車輪聲响，一輛囚車自大門外推入來，楚夫人和子女及樂天游一眼看到坐在囚車內那人，禁不住激動得悲呼出聲。

「夫君！」

「爹！」

「楚兄！」

四人呼叫聲中，欲衝上前去，方鐵虎即時大喝一聲。「站住，要不一刀斬下楚逆的首級！」

一直緊隨在囚車旁邊，將一把大刀擱在楚中雄頸旁的公差立時揚起大刀，作勢劈下去。

樂天游跟楚夫人和子女頓時窒住。

囚車內的楚中雄乍見妻兒及好友，顯得很激動，嘴唇抖顫不已，雙眼睜得大大的，看他身上衣衫破碎，傷痕處處，形容憔悴，雖被困在囚車內，手脚仍然帶着鐐銬，顯然在牢中受了不少折磨。

「夫人、思兒、遠兒！」楚中雄終於叫出聲來，聲音瘖啞。「樂老弟！」

「爹啊！」慕思姐弟哭叫一聲，流下淚來。

楚夫人眼中亦淚花打轉，傷心欲絕。

「楚夫人，若想保住楚中雄一命，馬上扔下兵器，束手就縛，要不，本捕頭下令就地斬了他！」方鐵虎喝叫。

楚中雄嘶聲叫道：「夫人，樂老弟，不要理會我的生死，若扔下兵器就縛，只有死路一條，你們快跑，若跑脫了，他們斷不敢殺我！」

方鐵虎目露兇光，斷喝一聲。「斬！」

一直舉刀欲劈的大漢吆喝一聲，大刀一落，斬落楚中雄的頸項上。

「住手！」楚夫人悽聲厲叫。「妾身願意束手就縛。」

「娘親！」慕思姐弟焦急地叫一聲。

樂天游沒有作聲。

因爲他早已猜到楚夫人會有這種反應。

那個「劊子手」應聲停刀。

方鐵虎喝道：「還不將手上的兵器扔掉，束手就縛？」

慕思姐弟立刻扔掉手上的利劍。

樂天游却沒有扔掉手上的刀。

方鐵虎喝道：「姓樂的，是否要看着楚逆賊的首級被斬下來？」

樂天游道：「樂某雖然跟楚兄是朋友，却不會爲了他而輕易斷送自己一命。」

楚中雄叫道：「樂老弟，說得好！夫人，還不撿起兵器？只要你們一日沒有被擒下，他們便一日不敢殺我，縱使他們殺了我，能夠保住你們三條人命，也是值得的啊！若你們受他要脅，那咱楚家便會死絕，還要背上惡名，死不瞑目！」

慕遠首先撿起利劍。「娘，咱們不能自投羅網，爹說得對，那不但救不了爹一命，還會令到咱一家死絕！」

楚夫人猶豫了一下，咬咬牙，撿起扔掉的利劍。慕思跟着亦撿起扔在地上的兵器。

方鐵虎看着，怒不可遏，恨死了樂天游。要不是他拒絕扔下兵器，並說了那番話，這時候已將他們四人一網成擒，那就大功告成了。

「楚逆，你以爲方某眞的不敢殺你？」方鐵虎獰聲厲喝。

楚中雄道：「方總捕頭，你要是能殺楚某，早已殺了，何用等到如今？楚某縱使犯了死罪，也要上報，待批文覆下，才能將楚某處死！官家自有官家的規法，豈到你亂來！」

方鐵虎啞口無言。

一直沒有吭聲的秦獨秀突然開

口說道：「姓樂的！那個姓唐的丫頭可是爲你好，才落在秦某手上的！你不想看着她身首異處吧？」一頓，立刻又道：「秦某已命人將她押來，看你還口硬！」

樂天游沒有吭聲。

若是秦獨秀拿唐寧的生死來要脅他，他很難不就範。

「方總捕頭，待會秦某將姓唐的丫頭押來，他們若不就範，立刻殺了姓楚的及姓唐的丫頭，然後全力殲殺這四個逆賊！」秦獨秀似乎豁出去了。

方鐵虎被秦獨秀一言提醒，手上的鐵尺一揚。「秦爺，你說得對，殺了楚逆，本捕頭可以上報，楚逆逃獄，因而被殺。」

楚夫人三人聽着，臉色驟變，心裏驚急不已。

樂天游也暗自憂心不安。

「姓唐的丫頭被押來了！」一個護院忽然叫道。

秦獨秀忙扭頭望去，唐寧確是被押來了，樂天游看着，心亂如麻。

總不能眼看着唐寧被秦獨秀的手下殺死。

若是束手就縛，只有死路一條。

將唐寧押出來的是那個年約五十的老者。

秦獨秀對那老者似乎頗客氣。

「莫老哥，怎麼要你親自將那丫頭押來？叫萬海押來便成。」

那姓莫的老者道：「秦爺，萬副總管在後宅護着內眷，莫某便代他押這丫頭來。」

說着話，姓莫的老者押着唐寧來到秦獨秀的身旁。

唐寧看到樂天游，目光閃了閃。

樂天游看着唐寧，欲言又止。

秦獨秀先看了唐寧一眼，才轉頭看着樂天游。「姓樂的，你若不馬上棄刀受縛，秦某便教姓唐的丫頭死在你眼前！」

話聲未落，姓莫的老者驀地閃電般出手，制住秦獨秀，右手扣住他的右肩井穴，左手抵在他的背心上。「姓秦的，莫某對不起也要做一次！」

一直垂手站着的唐寧在那刹間也動了，揮拳踢脚，擊倒三四個護院。「樂兄！」她激動地叫一聲。

這一下變生肘腋，在場的人，除了莫、唐兩人外，莫不愕然怔住。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確實叫人意料不到。

秦獨秀驚愕了一下，才難以置信地道：「莫老哥，你這是甚麼意思？」

姓莫的老者道：「爲了一個原因，莫某不得不那樣做！」

「你拿了秦某的銀子，竟然這樣對付秦某，還有道義麼？」

姓莫的老者道：「情非得已，拿了你的銀兩，日後自會還你。」

「樂兄，快跟楚夫人他們過來，離開這裏再說。」唐寧連連招手。

樂天游知道機不可失。「嫂夫人、賢姪，快跑向唐姑娘那裏！」

楚夫人跟一雙兒女看了囚車內的楚中雄一眼，急忙跑到唐寧那邊。

「放箭！」方鐵虎目中兇光暴閃，疾喝一聲，他可不管秦獨秀的死活。

那些護院、家丁眼見三人被制住，都不敢妄動，投鼠忌器。

秦獨秀聽到方鐵虎喝叫手下放箭，駭得大叫：「方總捕頭，怎能不顧秦某的死活？」

方鐵虎於弓弦箭響聲中，大聲道：「秦爺，萬不能讓這幾個逆賊逃脫，你也知道後果的啊！」

「退！」姓莫的老者暴喝一聲，扣着秦獨秀往後急退。

楚夫人、慕思姐弟、唐寧，還有受傷不輕的樂天游於急退中，各自舞動兵器，撥擋射來的箭矢。

那些護院、家丁既不敢攔阻莫姓老者等人後退，只好急急閃避開去。

方鐵虎眼見放箭阻止不了楚夫人等人後退，叱喝一聲。「殺！萬不能讓他們逃脫，統通格殺勿論！」當先撲過去。

楚夫人他們急急往裏面退去。

方鐵虎帶着公差捕快緊追不捨，但却無法阻截住楚夫人他們。

秦獨秀被莫姓老者制住，只有聽從擺佈，驚怒交加地大叫：「方總捕頭，你好心狠手辣啊！」

方鐵虎應道：「情非得已，職責所在，秦爺，多多包涵。」三次撲擊，皆被楚氏姐弟擊退。

* * *

樂天游等人在姓莫老者的帶領下，終於離開秦府，並擺脫了方鐵虎及手下的追截。

奔出城外，來到一處安全的地方，幾個人才停下來歇口氣。

樂天游再也支持不住，倒卧在一棵樹下。

之前，他是拚命支持着。

唐寧馬上趨前去，關切地道：「秦兄，你傷得很重啊，要緊嗎？」

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樂天游搖搖頭。「還要不了我的命。」咧嘴一笑。

「我替你敷藥。」唐寧話出口，才省覺自己身上帶着的傷藥已被秦獨秀的手下搜去，忙向楚夫人等人道：「有傷藥帶着嗎？」

楚夫人和子女都搖搖頭，趨前去察看樂天游的傷勢。

楚慕思的眼中閃過一抹妒意，其他的人都沒有發覺。

「莫某帶着。」莫姓老者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扔給唐寧。

唐寧忙拔開瓶塞，將傷藥傾在樂天游的傷口上。

楚慕思急忙撕下一幅衣裙，替樂天游包紮。

楚夫人看在眼內，微微搖一下頭。

女兒那種舉動，做母親的怎會看不出來？

她是過來人啊！

「樂……叔叔，還痛嗎？」楚慕思跟唐寧替樂天游包紮好，吁口氣問。

樂天游笑着道：「好多了。」目光跟楚慕思的目光相觸，心頭倏地一震，忙移開目光。

他從楚慕思那關切的目光中，察覺到其中包含的一份熱切情意。

那可是他意料不到的。

「樂兄，你歇歇吧！」唐寧不自覺伸手替樂天游撩開一縷垂到眼下的亂髮。

他感受到從唐寧那纖柔的手指傳出的柔情。

樂天游同樣心頭跳動了一下。

姓莫的老者忽然道：「樂少兄，莫某要放了秦獨秀。」

「不能放那惡賊！」楚慕遠恨恨地看着垂着頭、臉色灰白的秦獨秀，仗劍衝過去。

莫姓老者忙擋在秦獨秀身前。「請看在莫某面上，別傷害他。」

楚夫人雖然恨透了秦獨秀，可是，若不是姓莫的老者臨陣倒戈，他們未必脫得了身，老者可說對他們有恩。「遠兒，別衝動！」

楚慕遠聞聲硬生生刹住身形。

唐寧看着莫老者。「前輩，秦獨秀死有餘辜，爲何放他走？」

莫老者道：「說到底，秦獨秀也是莫某的僱主，莫某臨陣倒戈，已經不忠不義，若再殺了他，莫某還憑甚麼在江湖上立足？所以，莫某才請幾位看在莫某的面上，放了他。」

「莫前輩，秦惡賊有份陷害我爹，決不能放過他！」楚慕思咬牙切齒，怒視着秦獨秀，恨不得一口咬下他一塊肉。

楚夫人爲難地看着樂天游，她不知如何是好。

樂天游平靜地道：「慕思姪女，莫前輩有恩於我們，他說得對，何況，人是他擒下的，是放是殺，該由他決定。嫂夫人，你意下如何？」

楚夫人猶豫了一下，才說道：「樂叔叔既然這樣說，妾身怎好違拗？」

「娘親！」慕思姐弟齊叫一聲。

楚夫人搖手阻止一雙兒女說下去。「思兒、遠兒，莫前輩有恩於我們，怎能夠勉強他，强要他做出不義之事？你倆的爹知道了，只怕也不會答應。孩子，記着一句話：勿强人所難。」

慕思姐弟雖然不情願，却沒有再吭聲。

莫姓老者邊拍開秦獨秀的穴道，邊道：「莫某今日放過你，以你之所爲，仍會遭到報應。」

秦獨秀悶聲不吭，怨毒地看了莫老者一眼，飛掠而去。

看着秦獨秀漸漸遠去的身形，樂天游舒口氣，對慕思姐弟道：「兩位賢姪可是仍然心有不甘？」

不等兩人答話，又說道：「莫前輩那樣做，自有他的道理，將來你們自會明白。」

接轉向莫老者道：「莫前輩，在下致謝救助之恩。」

楚夫人也施禮道：「前輩援救之恩，妾身永銘於心。」

莫老者向楚夫人還禮不迭，對樂天游道：「樂少兄，請問令師是否江湖上人稱五湖俠隱的盧四方前輩？」

樂天游雙眼一睜，詫聲道：「前輩認識家師？」

莫老者顯得很激動。「莫某昔年跟令師有一面之緣，不，應該說令師對莫某有救命之恩。」

「前輩，在下從未聽家師說過。」

「那是兩年前的事，」莫老者道：「莫某於太湖之濱跟太行五絕惡鬥，不慎中了金絕魯金鋒的五行滅絕毒掌，墮入湖中，自料必死無疑……醒來後，發覺自己被人救起，所中之掌毒亦已解除，心知被人從鬼門關救出來，挺起身瞧看，一個七旬老人坐在船頭垂釣，莫某知那垂釣翁是救命恩人，忙向他拜謝救命之恩，並請教大名。起初，令師堅不肯說，禁不起莫某一再懇求，令師才說出大名，莫某遽聞令師大名，驚喜不已。不想太行五絕不放心，死要見屍，搶了一隻小船在湖上尋找莫某的屍首，發覺莫某竟然活着在一條船上，不由分說，催船接近，縱撲過來，向令師及莫某攻擊，令師不愧是絕世高手，也不見他扭動身形，祇坐在船頭上，以手上釣竿悉數將太行五絕阻截住，十招不到，五絕都被令師擊落湖中，令師却不爲已甚，催舟逸去。」

「莫前輩原來於兩年前得遇家師。」樂天游道：「樂某三年前已拜辭家師，在江湖上四處浪蕩，是以不知道這回事。」

莫老者道：「那日莫某於太湖令師船上，看到令師跟太行五絕動手時，施展了一招雷動天地，少兄你於那晚跟秦獨秀等人動手時，也施展出那一招雷動天地，莫某因而

猜測，少兒你跟盧前輩必有淵源，果然沒有猜錯。」一頓，又道：「莫某雖非大仁大義之輩，卻不敢忘恩負義，令師救命之恩，不敢或忘，如今正好報答了令師救命之恩，了卻莫某一件心願。」

樂天游抱拳道：「前輩，請問大名怎樣稱呼？」

莫老者道：「莫某單名一個殺字。」

樂天游等人一聽，莫不動容。「前輩原來是人稱善惡不分的莫殺前輩！」樂天游脫口失聲叫出來。

莫殺的名頭在江湖上幾乎無人不識，此人一向獨來獨往，行事亦正亦邪，率性而爲，一身武功在武林中說得上頂尖兒，只不知他怎會替秦獨秀效力。

唐寧道：「以莫前輩的身份，怎會在秦家……」

莫殺嘆口氣。「姑娘，世間上任何人皆會有難言之隱，莫某不欲多說。」一頓，接對樂天游道：「樂少兒，莫某有幸得識少兒，並解救了少兒跟他們之危，莫某總算報答了令師救命之恩，莫某亦可心安理得。」話落，抱拳向樂天游一拱。「後會有期。」不等樂天游說話，已長身掠起，向西南方飛掠而去。

樂天游來不及還禮，只好看着莫殺遠去的身形，直到消失不見，才收回目光。

「做夢也料不到，他就是名動江湖的善惡不分莫殺。」楚慕思姐弟原來也聽聞過莫殺的大名。

「樂叔叔，若不是令師的關係，怎能得莫殺相助得以脫身。樂叔叔的大恩大德，妾身和子女無以圖報，請受妾身一拜。」楚夫人說着拜下去。

楚慕思姐弟亦恭恭敬敬地向樂天游拜下去。

樂天游忙忍痛跳起來，閃開去。「嫂夫人，這個時候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咱們先離開這裏，找個地方好好歇一歇。」

「樂叔叔，咱們馬上回吳姥姥家。」楚慕遠說。

樂天游搖搖手，忽然皺起眉頭，痛哼一聲，唐寧跟楚慕思吃驚地趕到樂天游身邊，左右攙扶着他。「傷口痛？」兩女幾乎是異口同聲問。

樂天游吸口氣，點點頭，瞥到楚夫人跟慕遠目光有點怪怪的看着他，先是愕了一下，繼之大爲尷尬，忙對二女道：「沒甚麼，我還挺得住。」

兩女仍然扶着他，沒有聽出他的言外之音。「樂兄，你傷得那樣重，別硬挺着。」唐寧關切地看着樂天游。

楚慕思正想說話，楚夫人已道：「思兒，還不扶你樂叔叔坐下來歇歇。」

聽母親那樣一說，楚慕思頓時警覺到自己剛才有點忘形了，臉上一熱，忙對樂天游道：「樂叔叔，我跟唐寧扶你到樹下坐着。」

待樂天游在樹下坐着，她馬上站開一點，臉上卻兀自發熱。

唐寧一直站在樂天游的身邊，留意着他的神色變化。

樂天游按捺着，說道：「咱們雖然逃脫了，那個總捕頭方鐵虎一定不會放過咱們，可能已在四出找尋咱們的踪跡。不怕一萬，最怕萬一，爲免連累吳姥姥一家大小，還是不要回吳姥姥那裏，另找地方落脚吧！」

「樂叔叔，除了吳姥姥那裏，妾身想不出還有甚麼地方可供落脚。」楚夫人蹙着眉頭道。

「到我家去。」唐寧道：「我只有一個人。」

樂天游道：「樂某正有此意。楚夫人，不反對吧？」

楚夫人搖搖頭。「樂叔叔既然贊成，妾身怎會反對。」

「咱們馬上到唐姑娘那裏。」樂天游扶着樹身站起來。

唐寧急忙扶他一把。

楚慕思這一次沒有去扶，她的心情此刻還未平復下來。

* * *

睡了一覺，樂天游的傷勢似乎好了很多，下床走出前廳，唐寧剛好捧了一碗熱乎乎的白麵條兒進來，看到樂天游走出來，忙道：「樂兄別亂走，快坐下來，我剛煮了碗麵條兒，趁熱吃吧！」將碗放在桌子上，再搬了張櫈子到桌前，又要去扶樂天游。

樂天游不好意思拒絕唐寧的扶持，恐怕會弄得彼此難爲情，只好讓她扶着走到桌子前坐下來。

「樂兄，小心別燙了舌頭。」唐寧看着樂天游拿起筷子，不忘叮囑一番。

樂天游心裏頓時熱乎乎的，比眼前那碗麵條還熱，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也是第一個女子對他這樣好。

含糊地應了聲「嗯」，挾起一箸麵條，讓它涼一涼。「唐姑娘，楚夫人他們呢？」

唐寧道：「吃過東西，都睡覺了。」

樂天游吃了一箸麵條。「唐姑娘，有一個問題，不，有一件事差點忘了問你。」

「吃完再問吧！」

樂天游點點頭，埋頭吃起來，不一會，一大碗麵全吃光了。「唐姑娘，那件證據你找到了沒有？是否被秦獨秀搜去了？這麼重要的一件事，差點忘了問你。」

唐寧道：「蘇守備受賄誣陷楚大俠的證據，我已在守備衙門找到，可惜，被秦獨秀搜去了。」

「確是可惜！」樂天游拍一下大腿。「功虧一簣，一定要從秦獨秀手上弄回來！」

唐寧抿抿嘴，嘴角隱隱泛起笑意。「那麼重要的證據，你以爲秦獨秀還會保存？不燒了才怪！」

樂天游不由失聲道：「燒了，那豈不是無法替楚兄洗脫罪名？」

唐寧終於忍不住笑起來。「那倒未必……」

樂天游終於察覺到唐寧話中有話。「唐姑娘，快說個明白。」

唐寧道：「我在守備衙門找到那件證據後，第一時間用一式的紙張謄抄了一張，乍看上去，似模似樣的。『正本』麼，我在離開守備衙門前，已用飛鴿傳書送出去了。秦獨秀從我身上搜到的，乃是謄本。」

「那份收據上怎樣寫？」

「收據上只是寫着：×××爲酬謝守備蘇大人替其辦了一件大事，特付酬金二百兩黃金。下面是蘇守備的簽押。這其實算不上證據，眞正的證據乃是那個侯師爺私下抄寫的一張字箋，上面詳細地寫了×××付給蘇守備的二百兩黃金，乃是答謝蘇守備替其誣陷楚大俠謀反一案的酬金，並詳述蘇守備如何嚴刑拷打那幾個山賊匪首，熬不過酷刑，終於依照蘇守備的意思，誣指楚大俠與他們勾結，密謀造反。那個侯師爺私下抄錄了那張字箋，我猜，極有可能將來用作敲詐之用。」

「那張字箋，你也一並用飛鴿送走了？」

唐寧點點頭，不等樂天游問她，馬上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會問，我將那份證據用飛鴿送給甚麼人，是嗎？」

樂天游點點頭。

「傳送給鎭守使魯大人。」唐寧說得很平靜。

樂天游却大大地吃了一驚。「鎭守使？那是官職很高的官兒啊！你莫非……」下面的話，他以驚詫的目光代替。

唐寧坦然道：「我是魯大人的姪女兒，我姑姑就是魯夫人。」

「那你以前跟我說的……」

「有眞有假。」唐寧道：「情非得已，你不會怪我吧？」

跟着又道：「不瞞你說，我是奉了姑父……大人之命，暗中到彭城查訪蘇守備，以及知縣、總捕頭方鐵虎等人貪贓枉法之劣行。之前，我姑父曾派了兩個心腹來此查訪，那知却石沉大海，毫無音訊。我姑父心知兩個心腹必是出了事，爲免打草驚蛇，只好啞忍，恰好我奉爹跟娘親之命，探望姑姑跟姑父。姑父知我自小便跟爹習得一身武藝，靈機一觸，請我到彭城明查暗訪這城裏大小官兒的劣蹟，當然亦順道查訪兩個一去無踪的心腹的下落。起初我有點猶豫，我爹自小便對我說，咱江湖人切莫牽涉入官府權爭之中，免得一個弄不好，不但身敗名裂，還弄得家破人亡。後來，經不起我姑姑一再央求，只好答應下來……總算沒有白費一番功夫，終於給我查出這件牽連不少人的貪贓枉法、誣陷忠良的大寃案。可惜，姑父那兩個下落不明的心腹，始終查不到他們遇上了甚麼事，至今生死未卜。」

聽完唐寧那番話，樂天游長長地舒口氣。「唐姑娘，你姑父原來是鎭守使魯大人，那就好了。楚兄這件寃案既牽連到此地官府，那自然由官府來解決較好。這件事我正感棘手，公事方面，非江湖手段可以解決，如今有你姑父這位鎭守使大人出頭，那就好辦了。」

「你說的是眞心話？」唐寧也大大地舒口氣。

樂天游點點頭。「樂某從不打誑語。」

「姑父接到飛鴿傳書後，要是快的話，今天便能派遣公差軍兵趕來，最遲也該明天趕到。」

「但願令姑父立刻趕到來。」樂天游道：「眞怕方總捕頭跟秦獨秀情急之下，殺了楚兄。」

「秦獨秀以爲已奪回那份證據，沒有把柄落在別人手上，奈何不了他，加上有所顧忌之下，他們不會亂來的，他們是不會殺楚大俠的。」

「拿二百兩金子行賄蘇守備的是甚麼人？」

「裴萬放。」

「裴萬放？」樂天游叨念一遍。「這傢伙何許人也？陷害楚兄斬首滅門大罪，楚夫人一定知道這傢伙是甚麼人。」

「只要捉到方鐵虎他們，便知道裴萬放那斯是何方人物。」唐寧道。

樂、唐兩人在外面說話，楚夫人母女也在房內說話。

母女兩人睡了一會，便再也睡不着，便躺着說話。

「娘，女兒可不可以不稱呼樂叔叔做叔叔？」楚慕思鼓起勇氣道。

楚夫人偏首看着女兒，心裏感嘆一聲。「思兒長大了。」禁不住伸手輕撫一下女兒的秀髮。「思兒，樂叔叔的輩份比你大，跟你爹是知交，你不稱他做叔叔，稱呼他甚麼？」

「娘，他輩份雖然比女兒大，

年紀却大不了多少，稱呼他叔叔，怪彆扭的。」慕思心頭噗噗亂跳。

楚夫人早已知道女兒心裏想甚麼，却故意問道：「思兒，你想怎樣稱呼他？」

楚慕思臉上一陣發熱，忙將臉偏向床裏，忸怩地道：「女兒可不可以稱呼他一聲大哥？」話出口，一顆心噗噗直跳。

楚夫人沒有即時答女兒，在心裏暗道：「果然沒有猜錯，她喜歡他了。」口裏說道：「思兒，突然間改口稱呼他，不覺有點突兀嗎？」

楚夫人嘆口氣，柔聲道：「思兒，可是喜歡他？」

聽母親那麼說，楚慕思腦袋「轟」地一响，一股熱血直衝腦門，臉上紅彤彤的，連脖子耳根也紅了，一顆心幾乎從口腔跳出來，羞臊得將臉面埋在楚夫人的胸脯上，良久也不吭一聲。

楚夫人看着，又嘆口氣。「思兒，可是給娘說中了？」

楚慕思終於壓抑住劇烈的心跳，說出話來。「娘，女兒是否不應該……」

楚夫人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思兒，你已經長大了，有甚麼應該不應該的。」

楚慕思心裏一喜。「娘，你不反對？」

楚夫人輕輕執住女兒一隻手。「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娘又怎會反對？」接着又道：「思兒，那不過是你一廂情願，不知他是否喜歡你？」

最後那句話，仿似一盆冷水淋在楚慕思的頭上，將她心裏那股熊熊的情火淋熄，呆了一會，才幽幽地道：「娘，女兒看出，唐姑娘很喜歡他。」

楚夫人點點頭。「娘知道，難怪的，像樂叔叔那樣的人材，怎不教女孩子心動。」

楚慕思默然不語。

驀地，一陣天崩地裂般的巨响聲乍然响起，整座房屋劇烈地搖晃起來，接着塌倒。

倉促之間，楚夫人一把抱住女兒，滾落床下。

* * *

一座好好的房屋，於刹那之間倒塌了，變成一堆頹垣瓦礫。

屋裏的人全被埋在瓦礫下面。

屋子的四面，圍了一圈公差捕快，大門處站着的一人，正是彭城總捕頭方鐵虎。

站在他身旁的還有秦獨秀。

看着那堆倒塌的房屋，秦獨秀欣然道：「方總捕頭，這一次終於完全解決了他們，咱們不用擔心東窗事發了。」

方鐵虎哈哈一笑。「秦爺，那幾個逆賊雖然已被埋在瓦礫下，但看不到他們的屍首，仍難以安心。」

秦獨秀拈鬚笑道：「那還不簡單，着人挖開瓦礫，不就看到那幾個賊子是生是死了？」

一頓，又道：「縱使死不了，也被砸得傷重昏迷過去，還不是任咱們宰割。」

方鐵虎立刻呼喝一聲。「動手挖開瓦礫，將幾個賊子找出來。」

那些公差及捕快呼應一聲，一擁上前，動手在瓦礫堆挖掘。

方、秦二人在看着。

「秦爺，虧你想出這個毀屋埋人的好主意，省了一番打鬥，還不知能否將他們一網打盡，如今可好了，一下子便將他們埋了，一個也走不脫。」

秦獨秀忙謙虛道：「方總捕頭，都是你的手下查出他們匿在這裏，才能將他們一網打盡。」

方鐵虎拍拍秦獨秀的肩頭。「秦爺，終於可以除去楚家這口眼中釘，從今後，在彭城道上，唯我獨尊，任你爲所欲爲！」

秦獨秀哈哈笑道：「方總捕頭，以後你的好處多着呢！」

方鐵虎想到日後無數的好處，樂得禁不住笑起來。

驀地，在瓦礫中挖掘的公差捕快中，有人叫道：「方總頭兒，挖到人了，活着的。」

方鐵虎止笑，叫道：「將人拉出來！」

陡地馬蹄聲如驟雨般响起，一隊兵馬急馳而來，高舉的旗幟中，寫着一個大大的魯字。

方鐵虎和秦獨秀扭頭望去，見是一隊官軍，本來提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是鎮守使魯大人轄下的軍兵，我還以爲是甚麼人。秦爺，放心吧，說不定魯大人接到蘇守備的公文後，特派軍兵來協助本總捕緝拿那幾個賊子。」方鐵虎滿臉笑容。

「方總爺，他們向這邊馳來。」秦獨秀道。

那隊軍兵確是向他們那邊馳去，當先的二、三十騎很快馳到方、秦二人跟前。當先八騎左右排開，現出當中一騎，馬上騎者相貌威嚴，穿一身將軍服裝，腰掛寶劍，左手執一面小令旗，身後是八騎親兵打扮的軍漢，一個個手托大砍刀，聲勢懾人。

再後面，是十數騎手持長槍的軍兵，馬蹄聲中，往兩邊一分，呈半月形，將倒塌的屋子圍起來。

秦、方二人看到那個身穿將軍服裝的中年人；正自驚疑不定之際，一個軍漢已宏聲喝道：「魯大人駕臨，還不跪下拜見。」

方、秦二人聽聞那中年人就是鎮守使魯大人，嚇得慌忙跪拜下

去。

「卑職方鐵虎拜見魯大人。」

「小民秦獨秀拜見魯大人。」

「拿下！」魯大人喝一聲。

呈扇形排開的八個軍兵暴應一聲，飛身下馬，將秦、方二人按在地上。

方鐵虎昂起頭，驚急地叫道：「魯大人，卑職犯了何罪，要將卑職拿下？」

秦獨秀也叫道：「魯大人，小民奉公守法，協助方總捕頭捉拿逆賊，難道這也犯了王法？」

「掌嘴！」魯大人斷喝。

一個拿刀擱在秦獨秀頸上的軍兵立刻掌摑秦獨秀的嘴巴。

一陣「劈劈啪啪」聲中，秦獨秀被摑得兩邊臉頰又紅又腫。

這時，跟在馬隊後面的一隊步兵已奔到來，不用魯大人吩咐，往兩邊一抄，將整座塌倒了的房屋包抄起來。

「魯大人，卑職所犯何事？」方鐵虎再叫。

魯大人臉色一沉，喝道：「方鐵虎，爾身爲彭城總捕頭，受賄枉法，誣陷楚中雄造反，知法犯法，該當何罪？」

方鐵虎呼叫：「魯大人，卑職奉公守法……」

「住口！」魯大人厲喝一聲。「若沒有證據，本官又怎會親率軍兵，趕來捉拿你，還有那個姓秦的刁民！」

那些公差捕快聽到，全都呆住，不知如何是好，本來欲將挖出的一個活人拉出來，也忘記了。

那個被壓在瓦礫下的「活人」自己爬出來，全身骯髒損傷，沒有被砸死，算得上是奇蹟。

「唏，你是甚麼人？」魯大人喝問。

那「活」人驚魂未定，帶着哭聲道：「在下楚慕遠，娘，姐姐，還有樂叔叔與唐姑娘，他們呢？他們在那裏？怎麼不見他們？」

一個捕快忍不住道：「全埋在瓦礫下面。」

「那還不快挖！」魯大人急喝一聲。「都給本官動手挖！」

那些公差捕快及步軍兵卒馬上七手八脚，全力挖掘。

魯大人對按住方、秦二人的八個軍漢道：「將他們綑綁起來！」

八個軍漢答應一聲，從身上取出牛筋製的繩索，將秦、方二人綑得結結實實。

魯大人一直看着公差捕快及麾下的軍兵挖掘。

終於在瓦礫下挖掘出四個人來。

四個人的位置兩前兩後，從位置來看，挖出的一男一女該是在前廳，一雙女的在後面房間。

四個人都沒有動靜，不知是死了，還是昏過去。

前廳那雙男女看姿勢是女的壓在男的身上，用身子護着男的。

女的身上被一截斷樑壓着，一個士兵搬開那截斷樑，發現那女的背上赫然有一個血孔。看看那截斷樑，原來上面有一口大鐵釘，正好插入那女的背上。

魯大人看到挖出人來，馬上翻身下馬，叫道：「快將人抬出來。」

幾個軍兵捕快答應一聲，先抬起那女的，往瓦礫外面走去。

魯大人一眼看到那女的樣貌，頓時臉色驟變。「寧寧！」

那女子原來是唐寧。

壓在她身下的男子，當然是樂天游了。

那邊廂，楚慕遠亦已認出那雙抱在一起的一老一少是母親跟姐姐，呼叫一聲。「娘，姐姐！」急撲過去。

魯大人也急急走向抬出來的唐寧身旁，並吩咐一個親兵脫下身上的戰袍，舖在地上，好讓唐寧躺下。

唐寧一雙眼閉着，臉色煞白，神態很平靜，沒有半點痛苦之色，乍看上去，像是睡熟了一樣。

「寧寧，寧寧！」魯大人蹲在姪女兒身前，焦急地呼叫。「還不快點看看姪小姐怎麼了？」

一個親兵答應一聲，伸手去探唐寧的鼻息。「大人，只有一絲很柔弱的氣息。」

「還不快拿金創藥來替姪小姐敷治！」魯大人急叫。

那個親兵答應一聲，急奔向坐騎。

剛放在地上的樂天游剛好醒轉過來，撐起身子，一眼看到昏迷不醒的唐寧，忙坐起來，叫道：「唐姑娘，你怎麼了？」掙扎着爬過去。

一個士兵忙扶起他走過去。

樂天游雖然昏迷過去，但在房屋倒塌前的刹那，他是清醒的，看着唐寧不顧自己的安危，將他撲倒，蓋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子護着他。

若唐寧有甚麼三長兩短，他怎對得起她？

魯大人親自扶起唐寧。

唐寧就在那時候眼皮顫動一下，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

「醒了，她醒了。」魯大人驚喜地叫起來。

「唐姑娘，你說話呀！」樂天游在那軍兵的扶持下，半走半撲到唐寧的身前，伸手拉住唐寧的手。

唐寧的眼皮眨了眨，果然說出話來。「樂兄……你在那裏？」

樂天游激動地道：「唐姑娘，我在這裏，就在你身邊。」

唐寧張開眼來，眼珠轉動，終於落在樂天游的臉上。「樂兄，你沒事吧？」

樂天游聽着，心潮洶湧，幾乎抑制不住，將她緊摟入懷中。「唐姑娘，我沒事，你也沒事吧？」眼中噙着熱淚。

魯大人輕喚道：「寧寧，別說話，待姑父叫人替你敷藥，好好休息一會。」

唐寧馬上轉眼看着魯大人，嘴唇嗡動。「姑父，來得好快啊，我還以爲……明天才趕到來……」

「寧寧，姑父來遲了。」魯大人難過地道：「要是早來一步，你便不會受傷了。來，待姑父替你敷藥。」伸手接過那個親兵遞給他的金創藥。

唐寧輕輕地搖搖頭。「姑父，我沒事的，待會才替我敷藥吧，我想跟樂大哥說幾句話。」

樂天游忙道：「唐姑娘，有甚麼話留待敷完藥再說吧！」

唐寧又搖搖頭。「我要……先說……」

跟着，她說下去。「樂……大哥，我要對你說……我……好喜……歡你……一直不敢對你說……如今終於……對你……說出來了……你……不會……咳咳……怪我……沒矜持……吧？」跟着急劇地咳嗽起來。

樂天游聽着，激動得幾乎忍不住流下淚來。「唐姑娘，別說話了！魯大人，快替她敷藥吧！」

唐寧停止咳嗽，胸脯急促起伏，向魯大人費力地擺擺手。「姑父……來不及了……讓我……跟樂大哥說完……要說的話吧！」

「唐姑娘！」楚夫人母女互相扶持着，跌跌撞撞走到唐寧跟前，大叫一聲。

楚慕遠跟在母親與姐姐身後。

楚夫人母女沒有被砸死，只是受了輕微損傷，眞是奇蹟。

唐寧費力地牽唇一笑。「楚夫人……楚姑娘，你倆沒事就好了。」

看到唐寧傷得那麼重，仍然沒有忘記她母女倆，楚夫人母女都很激動，正想說話，只聽唐寧已對樂天游道：「樂大哥……你要說……眞心話……你……可有……喜歡……我？」雖然咳個不停，雙眼却眨也不眨，期待着樂天游的回答。

樂天游心如刀割，用力點一下頭。「有！活了這麼多年，你是我第一個喜歡的女子。」他並不是看到唐寧傷得那麼重，又或是感激她救他一命，不忍傷害她才那樣說。事實上，那一晚他受傷後，跟唐寧和楚夫人子女三人逃出秦家後，唐寧跟楚慕思扶着他那一刻起，他發覺自己已喜歡她了。

唐寧顯得很激動，眼中暴射異彩。「樂大哥……無論你說的……是否眞心話……我好高興……」

樂天游緊握着唐寧的手，正色道：「不，我說的是心裏話，活到這麼大，從未打過一次誑語！」

唐寧臉上泛起甜甜的笑容。「樂大哥……可以抱着我嗎？」

樂天游已看出唐寧快將不久於人世，心裏難過得很，也不管衆目睽睽之下，用力點一下頭。「只要你願意，我願意一直抱着你。」伸手將唐寧抱入懷中。

唐寧臉上露出幸福的神情，喃喃道：「我願意……願意死在……你的懷中……」陡然間全身劇烈地抽搐了幾下，吐出一大口血，頭一歪，沒了氣息。

可是，她臉上仍然帶着一抹幸福的笑意。

樂天游沒有理會唐寧的血弄污了他的衣衫，只是緊緊地抱着唐寧。雖然他也知道唐寧咽了氣。

所有的人都看出唐寧已死了。魯錦城——鎮守使魯大人一臉傷心難過的表情，口裏喃喃道：「寧寧，你不能死啊，教我怎樣向你姑姑、父母交代，姑父不該叫你來這裏辦事的，是姑父害了你。」

一衆軍兵都黯然垂首。

楚夫人母女難過得流下淚來。

楚慕遠用力咬着嘴唇，努力不讓眼淚流下來。

被綑倒在地上的方鐵虎跟秦獨秀看着，臉色灰敗。

唐寧可說是他倆害死的，魯錦城又怎會放過他們？

也不知過了多久，樂天游在兩個軍兵的扶持下才抱着唐寧站起來，輕柔地對像是熟睡了唐寧道：「寧，我現在帶你回家，帶你到一個安靜的地方，我會陪着你。」

楚慕思看着、聽着，暗自在心裏悽然道：「若能被……他那樣抱着，我願意死的是我。」

魯大人吩咐一個親兵。「馬上去找一輛馬車來！」

那個親兵答應一聲，很快便找了一輛馬車回來，讓抱着唐寧的樂天游坐上馬車，下令趕去縣衙。

＊　＊　＊

楚中雄的罪名終於得到洗脫。魯大人下令即時放了他，並下令將楚家被抄封的財物房宅，悉數歸還楚中雄。

方鐵虎跟秦獨秀，還有知縣常大人都收押縣牢。

至於那個裴萬放，這件事的罪魁禍首，亦派出親兵速速緝捕歸案。

在鐵證面前，裴、方、秦、萬四人不得不俯首認罪。

秦獨秀的罪名本來最輕，由於

他殺了蘇守備，犯上殺官，那是滅門大罪，結果，滿門被抄拿，家產悉數沒收，充公入庫。

樂天游沒有理會那些事，只是陪着唐寧的屍體，直至安葬在城南外一處叫百花崗的地方，他仍然在墳前陪着，魯大人只好派人在墳前搭了一間草屋，好讓他晚上有個睡覺的地方。

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楚中雄一個人帶了香燭、酒食，到墳前看望樂天游。

樂天游的傷勢已痊癒，看到楚中雄，二人緊緊地互相握手。

楚中雄經過這些日子的休息，已經完全恢復過來，精神奕奕的。

良久，楚中雄才激動地道：「樂老弟，若不是你，老哥我一家已經毀了！」

樂天游吁口氣。「楚兄，換了是小弟，你也會那樣做的，是嗎？」

楚中雄用力點一下頭。

「那不就是了麼！」樂天游道：「以後，不准再說這種話！」

楚中雄道：「一言爲定！」

接下來，楚中雄將帶來的香燭酒食交給樂天游。「老弟，拜祭過唐姑娘後，你也該跟老哥回寒舍了。」

樂天游點點頭，跟着點上香燭，擺好酒食，拜祭一番。楚中雄也拜祭了，兩人就在墳前喝起酒來。

「老弟，想不到你來了彭城這段日子，老哥我才跟你在這裏把酒對飲。」楚中雄感慨地道：「人生果是變幻無常。」

「白雲蒼狗，人生如夢。楚兄，小弟總算領略到了。」樂天游一口將杯中酒喝乾。

楚中雄忙替他斟酒。「老弟，過去的已經過去，拾不回來，放開懷抱吧，以後要走的路還很長啊！」

樂天游咧嘴一笑。「在這裏陪了她這些日子，小弟甚麼也都想通了。楚兄，放心吧，小弟不會鑽入死胡同的。」

「老弟這樣說，老哥就放心了。」楚中雄擧杯。「來，乾一杯！」

樂天游跟楚中雄乾了一杯，轉個話題道：「楚兄，整件事到底是怎樣的？」

楚中雄替樂天游及自己斟了酒，才說道：「整件事，皆是那個裴萬放搞出的。」

「那傢伙是甚麼人物？」

「彭城首富。」楚中雄道：「此人雖然家財萬貫，但幾個兒子皆不是讀書的材料，他却日夜盼望，希望能夠替兒子弄到一官半職，好光宗耀祖。不知那裏聽來的消息，朝裏驃騎大將軍霍青洲酷愛奇兵神器，若有人替其搜羅到一件稱得上奇兵神器的兵器，若想弄個一官半職，易如反掌。裴萬放不知怎會知道老哥家裏祖傳珍藏了一把七寶青玉刀。那確是一把神兵利器，聽祖上說，是西域波斯國的貢品，吹毛可斷，削鐵如泥。裴萬放欲弄到寒家那把七寶青玉刀。他跟秦獨秀早有來往，便跟他商量。秦獨秀已視老哥爲眼中釘，便借機誣陷老哥，好獨霸彭城，爲所欲爲。而他又與蘇守備、方總捕頭等人素有交往，互相勾結，幹些見不得人的事情。便由他穿針引綫，裴萬放出錢賄賂蘇守備，常知縣、方鐵虎等人，看他們的供詞，蘇守備受賄二百兩金子，常知縣得賄銀一百五十兩金子，方鐵虎一百兩金子，秦獨秀雖然沒有得到好處，但在除去楚家後，他得到的好處最多。就這樣，蘇守備以嚴刑威嚇那幾個山賊屈服，誣指老哥我勾結他們，密謀造反，搞出這個冤獄來！」

「原來是這樣的！」樂天游感觸地道：「爲了一己之慾，不擇手段，不管別人的生死，心腸何其殘忍惡毒！」

「人心險惡，於此可見一斑！」楚中雄擧杯。「老弟，別再說那些掃興的話了，來，乾一杯！」

二人一直飲到日落西山，才相攜下崗。

（全文完）

上文提要：白吃老頭原來就是崑崙大俠黑摩勒所喬裝，江青嵐目送他離去，無法追上，只好折回石窟，把七星劍、磁瓶、千年人參王撿起，往右側石室走去，爲蘭兒治療傷勢，她原來是柳琪，和蘭兒生得一模一樣，難怪至親的人也會錯認，她雖然吃了「護心丹」，只是護着心臟，不能將「絕情針」拔出，按照黑大俠的指示，要用「離合神功」才能將斷針吸出，只好細心護理，也不避男女之嫌……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回贈雪蓮子答謝　指點純陽指療傷

第三天清晨，兩人決定下山之後，再行設法，江青嵐整了整衣衫，向殿上十二位大師虔誠叩拜了一番，才抱起柳琪走出石窟，然後把兩扇石門重新關好，沿着石壁上的鐵索，往下滑去。一面仔細的看準對岸落脚之處，猛吸一口眞氣，左手往石壁上一按，身形驟然下沉，衣衫飄風，足尖正好落到僅堪容足的石徑上面。

這時柳琪雙臂緊環着嵐哥哥肩上，秀目緊闔，只覺兩耳生風，身形凌空直落。她不敢多看，也不敢開口，怕分了他的心神。那知剛走出一箭多路，驀聽得身後一陣「豁郎郎」巨響，震得山谷搖動，江青嵐回頭一瞧，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原來那條釘在石壁中間二十來丈長的鐵鍊，敢情年代久遠，鐵釘早已承受不住，再加前天三個人一起緣着攀登，和方才自己兩人同時縋下，鐵釘脫出，從懸崖上直墮下來。自己要是遲上一步，即使輕功再好，也非被它擊落澗底不可。

柳琪更瞧得花容失色，驚咦了聲道：「嵐哥哥，可眞危險！」

她吐氣如蘭，在他臉旁說着。被山風吹散了的秀髮，更不停地輕拂在他臉上。耳鬢厮磨的香艷滋味，在這時斷時續，僅容足尖，而又下臨深淵的石梗上，抱着一個人貼壁蛇行之際，也不好消受。

是以他只「唔」了一聲，並沒開口，攝神提氣，往前走去。石梗逐漸往上，澗底水勢也越來越大，在脚底下奔騰澎湃，洪洪有聲，這樣又走了頓飯光景，石梗已到盡頭。

當前削壁上，一匹瀑布懸天而下，飛珠濺玉，極爲壯觀。相隔尚有十來丈遠，已覺一股寒氣，逼人而來，兩邊是夾峙的百丈峭壁，那有去路？難道仍須回頭由枯井隧道中出去不成？心念轉動，脚下也停了下來。

只聽柳琪叫道：「嵐哥哥你瞧，這壁上有字跡呢。」

江青嵐給柳琪一嚷，趕緊抬頭往石壁上看去，不錯，那正是黑摩勒的筆跡，用木炭劃着：「往對岸去！」四個小字。

江青嵐心中大喜，再往對岸一瞧，原來瀑布右側，果然有一處突出的山崖，約有八九丈高。細流涓涓，順勢而下，滿生青苔，看去滑不留足，敢情這較低石崖，是山泉滙流之處，如果遇上大雨，怕不和大瀑布一樣的奔騰直瀉。

心中想着，早已凝神提氣，雙足一頓，斜刺裡往對崖撲去，躍上崖頂，果然和自己所料相同，那一條砂石凌亂的山縫，地勢逐漸往上，轉轉折折，盤着山頂而上，不多一會，便登上山嶺，四面一望，只見遠遠一座蒼峯，排雲聳秀，甚是

高峻，四週羣巒起伏，山勢綿綿。

正望之間，只聽柳琪驚噫了聲，叫道：「嵐哥哥，這是八賦嶺！再下去就是盤秀山，以前我跟師傅來過，還在山上採了許多藥材，我們出山要往南走呢！」

江青嵐抱着柳琪，依言往南而行，走了兩三里路，轉過不少山頭，眼看山下已有村落，不由心中大喜，正待往山下奔去，驀聽一聲「哈哈」，倏地從林間縱出兩條人影，飛落身前。「附近百里方圓，咱們兄弟找遍了，你却躲到這裡來了！」

江青嵐退了半步，定睛一瞧，原來正是土氣十足的燕山雙傑，一左一右，皮笑肉不笑的盯着自己。

柳琪心頭一急，附在嵐哥哥耳邊，低聲說道：「嵐哥哥，這兩個壞人，武功不弱呢，我們還是快走罷！」

燕山雙傑是何等人，柳琪向江青嵐咬着耳朵，聲音雖細，但落在兩人耳裡，只要略一留神，那會聽不出來？鐵算盤姜仁瞇着一雙細眼，驀地呵呵大笑道：「這姑娘倒說得不錯！不過讓咱們兄弟找上了，你們想走，可不容易呢！」

江青嵐理也不理，回頭向柳琪道：「琪妹，不要緊，我正要找這兩個下五門的賊子算賬呢！」

忽然劍眉一豎，大聲喝道：「燕山雙傑聽着，你們妄用絕情針，出手歹毒，小生正要找你們……」

鐵錢袋姜義不待江青嵐說完，嘿的冷笑一聲，道：「姜仁姜義走南闖北了這末多年，做的是什麼買賣？不想強盜碰到竊賊，小子，你是那一條線上的？敢在咱們燕山雙傑身上做了手脚，居然還要找起咱們來。嘿嘿！敢情你活得不耐煩了？」

鐵算盤嘻嘻的道：「老二，別把那小子的膽給嚇碎了，咱們總算是做買賣的，只要他乖乖把偷去的東西還給咱們，也就算了。」

江青嵐聽得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到處找尋自己，是爲了身上的東西全被黑大俠摸了去。敢情當時黑大俠正好裝扮成自己模樣，心念轉動，當下淡淡一笑，道：「不錯！你們身上的東西，雖非小生所取；但除了一對『龍鳳玉鐲』，已送還失主之外，其餘却全在小生身上。」

鐵算盤滿臉笑容，連連點頭道：「沒關係，沒關係，龍鳳玉鐲，咱們自己會去取的，你只把那個白布盒子和三隻藥瓶還給我們就得。」

江青嵐一聲長笑道：「我要問你們，我這妹子和你們無怨無仇，你們居然驟下毒手，使用歹毒暗器。今日相逢，只要你們取出身上所有毒針，當着小生，悉數毀去，此後不再使用，並說出瓶中解藥用法，小生就放你們過去。」

鐵算盤姜仁聽得臉色驟變，但瞬即平復，瞇着雙眼笑道：「不然呢？」

江青嵐微微哂道：「不然，小生自有儆戒之法。」

姜仁肥胖腦袋一縮，冷嘿了幾聲，道：「有趣有趣！咱們從出道江湖以來，可還沒遇見過這般狂妄之人，敢在老虎頭上拍蒼蠅？嘻嘻！小子你叫什麼名字，難道師長沒給你說過燕山雙傑？」

「嗒！」姜義撤下鐵錢袋，沉聲說道：「老大，別和他胡謅！小子，來，你不見棺材不流淚，且嘗嘗鐵錢袋味道再說！」

江青嵐退下一步，把柳琪放在樹下一塊大石上，緩緩踱到燕山雙傑面前，俊目如電，掃了兩人一眼，徐徐的道：「兩位還是一齊上罷！」

鐵算盤姜仁不愧在江湖上混了多年，經驗豐富，此時一見江青嵐神態從容，尤其兩道眼神精光電射，心下猛然一震，暗想這年輕人分明是個內家高手，口氣雖大，並無半點狂態，而且步履之間極爲沉穩，不由微現躊躇，口風一變，立即抱拳說道：「在下兄弟原是買賣中人，和江湖上各門各派，從無嫌怨，小哥能否先把師承宗派見告，免傷和氣。」

江青嵐兩次目覩燕山雙傑乘人不備，使用絕情針，出手毒辣，此時相遇，豈肯輕易放過，他岸然而立，七星劍橫懸腰際，並未出鞘，面色冷峻，朗朗說道：「小生師門，決不會和下五門的鷄鳴狗盜之輩有什麼交情可言，這點兩位儘可放心！」

他目前在江湖上跑過一陣，口齒也顯得老練起來，何況又存心要激怒他們？

果然，他此言一出，燕山雙傑的老大鐵算盤姜仁，驀地仰首向天，一陣哈哈狂笑，笑聲高亢震耳，充滿怒意，只見他皮袍一翻。「嗆郎郎」暴響，一面仗以成名的鐵算盤，業已橫掣手中。厲聲喝道：「小子，快亮兵刃，咱們兩件鐵器，不傷徒手之輩。」

江青嵐嘿了一聲，不耐的道：「你們動手吧！小生七星劍出匣，你們兩件頑鐵，那有施展餘地？」

「好狂的小子！」姜仁暴叱一聲，「嗆郎郎」左臂一振，鐵算盤「獨力排山」，疾然向前推出。鐵錢袋姜義更不答話，身形一閃，「嗒」鐵錢袋「玉帶圍腰」橫砸而出，兩人幾乎是同一動作，快逾閃電。

一叩前胸，一掃後腰，端的厲害已極！江青嵐面對這兩位江湖上

聲名頗著的燕山雙傑，心中也十分愼重，勁運雙掌，靜以待敵。

直到兩件兵器快要及身，他左足橫跨半步，雙掌微合，向外一分，右掌後拂，上身左旋，左手却向鐵算盤右腕切出。這一招正是他新從石窟中學來的「紫羅十二式」第一式。

要知這十二個招式，乃是十二位紫羅大師，窮畢生精力，從「易筋經」中演繹變化而來。每人創出一招，合爲「紫羅十二式」，可連可分，每一招式，雖然動作簡單，但却內蘊至理，代表了一位大師的數十年武學精華，威力之大，豈同尋常。

是以江青嵐雖只一拂一切，看去平淡無奇，其實內力拂出，迅猛無比。姜義鐵錢袋堪堪出手，猛覺手腕一震，自己勢雄力沉的一招「玉帶圍腰」，竟被震得倒捲回來。

同時姜仁也因一招落空，陡感一股勁風，逕向自己手腕砍到，這小子使的是什麼掌法？竟有如此厲害。兩人心頭一凜，同時暴退。

燕山雙傑在江湖上也闖蕩了一二十年，碰上過不少陣仗，但第一招上，就被人家逼退，倒眞還是第一次。明知這青年人果非易與，又豈肯甘休？兩人乍退倏進，鐵算盤和鐵錢袋却滾滾使出，黑影如山，挾以呼呼勁嘯，威力之强，端的不愧號稱燕山雙傑。

江青嵐近幾月來會過不少一流高手，此時一招得手，自然不會再把燕山雙傑放在心上，但人家可也並不是徒有虛名之輩，手上兩件鐵器，自有他們的絕活。

江青嵐脚步沉穩，身形不見他十分閃動，只是雙掌時分時合，招式簡單。但每一分合之間，却勁氣雷奔，鐵算盤、鐵錢袋只要被他稍微掃上一點，就震得直蕩開去。七八招下來，燕山雙傑已顯得手忙脚亂，進退失據。

柳琪獨自坐在大石上面，先前還替嵐哥哥躭心，他不該徒手去鬥人家兩件成名兵器，但瞧到後來，不由芳心大慰。不！她高興極啦。瞧，嵐哥哥沉着應戰，多麼英俊，多麼勇敢。

燕山雙傑簡直像兩頭發了瘋的蠢猪，把鐵算盤和鐵錢袋舞得發出鎮天價般響聲，還沾不了嵐哥哥半點衣角。啊！那石壁上的「紫羅十二式」，果然有這般妙用。她又恨起來了，如果自己不是被他們暗器所傷，這時也大可拿他們一試。

柳琪心中想着，一雙纖掌，不由也跟着嵐哥哥劃出的掌式，比了起來。突然，她扭動了一下纖腰，只覺一陣痠痛，痛得她「啊」了一聲，恨恨的罵道：「死猪，蠢猪！簡直是燕山雙猪！」

燕山雙傑此時已是形同拚命，兩個人不時的被江青嵐掌風震得跌跌撞撞，跟蹌却步，滿臉赤紅，氣喘連連。再聽柳琪這一辱罵，那裡還忍耐得住？鐵錢袋姜義，雙目滿佈紅絲，猛地一聲暴喝：「丫頭，我先斃了妳！」

雙足一頓，人向橫裡撲出，鐵錢袋往柳琪當頭砸下！那知他快，人家比他更快。人影一晃，江青嵐後發先至，颼的凌空越過姜義頭頂，直落身前，身形一旋，右掌業已斜劈而出。

這一掌他含怒出手，當眞疾如奔雷。姜義身形剛起，猛聽頭頂上衣袂風聲，即知有人越過自己，心神一凜，就趁前撲之勢，鐵錢袋還是直砸而下。

「砰！」人影翻飛，一條精鋼精製的鐵錢袋和姜義一個肥胖身子，同時震飛出去，摔在兩丈開外的草地之上。

他悶哼一聲，從地上躍起，整條右臂業已全廢，痛得額角上綻出黃豆般汗珠，暗咬鋼牙，俯身拾起鐵錢袋，滿臉獰惡，狠聲的道：「小子，你報個萬兒，咱們後會有期！」

江青嵐凜然而立，俊臉上也滿是怒容，走上兩步，大聲喝道：「還不給我站住！」

鐵算盤姜仁橫身攔在姜義面前，獰笑道：「你還待怎的？」

江青嵐道：「我要你們留下絕情針，說出解藥。」

姜義咬牙道：「你先報出你的萬兒。」

江青嵐冷冷的道：「崆峒門下江青嵐。」

姜仁聽得心頭猛然一震，記起近日江湖上盛傳着潞州節度使薛嵩，有一個姨甥就叫江青嵐，曾經一劍震退秦嶺系有數高手峭山獨角獸公孫無忌。後來據說還在析城山，劍削毒冰輪，替析城雙兇擊退王屋散人。

就是他！他……除了他，誰能數招之間，把自己兩人逼得手忙脚亂？他是崆峒派的！敢情是空空老人嫡傳弟子。

鐵算盤姜仁越想越不是路，瞇着一雙細眼，突然沉聲應道：「好！」，回頭向姜義道：「老二，我們就把絕情針留下罷！」

說完，首先從懷中掏出一個針筒，擲到地上。姜義也氣憤憤的把針筒取出，丟在一起。他們像鬥敗了的公鷄，威風盡失。

江青嵐道：「說出解藥再走！」

「藍色藥末就是！」

鐵算盤回了一句，兩人正想掉頭就走之際，忽然樹林中飄出銀鈴般的聲音：「慢着！」

燕山雙傑宛若聽到一聲焦雷，

全身轟地一震，當眞又站停下來。

只見樹林中裊裊婷婷走出兩個人來，前面一個是宮鬟堆鴉，長裙掃地的盛妝少婦，身後隨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鬟，手上還捧着一隻長方形雕花小木箱。

江青嵐心中暗暗哦了一聲：「冰魄夫人！」

其實他只是聽黑摩勒說過，她叫冰魄夫人，可並不知道冰塊夫人的出身來歷。這時她已走近四人身前，輕哼一聲，道：「姜老大，我說你們倒眞不愧唐門子弟，心黑手辣！人家小妹子中了你們絕情針，還要她吃藍色毒藥？唔！聽說你們唐門子弟，行走江湖，身上都有三個藥瓶兒，還有兩句話兒，那是怎麼說的？你說說看！」

「燕山雙傑」自從「冰魄夫人」現身之後，早已心中打鼓，他們很清楚這位女魔頭出名難惹，自己兄弟前晚不該以一支老山人參，當作千年參王欺騙於前，又驟施絕情針，偸襲於後。

此番相遇，當眞要吃不完兜着走！這時再聽她這麼一說，越發作難，「鐵算盤」連連應是道：「小的不知夫人玉駕賁臨，當眞巧極！」

他不愧多年江湖，巧妙的沖淡氣氛，一面恢復了一臉諂笑，然後又道：「小的一時糊塗，其實那三個藥瓶分做三個顏色，那……是……青能解藍毒，白色號無憂。」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凜，暗想江湖人當眞人心險惡，他居然把毒藥說成解藥，幸虧自己還沒給柳琪服下，否則豈非中毒更深。想到這裡，陡的劍眉一軒，方要發作。

却見「鐵算盤」姜仁這時向「冰魄夫人」凑近幾步，諛笑着道：「小的該死，那晚不該欺瞞夫人，其實那晚，千年參王連同小的師門靈藥全被這位崆峒徒弟的江公子暗中取走……」

他這番話，自然表白千年參王已不在自己身上，好讓「冰魄夫人」轉移目標，那知「冰魄夫人」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纖手微抬，攔着他話頭道：「不用說啦！我要不是爲了千年參王，還不會老遠的趕來呢！」

「鐵算盤」心中暗自高興，自己狡計得逞，這回瞧你們去拚個你死我活！

「冰魄夫人」突然盈盈一笑，低首微側，向身後小鬟嬌聲問道：「珠兒，你說給姜大俠聽聽，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無禮，該受如何懲罰？」

珠兒應了一聲，躬身道：「江湖道上，冒犯夫人，例無生理！」

她們兩人一問一答，聲若笙簧，說來極爲自然；江青嵐心頭一楞，暗想這又是甚麼規章？抬眼往「燕山雙傑」望去，只見姜仁、姜義臉如白紙，囁嚅的道：「夫人，小……小的該死，夫人你……」

「冰魄夫人」依然笑臉生春的道：「嗯！怎麼啦？照說咱們雪山令出法隨，像你們兩人所作所爲，當眞難免一死！」

說到這裡，突然黛眉低蹙，幽幽的嘆了口氣，續道：「爲了他，唉，我從來沒有軟過心腸，這就破例再饒你們一次罷！其實，你們已經從我手下逃出過一次性命。」

她語音倏轉冷峻，鳳目之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寒光。「姜仁、姜義，你們死罪可貸，活罪難逃！」

逃字出口，右手青葱般纖指業已隨聲虛空彈出。江青嵐連瞧都沒有瞧清，「嘶」的一聲極其輕微的破空之聲響處，「燕山雙傑」同時響起一聲慘叫。

兩人一手緊掩右眼，血流滿臉，慌忙不迭的往山下逃去。

柳琪坐在大石上，瞧着「燕山雙傑」狼狽逃走，不由拍手笑道：「這位姐姐，本領眞大啊！你使的可是『彈指神通』？我以前聽師父說過呢！」

「冰魄夫人」一張宜喜宜嗔的粉臉上，露出吟吟笑容，緩緩的往柳琪走去。一面說道：「小妹子，我們萍水相逢，總算有緣。唔，你說的『彈指神通』，那是佛門絕學，我這叫做『冰魄寒光』，不過雕蟲小技，可差得遠呢，你別見笑！」

說到這裡，妙目飄了江青嵐一眼，又道：「江公子身擅兩家之長，近日江湖上俠名四播，眞是少年英俊！」

江青嵐被她說得俊臉一紅，一時接不上口去。

却聽「冰魄夫人」繼續說道：「我前天碰上令師兄，才知千年參王已爲公子所有，他要我在這裡等候兩位。」

江青嵐連忙點頭道：「夫人說得不錯，千年參王確是黑大俠從『燕山雙傑』身上取來，現在小生身邊，夫人如有所需，自當奉上。」

「冰魄夫人」喜道：「江公子肝膽照人，愚夫婦眞是感激不盡，實不相瞞，外子走火入魔，爲了修復玄功，諸藥之中，尚缺千年參王一味，如蒙慨贈，請賜三片已夠。」

江青嵐這就從懷中取出參盒，切了三片，「冰魄夫人」小心翼翼的收入那隻長方形的雕花小盒之中。忽然一雙盈盈秋水凝視着柳琪臉上，含笑問道：「小妹子，你中了他們的『絕情針』，可曾服過千年參王？」

江青嵐接口道：「夫人說得極是，小生替琪妹起下絕情針之後，已經服了兩片千年參王，只是她腰

肢還是十分疲疼，方才幸蒙夫人趕到，『燕山雙傑』才說出解藥來。」

「冰魄夫人」微微搖頭道：「小妹子一連服了兩片千年參王，此時臉色雖然紅潤如常，但一縷青痕橫浮面頰，正是帶脈瘀積之象，解藥只能解毒，可不能疏通已閉經絡，目前為時過久，已無法治癒小妹子傷勢了。」

江青嵐急道：「夫人，那麼琪妹的傷勢難道……」

柳琪瞧着他這份焦急情形，心頭一甜，忙道：「嵐哥哥，你別躭心，我回山找師父去，再由她老人家求師祖醫治就是。」

「冰魄夫人」瞧了兩人一眼，微笑道：「小妹子，你師祖身為武林六絕之首，功力深厚，治療普通重傷，只要用本身眞氣，打通經脈，自可手到病除。不過你這是奇經八脈的帶脈八穴，受了藥物之毒，血脈凝結，卻非普通傷勢可比，武林中只有會一種叫做『純陽指』的人，才能散瘀通經，始克有濟。」

柳琪作難道：「那又到那裡去找呀？」

「冰魄夫人」微微沉吟了一下，抬起眼皮笑道：「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會這種功夫。因為他練的是『乾天三昧神功』，正好和外子的『冰魄寒光』互有生尅。那是二十年前，他找上雪山去，和外子比了三天三晚，結果稍微落了點下風，就一怒而下，據說隱居在終南山一個山谷之中，聲言不擊敗外子，就不再出山。」

柳琪睜着大眼睛，奇道：「咦！這就奇了，他住在終南山，我怎地沒聽師父說起過？」

江青嵐聽說此人練的是「乾天三昧神功」，又住在終南天。驀地想起自己中了花彌勒的「五陰手」，崔文蔚不是告訴自己說，黑摩勒趕上析城山和終南山，去討「坎離丹」「純陽散」。難道那「純陽散」就是向此人討來？心中想着，一面問道：「夫人，此人可是還練有一種專治陰毒內傷的『純陽散』嗎？」

「冰魄夫人」奇異的道：「你認識他？」

江青嵐搖了搖頭道：「小生前次中了五陰手，就是由黑大俠到終南去討來的『純陽散』。」

「冰魄夫人」笑了笑道：「此人脾氣雖怪，不過令師兄既能討到『純陽散』，你去上門相求，當不致峻拒。」

江青嵐想到黑摩勒上析城山討「坎離丹」的那回事，不要終南山的「純陽散」，他也是暗中偷來的？但柳琪傷勢既然非他的「純陽散」莫治，好歹總得去上一趟。心中想着，一面問道：「小生還要請教夫人，此人姓甚名誰？住在終南山那一個方向？」

「冰魄夫人」嗤的笑道：「他住的地方，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做甚麼三昧谷，就在終南山南面一個山谷之中，他的名字，也就叫做『離火眞人』。啊！你遇到他時，可千萬別提起愚夫婦來！」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個絹帕小包，塞到柳琪手中，一面笑道：「這是三顆雪蓮子，大補眞氣，雖然及不上千年參王的功效，也是稀世之品。小妹子，你傷好之後，服上一顆，足可使你恢復功力，你收下罷！」

柳琪接過之後，低聲的道：「姐姐，你眞好！」

「冰魄夫人」笑了一笑，道：「時光不早，我藥物已齊，急須返山，江公子、小妹子，你們也好走啦！」

江青嵐忙道：「夫人儘管請便。」

「冰魄夫人」回頭笑道：「你們如果有暇，千萬到雪山來玩，雪山天晶谷，不要忘了！」

說着，就扶了珠兒，姍姍的往山下走去。環佩叮咚，走得好快，瞬息工夫，便已沒入林中。

江青嵐回頭道：「琪妹，那我陪你到終南山去。」

柳琪心中巴不得和嵐哥哥一起，但她想了一想，忽然幽幽的道：「嵐哥哥，你可有甚麼重要之事？」

江青嵐道：「來得及，陪你去醫好傷，端午就得趕上崤山。」

柳琪大眼睛眨了眨，滿臉憂愁的道：「嵐哥哥，你也要上崤山去？聽說那場大會，公孫師叔還約了我師父，連師伯都要親自去呢！唉，他們口口聲聲說是為了替我媽報仇，可是你又說得對，眞正的仇人，並不是你師父，一個弄不好，兩派就結下了樑子，啊！嵐哥哥，等我傷好之後，我們一起去，對着大師伯師父他們，把話說清楚了，不是好嗎？」

江青嵐笑道：「琪妹果然深明大義，只是你傷好之後，我還要先找尋恩師，再上崤山，你最好也先回去，和尊師說明，兩家能化干戈為玉帛，自然更好。」

說到這裡，看了看天色，忙道：「琪妹，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先趕下山去要緊。」

他瞧琪妹還穿着一身夜行衣靠，極易惹眼，連忙脫下長袍，給她披了，然後抄起嬌軀，往山下奔去。趕到沁水，已是申牌時光，這就找了一家客店落脚。一面又到街上替柳琪買了兩套衣裙，才回轉客店。

一宵無話，第二天清晨，他們僱了一輛轎車，由沁水出發。經翼城、安邑、風陵渡，渡過黃河，再

由潼關經華陰、臨潼，第五天傍晚便已趕到藍田。這藍田縣就在秦嶺山脈之間，秦嶺山高峙東首，終南山屹立西南。這條山脈，橫亘數百里，無數高峯，全在雲霧之中，是出名的「雲橫秦嶺」。

當下打發了車把式，就在一家客店休息一晚。翌日清晨，會過店賬，江青嵐雙手抱着柳琪，走出店門。瞥見兩個二十四五的青衫少年迎面走來，大家互望了一眼，便已擦身過去。江青嵐只覺這兩人眉宇之間，英氣勃勃，儀表不弱，但神色略嫌倨傲。剛走了七八步，忽聽後面一人，輕「噫」了一聲，道：「三師哥，你瞧清了沒有，那小子手上抱着的，好像是柳師妹？」

另一個道：「啊！那我們去問問！」

目前的江青嵐，內功已有了相當火候，兩人這幾句話，自然聽得十分清晰。其實柳姑娘早已瞧到了，她才故意低垂了頭，等兩人走遠幾步。也差不多同時壓低着聲音在嵐哥哥耳邊道：「嵐哥哥，快走，這兩人是大師伯門下的，他們認識我，快，我們出南門去。」

江青嵐依言加快脚步，身後果然已經響起那兩人的聲音。「喂，你是到那裡去的？」

「喂！還不站住！」

「這小子跑不了，咱們追！」

江青嵐理也不理，依然向前急走。他因城中人烟稠密，不便施展輕功，是以身後兩人還能緊隨不捨。

片刻工夫，便已出了南門，前面不遠，便是綿亘起伏的山嶺。柳琪自幼生長在秦嶺山中，自然熟悉地理，這就一個指點、一個遵循，往終南捷徑如飛奔去。

江青嵐這一施展輕功，身如電掠，立即把身後兩人丟開老遠。叱喝之聲逐漸落後。要知這兩人乃是「天痴上人」首徒「隻手翻天」閔長綱門下，自幼翻山越嶺慣了，輕功自然不弱，何況又發現了自己沈師太唯一愛徒，花朵般的柳師妹，落在人家手上，跑入秦嶺系的範圍之內。

這又如何肯放？儘管越追越遠，還是緊追不捨。一陣工夫，已跑了數十里路程，本來以江青嵐的脚程，就是走上百來里路，也是易事。可是如今手上橫抱着柳琪，越澗翻嶺，走的又是小路，故此也累得滿身大汗。

「嵐哥哥，你累了吧？我們在這裡歇一歇好啦！瞧，你滿頭都是汗水！」

柳琪躺在他懷裡，呵氣如蘭，十分關懷的說着。

江青嵐笑道：「我還不累，不過歇憩一陣也好。」

他停下步來，撿了塊大石坐下，懷中抱着柳琪，慢慢的調勻呼息。歇了一陣，眞氣流轉，體力業已恢復。這才往四下打量，橫在眼前的，盡是危崖峻嶺，斷澗絕壑，和密壓壓的參天古木。終南山，此身已在此山中。三昧谷，只是「離火眞人」自己起的名字罷了，這又到那裡去找？他心中想着，一面問道：「琪妹，終南山的南面在那裡啊？」

柳琪嗤的笑道：「這裡就是山南咯！不過我可從來沒聽說過三昧谷。啊！嵐哥哥，我想起來了，我小時候，時常跟着大師伯門下幾個師兄到這裡來玩。後來師父告誡過我，不准再過去，說是師祖曾在那裡立了一塊石碑，禁止秦嶺門下到那裡去，所以再進去，我就沒有去過。」

江青嵐好奇的道：「那是不是山南？」

柳琪笑道：「當然也是咯，這山南可大着呢！」

江青嵐倏地站起身來，道：「走！我們就到那裡去瞧瞧。」

柳琪驚道：「啊！那去不得！」

江青嵐訝道：「為甚麼？」

柳琪幽幽的道：「那是師祖禁止門下去的地方啊！」

江青嵐笑道：「你師祖禁止門人前往，我可不是他門下呀！」

柳琪拗不過他，只輕嚶了聲。江青嵐抄起嬌軀，緩緩的往前走去。這一帶山路險峻，剛繞過一重山頭，却見山腰中轉出三個人來。前面一個穿着一襲長衫，年約三旬，劍眉虎目，神色嚴肅。後面兩個約有二十二三，却穿着一身勁裝，這三個人肩頭全都背負着長劍。柳琪忽然臉色一變，趕緊把一顆頭埋在嵐哥哥懷中，動也不動。雙方越走越近。

那為首的中年漢子瞧到江青嵐，似乎十分注意。尤其因為他手上還抱着一個姑娘，是以兩道炯炯眼神一直打量着他。突然問道：「尊駕身上佩着長劍，敢情是武林中人，到終南山所為何來？」

聲音冷傲已極！

江青嵐知道這終南山和秦嶺近在咫尺，山中出現的人自然是秦嶺門下，自己不好多惹麻煩。當下笑道：「小生因妹子身患重病，前來求訪一位隱居在山中的高人救治。」

中年漢子冷哼道：「終南山並無隱居的高人，你還是下山去罷！」

他攔在路上，完全是命令口脗，要江青嵐立即回頭，江青嵐瞧着他這份倨傲神色，心中不禁有氣，但還是忍了下去。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東張三俠被逼退入合肥城，南巴、北趙把城全面封鎖，南巴只是要寶，北趙除了要珠之外，還要廢帝，三個流亡和尚却匿在廢園躲避，被錦衣衞盯上、鬥上，又被和尚溜掉……東張三俠喬裝進了珍寶齋銀樓，已被南巴發覺，互鬥起來，北趙觀戰待撿現成的，漁翁不止一派，還有豆腐、百花，東張被逼把神珠魔戒丟出，欲挑起混戰，讓大家爭奪，結果神珠落在百花公主吳小雲之手……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兩派爭奪贗品　廢帝追尋寶珠

趙玉郎雙眼一翻，道：「這個主意還不賴，問題是誰來保管魔戒神珠？由誰來當見證人？」

「南巴、北趙，人人如狼似虎，個個窮兇極惡，誰敢當見證人？誰又敢保管武林至寶？」

「公主的意思是……」

「只有一個人差堪勝任。」

「那一位？」

「龍王。」

「龍王？」

「不錯，龍王管水，縱橫七海，南巴、北趙勢力再大，大概也不得不對龍王禮敬三分吧！」

纖手一揚，神珠脫手飛出，僅僅濺起一個水花便入水不見了。

絕，眞絕，任誰都沒料到百花公主會來這一手。

噗通！噗通！巴德、巴正、巴通、巴三、巴六、巴十一、巴十五、巴十八連放屁的時間都沒有，一起跳進了荷花池。

噗通！噗通！趙玉璞、趙玉青、趙玉瑾、趙玉郎、趙安國等人同樣不假思索，無暇多想，爭先恐後的跳進水裡去找龍王。

＊　＊　＊

吳小雲的表現既寫意又瀟灑，神珠一出手，收起霸王鞭，便即放步離去，不曾回頭望一眼。

浪子包天緊走幾步追上來，急得他額頭直冒汗，搓着雙手嚷嚷道：「公主，你瘋了？吃錯藥了？開甚麼玩笑嘛，那麼重要的東西，別人爲了它擠破了頭，你居然像是扔一隻破鞋似的丟進了荷王池，這……」

豆腐大俠宋小飛截口道：「浪子，我看你是白活了，百花公主比狐狸精還要精，怎麼可能做出這種莫名其妙的糊塗事。」

包大膽打了一下自己的腦門子，道：「莫非是假的？」

豆腐大俠宋小飛奸笑道：「本來就是。」

這下該輪到吳小雲發楞了，道：「豆腐，你怎麼知道？又沒有檢查。」

宋小飛道：「是你告訴本俠的。」

「沒有呀，我幾時說的？」

「本俠的意思是指公主的行爲。」

「哦！」

「若是眞品，白痴也不會丟進水裡去。」

「廢話！」

「本俠至今未明，公主是如何看出來的？」

百花公主嫣然一笑，道：「道理很簡單，那枚戒指很新，八成是新打的，珠子也不大，光澤甚差，不可能是埋藏在地下三百年，曾經叱咤風雲的神珠魔戒。」

包打聽驚叫道：「這樣說無疑是東張三俠在故意搞鬼？」

豆腐大俠以肯定的語氣道：「錯不了，眞品仍在東張身上，贗品是買來騙人的。」

東張早已遠去，荷花池中仍在搶神珠，打水戰，染紅了一池水。

宋小飛望一下天色，道：「咱們也該走了。」

浪子包天道：「往那兒去？」

「去狀元樓吃宵夜，本俠請客。」

「不了，包某要去滿春園，今夜另有新歡。」

這小子是個色鬼，身上有錢不花會發燒。

同時也很知趣，不願礙手礙腳的做夾心餅乾。

豆腐大俠正中下懷，滿意的笑笑道：「也好，你去樂你的，我們吃我們的。」

不料，馬屁拍在馬腿上，吳小雲並不領情，道：「本公主沒有吃宵夜的習慣，恕不奉陪。」

柳腰一擰，長髮一甩，反而搶在浪子前面離開了。

包大膽以專家的口吻評論道：「這個女人很夠味。」

宋小飛吞了一口口水道：「本俠就喜歡有味道的姑娘。」

「沒問題，八字有了一撇，吳小雲已經愛上你豆腐了。」

「恐怕未必，百花公主似是有意迴避。」

「此乃欲擒故縱之術。」

「浪子，你憑甚麼敢於如此斷定？」

「憑經驗。」

人已走出去十幾步，包大膽忽又回頭補充道：「對女人，包某是專家，絕對不會看走眼。豆腐，祝你好運，今夜做個好夢，再見。」

＊　＊　＊

是想做個好夢。

起碼睡個好覺。

那知，回到七巧居，上得床來，睡沒多久，夢尚未來，便被一陣怪異的聲響吵醒。

怪聲來自後窗外，是有人在敲窗子。

「誰呀？」

「寡人。」

「寡人？」

「是朕！」

一句朕，使豆腐大俠心頭一震，急忙打開窗子，立見窗外有一個血人。

傷勢不輕，遍是刀傷劍痕，一件破大褂沾滿了血漬，人也搖搖晃晃的，如風中之燭。

還是認出了來人的廬山眞面目，正是跛腳皇帝朱允炆。

豆腐大俠宋小飛看得一呆，道：「尊駕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建文帝朱允炆喘了一口大氣，道：「錦衣衛追趕甚急，可否進屋再談？」

宋小飛遲疑一下，一躍而出，將朱允炆抱回屋內，放在牆邊，轉身將窗戶關上。

回頭再看時，糟糕，建文帝已如一灘爛泥似的癱在牆腳下，氣息微弱的呼喊道：「水！水！水！」

豆腐大俠倒了一大杯水遞過去，應文和尚咕咚咕咚的一口氣喝個精光，這才精神稍稍好轉一些，將發生在廢園中的事簡單扼要的說出來。

宋小飛道：「既已脫困，怎麼又被錦衣衛追上了？」

朱允炆道：「合肥城內，錦衣衛、捕快以及北趙爪牙，觸目皆是，彷若天羅地網，離開廢園不久，便被人截住，展開一連串的追逐戰。」

「你那兩位和尚大臣呢？」

「被追兵衝散了。」

「閣下的傷勢如何？」

「不輕，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來休養。」

豆腐大俠不禁爲之一呆，知道麻煩來了，但又不能見死不救，取出一包金創藥來，道：「坐下吧，本俠先替你療傷，閣下的那兩位和尚大臣，或者巴家的人也許很快就會前來救援。」

朱允炆舉步維艱的落坐在一張椅子上，苦笑道：「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寡人落難在此。」

宋小飛一面爲他敷藥包紮，一面道：「你又怎知咱家落腳七巧居？」

建文帝道：「純屬巧合，是誤打誤撞碰上的。」

這一碰把豆腐的頭給碰大了，心裡直叫苦，暗想：「苦啊，苦啊，好事不碰，偏偏碰上這種倒楣事，這位跛腳皇帝乃欽命要犯，可是天大地大的一個大麻煩！」

＊　＊　＊

「篤！篤！篤！」一念未了，又有人敲起後窗來。

朱允炆已如驚弓之鳥，顧不得弄清楚來人是敵是友，已忙不迭的一頭鑽進臥房去。

敲打的聲音很急，復大聲吆喝道：「打開，打開！」

宋小飛走至窗前道：「那一位？」

窗外之人的答覆很含糊。「是我。」

似是不耐久候，「砰」的一聲，已將窗戶打破，砸出一個一尺見方的大洞來。

不是南巴諸俠。

亦非應賢、應能二僧。

而是錦衣衛頭目江洋，帶領着兩名兇悍的捕快。

江洋沒料到會遇上宋小飛，臉色一變再變，心裡免不了有些發毛。

豆腐大俠沒給他們好臉色看，語氣也十分强硬。「三更半夜的，擾人清夢，毀人財物，三位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交代，這筆帳本俠一定會找你們的頂頭上司去討。」

江洋曾吃過宋小飛豆腐功的虧，姿態放得很低，抱拳道：「不知宋大俠在此，如有冒犯之處，請見諒！」

兩名捕快平時橫行霸道慣了，頗不以爲然，報以一聲冷哼，顯然未將宋小飛放在眼內。

豆腐大俠語冷如冰的道：「好說，不知者不罪，三位若無別事就請便吧，本俠要睡覺，毀壞的財物別忘照價賠償七巧居。」

江洋忙道：「且慢，江某尚有事請敎，我們奉命追趕一個人，追到附近突然不見了。」

「這與本俠何干？」

「江某懷疑有可能躲進宋大俠屋內。」

「你還沒有說這個倒楣鬼是那個？」

「就是那個跛脚皇帝朱允炆。」

宋小飛斷然否認道：「沒有！」

站在江洋右面的捕快聞言大怒，吼聲如雷：「沒有？宋朋友騙人的技術也未免太差勁，瞧瞧，這地上有血脚印，窗紙上有血手印，鐵證如山，明擺着躲藏在此，你否認也沒有用。」

豆腐大俠冷眼一睨，望着血印道：「也許那個跛脚皇帝曾在此小歇，然後又離開了。」

左面的捕快急聲追問道：「逃到那裡去了？」

宋小飛答得妙：「你問我，本俠問誰？」

惹惱了右面的捕快，暴跳如雷的道：「姓宋的，你要搞清楚，本座在執行公務，窩藏欽命要犯是會砍頭的。」

豆腐大俠聽得刺耳，激起了萬丈豪情，朗聲道：「哼，少拿鷄毛當令箭，本俠不吃這一套，還沒有人能將我宋小飛的人頭摘下來。」

兩名捕快鼻子都氣歪了，本要動手，被江洋及時阻止，道：「應文和尙眞的不在宋大俠屋內？」

「不錯。」

「就你一人在裡面？」

「你以爲會有幾人？」

左面的捕快大聲道：「至少二人。」

右面的捕快補充道：「剛才明明聽到屋裡有談話聲。」

左面的捕快突然欺身而上，朝豆腐大俠的身後一瞥，驚咦道：「咦，怎麼不見了，人跑到那裡去了？」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宋小飛不承認也不行，力持鎭靜的道：「在卧室內。」

「是甚麼人？」

「朋友。」

「甚麼樣的朋友？」

「女朋友。」

「叫她出來。」

「不方便。」

「有何不便？」

「沒有穿衣服。」

右面的捕快色言色語的道：「就光着屁股出來好啦！」

豆腐大俠眉一挑，臉一沉，道：「敝友乃閨閣千金，大家閨秀，你們厚顏鮮耻，人家可不能跟着不要臉。」

這話夠重，將三人駡得狗血淋頭，左面的捕快更怒更火，言詞同樣很刺耳：「夜宿旅店，與人野合，這樣的女人也高貴不到那裡去，本座不稀罕，叫她穿好衣服再出來。」

「抱歉，敝友好夢正酣。」

「可以叫醒她。」

「歉難從命。」

「怎麼？你不答應？」

「三位該離開了。」

宋小飛態度强硬，二捕快不肯就此罷休，同聲暴喝道：「宋小飛，不要給臉不要臉，我們有皇命在身，即使拆掉七巧居，也非要查明白欽命要犯是否確在此地不可。」

刀已在握，氣衝斗牛，「刷刷」兩聲，分從左右電襲而出，打算强行硬闖，必要的時候不惜殺人流血。

在合肥，這二人是有名的鐵捕，屢破大案，迭建奇功，手底下的確有兩把刷子，內外功夫俱佳。

奈何選錯了對象，找上宋小飛，只聽豆腐大俠沉聲喝道：「兩位大概是肚子餓了，想吃豆腐！」

沒見他怎樣作勢，四塊棋子大小的豆腐乾已自手中打出。

認穴之準簡直叫人不可思議，彷彿豆腐乾也長出眼睛來，奇準無比的擊中兩名捕快的少澤、前谷二穴。

前谷、少澤穴位於握刀的右掌背上，頓覺酸痛難當，力道全失，噹郞！噹郞！兩聲響，手中刀立告脫手落地。

驚魂未定，第二波攻勢又到，這次是兩塊四四方方、白白淨淨的嫩豆腐，目標是二捕快的嘴巴，意思是請他倆吃豆腐。

想不吃也不行，撒下閻王帖，霸王强上弓，躲不開，避不過，不偏不倚的打在嘴巴上，弄得二捕快滿嘴都是豆腐。

可不好吃，看似軟嫩可口，實則堅硬如鐵，打斷了四顆牙，冒出來一嘴血，人也跟跟蹌蹌的向後退了好幾步。

宋小飛神采飛揚的道：「滋味如何？想不想再吃？這一道菜是凉拌豆腐，本俠還有雜錦豆腐、痲辣豆腐、香妃豆腐……」

一道菜就吃怕了，那還敢再自討苦吃，二捕快大氣不敢吭，小屁不敢放，拾起佩刀，與江洋逃命去了。

豆腐大俠意猶未盡，朗聲道：「告訴你們的同伴，別再來擾本俠的清夢，否則，下次見面將會擺出豆腐大餐！」

* * *

話是說得挺硬，其實宋小飛心裡也很緊張，他比誰都明白，捕快、錦衣衛乃至北趙擎天堡的人，很快就會把七巧居重重包圍，自己縱有通天之能，恐亦在劫難逃，是一個凶多吉少的局面。

朱允炆已自行裹傷完畢，從內室踱了出來，一臉虔誠的道：「宋大俠仗義相助，寡人十分感激，特此致謝，請受朕一拜。」

可不是說着玩，跛脚皇帝當眞要拜，被豆腐大俠及時攔下來，道：「不必謝，更不敢當和尙皇帝拜，尊駕只要盡快離開此地本俠就心滿意足了。」

建文帝聞言倒抽了一口寒氣，堆下來一張苦瓜臉，期期艾艾的道：「朕傷重在身，寸步難行，想走也走不了，況且外面追兵四佈，一出七巧居必難逃叛王朱棣爪牙的毒手，宋大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天，千萬別……」

豆腐大俠截口道：「別誤會，本俠純粹是爲閣下的安全着想，等你那位皇上叔叔的爪牙一旦去而復返，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可是，深更半夜的，叫朕往何處去？」

「可去投靠應賢、應能二僧。」

「二僧各奔西東，眼前去向不明。」

「南巴人多勢衆，應是最佳去處。」

「這一條路也行不通。」

「爲甚麼？」

「前不久，朕曾親眼目睹，南巴與北趙短兵相接，熱戰正酣。」

「事實既然如此，依尊駕高見，該當如何？」

「一動不如一靜。」

當過皇帝的人，畢竟與衆不同，的確頗有見地，朱允炆心裡雪亮，四外追兵密佈，自己又有重創在身，一旦離開七巧居，離開宋小飛，便寸步難行，隨時隨地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這情形，豆腐大俠自亦心知肚明，將建文帝强行趕走，等於是推進了鬼門關，送上了斷頭台，以俠義自許的宋小飛確也不願出此下策。

但是，這一間客房却無論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即使無法離開七巧居，也必須遷地爲佳。

略一尋思後，豆腐大俠將七巧居的掌櫃找來道：「這位朋友欲與本俠同住，可否換一個僻靜而又寬敞的大房間？」

開了半輩子的客棧，甚麼大風大浪沒見過，掌櫃的一見朱允炆遍體鱗傷的模樣，心裡就直打退堂鼓，疑雲滿腹的道：「這位客爺的傷是怎麼回事？」

宋小飛避重就輕的道：「遇上惡人搶劫，被打傷的。」

神鬼怕惡人，生意人甚麼都怕，儘管宋小飛已將事情淡化，掌櫃的還是不願惹禍上身，推三阻四的道：「對不起，敝號業已客滿，兩位貴客請另投別家吧！」

生在帝王之家，朱允炆對人情世故還蠻通的，連忙取出十兩銀子來，交給店家，道：「沒有客房，民房也可以。」

宋小飛隨聲附和道：「民房最好，別找了，如果服務週到，另有重賞。」

有錢能使鬼推磨，錢財可以通神，平常住一夜，只要幾分銀，現在一出手就是十兩白花花的銀子，掌櫃的早已笑歪了嘴，馬上改口說道：「小老兒這就叫人去騰一間最好的雙人住上房來給兩位貴客住。」

豆腐大俠道：「不必痲煩別人，在附近找一間民房就可以了。」

「附近好像並無民房出租。」

「掌櫃的自己住那兒？」

「七巧居的後院內。」

「有多餘的房間吧？」

「有是有，不過……」

「不過怎樣？」

「只是一間堆放雜物的柴房。」

「好極了，我們決定住柴房，銀子照付。」

「這怎麼可以，乾脆叫小老兒的妻兒搬到前面來住，兩位貴客……」

「掌櫃的，別再多言，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我們馬上搬家，記住，如有人問起來，就說我們已經離開七巧居，去向不明。」

* * *

七巧居的後面，有一個小四合院，築有一個小門相連，確爲店東的妻兒居住之處。

後院內另有後院，種了不少花花草草，一處不起眼的角落裡建有三間茅屋，便是柴房所在。

柴房一角，店東早已命人打掃得乾乾淨淨，並且搬來兩套舖蓋。

皇帝住柴房，簡直是千古奇談。好在朱允炆還不失爲一個大丈

夫，能屈能伸，處之泰然，並無怨言。

宋小飛却覺得很窩囊，道：「住慣了皇宮內苑，這種鬼地方一定住不慣吧？」

朱允炆頗能逆來順受，淡淡一笑，道：「還好，還好。」

「不覺得受委屈？」

「勾踐臥薪嚐膽，比這要苦十倍。」

「噢，閣下有意學越王勾踐的復國精神？」

「大丈夫當如是也，朕的萬里江山絕不容叛王長期竊據。」

豆腐大俠躺在床上，蹺起了二郎腿，望着滿屋子的蛛絲、塵埃與雜物，感慨兮兮的道：「本俠却覺得很不是味道，出道以來一向橫衝直撞，還不曾躲過誰，怕過誰？」

建文帝朱允炆歉然一笑，道：「都是朕不好，連累了宋大俠，待寡人揮兵北上，攻克北京，擒住叛王，重登九五之尊時，定有重賞。」

「赫，尊駕還有兵馬？」

「在南方屯有十萬雄兵。」

「打算幾時起事？」

「假使得到魔戒神珠，即刻發兵。」

「得不到又怎樣？」

朱允炆以極端堅定的語氣道：「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將神珠弄到手。」

「神珠被東張得去，蓬萊堡乃是武林第一大派，這可能不容易。」

「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只要條件相當，頑石也會點頭。」

「高見，妙論，但不知閣下有何具體做法？」

「可以封侯、封王、封疆。」

「這個誘惑力不小，差不多的人都不會拒絕。」

「希望宋大俠也能爲寡人效力。」

豆腐大俠聽得一呆，欲語未語，建文帝又道：「朕離開南京後，又生一男一女，男名瞻圭，女名綿綿，已册封爲平燕公主。」

「平燕公主？意即平定燕王？」

「就是這個意思。」

「嗯，壯志可嘉，祝你成功。」

「寡人一定成功，並願與宋大俠同享榮華。」

「封疆、封王、封侯？」

「不，朕願招你爲駙馬。」

「娶平燕公主朱綿綿？」

「綿綿年方十八，貌美如花，武藝尤其高強，是天生的將才，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這事的確不賴，能夠娶個公主做老婆，可謂人財兩得，換了別人早就趴在地上喊爹了，少說也會磕十來個響頭拜老丈人，即使磕破了頭也在所不惜。

偏偏，宋小飛天生一副硬骨頭，不愛攀龍附鳳，鄭重其事的道：「非常抱歉，一則在下乃一介草莽，配不上金枝玉葉，再則請恕本俠放肆直言，也不願意插手你們朱家烏烟瘴氣、胡七八糟的家務事。」

送上門來的好事，豆腐大俠居然拒之不受，頗令朱允炆感到意外，道：「別拒絕得太早，還可以再考慮，等你見到公主本人時再表明態度也不遲。」

豆腐大俠道：「何須等到將來，咱家現在就可以表明態度，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甚麼不可能？」

「因爲在下已有妻室。」

「甚麼？你已經結婚了？」

「只是訂婚，尚未成親。」

宋小飛沒有說謊，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婚事是師父逍遙居士方敬之爲他訂的，當中還有一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

方敬之本是獨身主義者，決心終身不娶，不料，晚年却遇上了一位紅粉知己，展開了一段蝕骨椎心的黃昏之戀。

怎奈二人皆兩鬢飛霜，婚齡早過，譜不成鴛鴦曲，唱不成比翼歌。

寄盼來生吧，又怕幽冥路迢遙，前緣難續。

於是，想出一個絕妙良策來，彼此約定，雙方各收一名徒弟。

逍遙居士方敬之收男徒。

對方那位女俠則收女徒。

以十年爲期。

十年內不通音訊，互不往來。

十年後再見時，那一男一女便得結爲夫妻。

今年是最後一年。

再見之期已爲時不遠。

豆腐大俠却滿頭霧水，如在五里霧中。

師父的紅粉知己是誰？

那位未婚妻是美是醜？

方敬之守ロ如瓶，宋小飛一概不知。

萬一是個醜八怪怎麼辦？

如果是個潑辣貨又將如何？

荒唐，這事比指腹爲婚還要荒唐。

然則，師命難違，荒唐歸荒唐，就算是醜女悍婦，看情形宋小飛也非娶小可，必須與她同床共枕，白首偕老。

建文帝朱允炆聞言很篤定的說：「不要緊，只是訂婚，尚未成親，將來變數仍多，可以從長計……」

「議」字未出口，豆腐大俠忽將燈火吹熄了，道：「七巧居那邊有情況，錦衣衛來得好快，咱們再遲片刻事情就嚴重了。」

* * *

宋小飛料事如神，七巧居果然有情況發生。

而且，來人的確是錦衣衛，還有當地的捕快。

人數衆多，有人越牆而至，有人破門而入，黃鐵虎、江洋、喬勇、侯健則是從宋小飛所住的那間客房裡衝出來的。

店東早已嚇傻了，急急忙忙的迎出來。

江洋一臉煞氣的喝問道：「這屋裡不是住着有人嗎？」

掌櫃的顫聲道：「是曾有人租住。」

「一共兩個，對不對？」

「對，對。」

「人呢？」

「搬走了。」

黃鐵虎臉色大變，追問道：

「何時搬走的？」

「剛搬不久。」

「搬住何處？」

「小的不知道。」

喬勇好兇，啪！啪！先賞了店東兩個耳光子，然後才說：「老小子，你聽清楚，那兩個傢伙乃是欽命要犯，倘若知情不報，是會殺頭的。」

乖乖，是皇上要抓的罪犯，店家聽在耳中，怕在心裡，不由的冒出來一身冷汗，打死他也不敢說實話，硬着頭皮否認道：「他們是偷偷離開的，連房錢也沒有付，小的眞的不曉得他們搬到那裡去了。」

侯建好大的力氣，像老鷹抓小雞似的，一把將店東提了起來，吼道：「老傢伙，你說的可是實話？」

掌櫃的吃了秤鉈鐵了心，謊話說到底。「小老兒句句實言，打死我也不敢說假話。」

錦衣衛指揮黃鐵虎沉吟一下，道：「這附近，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合肥城的捕快又都是地頭極熟的本地人，本座就不信他們能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七巧居，給我搜……」

黃鐵虎一聲令下，所有的捕快、錦衣衛立即展開全面搜索。

搜得很徹底，每屋必搜，每處必查。

弄得七巧居的住客雞飛狗走，不得安寧。

搜完了所有的客房不算，連店東的住家也不放過。

最後，終於搜到了後花園，搜到了柴房。

這下掌櫃的可緊張了，暗暗叫苦不迭，料定兇多吉少，必死無疑，下意識的摸一下自己的脖子。

事情却大出意料之外，搜遍了柴房的每一個角落，竟未發現半個人影兒。

建文帝朱允炆不見了。

豆腐大俠宋小飛不見了。

鋪蓋、油燈全部不見了。

難道乘風飛去？

還是遁入土中？

* * *

不曾乘風飛去。

而是遁入土中。

原來，在那個緊要時刻，二人抱着鋪蓋，本打算躲到附近的民宅去，無意間在柴房後面，草叢中，發現了一個十分隱蔽的洞穴，當下毫不考慮，便一頭鑽進去。待錦衣衛全部撤離後，方始重返柴房。

事後得知，這一個洞穴是大將軍常遇春攻入合肥後，曾與元軍鏖戰頗久，店東的祖父爲避兵災而挖掘的，事隔五六十年，想不到却救了朱元璋嫡孫的一條命。

追兵雖去，還是不敢掉以輕心，曾君臨天下的朱允炆，與鼎鼎大名的宋小飛，仍重返原處，留宿柴房。

一夜無話，第二天起身後，豆腐大俠的第一句話便是：「怎麼樣？尊駕可以自行離開了吧？」

建文帝朱允炆試行活動一下四肢，愁眉苦臉的道：「不行，至少還得休養十天半個月方可復元如初。」

（未完‧五）

上文提要：無影殺手方中天奉命前去紫竹山殺白氏兄弟，危急中古風和尚趕至抵擋。古風和尚肩部中了一刀，正在千鈞一髮之際，滿天星的星子鏢制住了方中天，並將他趕走。古風和尚拜別師父，師父送他一包療傷靈葯，與滿天星護送白氏兄弟回去，渡口遇到三光門七煞截殺，此時文浩大並非白氏兄弟對手，打鬥下三光門敗走，滿天星估計他們去請援兵，故急速護送白氏兄弟回太湖龍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滿天星劫後醒悟　隨古風投奔龍幫

滿天星頓了一下道：「更重要的，是你以指戳上我的命門，太用力了，你令我難以忍受。」

阿柳總算明白了。

她淡淡的道：「小滿，如果你不死，我死！」

滿天星道：「你怎麼死？」

「你出手呀，或者……嗯，由我自戕吧！」

滿天星道：「我不會刺殺和我恩愛過的女人，阿柳，至於你要自戕，我更不會阻止。」

阿柳道：「小滿，你不出手，我心存感激，那麼，我有付託……」

「你說！」

「我死了，你遠走高飛吧！你要把我埋掉，我不想曝屍。」

「我答應你的要求。」

阿柳慘然的看看小滿，道：「眞想再抱着你，小滿哥，你是那麼熱情！」

滿天星道：「那已是過去的事了。」

阿柳道：「如果不是快活幫的幫規，我們可能永遠在一起，自由自在的生活着，此生多麼愉快呀！」

滿天星道：「可惜我們身不由己。」

「是的，我們的命不是自己的。」

滿天星道：「我們快活，但也悲哀，尤其自己人刺殺自己人，更是一件可悲的事。」

阿柳道：「小滿哥，你轉轉身子，我會死得了無遺憾，好嗎？」

滿天星道：「你不會再下殺手吧？」

斜倚在床上的阿柳苦笑，道：「我還有機會嗎？」

滿天星道：「只有人死了才失去機會。」

阿柳道：「那麼我……小滿哥，閉起眼睛，我的簪子在刺入我的胸口之後你再睜開吧！」

滿天星不由得微微的閉上雙目，而阿柳發出「啊」的一聲。

聽起來她是眞的自殺了，但她的身形比飛還快的直往滿天星撲去。

她的兩手各自握了一支長簪往滿天星刺去。

滿天星的雙手上下左右翻飛，便聽得「颼颼颼」之聲不絕於耳，兩人四手交互刺擊，交手在那小小的內室之中。

阿柳根本不會自戕，她在思忖如何取滿天星的性命，她也後悔，爲甚麼不在滿天星擁抱自己的時候出手，她相信如果那時候出手，滿天星就沒機會了。

此刻，只有憑武功搏殺滿天星了。

只不過滿天星也不簡單，阿柳的三十六刺殺均被他以掌中星子鏢阻止而發出「颼颼」之聲。

雙方剛才纏綿在床上，如今却在床下以死相搏。

滿天星當然明白汪玉人的十二金釵都是武功極高的出刀能手，聽說她們只要四人聯手，江湖上少有能與之相搏十招的人。

她們也正是汪玉人身邊的人，當然唯汪玉人的命令是從而死也不會背叛。

好一陣相搏之後，阿柳忽然跳上床，她足踢棉被而起，棉被直往滿天星罩去。

「忽」的一聲，滿天星不上當，他平飛而出了內室，人已往門外掠去。

阿柳未立刻追殺出來。

阿柳只在身上披着一件棉罩，如何能往外追？

她急忙找衣裙褲子，而且還輕俏的對門外的滿天星道：「小滿哥，你早就令幫主不高興了！」

「我知道。」

「你眞的知道？」

「當然，自從阿星不幸被利箭穿身之後，幫主就應該罰我了，但她沒有。」

阿柳在屋內道：「幫主把我易容了，她命我來侍候你，可是你一再的犯錯，爲甚麼？爲甚麼你出手阻止方中天刺殺那兄弟二人呀！」

滿天星道：「我無奈。」

阿柳就這麼幾句話，她已俏生生的站在門下了。

門外面，滿天星仍然冷兮兮的站着，彷彿他在等着阿柳出外似的。

「小滿哥，你難道收了人家甚麼大禮了？」

滿天星是收了一份令他此生最愉快的禮物，白鳳把她那聖潔的身子送到他的手上了，這份禮物多麼令他難忘呀，他不但難忘，也感激。

笑笑，滿天星道：「就算是吧！」

阿柳一怔道：「甚麼樣的禮物？」

滿天星道：「可以爲她而死的禮物。」

「那一定是個很美很美的女子了，她……誰呀？」

「你比她差遠了。」

這句話眞管用，因爲這句話刺痛了阿柳。

女人都不願聽到這句話。

女人只喜歡別人讚她漂亮、美麗、溫柔。

於是，阿柳的臉色變了。

「我是來執行死刑的。」

「我說過，我不想死。」

「那已由不得你了。」

「我會全力一搏。」

他此言甫出，阿柳幽靈般的直撲向滿天星殺去。

滿天星拔空力升四丈高下，兩隻星子鏢疾快若流星般射出。

他只是逼退阿柳，他也知道阿柳不會中的。

果然，阿柳一個旋轉間，兩支星子鏢便打了個空。

只不過更多的星子鏢握在滿天星的手上了。

於是，就在滿天星甫以右足點地而起的同時，他的雙手暴揚，四支星子鏢已脫手飛出。

幾乎就在此同時，阿柳也打出她手中的兩支簪子。

「噢！」

「啊！」

這二人都發出同樣的聲音，阿柳的身子剛站定，她便哈哈笑了。

她把兩臂與肩頭的三支星子鏢一一的拔出來，然後拋在地上。

而滿天星的左大腿上也中了一支髮簪，他忿怒的直視着得意的阿柳。

緩緩的，阿柳轉身往小道上走去，她不再多看滿天星一眼，她走得十分自然，她身上在流血，但她並不放在心上，就好像血不是她身上流出來的。

滿天星想呼叱，但他覺得已沒必要。

阿柳已走出十幾丈遠了，她突然回頭一笑，道：「小滿哥，過兩天我來爲你收屍，我怎麼也不會叫你曝屍的，我們曾經那麼的愉快過。」

說完，她愉快的回身而去。

滿天星低頭看大腿，他又急急的走回小屋裡，脫掉褲子，只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難怪中了簪不痛，原來那簪子是餵過毒的。

汪玉人的十二金釵都有這種餵過毒的簪子，滿天星剛才如果被刺中，他就中毒了。

＊　＊　＊

急忙找來解毒藥，滿天星拔出毒簪，一股烏血流出來，他急忙以布帶用力纏住大腿跟部，再把解毒藥敷上去。

總以爲應該沒事了，豈料他漸漸的覺得不大對勁了，這說明他這解藥不管用了。

滿天星痛苦的坐在火盆邊，他手中握着尖刀一把，他準備出刀挖去大腿上的傷處，只不過他在發現烏黑的地方有巴掌那麼大一片之後，他放棄了用刀。

大腿如果切挖那麼大塊肉下來，這條腿八成要報廢，滿天星寧死也不願當一個殘廢的人。

他試着想走，想到一個市鎮上找大夫醫治，但他又發現如果走得急，只怕毒發作得更快，也許人未

走到市鎮，他的人已倒斃在雪地裡了。

於是，滿天星痛苦的走到床邊，他把腿架在床邊的桌子上，他的人却倒在床上躺下了。

滿天星再把他的解毒藥全部塗在傷處，他心中想着，至少可以對抗中的劇毒吧！

滿天星用手去摀傷處，那兒是痲木的，他一點也不痛，更不覺痛苦。

他如果感到痛就好了，只可惜他沒有。

他不由得咬牙切齒，恨自己當時為甚麼不出手殺了阿柳這賤人。

他開始恨阿柳太絕情了，當然，他也更明白在快活幫中只有建功而不能犯錯或失誤。

他更發覺過去幾年來的作為太可憐了，自己只不過太愛阿星而寧願為快活幫操刀。

滿天星開始有些噁心了，他想吐。

然後，他又覺得好冷，冷是來自骨頭中，他哆嗦着裹住棉被。

一陣哆嗦之後，他忍不住又在火盆上加炭，他眞的等着死了，因為他還又冒出冷汗來了。

滿天星嘆了一口氣，他無奈何的歪在床邊，他這一生人中也不知殺了多少人，却在英年而夭折，他的心中實在不服氣。

滿天星漸漸的意識模糊了。

他本來以堅强的意志在抗拒着毒往他的體內攻，但在他迷糊之後，他甚麼也不知道了。

汪玉人太毒了，這是滿天星最後才有的一點意識。

* * *

有一個人來了。

這個人本來是不會來的，但當他想着那場大雪的時候，他便繞道來到滿天星這裡了。

這人是個壯碩的和尚，和尚也戴斗笠，下雪天誰也會戴斗笠。

和尚正是古風和尚。

古風和尚以為，天上下了大雪，滿天星可能與白氏兄弟二人一齊來到滿天星的小屋躲雪，等這場大雪過去了，他們再一起回太湖，那麼他便轉來與滿天星三人會合，大家一起回太湖。

古風和尚還不知道，滿天星已把白氏兄弟先送回太湖去了。

當古風和尚推門進入屋內時候，他還呼叫白蛟的名字，他又進入內室，發覺滿天星似乎快要斷氣了。

滿天星那微弱的呼吸令古風和尚吃一驚，當他發現滿天星大腿上的毒傷，古風和尚更是一驚。

「這是甚麼暗器呀？」

古風和尚只說了一句話，便立刻取出隨身帶的傷藥。

他臨去觀音寺時老僧送了他兩包藥，古風知道那些藥不但有靈效，而且兼具去毒傷，於是……

古風和尚也身受不輕的傷，方中天出刀是十分辛辣與霸道的，所幸這一路上他用老禪師的靈藥早已好了大半，再加上天冷對傷口是有幫助的。

但此刻古風和尚見滿天星受了毒傷，他當然關心起白氏兄弟了。

古風和尚以為滿天星未把白氏兄弟送回去他就受這毒傷了，那麼白氏兄弟二人呢？

古風和尚急忙取來熱水，先為滿天星的傷處洗擦乾淨，便把藥塗上去了。

古風不但把藥塗上去，而且又在傷口附近以尖刀劃開四道口子，他放了滿天星腿傷處的血。

滿天星那地方的血流了一些，全是黑色的。

烏血把藥也一齊排出來了，古風再塗上一些，如此一共折騰了五次之多，漸漸的，滿天星有了反應。

滿天星似夢囈般「啊」了一聲。

只這麼一聲「啊」，古風和尚精神大了，他再為滿天星塗藥，只見那地方的血已呈紅色，古風這才吁了一口氣，他的臉上有了笑容。

漸漸的，滿天星動了，他那泛青的臉孔也淡白了，這證明中的毒已被那靈藥逼出體外了。

「啊，我……好像沒死呀！」

古風和尚道：「人死是不會說話的。」

滿天星的眼睜開了。

「是你呀，大和尚。」

古風和尚道：「傷處怎樣？」

「有些疼疼的，像針扎。」

「阿彌陀佛，你已無大礙了。」

「你救了我一命。」

「你也救過我一命呀！」

古風和尚頓了一下，又道：「滿大俠，我那兩個外甥呢？他們……」

笑笑，滿天星道：「我已把他兄弟送回太湖去了，還有他二人的大妹子。」

古風吃驚的道：「如此之快？」

滿天星道：「由小河支流去的，這一帶的河川我最是清楚不過。」

古風和尚道：「滿大俠，是誰傷了你？」

滿天星道：「大和尚，我是不是可以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古風和尚道：「你有難言之隱？」

滿天星道：「你猜對了。」

古風和尚道：「滿大俠，事情我和尚可以不問，但和尚覺得你不應獨住此地了。」

滿天星道：「大和尚要我搬家？」

古風和尚笑笑，道：「你沒有家，你這算甚麼家？家的條件你一樣也沒有。滿大俠，你不像是孤獨的人，你却把自己孤獨在這裡。」

他頓了一下，在火盆加了炭，又道：「和尚以為你的危機就在眼前，如果你不想死，聽我的話，立刻走。」

滿天星道：「我還有危機？」

「不錯。」

「甚麼危機？想取我命的人以為我已死了，除此之外，我還有甚麼危機？」

古風和尚望向南方，道：「莫忘了還有那三光門的人，他們恨你入骨。」

滿天星道：「老酒鬼對你說的？」

古風和尚道：「我那兩個外甥說的。」

滿天星道：「事實上三光門已經前來砸爛了我的東西，有些你可以看出來的。」

古風和尚道：「我就是看到一些傢具被人砸爛才判定有人恨你入骨。」

滿天星一嘆，道：「大和尚，我突然覺得，我才是個天下最可憐的人，我不但一無所有，我已落得無棲身之處了，唉，我白混了！」

古風和尚道：「你錯了！」

滿天星道：「我說過，我白混了。」

古風和尚道：「我是說你剛才的話不對。」

「怎麼說？」

「一個在教訓中成長、苦難中能清醒的人，過去的錯誤是值得的，過去的教訓也是值得的，因為你還年輕，便從頭來過也為時不晚。」

滿天星道：「從頭來過？大和尚，我已走投無路了。」

古風和尚哈哈一笑，道：「誰說你走投無路？我那兩個外甥不只一次的在我面前推崇你，你如果前往太湖，他們敲鑼打鼓歡迎你。」

滿天星道：「我的行業恐怕帶給他們不幸。」

古風和尚淡淡一笑，道：「你想得太多了。」

滿天星不再說甚麼了，因為他想到了白鳳。

只不過令滿天星心中不自在的是他無法很風光的前往太湖，而是在這種落魄似的境況中去投靠，有道是「落魄的鳳凰不如雞」，如果白鳳看到自己如此的狼狽，她會不會像過去一樣的再投入自己懷抱？

其實，滿天星的這種想法，一般人都會有，而滿天星更會有，滿天星乃快活幫五大殺手之一，他心高氣傲，自然這種心態更會產生。

如果叫他此刻去見白鳳，他覺得寒傖又可憐。

然而他的這種心態早被古風看出來了。

古風和尚哈哈笑着，道：「滿大俠，天無百日晴，人無永遠順，聽我的，別多想，我們一齊上太湖，這一路由我保你的駕，咱們說走就上路。」

他看看屋外，又道：「你等着，我去弄匹馬來。」

滿天星道：「大和尚，我眞的就這樣上太湖？」

古風和尚道：「滿大俠，話為甚麼要我透明了說？好，我便明說吧！」

他坐在滿天星身邊，又道：「我問你，你是怎麼傷的？你不說我也知道，只因為你救了白家兄弟二人之故，你這是為救他們才受了傷，如果他們知道你受傷，只怕早就來了，怎還會看你不起呀！」

滿天星豁然開朗了，他嘆口氣，道：「大和尚，你說動我了。」

古風和尚道：「想通了便心安理得了，我去弄馬來。」

滿天星道：「大和尚，你會搖櫓嗎？」

古風和尚哈哈笑道：「我七歲就去搖櫓，十八歲駕船下南海，你說和尚怎麼樣？」

滿天星道：「那好，咱們上我那條小舟去，這一路上就靠你大和尚了。」

古風和尚心懸太湖龍幫，立刻背起滿天星便往附近的小河岸走去，上得小船之後，古風便把滿天星放進小艙中，他立刻又返回小屋，取來棉被與吃用之物送上小船。

於是，小船開了，古風搖櫓催船行，那滿天星便在小船一閃一晃中沉睡了。

他眞的累慘了，那條腿上的傷處似乎痛苦減少了，但他如想站起身來，那還需要好一陣休養。

* * *

小河彎彎曲折縱橫，兩天之後，小船才又駛進太湖，天下事也眞有那麼巧，因為小船入太湖三個時辰之後，迎面飛一般的駛過來一條快船，船頭上站着一個年輕怒漢，青衣藍帽腰束戰帶，威風凜凜的看着前方。

這人本來是不屑於看小船的，但當他發現搖小船的是大和尚之後，他注意了。

和尚搖船是少見的事。

寒山寺的僧人就很少到水面活動。

只不過年輕人一看之下，心中火大了，因為這年輕人認識這和尚，他低聲罵道：「娘那皮的！這個臭和尚又來了！」

原來這人正是石敬山，他就快

當上龍幫幫主了，却突然間白氏兄弟二人又回來了，他的計劃泡湯了，他當然火大了。

小船上的古風和尚一見是石敬山，他對這年輕人無好感，只不過水路相逢在未翻臉之前還是要打個招呼的。

石敬山也一樣，雖然他心中恨透了這和尚，他仍然要高聲的歡呼。

「嗨，大師，歡迎你回來呀！」

「副幫主，和尚又來打擾了！」

「這是甚麼話，歡迎還來不及哩！」

「副幫主，你這是去那兒呀？」

「上海公幹，很快回來的。」

「你一路順風呀！」

「大師，彼此啦！」

兩船分開遠了，再吼叫已聽不清楚，只不過可以想得到，石敬山心中正在咒罵古風，最好死在太湖水底，下輩子變成王八。

古風却仍然笑呵呵，別以爲笑呵呵就眞的是高興，他心裡並不高興。

古風心中在想着白長江，怎麼把個心機深沉的傢伙提拔在身邊。

矮艙內傳來滿天星的聲音。

「大和尚，那個年輕漢子好一雙厲害的眼神！」

古風和尚道：「一個不簡單的人。」

滿天星道：「龍幫副幫主，他的武功必然高明。」

古風道：「武功加上心機，這樣的人物很危險！」

滿天星道：「大和尚，你好像對這年輕人不太喜歡。」

古風道：「滿施主，和尚學過痲衣相，我看這人的腦後生有反骨，這樣的人很陰。」

滿天星哈哈笑了。

滿天星是不信這一套的，他只相信實力。

* * *

小船彎進洞庭山的那道灣內了，抬頭看，遠處的大宅院一排的飛簷重疊，院牆綿延，不少龍幫弟兄們正在忙着搬運東西，他們的臉上也有了笑意。

小船剛往岸邊靠，忽見岸上奔來一個漢子，這漢子一見古風和尚，他立刻呼叫道：「和尚舅舅，你又回來了，後宅的人都在掛念你啊！」

古風和尚抬頭看，不由笑了。

來人不是別人，三大龍堂之一的黃龍堂堂主白孝天的兒子白沖是也。

這些天白沖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跟定了石敬山，如今他奔到岸邊來，就是要去追踪石敬山的。

白沖發現了古風和尚又回來，他當然高興，白沖只對古風和尚低語幾句之後，便立刻跳上一艘快船走了。

古風很高興，他相信這種安排必定出自白鳳。

* * *

古風和尚扶着滿天星走到岸上，那滿天星立刻用力的拍着一身衣褲，亂了的頭髮也用力的攏着，他不要白鳳看到他的一副狼狽樣子。

緩緩的往洞庭後山走着，滿天星道：「大和尚，白家住在後山？」

古風和尚道：「是呀，前面大宅乃龍幫總舵，龍幫的主要人物就住在那裡面。」

就在這時候，只見迎面過來一人，古風和尚已叫了：「是白蛟嗎，還不過來背起滿大俠？」

來人正是白蛟，他只一看二人，立刻雀躍的迎上前來，但見滿天星舉步維艱，立刻塌腰拿椿把滿天星背起來就往前走。

古風爲甚麼不背？那是因爲古風背上有刀傷，至今還未痊癒，方中天的刀法很辛辣。

白蛟邊跑邊高興的道：「大伙正在盼望你老人家啊，想不到連滿大俠也到了，這乃龍幫之幸呀！」

他走得快，不久便到了後山白家宅院前，也不用報門了，白蛟背着滿天星直入堂屋，只見落地門窗緊閉，屋內傳來人聲。

白蛟已歡叫道：「開門，開門！」

門拉開了，拉門的是白鳳，她穿着一件棉襖，手中拿着一隻杯子，想是正在屋內烤火取暖喝酒。

白鳳見古風和尚又回來，正欲笑迎，忽見滿天星被白蛟背在背上，不由楞了一下，忽地一聲大叫：「滿大哥，滿大哥你怎麼了？」

她落淚了，事情還未弄清楚就先哭。

白蛟把滿天星背進屋內，關上門之後，屋內果然比外面暖多了。

兩個中年女人忙着搬出一張錦墊椅子把滿天星放在椅子裡，白鳳已在滿天星的身上找傷處了……

古風和尚一笑道：「丫頭，別急壞了身子，他被餵毒暗器所傷，我恰巧去他那裡才發現，這才塗了我師父所贈的靈藥把他送來了！」

白鳳一聽，直對古風和尚不住口的道：「謝謝舅舅，謝謝舅舅和尚！」

滿天星開口了。「白姑娘，眞不好意思，我頭一回來你們這裡竟然是這副德性，你不會見嫌吧？」

白鳳一聽，「哇」的一聲掩面哭了。

她哭倒在滿天星的懷中，令滿天星大爲激動，滿天星此刻他才眞正感到自己是個「人」了。

他伸手去摸白鳳頭上的秀髮，兩人幾乎已忘了在場還有別的人存

在了。

哭着，白鳳道：「滿大哥，你爲甚麼有這種想法？你怎麼把我看得那麼庸俗了？如果你不來，我一旦聽說，我便會去找你的，死就死在一起吧！」

滿天星再也忍不住的托起白鳳的嫩臉，他伸手爲白鳳把臉上的淚水抹着，道：「別哭，我突然覺得，我們應該相視而笑，高興才對呀！」

白鳳帶着眼淚笑了。

滿天星的眼眶裡却有淚水在滚動。

他不會叫淚水流出來的，他用力吸了一口氣，道：「我來你這裡把傷養好就會走的。」

白鳳道：「我不會讓你走的！」

滿天星道：「那會帶給你們災難的。」

白鳳道：「我們有太多的災難了，再多一些我們已經不在乎了。」

滿天星道：「我的那個組合會對我出刀的，他們是神出鬼沒的。」

白鳳道：「叫他們來吧，龍幫沒有怕死的人！」

一邊的古風和尚感動了。「對，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誰怕誰呀！」

滿天星激動得彷彿他在這一刻才找到眞的人生，原來人生中還有那麼多的溫情，這些是他過去三十年歲月中從來未曾感觸過的。

過去的歲月中，除了爲快活幫出刀之外，也只有宛如片刻的甘霖滋潤，雖然那只是些許的滿足，但在他而言，已覺得他是這世上最快樂的人了。

如今就不一樣了，白鳳的發自內心的關懷、眞情的流露，加上四周的人用熱情的眼神溫暖着他，立刻使他有着人生眞正可愛的一面。

滿天星不由伸出手，他用力的握住白鳳雙手，道：「白姑娘，我還有甚麼好說的？一切就由你安排吧！」

白鳳高興得抱緊了滿天星，道：「眞高興，你……滿大哥終於留下來了！」

便在充滿愉快氣氛的時候，忽聞遠處有人大吼着往這面走來，門開處，只見來了五個大漢，這五個人乃是龍幫黃龍堂堂主白孝天、副堂主李長庚、白龍堂堂主季方、副堂主劉全，另外一人並非別人，大護法左光明也來了。

那日滿天星就是在太湖入口處遇上了黃龍堂的李長庚，他把白氏兄弟與白鳳送回快船便回程而去。

這時候五個人全來了。

就在同時，白夫人也出現了，白夫人由兩個下人扶着走來，她乃是聽到女兒的心上人來到，身體不適也一樣要立刻趕來看看。

白鳳迎接老母，那白氏兄弟與古風和尚却把白孝天五人也請進堂屋裡來了。

白孝天與李長庚二人剛回總舵，聽到白氏兄弟無恙而歸，高興得邀了季方幾人都來了。

白孝天先向老嫂子問安，這才走到白龍、白蛟二人面前，他看着二人，與季方一樣的神情激動得張口說不出話來。

「叔，侄兒猶在夢中……」

白孝天終於憋出一句話，道：「眞是老天有眼啊！」

季方也沉聲道：「也算及時回來，謝天謝地！」

大護法左光明道：「再晚回幾日，龍幫便做下一樁違天恨地的事了。」

一邊的古風和尚當然明白左光明的話是何意思，他哈哈一笑道：「各位，出家人已跳出三界不問俗事了，只不過我忘不了我這個大姐姐，她實在需要各位大力相助，白家的忠實朋友們，我那位老姐夫生前把各位當成他心上一塊肉般愛護，這以後就看各位了。」

古風和尚話不多，也不明講，三言兩語的便令進來的五個人血沸情動了。

大護法左光明有擁立石敬山之意，那也是他無可奈何的事，按情況，他幾與三大龍堂堂主地位相等，而應該接棒的也只有副幫主石敬山，如果石敬山能把龍幫帶向昌盛，那也算對老幫主有了交代。

但此刻兩位少幫主回來了。

左光明聽得古風和尚一番話，他站起身來重重抱拳道：「咱們太湖龍幫原是老爺子在世時候創立的基業，前些日子以爲兩位少主不在，後繼無人，就有人提議副幫主等老當家百日忌一過，再接掌幫主之位，如今……」

他看看白龍與白蛟二人，又道：「既然少幫主二人都已回來，理應由少幫主接掌幫主大位，但等老當家入土之後，本護法即着手扶位之事了。」

屋子裡一陣沉寂，忽聞得白老夫人掩面哭起來了。

她不但爲死去的丈夫悲哀，也爲兩個兒子這些天來的危難而落淚。

白鳳立刻抱住她的娘，道：「娘，該傷心的事已經過去了，上天有眼，咱們應否極泰來了。」

古風和尚道：「我的老姐，鳳丫頭說得對，我那姐夫不是苛薄之人，他的忠實戰友會主持公道的。」

白孝天粗聲道：「老嫂子，你放心吧，我黃龍堂那個若有二心，

我把他丟進太湖餵王八！」

這正是表態的好時刻，白龍堂兩位正副堂主齊站起，幾乎同聲的道：「白龍堂聽少幫主的，決不會心存二意。」

左光明道：「對，龍幫原本就是一家人，老夫人你放心，我會通知青龍堂的，他們不敢有二心。」

原來太湖龍幫的三大龍堂，各有行事地面。

黃龍堂大多海船，他們專走海運，白龍堂的船走內陸運河入長江，那青龍堂便在陸上主事，尤其接洽事務拉生意運貨物，這些都歸屬張萬年的青龍堂了。

* * *

天剛亮不久，先施賭坊來了一個年輕人，這人不像是來賭的，他如果賭，便不會挑在這時刻了。

這時候也是賭場打烊的時候，賭坊的門剛要關上，那年輕人抖手力推，幾乎把關門的漢子推倒。

「喂，你幹甚麼？」

年輕人一步跨入屋內，一句話也不說就往後面走。

「喂喂，打烊了，你怎麼往後面走，找誰呀？」

年輕人並不回話，一直往後走，而且走地有聲。

那漢子門上門，立刻去追那年輕人，不料那年輕人回身雙目一瞪，暴吼一聲：「滾！」

這一聲還眞的吼出一個人來，是錢通自後面走出來了。

「喲，石先生，歡迎，歡迎！」

來人不是別人，石敬山連夜上門了。

白家兄弟的出現，幾乎令他癱瘓，他的一切心計在這一刻全變了，變成了幻想。

幻想是不會實現的，石敬山又找來了。

錢通出現，石敬山大怒，他上前一把揪住錢通，吼起來了：「娘那老皮，你們快活幫吃的甚麼飯？」

他要揍人了，但錢通冷冷的只一抖雙肩，石敬山便不由得鬆開手，這令石敬山心中一緊。

「石先生，生意不成仁義在，動粗就失風度了。」

「狗屁的風度，我可是花大把銀子呀！」

「不錯，但我們也有反應呀！」

「你們反應了甚麼？令我失望的反應！」

「這是因我們幫中起了內訌，我們痛心的把失職的人殺了，這還不夠回報？」

石敬山道：「那是你們的事，並未令我快活。」

錢通道：「會的，會叫你快活的！」

「甚麼時候？天都快亮了。」

錢通道：「石先生，你如果信得過咱們快活幫，你放心，最後必會叫你坐上太湖龍幫寶座。」

「這是你說的？」

「可要保證？」

「你如何保證？」

錢通一笑，道：「石先生，快活幫的人物不只那麼一人，你回去，短時間必令你笑逐顏開、手舞足蹈的過日子。」

石敬山冷冷道：「我要見見你們快活幫幫主。」

錢通搖搖頭，道：「不必了，難道需要咱們幫主親自出馬？沒必要呀！」

石敬山道：「七日之後，便是白長江的百日忌，我希望就在忌日以前。」

錢通拍着胸脯，道：「絕無問題，石先生又害你辛苦來一趟了。」

他的最後一句話當然是要石敬山回頭，石敬山忿怒得冷哼一聲，回身便往外走去。

錢通十分客氣的一直把石敬山送到台階下。

他揮揮胖嘟嘟的手，笑瞇瞇的道：「石先生，再見了！」

石敬山便頭也不回的往黃浦江邊走去。

錢通一看石敬山走遠，立刻返回先施賭坊，他一直快步走到後院，只一穿過月洞門，便聽得正屋裡傳來女人聲音，道：「是誰呀？」

錢通忙奔到正屋裡，道：「幫主，石敬山那小子果然找上門來了。」

屋內正自喝着老山人參銀耳茶的正是快活幫幫主汪玉人，她臉上一片冷漠。

「那是預料中事。」

「幫主，我也告訴這小子，咱們已幹掉妨礙行動的人了，可是他……」

汪玉人道：「滿天星死了，他還想怎樣？」

錢通道：「還有七日就是白長江百日忌，忌日一過，太湖龍幫就要立新幫主了，石敬山希望咱們在忌日以前，刺殺白家兩兄弟。」

汪玉人道：「聽說有個礙事的出家人？」

錢通道：「方中天說的，那是紫竹山觀音寺的和尚，不知這個和尚來了沒有？」

汪玉人道：「錢通，以你看這次該派他們那個前去？」

錢通道：「屬下以爲這應由幫主決定。」

他眞叫老奸巨猾，如果他出餿主意，萬一再把事情弄砸了，他就得擔待。

這種事，成了沒好處，壞了有責任，上海人的腦袋比之紹興人的

還靈光，錢通當然不會幹。

汪玉人想了一下，道：「老酒鬼天天在你這裡喝老酒，他沒事幹，就叫他陪同方中天一起前去吧！」

錢通點頭，道：「幫主，應是輕而易擧了，我立刻去通知他二位。」

汪玉人道：「你告訴他們，事情辦完立刻回來，我有消息，那個可惡的浪人，他從東洋邀來的東洋武士就快到了，這幾天我却無法找到他，我要殺了他。」

汪玉人本來愛死猪野雄剛的，但她此刻却恨他入骨。

汪玉人是個愛要愛到深處，恨也會恨之入骨的女人。

她此刻就把猪野雄剛恨之入骨了。

* * *

錢通走到右廂房，他推門進去的時候，老酒鬼正在呼呼大睡，昨夜喝酒到三更，這時候他當然睡得酣。

張天艮睡覺是不許人吵他的，錢通當然知道這些，只不過錢通自有叫起張天艮的方法。

只見錢通自桌上斟了一碗陳年紹興，他把酒送到張天艮的鼻子下面晃呀晃的晃個不停。

還眞有效，果然張天艮的嘴巴動了，就好像酒香把張天艮肚內的酒蟲誘醒來似的，他睜開眼睛了。

「你幹甚麼？」張天艮臉上一片不高興，但却接過那碗酒，一飲而盡。

錢通指指正屋，道：「幫主半夜就來了。」

張天艮道：「她叫我？」

錢通道：「幫主沒有叫你過去，只叫你與方中天二人辦一件小小的事情。」

張天艮一躍而起，道：「說吧，目標是誰？」

錢通道：「殺白長江的兩個兒子，而且限期七日，你二人的時間不多了。」

張天艮好像挨了一記狠狠的耳光似的，他楞住了。

他目瞪口呆不知如何開口。

錢通看出不對，立刻問道：「怎麼了？」

張天艮吃吃的道：「爲甚麼派我出這趟差？」

錢通道：「幫主的決定，我怎麼知道？」

張天艮心中難過，白氏兄弟曾躲在紹興，還和他共處過，如今叫他去殺了他兄弟倆，別說是他們，便是古風這位風塵老友面前怎麼交代？

他不由得痛苦的道：「還有丁當祥呀，席人鳳那小子也可以，再不然滿天星……」

滿天星已死，錢通是不會對張天艮提的，而錢通還眞以爲滿天星已死了呢！

* * *

張天艮似乎無奈了，他不能要求汪玉人改派別人，快活幫的殺手是不能違抗汪玉人的命令的。

張天艮背起他的酒袋走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樣走出先施賭坊的。

* * *

老酒鬼張天艮帶着些許悲哀與無奈，當他走出上海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他心中在想，自己是不是應該去跳進王大口爲自己準備的那隻酒缸中，那是自己特爲後事而設下的酒罎。人，只有死掉才會忘掉一切煩惱，也只有閉上眼睛才不會再看這令人可恨的世界。

他怎麼也無法面對着古風和尚而出刀，那是他幾十年相交的好友，那種友誼不只是因爲二人都愛酒，主要的乃是二人的個性，古風的一言一行，幾乎都在不知不覺中影响到張天艮。人啊，如果在這世上只知自我而忽略了別人，沒義氣而自私，這個人頂多只比死人多一口氣而已。

古風與張天艮都是講義氣的人，然而張天艮却要走上太湖，去刺殺古風的兩個外甥，而這二人也曾和他一起在王大口的酒窖中共處了一段日子。

張天艮眞的無奈了。

當他出了上海，立刻拔腿就奔，他一口氣奔了幾十里，他來到方中天住的小屋外，正發現方中天拉開了門走出來。

方中天一看是張天艮，立刻怔住了。

張天艮不開口，他取過酒袋一連就是七八口酒灌下肚子，抬頭，他的臉皮便也似僵了。

方中天緩緩的迎過來了。

「老酒鬼，你這是怎麼了？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怎麼的，缺酒喝了？」

張天艮忽然伸手抓牢方中天，倒令方中天吃了一驚。

「你瘋了？」

張天艮啞着聲音，道：「王八蛋不想發瘋，瘋了我就不會有煩惱了。」

「酒言酒語不是？」

「我清醒得很，走，進去再說。」

方中天與張天艮二人走進小屋中，還眞的有一股香味令張天艮聳鼻子往內室瞧。

內室中沒有人，方中天一個人，但方中天的小屋內就有那麼一股子香味，女人身上的香味。

方中天拉把椅子叫張天艮坐下來，他輕鬆的笑笑，道：「別煩惱

，天塌下來大伙都完蛋，誰也別想逃，你就在我這兒住幾天，放鬆心情喝老酒。」

張天艮冷冷道：「我與錢如命二人，恁誰也不會沒事往你和席人鳳這邊來，看你們抱着女人發瘋的樣子，我不如喝酒去。」

方中天一怔道：「有任務？」

「你才明白？」

「請說。」

「唉。」張天艮嘆口氣，他又喝酒了。

方中天急問道：「說呀，出任務有甚麼難過的？」

張天艮道：「小方呀，這趟任務眞要命！」

方中天也吃了一驚，急聲問道：「對方何許人也？」

張天艮道：「太湖龍幫的兩個少幫主呀！」

方中天淡淡的笑了。「你說他二人呀，哈哈！」

張天艮道：「你還笑啊！」

方中天道：「這兩個人只不過叫他們多活幾天，老實說，上一回我奉命去紹興紫竹山觀音寺刺殺他二人，却遇上了個大和尚拚命的阻攔，我原不把和尚放在眼裡，那和尚却有一手，他與我交手之間我才發覺他絕不簡單！」

張天艮雙目瞪圓了。「你出絕招了？」

「我非出不可。」

張天艮道：「你把和尚殺了？」他咬牙咯咯響。

方中天道：「我就快殺了那和尚的，可是突然來了一個人。」

「誰？」

「滿天星！」

「滿天星怎麼去了？」

「我怎麼知道，滿天星打出他的星子鏢，我掉頭便走，我以爲是幫主的命令改了，誰知道……唉！」

張天艮道：「滿天星私下救了那兄弟二人？」

方中天道：「我回來後才知道，唉，昨夜阿紅來了，她告訴我，滿天星……他已經完了……」

張天艮幾乎跳起來了。

張天艮大叫道：「滿天星啊，你爲甚麼不逃？」

方中天道：「阿紅一早便走了，她走後不久，你就來了，眞叫我莫名其妙。」

張天艮痛苦得發楞，翻着白眼在低罵：「你正蠢才啊，你爲甚麼如此糊塗，還有等着挨刀的？滿天星……」

他似乎悲哀得令人鼻酸。

方中天道：「老酒鬼，人都完了，還有甚麼好難過的？再說這常言道得好，瓦罐不離井邊破，咱們出刀殺人，總有一天也挨殺，人嘛，死了也一死百了，去他娘的，你收收心，咱們商量着去太湖吧！」

張天艮道：「小方，只有你看得開……」

他又仰面喝了幾口酒，道：「小方，老實說，我和那個和尚老交情，我們二人可以合穿一條褲子。」

方中天怔了一下，道：「他也是酒鬼，當時那麼一大袋紹興酒他當頭澆過來，却也阻住我的七刀十三殺！」

張天艮道：「他與我對喝酒，喝上三天也不倒，地上只撒尿。」

頓了一下，又道：「和尚的兩個親外甥，也曾與我同住過，你說說，今天叫我去殺他們，我他娘的怎麼下得了手？」

他大罵着，臉皮也緊了。

方中天道：「唔，這可就難了。」

張天艮道：「小方，不難我早笑了！」

方中天站起來，他拍着腦袋想主意。

張天艮大口喝着酒，口中含酒在罵人。

終於，方中天開口了。

「這樣吧，你我潛入太湖，我們躲在附近一個小鎮上，那地方我與江大姐曾去過。」

張天艮道：「去了以後呢？」

方中天道：「咱們住在小鎮上，找個機會上洞庭山，半夜裡你別出面，由我出刀，你看如何？」

張天艮道：「萬一情況有變，我還能叫你一人爲難？」

方中天哈哈一笑道：「便是那和尚仍在，也不會放在我心上，你放心，這一回我出手就是絕招，叫他們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張天艮道：「你連和尚也殺？」

方中天道：「如果和尚在，如果他仍然攔阻，老酒鬼，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才會殺。」

張天艮道：「希望古風和尚人在紹興，阿彌陀佛！」

方中天一笑，道：「阿彌陀佛在咱們看來乃是青菜豆腐十分平淡，咱們這一行只有一個字，殺！」

張天艮嘆口氣，道：「小方，我漸漸的發覺，咱們是不是幹錯行了？」

方中天又笑了。

* * *

太湖邊上的小鎮，那地方叫厲家集，姓厲的這個姓還眞不多，大部份住在小鎮上，也不知那個朝代才來的。

方中天曾與江大姐來過這裡，方中天就是在這兒買了魚混上洞庭山的。

此刻，他與張天艮二人又來到這兒了，方中天指着厲家集的小街

一邊，道：「老酒鬼，那兒有家小酒館，咱們進去先吃酒。」

到了太湖邊上，一切就由方中天安排了，張天艮也想不出甚麼主意來。

二人走進酒館裡，厚布門帘內熱呼呼的，還眞有不少人在喝酒。

酒館一邊支起個大火盆，錫壺放在火炭上十幾把，裡面正是老酒在加熱哩。

酒香令張天艮忍不住伸舌頭舐着他那乾裂的嘴唇，方中天指着一張小桌，笑道：「過去，咱二人那邊湊和着喝幾杯。」

酒館內是比門外暖和不少，可也煙霧瀰漫，就在張天艮與方中天二人坐在牆角一邊的小矮桌上，喝着老酒剝着肥蟹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忽見有個人走進來，這人的手上提着個大酒袋拋在櫃枱上。

見酒館過來個伙計，便道：「三十斤陳年紹興老酒，快一點！」

那伙計哈哈一笑，道：「小白，那和尚眞是個大酒袋，這才幾天呀，又來三十斤酒，他不吃飯呀！」

那年輕漢子笑叱道：「開飯館的不怕客人肚子大，你們酒館怕人把你們的酒喝光呀？」

只這幾句話，張天艮便吃一驚了，他要去問那年輕人，却被方中天一把拉住。

「你坐下來。」

「我去問那小子，他說的和尚是甚麼樣的人啊。」

方中天搖頭道：「不可以！」

張天艮道：「爲甚麼？」

方中天雙目一厲，道：「你是否亂了方寸？」

張天艮無奈的坐下來了。

他有些悲哀的道：「小方，我以爲八成就是古風和尚，他來了太湖。」

方中天道：「我以爲就是那和尚，如果白氏兄弟回來，那和尚必來。」

張天艮道：「我爲難了。」

方中天道：「你忘了我說過的話了，我出刀，你不須露面。」

張天艮道：「小方呀，老實說，我就是看着和尚挨刀也不忍呀！」

方中天道：「難道你還想與滿天星一樣，出手攔阻嗎？」

張天艮不開口，他猛喝酒，臉皮在扭曲。

方中天還眞擔心張天艮會出手攔阻，不由得又道：「老酒鬼，你休忘了滿天星的下場，我不想再失去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

張天艮道：「小方，我們能不能打個商量？」

方中天道：「你說吧！」

張天艮道：「我想個方法，不知你以爲如何？」

方中天道：「說呀！」

張天艮還眞的想了個妙法子，而且方中天聽了也在點頭，因爲這是個兩全其美的方法。

張天艮並不是個糊塗酒鬼嘛！

張天艮看看左近沒人注意他二人，這才對方中天，道：「小方，我今晚把古和尚約在這裡吃酒，他必來，而你便趁機上洞庭山去，殺了那兄弟二人之後立刻往回走，三更天我自會回去，你看我這主意如何？」

方中天想了一下，笑道：「好，難得你想出的好主意，我照辦。」

張天艮哈哈笑了。

方中天當然會同意，因爲如果那和尚仍在，和尚必會全力出手，這對他刺殺白氏兄弟是不利的，更何况地方也不同，這裡乃是龍幫總舵，任何風吹草動都招來大批龍幫高手的抵抗，萬一到了那時候，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也沒有，這個任務便只有認失敗了。

方中天當然不想失手，他總是一擊而中，然後便拔腿即離開現場。

今聞張天艮要把和尚誘開，他自是同意，而且還對張天艮大加讚揚，道：「老酒鬼，看不出你還能想出這麼妙的主意，這就是好的開始，哈……」

張天艮道：「吃過酒飯，咱們分手，至於你如何下手，我可就不過問了。」

方中天點頭，道：「當然，咱們就這麼說定了，我自會想辦法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我有個要求。」

張天艮道：「你說！」

方中天道：「你要羈絆住那和尚到三更天，當然，越久越好，但至少在三更天。」

張天艮拍着大腿，道：「你放百二十個心，我自有辦法把和尚留過三更天。」

方中天就站起來了，他看看煙霧中的人，嬉笑談話的聲音大，便伸手捏着口鼻往門外走。

張天艮不走，他仍然坐在樓東邊喝老酒。

方中天拋了一錠銀子在帳桌上，他指一指張天艮，道：「他是個酒鬼，這銀子若不夠再找他要。」

伙計接過銀子笑了。

「夠了，十斤也用不了。」

方中天出門，外面冷颼颼，但外面的空氣新鮮，他還用力的吸了幾口氣，皮帽子往下壓了些，衣領子往上提，就這麼的便往湖邊而去。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李悔認為魚得水把白芝這爛貨作寶貝是不對的，被魚大哥唾了一臉口沫，他用落紅片片証明白芝清白，李悔不甘受辱，回大內找李雙喜証明了此事，雙喜捉了魚得水對証，魚才知上當，李悔放浪形骸，像是個壞女孩，只不過是對現實不滿，本性善良。魚作階囚往見李闖，抗議不投降，要李闖向史可法投誠，抗擊吳三桂，李自成侃侃駁回，事實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闖認為魚說法不合聽，令雙喜侍候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殺李闖功虧一簣　劫圓圓枉費心機

等李雙喜在他身上蹦跳了十七、八下之後，他的口鼻中噴出鮮血，最後一跳，口鼻子噴出血箭。

「好好！」李闖道：「雙喜，再跳他就翹了！」

李雙喜也以為，除了魚得水，誰也不能承受他如此跳躍加上千斤墜的力道，而且都是彈在重要部位。

現在魚得水昏了過去。

李雙喜道：「父王，他並沒有死！」

李闖道：「老子還沒見過這麼能挨的人。」

李雙喜道：「他岳父說過，他會一種武功叫『梅花操』，能挨人所不能挨的重擊，是一門奇絕功夫。」

不久，魚得水醒了過來。

李雙喜道：「怎麼樣，魚得水，降不降？」

魚得水淡淡吐出一口血沫，差點吐中李雙喜。

李雙喜又從座中躍起，落在魚得水的小腹上。

不要說平常人，就是會武之人，這一踏也會把腸子踏得寸斷，但也只是使魚得水的口鼻中又淌出血來而已。

人類殘害人類，往往比殘害其他動物為最。

李闖這次沒有喝止。

他想看看，魚得水到底能耐多久？

就在這時，魚得水又昏死過去。而且有人來報，吳三桂的先行大軍已近京城不到四十里了，李闖立刻叫人把魚得水押下。

當然還是撤退已鑄成餅的用騾馬運出金銀已走了兩日，還在繼續搜刮，能帶走的盡量帶走。

此時魚得水躺在監牢的地上草中。

他受傷很輕，噴血是運功使血不歸腑的。

當然，男人的血是寶貴的，有所謂：女人的血如海水，男人的血如黃金。他不能不作作樣子。

因為李雙喜最多也只能被人躍起下踩三五下，魚得水却被踩了二三十下，換了任何高手，都會被踏成人餅。

此刻天快亮了，大約四更稍過。

只見匪兵來往匆匆，似乎都在準備撤退。

就在這時，後窗外「嘩啦」一聲，丟進一串鑰匙。

魚得水心知有了救星，只是不知道是誰。

這串鑰匙上還附有一個方勝兒(即折疊的紙條)。

他靜聽了一下，似乎外面看守的人不在。

或者去幫忙準備撤退的事去了。

他打開方勝兒，上寫：脫困後先刺殺李闖，這是天下第一大罪人，如行刺不成，設法救太子及永、定二王，如仍不成，劫走陳圓圓也大有用處。

後面又畫了一朵雲。

這位老前輩經常指點，却老是不現身出頭。

魚得水一躍而起，由於他佯作昏迷，連銬子也未上。

他開了牢門竄出，他的刀不見了，就奪了匪徒的一柄刀。

他以上乘輕功，在亂糟糟的人羣中找李闖。

他找到了，李闖和李巖在寢宮中密議。

李雙喜也在，却沒有別人了。

李巖道：「大王不願固守北京，就宜早撤。」

李闖道：「撤退是當然的，但陳圓圓在老子手中，不必躭心。」

李雙喜道：「吳三桂會為了一個女人……」

李巖道：「會的，要不怎會開城門引清兵入關？他為的是什麼？難道他想和清兵平分天下？」

魚得水估計，一擊可以得手，一個李雙喜不足恐懼。

他是伏在屏風之後，屋外有賊兵巡邏。

正因為撤退在即，人心惶惶，所有的人都不能安於位。

魚得水估計，他距李闖約十五六步。

李雙喜距李闖約七、八步距離。

只不過李雙喜正在向宮外觀望，且手中無兵刃。

這是大好的機會。

魚得水全力施為，身如人箭射出。

當李雙喜聽到李闖及李巖的呼叫聲，他轉過身子也遲了一步，魚得水掄刀凌空砍下。

眼看李闖的六陽魁首即將落地，萬無倖免之理。

那知樑上突然射下一道人影，鈎影交瀉，「嗆郎」一聲，刀鈎相接，李闖跟蹌奔出五步，逃得一命。

救李闖之人正是「魔鈎」龐大元。

他並非預先伏在樑上保護李闖，而是正好巡邏到屋頂上，聽到呼喊聲而由天窗穿入。

李賊的命大，居然又被他逃過一劫。

魚得水絕不戀戰，一擊不中，自左邊穿窗而出。

李雙喜楞了一下，才知出事，已遲了一步。

為什麼會楞一下呢？固然他知道魚得水會「梅花操」。

這門功夫十分奇特，能同時閉掉經脈。

閉了經穴之後，能承受平常之打擊數倍之力量。

只不過他在魚得水的胸腹間及小腹上躍起以千斤墜下踩，其力道絕對在七、八百斤以上，即使是一塊石頭也會被踩成石粉。

況且，當時他曾噴出血箭，兩度昏厥。

然而，看他行刺的速度以及穿窗而出的動作，似乎一點也沒有受傷，李雙喜正因此而發楞。

連這等高手都有點不信，人類血肉之軀能承受如此大的力量。

殺李闖不成，就只好設法救太子及永、定二王。

擒住一個賊頭目一問，知道押太子及永、定二王之處，但不在一處，只有先去太和殿附近屋中救太子。

按：懷宗(崇禎)生有七子。

長子慈烺，已立為太子。

次子慈烜，早年夭折；三子慈烱，封定王。

這三子都是周后所生。

第四子慈炤，封永王；五子名慈煥，也早夭折。這兩子乃是田貴妃所生。

還有田妃生了六、七二子，生下即逝。

所以此刻只有三子，皆入賊手。(按：也有野史稱太子慈烺已入清軍統帥多爾袞之手，在此處不談)

魚得水找到了押太子之處，牢門外正在打造囚車。

不殺這些貴胄，也是李闖答應過襄城伯李國楨，況且留這三人性命，必要時可以威脅明廷作為籌碼。

魚得水擒住頭目，要了鑰匙，剛開了門，李雙喜又至，這小子聰明過人，似猜到魚殺李闖不成，不會空手而遁。

魚得水接了三、五招，任大清到了。

知道救太子也不成，只好再去救永王慈炤和定王慈烱，李雙喜一追，一個蒙面女人挾起太子就走。

任大清大喝一聲「女賊大膽！還不放下人質！」

這女人挾着一個人，總不及空手追的人快。

任大清綽號「雲中龍」，輕功了得，不久追上。

這女人不能不放下人質迎戰。

以她的身手擊敗任大清不成問題，但却沒有時間讓她擊敗，就來了七、八個人，這些人身手不高，但能死纏。

這女人只好放棄慈烺太子。

魚得水則趕到永、定二王的牢處，忽然發現一條人影，正是那位瘦小的怪衣人，他曾懷疑是白雨亭。

魚得水道：「你是白雨亭？」

怪衣人不出聲，這時後側射來一小紙團，魚得水接住一看，上寫：由此往西，到紅瓦小屋去，可見到你急欲知道的事……」左下方又畫了一朵雲。

魚得水以爲，這阻路之人如果是叟白雨亭，無法取勝，上次白雨亭不知他會「梅花操」才會上當而力盡。

若論招術，魚得水自非他的敵手。

魚得水很信任「南天一朵雲」南宮遠。

於是他向西縱去，怪衣人似無追他之意。

魚得水以爲，叟對他不友善，却也無趕盡殺絕之意，不久他找到了那紅瓦小屋，屋中還有燈光。

魚得水在側窗外聽到了女聲，心頭一驚。

這分明是白芝的口音，道：「此刻你還有心情？」

男子道：「一旦撤退，在路上接近甚是不便。」

魚得水心頭像被戳了一刀。

難道他們眞有不可告人的關係？不，他不信。

向內望去，在窗紙小孔的視野之內，看不到一人。

但聽他們的交談和一些動作聲，二人似在擁抱、親熱，或者愛撫，但不是在床上做那事。

魚得水正要破窗而入，忽然一道金風自後襲到。

急閃回頭，「魔鉤」一鉤落空，雙鉤交錯，一攻中盤，一攻下盤，凌厲而詭譎無匹。

兩人打了五、七招，李雙喜自屋內穿出。

現在至少可以証明剛才屋中二人之一確是李雙喜。

另一個應該是白芝，但魚得水希望不是。

甚至於他不以爲白芝會那麼放浪，儘管她很熱情。

他以爲熱情和放浪是不同的。

魚得水不待李雙喜撲上來，格開龐大元的雙鉤，就穿窗而入，他要証實一下，屋中女人是不是白芝。

但是，屋中已空，那女人已不在了。

魚得水願照南宮遠的指示去做。

太子不能救出，殺李闖也不成，劫陳圓圓還可一試。

陳圓圓是個香餌，有她在手，也許可以左右吳三桂。

魚得水自另一窗中穿出時，李雙喜和龐大元正好穿入屋中。二人追出，魚得水已經不見了。

李雙喜道：「龐大俠以爲他去了何處？」

龐大元想了一下道：「只有逃命一途。」

李雙喜搖搖頭道：「這小子雖才十八歲，却十分難纏！」

龐大元道：「小王力拚，不會輸給他的。」

李雙喜道：「我毫無把握。」

龐大元道：「好像有個女人和魚得水同伙。」

李雙喜道：「龐兄猜不到她是誰？」

龐大元吶吶道：「莫非她是……」

「對！就是她，相信魚得水行刺大王，也是她授意或帶路的，只是沒有親自下手而已。」

「這未免太不像話了！」

「大王只有她這麼一個女兒，却拿她沒有辦法。」

龐大元心想：李闖殺人無數，却對付不了自己的女兒，這眞是一大諷刺。

* * *

此刻魚得水去找陳圓圓被押之處，被押的小熊却脫困了。

魚得水相信必在後宮。

在後宮中，女人萬千，要找一個陳圓圓很難。

魚得水正要擒一宮娥逼問，忽見一幪面女子道：「要找陳圓圓跟我來。」

魚得水立刻聽出是李悔的口音。

他極不願和她同行，但由於剛才聽到白芝的口音和李雙喜在一房中溫存，就不免動搖了，但他還是不能全信。

「走啊！陳圓圓是一張皇牌，用處可大哩！」

的確，有她在手，幾乎可以呼風喚雨。

魚得水心中一動，吶吶道：「莫非以前每次的暗示及警告都是妳冒充『南天一朵雲』幹的，根本就不是……」

這女人當然就是李悔。

她沒有出聲，很久才道：「有什麼分別？」

魚得水道：「妳爲什麼不親手殺了李闖？」

李悔道：「他雖然兩手血腥，我可以爲別人製造機會去殺他，我自己却不能！」

「那妳仍有私心！」

「是的，也許那就是私心，我剛生下來時，那時李闖當然還不是李闖，不過是窮措大一個，有一次我得了大病，天下雨，他背着我并帶着我娘到百里外找名醫救活了我……」

「那恩情也不能補償得萬條人命。」

「不錯，所以我自己不忍動手，別人可以！」

魚得水覺得，這已不是私情了。

李自成以前對李悔有恩情，背負着自己到百里求名醫，這也不是每個做父親的都可以做到的，她不親手殺父，乃是恩怨分明。

魚得水不出聲，默默地跟她去找陳圓圓。

後宮太大了。

正宮東邊，有景仁宮、承乾宮、鍾梓宮、延禧宮、永和宮和景陽宮等。

另外還有「乾東五所」，是貴妃們住的地方。

有個毓慶宮是王子們住的地方。

西宮方面計有：永壽宮、翊坤宮，儲秀宮、啓祥宮、長春宮及咸福宮等等，這都是妃嬪住所。

另外有些大房子，層層排列，那都是養老宮。

大多是太后及太妃的住處，有建福宮、寧壽宮、慈寧宮、壽安宮、壽康宮等。

試想，光是這些養老宮，就已經夠你找的了。

何況陳圓圓落入李自成手中，絕對不會把她風乾在後宮。

吳三桂識貨，視她爲尤物，李自成更識貨。

陳圓圓一入他手，就視爲禁臠了。

要是陳圓圓對吳三桂忠貞不二，何不一死而全節。

也許尚有其他重大理由吧！

李悔帶他來到一處大房子，深夜也看不出是什麼宮，什麼殿，只知道這兒的庭院佈置不一樣。

李悔打個手勢道：「好像就是這兒。」

魚得水低聲道：「妳既然對這兒如此之熟，爲何早不下手？」

「我沒想到陳圓圓有這麼大的用處。」

「至少妳該知道太子及永、定二王有用處吧？」

「李巖、劉宗敏（此人是李闖最信任之人）和李雙喜，表面上歡迎我回來，但却寸步不離防着我。」

魚得水道：「如妳對這些人關心，機會總是有的。」

「這話也不錯！」

「爲什麼不關心？」

「我自卑、頹喪，你難道看不出來？」

魚得水不出聲。

「假如你父是李闖，你敢說表現得比我好嗎？」

魚得水不敢說這話。

但是，他對李悔總是有點成見。

好像白芝再放浪，也比李悔高尚些。

似乎白芝不論犯什麼錯，都值得原諒，李悔則不可。

二人入屋一看，陳圓圓却不在。

這兒陳設豪華，即后妃之宮也自嘆不如。

二人到處找遍，却不見踪影，就在這時，有人在院中哈哈大笑道：「魚得水，今夜你非但無水，只怕要變成烤魚了……」「忽忽」聲大起，這宮四面八方都起了火。

顯然這是預謀。

他們似知他們會來此救陳圓圓。

事實上，撤退的一切重要事經已就緒，有些東西已運走，李自成絕不會讓任何人劫去陳圓圓。

李悔道：「不要怕，這兒有個暗道……」

這暗道不是爲陳圓圓建的，而是明室留下來的。

陳圓圓就是不久前被從這暗道中弄走。

因此，二人到了暗道出口處，一下子就陷入了高手陣中，有李雙喜、龐大元、任大清，還有十三、四個次級高手。

以魚、李二人的實力，可以應付李雙喜、龐大元及任大清三人，但這十餘個次級高手，都是墊底玩命的傢伙。

這種打法，魚、李二人是贏不了的。

稍後，次級高手又來了五、六個。

其中有一個魚得水認識，正是「惡棍」宇文彪。

此人用的是一根齊眉棍，重四十斤，輕兵刃不敢硬碰。

魚得水道：「宇文彪，你又抱上更粗的大腿了。」

宇文彪道：「魚得水，你過去迫害同道，惡貫滿盈，你今夜是難逃公道的，快棄刀投降吧！」

魚得水已挨了三四下，只不過他不怕挨。

有時他是爲李悔而挨的，他雖憎她，却又不能不保護她。

時間越久，挨得越多，顯然李悔沒有挨打。

那是因爲，她是李闖的女兒。

即使是李闖親口下令格殺，這些人也希望能生擒她交給李闖。

七十招左右，魚得水往往在眨眼間會挨上三拳兩腳。

打他的人却往往尖叫起來。

好像這一拳或一腳踢打在辣椒水中，痛、酸、辣及火燙，嘗過苦味的就不敢再打了。

但李雙喜、龐大元、宇文彪和任大清三人還是敢打。

不一會，魚得水挨了近五十下。

任何皮粗肉厚的人也不能挨了這些高手五十下而不倒下的。

這是很絕望的場面，他們二人不可能突圍而出。

因爲這是大內，這兒全是匪徒。

在這兒逃出一個包圍，立刻就會陷入另一個包圍中。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有如猛隼下掠所造成的影子，待李悔發覺，已被此人擒住，越牆而去。

李雙喜等人本來還有點不服此人，李闖對此人的特殊禮遇，使這些高手看着眼紅。

李雙喜却不會眼紅，只是少年得志，以爲父王把他捧得太高了。

現在他們都親眼看到，這是特級高手的動作。

這種輕功，幾乎可以用「飛」來形容。

就在這些人大爲驚服而觀望時，魚得水也施展特級輕功，不是「一鶴衝天」，不是「旱地拔葱」，也不是「雲裡翻」、「燕子三打水」以及「寒塘鶴渡」等。

這是一門和剛才那幪面人相若，但不同路子的絕頂輕功。

這些人中有人忍不住呼叫，雖不是叫「好」，畢竟却也是叫絕，立刻走近，人已不見，魚得水已混入混亂的人海中。

大內亂了，因爲匪徒各自忙着撤退。

各有所司，各忙各的，對於追人的行動，就不統一了。

他逃出大內時，天已亮了，正好遇上了小熊。

魚得水道：「小湯和小郭呢？」

「湯堯剛才還要進去，我勸他不要冒險，至於小郭，剛剛還在此處……」說着，小郭已奔了過來。

此刻天雖然濛濛亮了，街上的行人却少。

湯堯這工夫也自胡同中轉了出來。

＊　＊　＊

返回住處，魚得水大致說了一切。

小郭道：「會不會是李悔在耍魚大哥？」

湯堯冷笑道：「怎麼個耍法？」

李悔未回來，也許對那兩口唾沫仍不舒服。

小郭道：「他帶魚大哥去救人、殺人，沒有一件成功，最後她自己却被那神秘人物救走了。」

湯堯道：「小郭，不可如此去猜忌別人。」

小郭道：「讓魚大哥說句公道話！」

魚得水還沒表示意見，湯堯道：「要是李悔要殺老魚，還要這麼大費周章，一進大內就出不來了。」

小熊以爲這說法也對。

就以那神秘人物來說，他要出手，魚得水要脫身就難了。

魚得水道：「我不以爲她會騙我，這麼說不公平！」

小熊道：「我也以爲李悔不會那麼壞！」

湯堯道：「老魚，今天李闖就要出京，到晚上會撤退完畢，你以爲我們該尾隨闖王俟機搶太子等人，還是留在北京，看看滿清入城的情況？」

小熊道：「如果滿清入城濫殺，咱們就行刺多爾袞。」

魚得水道：「小熊，不要總是說孩子話，更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容易，滿清的大軍和闖賊的不一樣。」

湯堯道：「的確，多爾袞身經百戰，滿清的『巴圖魯』(武士之意)，也訓練精良，千萬不要輕敵。」

魚得水道：「我們尾隨闖王，暫時沒有用處。」

「爲什麼？」

「除非闖王被吳三桂追上大戰，咱們可以混水摸魚，倒不如先伏在北京，看看滿清大軍入城再說。」

衆人當然沒有異議。

果然，當天午夜之前，闖賊全部撤走。

這一夜，大內火光衝天，放火是他們最拿手的把戲，像小孩子放爆竹一樣，不放火就不能表示他們的威風。

魚、湯等人到大內去看大火。

這是一個神秘了數百年的大圈圈中的小圈圈，小圈圈中的黃圈圈。

如任其付之一炬，也十分可惜。

還有，大內起火，城內無主，當然大亂，暴民可能搶劫。

他們四人能有多大力量？但只要作總比不作好些。

湯堯道：「我們到街上去看看，順便到大內看看火勢。」

小熊道：「李悔不知道有沒有跟闖王走了。」

湯堯道：「不大可能。」

小熊道：「怎見得？」

「除非她仍想救太子及永、定二王，不然的話，她不會和李闖同流合污，」湯堯道：「我們走吧！」

街上的確有搶劫的暴民。

輕者，四人把搶匪打個半死，重者如殺掠姦淫者立刻宰掉。然後，四人進入大內，他們發現，大內也有人混入。

這是免不了的，在這亂世之中，找太多的李自成和張憲忠固不容易，盜賊如毛，却是不容置疑的。

凡是暴民進入大內搶掠，一概重創。

如有入宮姦淫宮女及擄掠的，一概殺死。

因爲明懷宗吊死煤山，李闖攻陷北京，后妃紛紛自盡，但也並非所有的嬪妃都全部自絕。

也有貪生怕死的，這些妃嬪雖多，却也分爲等級，名目繁多，第一級爲「貴妃」，位比親王；第二級「惠妃」；第三級「麗妃」；第四級華妃；位比宰相；第五級「才儀」；第六級「芬儀」；第七級「徽儀」；第八級「昭儀」；第九級「修儀」；第十級「充儀」位比尚書(相當於今日之部長)。

以下還有「尚宮」、「尚儀」、「尚服」等，位比太守，當然，再往下名目繁多，不必細表。

就以皇帝的老婆「貴妃」來說，還不是大老婆，就位比親王，親王是什麼？皇帝的叔伯是親王，兄弟也是親王，舅舅也可能是親王。

一個小老婆居然能和親王一字並肩。

更絕的是，第二級的「惠妃」，第三級的「麗妃」和第四級的「華妃」，居然位比宰相，(相當於現在的國務總理或行政院長等職)。

這些女人也許是來自民間，至多是朝臣之女，只要和皇上睡過覺，皇上隨便一封，就能位比貴胄的親王，或對國家有汗馬功勞的宰相或重臣。

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閒話小述，四人在大內各處走動，失火處附近有井，他們就順便灌救，沒有井，就只好眼睜睜地看着燒。

大內有救火機，最簡陋的二人上下互壓，如蹺蹺板似的救火機，類似泵的原理，但他們找不到。

就在英武殿附近，他們看到一個人影。

這女人很像李悔。

另外，一些宮娥到處呼叫亂竄，這情況發生在帝王之家，眞是淒涼悲慘至極，湯堯道：「老魚……」

魚得水早已看到，二人一打手勢，一左一右包抄而上。

二人夠快，也許這人影以爲二人未看到他，不久被追上，竟是幪面的李悔，魚得水道：「你們父女可眞絕，賊父搜刮而去，賊女繼續搜刮。」

李悔道：「你就把我看得這麼一文不值？」

魚得水道：「試問，妳不走，在此作什麼？」

李悔冷冷地道：「試問，四位來此作什麼？」

小熊道：「我們來此的目的絕對和妳不一樣。」

李悔道：「我在此救出三十多個宮女和太監，且把他們送出大內，我有什麼不對？你們看到我搜刮什麼東西？」

魚得水道：「這一點我們相信，只不過，妳一定還有目的。」

李悔道：「我不否認，也相信你此刻來到也另有目的。」

魚得水道：「妳是什麼目的？我又是什麼目的。」

李悔道：「我是爲了……」就在這時人影一閃而至，又是那個怪衣人，主要目標却是魚得水。

魚得水一接，居然被震退了三大步。

湯堯一上，也差不多，被震退了五六步，差點抬不起右臂，二人合擊，居然守多攻少，處處受制肘。

小熊和小郭也上了，不出一招半就被砸出，半天爬不起來。

最後李悔也嘶呼着撲上，而且施出最凌厲的招術。

這三人聯手，可以說當今武林中只怕無人能接下三十招。只不過，怪衣人(也可以說老叟)，非但接下，還能維持攻守自如。

魚得水心寒，湯堯大驚，李悔幾乎不信，道：「白雨亭，原來你藏了拙，無怪闖王對你另眼相看了。」

怪衣人不出聲，突然奇招乍出，差點擊中李悔。

幸虧魚得水只攻不守才救了她。

不到六十招，湯堯挨了一脚，小熊終於也被掃了一掌。

只不過他們傷得都很輕。

這也是由於他們三人任何人被對方狠攻，另外二人都會只攻不守，全力援手，所以才能傷得不重。

此人似不想打出結果來，長身射入偏殿中不見。

追當然是追不上了，而三人也無意追趕。

他們都有點頹喪，怪衣人的身手竟然如此高絕。

這是魚得水絕對未想到的事，白雨亭非但藏了拙，而且還藏了很多，不算郭、熊二人，即魚、湯、李三人聯手，這實力簡直就大得驚人。

五人進入一個未失火的小殿中，湯堯道：「白雨亭這一手是想殺我們還是炫技自雄？要我們知難而退？」

魚得水道：「兩者可能都有。」

李悔道：「也許還有第三個意圖。」

魚得水道：「什麼意圖？」

「把我們逐出大內。」

湯堯道：「動機是什麼？」

「怕我們找到我們想要的寶物。」

「寶物？」湯堯道：「我們是來

找寶物的？」

李悔道：「你問問魚得水。」魚對她太過份，也不叫魚大哥了。

魚得水低聲道：「也許。」

湯堯道：「什麼寶啊？我怎麼不知道？」

魚得水道：「相傳大內有一隻『八哥』鳥，牠知那寶在何人手中，但大內的『八哥』有三十餘隻之多。」

小郭道：「無怪你每進入大內，都十分注意鳥籠了。」

「是的，但只是傳說。」

小熊道：「這寶對我們武林中人有什麼用？」

「當然有用。」魚得水道：「相傳武林有四種絕技，名為『松竹梅菊』四絕，白雨亭的絕學為『竹節功』。」

湯堯道：「『梅花操』是其中的『梅』？」

魚得水點頭。

李悔道：「據說『松』也曾出現武林，不知是誰，只有『菊』未出現過，有人說，這三家任何一家再學了『菊』的武功，即可無敵天下。」

魚得水道：「李悔，妳懂的眞不少。」

「不算多，因為我的消息來源很廣。」

湯堯道：「找到兩隻八哥鳥就能找到『菊』的武功？」

「不是，找到八哥還不成，還要找到一位太監。」

「找太監幹什麼？」

魚得水道：「據說只有一位太監能使那隻八哥開口講話，這八哥知道會『菊』武功的是什麼人。」

湯堯道：「這麼說，咱們到此應該是找八哥又要找太監，難道我們就能使八哥開口說話？」

「也許能，但不能說出最重要的話。」

「那個太監能？」

「據說那個太監知道餵牠什麼特殊食物才能說出重要的話來，這食物是那隻八哥最愛吃的。」

湯堯攤攤手道：「這太難了。」

李悔道：「的確，到目前為止，寺、廟、廠甸、陵寢、行宮等處外在的太監不算，大內尚未自絕的太監仍有八百多人。」

魚得水道：「這怎麼找法？」

李悔道：「況且據估計，吳三桂的大軍明天下午就到了，一到必然進據大內，那還能找嗎？」

湯堯道：「不但要找到太監，也要找到八哥。」

李悔道：「是的。」

小熊道：「我看這叫着脫褲子放屁，多費一道手續。」

湯堯道：「這話怎麼說？」

小熊道：「既然那太監能以特殊食物使八哥講出，那太監豈不是早已知道『菊』的秘密了，還找八哥幹嗎？」

李悔道：「這只是傳聞，也許那太監並不知道這秘密，因為他不是武林中人，對這件事沒有興趣。」

這時魚得水突然大喝一聲：「後窗外有人！」

五人分頭追出，已不見人影。

魚、李、湯一打手勢，三面包抄，動作極快。

由於李悔對大內較熟，她領先找到了這個幪面人。

李悔出手一接招，就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怎麼今夜一下子就出現了兩個特級高手，這一個幾乎和白雨亭一樣。」

兩招不到，李悔退了三步，撮口一吹，魚、湯二人即到。

三人合擊，三十招內，這人也可以勉強平手。

這眞是令人吃驚的事。

看來叟的武功，比此人高不出多少。

武林中居然還有這麼多的特級高手。

魚得水心道：「莫非此人就是『菊』或『松』二人之一？」

李悔道：「尊駕是『松』還是『菊』？」

這人不出聲，五十招也只是守多攻少而已，這等身手，的確不是「松」必是「菊」的兩個人物之一了。

小熊和小郭再加入，和剛才一樣，不出三五招就被擺平。

魚得水畢竟是「松竹梅菊」四大家之一。

也許是他的火候不夠，或者所學的還不全，才比此人及白雨亭二人遜色多了，但畢竟非比等閒。

他拿定主意，要知道此人是誰。

此刻李悔猛攻一摺扇，凌厲無匹。

湯堯快攻一刀，二人皆是只攻不守。

因為他們知道，後面的魚得水必然是全力一擊的。

魚得水的確也是全力一搏，而且故意引對方砸他一掌。

這一掌砸實，他卻忘了「梅花操」的長處。

人在這情況之下，三大高手拚死搶攻，就可能考慮不太周密，就在這一掌砸中的同時，魚得水已出手如電，扯下了此人的面罩。

他的目的正是如此。

魚得水大聲道：「原來你就是『南天一朵雲』南宮遠？」他又望向李悔，到底以前的告密者是這個眞的南宮遠，還是李悔冒充對方的。

魚得水懷疑李悔說謊。

湯堯道：「南宮前輩為何要幪面？」

南宮遠道：「此刻來到被熟人看到，可能發生誤會，以為是進宮劫掠的。」

魚得水道：「只怕並非如此簡單吧？」

「魚大俠的看法呢？」

「南宮前輩前此告過警？援過手？」

「告……告警？」

魚、湯二人立刻相信，告警及援手者確是李悔而非此人。

甚至魚、湯也看出，此人並不像傳言中的正派。

耳聞不如眼見，以魚、湯二人的經驗一看此人的行為及表情，即知名不符實，必是隱惡揚善之輩。

湯堯道：「南宮前輩來此……」

南宮遠道：「在吳的大軍來到之前，提防宵小混水摸魚。」

湯堯道：「只怕未必吧？」

南宮遠道：「如果是，你魚大俠以為如何？」

李悔道：「心照不宣。」

南宮遠道：「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下還有事，就此別過！」抱抱拳離去。

魚得水道：「跟跟看！」

三人全力追逐，由於此人起步早，已失去蹤跡。

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宮遠的輕功也是頂尖的。

李悔道：「很有可能，此人在此，也是有志一同。」

湯堯道：「八成！」

魚得水道：「顯然他也沒有得手。」

李悔道：「為了節省時間，咱們該分頭去找。」

湯堯道：「如果放單遇上剛才那兩個主兒……」

魚得水道：「的確，一個人遇上任何一個都要糟。」

湯堯道：「上次你去抓他，在你的『梅花操』之下，他累得虛脫不起，那全是假的吧？」

魚得水道：「也不全是假的，至少他有試試我的『梅花操』的動機，當然，他也藏了拙。」

五人在大內各處搜尋。

當然，有的「八哥」已變成了烤鳥。

未被燒死的，他們找到了四隻。

然而，有了八哥，找不到那太監又有何用？況且這四隻之中，是否有那一隻在內，這機會率太小了。

找了一夜，再也未見到叟及南宮遠二人。

五人一商量，暫不出宮。

趁吳大軍及清軍未到之前，盡最大努力找那太監或者其他的八哥，白天找總比晚上方便些。

甚至乎他們也盡力撲救火勢。

到第二天中午，燒光或半燒的宮殿，火已熄了。

大內一片死寂，就連一兩隻麻雀的叫聲，也能在遠處聽到。直到午後稍過，他們聽到一個太監邊跑邊喊道：「吳三桂的大軍已進北京了。」

魚得水道：「吳軍進入大內，咱們暫時也不必出去，可以冒充太監，先看看再說，各位意下如何？」

李悔道：「這樣也好，至少也可以看看，叟和南宮遠這兩個特殊人物和吳三桂有無關連。」

湯堯道：「對對，應該先在暗中觀察一下。」

小熊道：「吳的大軍一到，一定會查點大內的人數。」

小郭道：「大內的地方太大，咱們掩掩藏藏，至少兩、三天內也不會被發現。」

「你眞天眞！」魚得水道：「是不是太監，是絕對瞞不了老太監的，太監有許多特徵，如沒有鬍鬚，眉毛也很稀疏，臉上的和身上的肌肉都鬆鬆的，因此又稱之為中性人，中性人也就是不生子女那種人。」

小郭道：「你看我穿上太監衣衫像不像太監？」

小熊道：「那要把你的老二割去才行。」

（未完・八）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汚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骨中寶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0503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九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月見草 油丸

天之驕子——

M® 註冊商標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膽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近日市面有不法之徒，以低劣品質模仿影射本產品，敬請購買時指明 M® 註冊商標及檢封才是正貨。

應用範圍：
降脂、消除贅肉，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抗衰老。



M® 註冊商標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眞：（852）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